

魔刀·鬼劍·神蕭（新派俠情倫理小說）隆中客·著

以兩代情孽爲經，江湖恩怨爲緯，構成此一傳奇故事。節奏快，佈局巧，集離奇，神秘于一爐、透過隆中客君之生花妙筆，兒女柔情、英雄氣概，都躍然紙上，實爲一難得的消閑佳作。

$4.00

1162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選刋隆中客作品「魔刀、鬼劍、神簫」。是篇爲他繼「水晶劫」後經數月來構思之精心傑作，故事內容創自一格，主角人物神秘莫測，他們分別是以刀、劍、簫代表了本身武藝之高强，自從崛起江湖後，殺伐之聲，此起彼伏，加上他們的行踪隱秘無常，實在……過程曲折迂迴，詭秘離奇，佳作當前，先睹爲快。

＊＊　　＊＊　　＊＊

高臯先生的中篇連載「虎林飄香」今期起刋出，高君的作品，素以描寫細膩見稱，尤以兒女私情，倫理恩情之描述，更是刻劃入微，淋漓盡致，本故事之題材結構，也是以俠情恩怨，倫理仇讎融滙而成，寫來絲絲入扣，哀艷纏綿，賺人熱淚，愛好高臯作品讀者們，幸勿錯過今期的刋出。

＊＊　　＊＊　　＊＊

下期除了巨型小說刋出「神捕雙鷹」故事「泥菩薩」外，更選刋一部間諜鬥智連載小說「諜海亡魂」，這是一部以北歐海岸爲背景，叙述一件國際神秘謀殺案之寫實故事，充滿懸疑曲折，驚心動魄，誠是一部非看完全書不明內幕的奇情間諜鬥智小說。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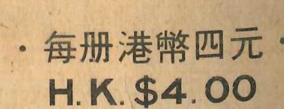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6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劍海擒魔故事之精采鏡頭）

這是最新的「溶液武器」腐蝕性液體由高空降落，恍如暴雨，任何戰艦碰上了它，便會逐漸溶化，如果有人站在「硫酸雨」下面，他會突然喪生，並且在一小時之後化爲烏有，這種「溶液武器」係混世魔王的一張皇牌，看看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怎樣對付他。

玉面陶朱變靈鬼

巨型俠義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黃耀基・圖

神簫 鬼劍 魔刀

雨夜。

夜已深。

雨却不過是毛毛細雨。

沉沉夜色中，毛毛細雨裏，一個青衣人站在官道旁的一株大榕樹下。

雨夜，本來就談不上甚麼能見度，目前，這個人站在濃蔭蔽天的榕樹下，更沒法看清他的長相，頂多只能隱隱約約地分辨出是一個身着青色長衫的人而已。

青衣人站在榕樹下，顯然不是爲了避雨。

誰都明白，這種毛毛細雨中，即使趕個十里八里的，也不見得會全身濕透。

同時，也可斷定，青衣人並不急着趕路。

因爲，他站在這兒，至少已有一頓飯的工夫了。

在這一頓飯的工夫中，他不言不動，像一個幽靈，也像一根木頭。

那麼，此情此景之下，他獨個兒站在這兒，所爲何來？

遠處，有雜沓脚步聲傳來，也有微弱的火光在明滅。

青衣人的身形挪動了一下，徐徐地走到官道正中，當道而立。

不過，他是背向那有人來的方向，手中也多出一枝青鋼長劍。

劍已出鞘。

黑暗淹沒了長劍的光華，却淹沒不了青衣人週身所放射出的無形煞氣。

那雜沓的脚步聲，由遠而近。

現在，已可分辨出，那是二高一矮三個夜行怪客。

其實，那三個人中矮的不算矮，高的也不算高，都是中等身材。只不過由於走在最後的一個是駝子，相形之下，才有高矮之分。

那前頭兩個，都是三十不到的勁裝漢子，腰跨單刀，一臉的慓悍神色。

那走在最後的駝子，則是一襲黃衫，腰懸長劍，手持一根旱烟桿，邊走邊「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狀極悠閑。

當他們三人走近那青衣人背後丈遠處時，都自動停了下來，走在最前頭的一個並淸嗽一聲，叫道：「嗨！朋友，借光一下。」

那青衣人頭也不回地道：「你們兩個，給我閃開！」

够霸道，也够絕，自己擋着道路，却反而要「借光」的人閃開。

那「借光」的勁裝漢子臉色一變，怒叱一聲：「你是存心找碴？」

「不錯。」那青衣人忽然車轉身軀，冷笑道：「叫你們兩個閃開，沒聽到！」

那冰冷的語聲，那冷電似的目光，那週身放射着的無形煞氣，使那兩個勁裝漢子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哆嗦，退後了一大步。

也許他們覺得自己的表現太差勁，爲了掙回面子，又立即逼進三步，同時也雙雙亮出單刀。

倒是那黃衫人非常沉得住氣，眼看自己兩個同伴，跟人家劍拔弩張地對上了，他居然像局外人似地，仍然很悠閑的在吸旱烟桿。

原先那勁裝漢子沉聲喝道：「朋友，先報個萬兒！」

那青衣人道：「沒這個必要。」

「至少你也該說明，爲何要找咱們兄弟的碴！」

「你們兩個只要不是白痴，都應該知道，我找的不是你們兩個的碴。」

「我知道，但你要找史大哥的碴，也就是找咱們『燕趙雙雄』的碴。」

「你們兩個眞够朋友。」

「廢話！」

「我不想說廢話，更沒打算要你們兩個替史駝子殉葬，是你們自己嫌命長，要强行出頭，不過，這樣也好，你們兩個，在燕趙地區，固然是响噹噹的角色，却也是盜名欺世的僞君子，眞小人，所以，今

宵加上你們這兩個搭頭，我也照樣殺得心安理得。」

說到這裏，青衣人微頓話鋒，又道：「好了，現在，你們兩個一起上吧？」

兩個勁裝漢子虎吼一聲，雙雙揮刀進擊——

青衣人卓立如山，甚至好像根本沒看到有兩把鋼刀正向他的要害招呼。

雙方距離旣近，那兩個勁裝漢子的刀勢又無比勁疾。

可以說，那兩個勁裝漢子一伸手之間，刀鋒已迫近青衣人的身軀。

但那青衣人雖然身軀沒動，手中的劍却動了，而且還動得有如迅電奔雷。

「噹、噹、」兩聲，兩個勁裝漢子的單刀被震飛，兩聲慘號也同時傳出，鮮血由兩個勁裝漢子的眉心激射而出，雙手亂抓，慘呼着踉蹌地前衝了幾步，雙雙倒斃官道旁。

那駝子臉色一變，一面將旱烟桿插回腰間，一面輕嘆一聲：「好劍法！」

青衣人漫應道：「過獎。」

「嗯！我不喜歡別人在我的面前耀武揚威。」

「我也不喜歡。」

「我更加不喜歡別人當面殺自己的同伴。」

「這種事當然沒人喜歡，但如果由於自己同伴之死，而能觀察出敵人的武功路數，那又當別論。可惜的是，方才，你不可能看出我的武功路數。」

「高論！妙論！」

「我的話旣不高，也不妙，但我自信

，一定訴到你的心坎裏去了。」

「不錯。」駝子注目接問：「看情形，你早已知道我是誰。」

青衣人道：「難道你不是『雲夢神駝』史公明？」

「不錯。」

「也跟『燕趙雙雄』一樣，是盜名欺世的僞君子，眞小人。」

「這就是你要找我的碴的原因？」

「這只是一個附帶的原因。」

「主因又是什麼？」

「有人出白銀五千兩，購買你的項上人頭。」

史公明抬手拍拍自己的腦袋，苦笑道：「這大好頭顱，只值五千兩銀子？」

青衣人道：「五千兩銀子也不算少，尤其是對我來訴，積少可以成多，你知不知道，三年以來，我已經殺死了十二個駝子？」

「每個都是五千兩？」

「不錯。」

「十二個就是六萬兩，你已經是一個小財主了。」

「還不够。」

「所以，你還要繼續殺下去，專殺駝子？」

「沒辦法，我自己愛錢，我那位雇主又對駝子的腦袋有偏愛。」

「你那位雇主是誰，為何對駝子的腦袋有偏愛？」

「很抱歉，這個問題，我只能回答一半。」

史公明苦笑道：「一半也比完全不回答要好一點。」

青衣人道：「你是道上人，應當明白，作爲一個職業殺手，有替僱主保守秘密的義務。」

史公明道：「我了解。」

青衣人道：「但我之所以只回答一半問題，倒不是由於替僱主保密，誰都知道，在一個將死的人面前是毋須保密的。」

史公明冷笑着没接腔。

青衣人又道：「所以，我不回答你的那一半，是不知道，沒法回答。」

史公明道：「那就先回答你所知道的那一半吧！」

「現在就訴到了。」青衣人注目接問：「閣下是道上名人，對於富甲天下的『玉面陶朱』于公道的生平當不太陌生？」

「是不陌生。」

「三年以前，由於于公道攪白蓮教，被『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大俠所消滅之後，他那豪華賽似皇宮的府邸，也於一夜之間化成一片刦灰。」

「是的，據江湖傳訴，于公道那位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的夫人『玉簫娘子』左冰心，也遭了刦。」

「是有這個傳訴。」

「同時那一場血刦中，據說整個于府上下一百二十多口沒一個倖免於難的？」

青衣人笑道：「這傳說，可不實在，如果當時于府上下全遭了刦，如今就不可能有人收買你的腦袋了。」

史公明一怔，道：「此話怎講？」

青衣人道：「因爲，當年就有那麼一個人倖免一死，並且還看到了造成那場殺刦的頭兒，是一個駝子。」

「好像很絕。」

「那駝子也跟你一樣，武功很高，中等身材，使劍。」

「但那位仁兄……却沒有看清那人的面貌？」

「是的。所以，三年以來，我所殺的那十二個駝子，都是跟你差不多的。」

「我好像應該感到很榮幸。」

「你……很豁達。」

史公明苦笑道：「如果我不豁達，如果我向你哀求，你就能放我一馬？」

青衣人搖搖頭，道：「不可能。」

「我也知道不可能，所以，我樂得豁達一點。」史公明接着問道：「只是，像你這樣子殺下去，不是會累及很多的無辜嗎？」

「我要糾正你的說法，不是我要這樣子殺下去，我是受僱於人……」

「我知道。」

「我那位僱主說得好，寧可錯殺一萬，也不能讓那兇手逍遙法外，但事實上，絕對不可能誤殺一萬，誰都明白，條件跟你差不多的駝子畢竟不多。」

史公明輕笑一聲：「這，對你來說，該算是一項莫大的損失。」

青衣人好像是楞了一下，才笑道：「是的，如果江湖上眞有一萬個像你這樣的駝子，那我就不是小富翁，而是大大的富翁了。」

史公明沉思着問道：「三年前，那個大難不死的人，就是你的僱主？」

青衣人道：「不是，他只是向我那位僱主提供這麼一個綫索。」

史公明道：「你，一向就沒見過你那位僱主？」

「不錯！」

「以往，跟你接洽的是甚麼人？」

「是我那位僱主的管家。」

「方才所說的那些，也是那位管家所提供的？」

「不錯。」

「對於那位僱主的身份，閣下心中，是否也曾經忖測過？」

「是忖測過。」

「閣下以爲，那可能是誰呢？」

「我想……很可能是于公道生前的朋友。」

「唔……」

「也可能是馬天行大俠。」

「這……未免太不可思議了。」

「不！」青衣人接道：「其實，這也是情理中事。」

史公明道：「好，請說下去。」

青衣人道：「如衆所週知，于公道的夫人左冰心，本來是馬大俠的情人。」

「我也知道。」

「由於傳說中，左冰心也死於那場刦難中，那麼，馬大俠是否該替左冰心復仇呢？」

「這忖測，好像太牽强了。」

「是的，方才我已經說過，這只是可能。」青衣人一聲苦笑道：「而且，你我都該知道，馬大俠和他的師弟妹巫志强，朱紅玉等三人，自從於三年前聯手消滅于公道的白蓮教之後，迄今沒人見過他們的俠蹤。」

史公明道：「不錯，他們三位都好像突然失踪了。」

青衣人道：「所以，我這個『可能』的忖測，似乎更不可能成立。」

接着又輕笑一聲道：「不過，我已經盡我所能，將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了。」

話雖然是帶笑說的，但他週身所放射出的無形煞氣，却突然變得更爲濃烈。

史公明陰陰地一笑道：「多謝你的仁慈，但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可以……」

「你，是不是最近三年，才崛起江湖的『鬼劍殺手』田與？」

「不錯。」

「幸會。」

「你怎能斷定我就是『鬼劍殺手』田與？」

「因爲，對於『燕趙雙雄』的身手，我最了解，像方才那情形，雙雄聯手之下，一招殺死他們，而且還殺得那麼輕鬆，殺得那麼乾淨俐落的，以目前仍然在江湖上活動的當代武林高手來說，只有三個人可以辦得到。」

「是哪三個？」

「魔刀、鬼劍，神簫。」

魔刀、鬼劍、神簫，當然是代表三個武功很高，行爲很神秘的人。

魔刀是三人中實力最强，行動最詭秘的一個，到目前爲止，還沒人知道他的姓名來歷，更沒人見過他的眞面目。

神簫也一如魔刀，沒人知其姓名來歷，沒人見過他的眞面目，但却有人忖測他，可能是已經失踪三年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

當然，忖測並不一定可靠。

至於鬼劍，是三人中唯一半公開活動，也已經公開姓名，並接受金錢僱用的神秘殺手，所以，才有所謂「鬼劍殺手」這個不倫不類的綽號。

他們三個，都是最近三年中，才先後崛起江湖的。至於究竟是誰先誰後崛起江湖，好像沒人攷究，事實上也無從攷究。

× × ×

田與注目問道：「你見過他們？」

史公明道：「現在，我才見到其中的一個，由於『鬼劍』是三人中唯一使劍的人，所以，我才斷定你就是『鬼劍殺手』田與。」

「你很榮幸。」

「是的，今宵，如果我殺了你，立刻就可名揚天下，反之，如果我被你殺了，也是死而無憾。」

「好一個死而無憾！」田與笑道：「你知不知道『鬼劍殺手』殺人的規矩？」

史公明道：「不知道。」

「現在，我告訴你。」

「我在聽。」

「『鬼劍殺手』殺人一向只用一招，如果對方接下一招而不死，就可以活下去了。」

「還有嗎？」

「有！自從我幹上殺手生涯以來，還沒遇上過一招不死的對手。」

「你很了不起。」

史公明的話雖然說得好聽，但他那眼神與語氣中，却實在沒一點「了不起」的味道。

但田與好像沒注意這些。他週身放射的煞氣仍然濃烈，他的語氣也仍然那麼冷漠：「史公明，我敬你是一條漢子，破例禮讓十招。」

接着，揚指凌空在週圍地面上劃了一個徑約六尺的圓圈，道：「十招之內，只要你能將我逼出這圓圈半步，你的命就算檢回來了。」

一頓話鋒，又道：「我再鄭重說明，這是特別破例，你要好好把握住。」

對史公明來說，這是佔盡便宜的好事，却也是對他莫大的侮辱。

但他不愧是經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心知此情此景之下，不能生氣。

所以，他沒生氣，不但沒生氣，反而含笑接道：「我會好好把握的。」

「請！」

「在下有僭……」

話聲中，寒芒連閃。就在這一句話當中，已攻出五招。

招招勢沉勁猛，奇詭而又快速。

但田與的身形，就像是狂風驟雨中的殘荷，隨着對方的劍勢，快速的擺動，而且還擺動得那麼美妙動人。

由表面上看來，好像每一招都足以殺死他，但事實上，却是每一招在生死間不容髮之間，被他險煞人地避了開去。

妙的是，他的脚步一直在那小圓圈中活動，沒有逾越綫外一分一寸。

更妙的是，他還有工夫奚落對方：「駝子，你這是在浪費工夫……」

這當口，史公明又攻出三招。

田與沉喝一聲：「還剩兩招……一招……躺下！」

眞是說得遲，那時快——

就當田與口中那「躺下」二字出口的同時，史公明突然頓足騰昇，一個倒翻，疾射而去。

但是史公明的「頓足」與「倒翻」，不僅是爲了逃命，同時還隱含着無窮的殺機。

他的靴尖中，背上的駝峯內，都藏有見血封喉的淬毒暗器。

靴尖內一共是四枚白虎釘，背上的駝峯中却是一筒細如牛毛的鋼針。

這兩種歹毒而又出人意外的暗器，是史公明的救命絕招。

武林中人知道「雲夢神駝」史公明這一救命絕招的人，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但對史公明來說，今宵，他實在是非常不幸。

那是因爲，目前的田與，竟然就是知道史公明這一救命絕招的少之又少的人中之一。

田與不但知道史公明這一救命絕招的秘密，而且，一身功力也高過史公明太多太多。

所以，史公明的救命絕招，一點也沒收到他所預期的效果，而應聲「躺下」了——躺在三丈之外的官道旁的水溝中。

不過，目前的史公明，不像他的兩個同伴死於眉心中劍，而是死於威力無匹的掌力之下——連那背上的駝峯都「整」平了。

毛毛細雨仍在不斷地飄落。

田興的劍已經入鞘。

沉沉夜色中，看不到他的表情。其實，別說是不能看到他的表情，即使是他的面孔是俊是醜，也仍然沒法分辨。

他，仍然卓立原處，像一尊塑像。

半晌，他忽然冷笑一聲：「閣下好耐性。」

約莫十五六丈外的草叢中，傳出一聲朗笑道：「高明！高明！」

隨着話聲，一道人影由草叢中長身而起，像幽靈似地飄落田興身前。

那是一個身裁瘦高，着黑色勁裝，左手持着一把牛耳尖刀的中年漢子

田興那冷厲的目光，在對方身上一掃，道：「你是說，我能事先察覺你的形跡而言？」

那勁裝漢子道：「不錯，」

田興道：「我是高明，但，你卻太差勁。」

「這眞是：才給你四兩顏料，就想開染坊了。」

「這麼說來，方才，你口中的『高明』二字，說的是反話？」

「你總算開了竅。」

「那麼，你一定自信很高明？」

「至少，在你面前，我可以自誇一聲『高明』，你信不信？」

「不信。」

「我也諒準你不信。」那勁裝漢子一揚左手中的牛耳尖刀，道：「但，如果你認識這個，一定會相信的。」

田興冷冷地道：「我不認識……」

「那你一定聽說過一位左手使刀的前輩殺手。」

「哦？你……你就是『玩命三郎』左宏？」

「不錯。」

「玩命三郎」左宏，是老牌殺手，遠在十五年以前就已成名，而且，當年其名號之響亮，決不在目前的「劍鬼殺手」田興之下。

作爲一個職業殺手，在刀光劍影中混了將近二十年之後，還能活着，而且還活得完整無損，其身手之高明，也就不難想見了。

× × ×

左宏一頓話鋒，又說道：「所以，在你面前，我可以倚老賣老，自稱一聲老前輩。」

田興冷然問道：「聽說你早就洗手歸隱了？」

「是有這回事。」

「那麼，此番復出，是——」

「爲錢，你也知道，黃白物是多麼可愛，而且普天之下，沒人嫌錢太多的。」

「是有人收購我的人頭？」

「是的。」

「甚麼代價？」

「萬兩……」

「白銀萬兩？」

「不！是黃的。」

田興仰首狂笑道：「不錯，黃金萬兩，的確是個很誘惑人的數字。」

左宏含笑接道：「所以，我才不得不重做馮婦。」

「是誰有這麼大的手筆？」

「你自己也是幹這一行的，怎能問出這種外行話來。」

「難道你對於獲得這萬兩黃金，沒有信心？」

「我有絕對的信心。」

「旣然有絕對信心，那麼，我馬上就會變成一個死鬼了，你還担心一個死鬼會洩密？」

「死鬼固然是不能洩密，但我卻不能不提防，萬一隔牆有耳。」

「好，我不問。」田興冷然接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你的綽號叫『玩命三郎』。」

左宏笑笑道：「我並沒忘記。」

「所謂『玩命』是玩別人的命……」

「當然！」

「玩別人的命，固然是好玩，一旦別人玩起你的命來，那就不好玩了。」

「我知道，但你這些話，我一點也不覺得有甚麼趣。」

田興冷笑一聲：「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有趣的人。」

「嗆！」地一聲，田興的長劍再度出鞘。

左宏好像滿不在乎地，笑問道：「聽說你殺人時只用一招？」

「不錯。」

「妙極！妙極！我殺人時，也一向只用一招。」

「一劍對一刀，的確是妙極，請！」

「老弟台先請。」

他們雙方都說得很客氣，但他們手中的兵刃可一點也不客氣。

田興長劍的出手略爲佔先，但那種佔先也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佔先而已。

凡是行家都知道，當兩個功力相當的人交手時，儘管是眨眼之間的佔先，也往往可以收先發制人之效。

但目前，田興這眨眼之間的搶先，卻不但並未收到先發制人之效，反而使他自己陷入絕境。

因爲，他的長劍被對方的牛耳尖刀架住了。

左宏左手的牛耳尖刀架住田興的長劍的同時，右手中的一把雪亮的匕首，已刺向田興的左胸。

一招分生死。

這是要命的一擊。

也是意外的一擊——誰會想到，一向以左手使刀的左宏，右手中會有一把匕首呢！

何況，他的右手中的匕首又使得那麼快速，而雙方的距離又那麼近。

這，對田興來說，自然是一項絕對的意外。

意外得使他的腦子裏來不及有甚麼反應，而只好閉目等死。

但還有更意外的——閉目等死的田興居然沒有死。

田興的腦子裏掠過一絲疑念：「是這位『玩命三郎』尋我開心？還是——？」

他，心念電轉間，徐徐睜開眼睛，目光一掠之下，他楞住了。

「玩命三郎」左宏的牛耳尖刀還是架住他的長劍，右手中的匕首也還是抵着他

的左胸，而且，那刀尖已刺破衣衫，並已透膚而入，但他也感覺到，那刀尖僅僅刺入一分左右而已。

此外，浮現在左宏臉上的，是一片驚悸，凜駭的複雜表情——他的穴道被制住了。

此情此景，縱然是白痴，也當已明白：田興之所以沒死，並不是左宏尋他開心，也不是左宏手下留情，而是當田興於生死一髮之間，有人半途插手，將田興由鬼門關口搶救回來。

田興的背後傳出一聲輕笑：「還想不通？」

田興苦笑一聲：「想通了，是閣下救了我。」

背後那語聲說道：「你……好像很聰明。」

「在下不算聰明，卻也不算太笨。」田興突然車轉身軀，抱拳長揖，道：「大德不敢言謝，請先受在下一禮。」

卓立他面前的，是一個肩插長劍，着玄色勁裝的中年漢子。

由於雙方距離不及八尺，所以，儘管是微雨中的黑夜，卻仍然看得很清楚。

此人中等身裁，約莫四旬左右年紀，一張猴兒臉，兩道掃帚眉，那副尊容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不過，他的尊容雖然令人不敢恭維，但他方才所表現的超絕身手，卻令人不得不由衷的佩服。

× × ×

那勁裝漢子漠然地道：「不用謝，我的本意不是要救你，甚至我可能還會親手殺你。」

「哦……」

田興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驚「哦」，也本能地退了一大步。

其實，任何人站在田興的立場，都免不了會有同樣的反應，原因是：那勁裝漢子的話，令人費解，也可以說是太玄了。

那勁裝漢子漠然如故地道：「你聽不懂？」

田興苦笑道：「我是聽不懂。」

「那麼，我告訴你，你不該冒充人家的字號。」

「冒充人家的字號？」

「還要裝蒜！難道你這個『鬼劍殺手』，還會是眞的，」

「這是說，閣下認爲我這個『鬼劍殺手』是假的？」

「不錯。」

「何以見得？」

「因爲，我才是眞正的『鬼劍殺手』田興。」

也許假田興心理上已有準備，這回，他沒表現出一點兒驚訝的神色，而只是一臉的苦笑。

假田興沒表現驚訝，但那位「玩命三郎」左宏，卻臉色爲之一變，說道：「眞的？」

田興含笑反問：「眞的怎樣？假的又如何？」

左宏苦笑道：「敗軍之將，不足言勇！我既不能怎樣，也不能如何。」

田興道：「萬兩黃金，豈是那麼容易賺得，再說，我『鬼劍殺手』田興的人頭，又何止值萬兩黃金，所以，那位雇用你來殺我的仁兄，出手未免太寒酸了。」

左宏苦笑如故，沒接腔。

田興又道：「我想，你心中一定在奇怪，方才，我爲何不殺你？」

左宏點首苦笑，仍沒接腔。

田興凌空揚指，解了左宏的穴道，道：「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因爲，我還有借重你的地方。」

「借重我？」左宏顯得不勝訝異：「是不是要我去殺人？」

田興不置可否地，道：「你的身手不賴，身手不賴的人，除了做殺手之外，也一定還可以派上別的用場。」

「那……」

田興擺手截斷他的話，道：「現在，你乖乖地等着，甚麼都不要問，同時，我還得提醒你一聲，你這條命，已經不屬於你自己了。」

左宏苦笑無言！

田興道：「你不服氣？」

左宏輕嘆一聲：「我能不服氣嗎？」

田興不再理會左宏，扭頭向那假田興道：「朋友，現在，你怎麼說？」

假田興苦笑道：「唉！我還能怎麼說哩！」

「那麼，你就聽我說吧！」

「在下恭聆。」

「方才，我的話意中，表示左宏欠我一條命，你應該已經聽懂了？」

「是的。」

「現在說到你，你欠我的是兩條命，當不懂？」

「我懂。」

「說說看？」

「閣下將我從左宏手中救下來，這是在下欠下第一條命。」

「第二條命呢？」

「在下冒充閣下尊號，儘管以往不曾替閣下丟人，但今宵卻實在太差勁……」

田興截口笑道：「不錯，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假田興聳肩苦笑道：「這也許就是我白天虹唯一的長處。」

「白天虹是你的眞實姓名？」

「是的。」

「很好，只是，這個姓名，好像從來沒聽人說過。」

白天虹道：「在下本來就是一個無名小卒。」

田興道：「如果每一個武林中人，都具有像你這個無名小卒的身手，那就天下大亂了。」

「多謝閣下誇獎！」

「我不是誇獎，我是言出由衷。」

「哦……」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手，絕不比左宏差。」

「但，事實上，方才，如非是閣下適時相救，在下已死於左宏的匕首之下。」

「那是你太自負，同時，左宏右手中的匕首又太以出人意外。」

白天虹苦笑無言。

田興又道：「現在，言歸正傳，你，冒充我的尊號該死，丟我的人更該死，但我不殺你，不但不殺你，反而救了你。」

白天虹苦笑道：「所以，我欠你兩條命。」

田興道：「是的，你欠我兩條命，所以，從現在起，你的這條命，也跟左宏一樣，不屬於你自己了。」

「我知道。」

「現在，請告訴我，為何要冒充我的字號？」

白天虹笑笑道：「這問題，即使你田大俠不問，我也要自動說明了。」

「慢着。」田興沉聲接道：「有關稱呼方面，必須調整一下，甚麼『閣下』，『在下』都用不着，至於『大俠』二字，聽起來更刺耳，因為，我不過是一個以殺人為職業的殺手。」

白天虹道：「那麼，我該如何稱呼你呢？」

田興道：「也許你年紀比我大，但由於我是主人，就叫我田老大吧！至於你自己如何稱呼，可以隨便。」

緊接着，又向左宏說道：「你也是一樣。」

左宏含笑點首道：「在下遵命！」

白天虹道：「我也當然，命，不過，我要特別說明，我的年紀，絕對不大於你田老大。」

接着，徐徐揭下臉上的人皮面具。

他那張本來是很普通，也很平凡的臉，一下子變成了白裏透紅，既年輕，又清秀，約略估計，他的年紀最多不會超過二十四歲。

田興怔了一下，道：「好精巧的人皮面具！」

白天虹道：「過獎，如果是白天，一定逃不過你田老大的法眼。」

「也許……」田興徐徐地道：「年紀輕輕，能有目前的成就，實在難得，現在，該說明你為何要冒充我的原因了。」

白天虹正容說道：「但、此事說來話長，而且，我也不想讓第三者聽到，何況，大家的衣衫都濕了大半，咱們換個地方再作詳談如何？」

田興堅決地道：「不！我還另有約會，沒多餘的工夫。」

白天虹笑道：「既然你田老大沒多餘的工夫，又不怕雨，咱們就在這兒站着談吧！」

田興哼了一聲，道：「咱們身為殺手，終朝刀頭舔血，劍底驚魂，死都不怕，還怕雨！」

「是是……」

「說你的母由。」

「是。」白天虹苦笑了一下，道：「我之所以冒充你田老大的招牌，簡單地說，是為了要請你田老大去殺一個人。」

田興一楞，道：「請我去殺人？」

「是的。」

「用這樣的方式請我？你想想看，如果我方才不是想借重你替我辦事，你還有命在？」

「沒辦法，方才的狹路相逢，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你，為何要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第一，我沒銀子，第二，我沒別的門路可以找到你，你田老大自己也明白，你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奇特人物。」

田興笑笑道：「現在，你找到我了，也有錢了。」

白天虹訕然一笑道：「還不够，我手頭上有五萬八千兩銀子。」

田興注目道：「你想請我去殺的那個人，值多少銀子？」

白天虹道：「我想，起碼也得出二十萬兩的代價，你才肯去。」

田興的目光一亮，道：「這的確是一個很誘惑人的數字。」

「我要請你去殺的那個人，當然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角色。」

「這一點，你不說我也能想像到。」

「是的，說句不怕你田老大見笑的話，憑我目前的身手，自己解決不了的事，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說吧！那是誰？」

白天虹苦笑道：「我所準備的銀子還差得太多，現在說出來又有甚麼用。」

田興道：「現在情況不同，也許我可以免費替你去殺那個人。」

白天虹目光一亮，道：「真的？」

「你以為，我有工夫跟你開玩笑。」

「是是……那我先謝了。」

「別謝得太早，我說的只是也許。」

「那……」

「我要先明白，那是一個怎樣的人，你跟他之間，有何仇恨？」

「好！我先說跟那人的仇恨，那是奪妻之恨……」

「該殺！」

白天虹一挫鋼牙，道：「但表面上，那匹夫却是一個俠名滿天下的大俠，所以，自從我老婆被那廝搶走的那一天起，我就恨透了天下的偽君子。」

田興道：「偽君子比真小人更該殺，所以，現在，我可以肯定的答應你了。」

「答應免費替我去殺那個人？」

「不錯。」

白天虹接着一躬到地，道：「小弟先謝了！」

田興道：「不用這一套，說，那人是誰？」

白天虹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馬天行。」

田興一楞，道：「馬天行？」

「是的。」

「就是那個號稱『劍簫雙絕，乾坤聖手』的馬天行？」

「是的。」

「你沒看錯人？」

白天虹苦笑道：「這是何等嚴重的事，我怎能信口胡言。」

田興注目道：「以往，你曾經見過馬天行？」

白天虹道：「沒見過。」

田興道：「沒見過馬天行，那你怎能斷定，你所見到的人就是馬天行？」

白天虹道：「是他自己說的，應該不會錯，再說，我雖然沒見過馬天行，但『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是成名已久的大俠，尤其是自從三年前消滅『玉面陶朱』于公道的白蓮教之後，馬天行不但已成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也成了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傳奇人物，我也自然早已聽人描述過他的外表，所以，我絕對相信，

那的確是馬天行。」

「有道理。」田興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我也絕對相信了。」

白天虹道：「還有，他那高絕的身手，也足以證明他是馬天行。」

「你跟他交過手？」

「哼！老婆被他搶走，我當然要拚命呀！」

「結果如何？」

「我支持了一百二十招，不得不知難而退。」

田興笑笑道：「他居然還讓你全身而退？」

白天虹苦笑道：「不是他讓我全身而退，你田老大現在已知道，我白天虹的玩藝兒，並不太差勁……」

田興道：「是的，能在馬天行手下支持一百二十招，你實在足以自豪。」

白天虹道：「而且，我的輕功也不弱，所以，我終於跑脫了。」

田興默然無語。

白天虹有點不安地道：「田老大，你是否有點兒後悔了？」

田興反問道：「你說呢？」

白天虹苦笑道：「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會後悔，因為，馬天行這個人，實在不是那麼容易殺得了的。」

田興道：「不錯，當代武林中，任何人都不敢自誇有絕對把握可以殺死馬天行，我當然也不例外，但我對你的承諾，決不改變，更不後悔，我只是很疑惑。」

「疑惑？」

「是的，我想，你也該聽說過，馬天行不是一個不曾見過世面的人，尤其是關於女人方面。」

「是的，我聽說過，馬天行是男人中的男人，很多蕩婦淫娃，都自動向他投懷送抱。」

「唔……像『玉簫娘子』左冰心和馬天行的師妹朱紅玉，都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大美人，也都跟馬天行有過一段情。」

「是的，這些，我都聽說過。」

「那麼，難道尊夫人比左冰心、朱紅玉更為美艷動人？」

「這個……我有自知之明，拙荊比不上那兩位大美人。」

「那麼，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這兩句古語，你該不陌生？」

「田老大之意，是認為馬天行不可能對拙荊動甚麼邪念？」

「唔……」

「但是，事實上，那是我親身經歷的事。」

田興笑問道：「如果是別有用心的人，故意冒名嫁禍呢？」

白天虹一楞，道：「這個……我倒是不曾想過。」

田興道：「當然，我的推想也不一定正確，如果馬天行受到某種刺激，而心情大變，而忽然倒行逆施起來，那也是可能的。」

白天虹沒接腔。

田興又道：「不論你說的那個馬天行是真是假，見過之後，自可分曉。」

白天虹苦笑了一下，道：「是的。」

田興沉思着道：「現在，我要問一個題外問題，方才，你殺史駝子之前，跟史駝子所說的那些話，有哪些是真的？」

白天虹道：「有人雇用我殺史駝子的那些話，是真的。」

「那位代表雇主跟你接洽的管家，還能找到嗎？」

「能。」

「好！現在，請告訴我，那位馬天行以及那位跟你接洽的管家，住在何處？」

「那位馬天行和那位管家的住址都很偏僻，又沒有地名……」

田興截口笑問：「這是說，必須由你自己帶路，才能找到？」

白天虹道：「是的。」

「也好。」田興含笑接道：「但我還必須赴一個約會，我看就這樣吧！此去東行十里，有一個不大不小的鎮甸，你知道嗎？」

「知道。」

「鎮甸中有一家太白酒樓，你們二位，先去那鎮甸，明天上燈時分，咱們在太白酒樓碰頭。」

說完，立即長身飛射而去。

目送田興的身形劃下一道美妙的半弧，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白天虹，左宏二人互相投過一個旁人難以意會的微笑。

那、好像是有點兒自嘲的苦笑，也好像是胸懷鬼胎的奸笑。

他們倆都靜立原地，好像還沒有離去的打算，也都沒說話！

× × ×

夜更深。

毛毛細雨仍然在飄落。

大榕樹上已有豆大的雨水滴下，那「滴嗒、滴嗒」聲，在夜中聽起來，格外清晰！

少頃過後，忽然傳出一聲沙啞語聲道：「唔……方才，你們兩個，都表演得很好。」

那沙啞語聲好像來自大榕樹下，但事實上，現場中除了白天虹，左宏二人之外，並無第三者。

荒郊深夜，沒看到人而有人說話，難道有鬼不成。

但當事人的白天虹，左宏二人却一點也沒有甚麼驚訝的表情。

他們倆不但沒有驚訝的表情，而且白天虹還以最恭敬的神態，和最溫馴的語氣說道：「屬下兩人只是儘力而為。」

這情形，已很明顯，白天虹、左宏二人都是那聞聲而不見人的神秘人物的手下，方才那火爆的場面，都不過是奉命表演而已。

方才的一切，既然都是表演，那麼，白天虹向田興所說的那些話，豈非都是謊話。

那沙啞語聲道：「我知道，我也看得出來。」

白天虹嚥下一口口水，顯得不勝惶恐地說道：「主人，屬下兩人替您服務，已經快三年了。」

那沙啞語聲道：「唔……時間好像過得很快。」

白天虹道：「可是，三年以來，我們一直沒看到過您的容顏。」

左宏也插口說道：「而且，我們也還

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

替人家賣了三年命，不但沒見過主人的面，甚至也不知主人的尊姓大名，世間會有這樣的荒唐事嗎？

但眼前的事實，可不由你不信。

那沙啞語聲笑道：「這有甚麼不妥，咱們不是一向都合作得很好嗎？」

白天虹苦笑道：「可是，您說過，只等今宵這次任務完成之後，就可能……可能……」

他「可能」了半天，還是訥訥地接不下去。

那沙啞語聲道：「是的，我說過，只等今宵這次任務完成之後，我可能讓你們見見我，也將我的姓名來歷告訴你們。」

「現在，今宵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不錯，今宵，你們的任務是完成了，但我以前說的只是『可能』。」

「這是說，您還是不肯……不肯……不……」

「不是我不肯，而是我怕你們知道了會受驚。」

「受驚？」白天虹苦笑道：「您認爲屬下如此不中用？」

那沙啞語聲道：「不！你們兩個都很中用，只是……」

他，微頓話鋒，又道：「你們兩個，相信世間有鬼嗎？」

白天虹不加思索地道：「不信。」

那沙啞語聲道：「左宏，你呢？」

左宏嚥下一口口水，道：「鬼神之說，實在太玄，屬下之意是隨俗，也就是所謂『信者有，不信者無』。」

那沙啞語聲道：「我就是鬼，你信不信？」

左宏、白天虹二人同時一楞，沒有接腔。

那沙啞語聲道：「你們兩個都不信，是不是？」

左宏、白天虹二人一臉苦笑，仍沒接腔。

那沙啞語聲輕笑道：「好！那就讓你們見識見識吧！」

話落，現場中忽然捲起一陣陰慘慘，冷嗖嗖的旋風，不但使那沉沉夜色更加增添幾分濃度，連氣溫也好像突然之間降低了很多。

也不知是由于目前的奇異情形？還是由于感覺上的「氣溫陡降」？白天虹、左宏二人都不由臉色大變，而同時打了一個寒噤。

那陰慘慘的旋風，仍然在疾旋着，而那冷嗖嗖的感覺也更爲濃烈。

白天虹、左宏二人强振精神，忍受着那一股透骨陰寒，目光炯炯地注視着面前的那股旋風。

漸漸地，那旋風由疾旋而變爲慢轉，也漸漸地由無形變成有形。

其實，說它變成有形，也不正確。

因爲，那只不過是個隱約地可以看到的人影，像是一個籠罩在輕烟中的人影。

不過，儘管如此，白天虹、左宏二人却還是可以依稀地分辨出，那是一個身着黃衫，身材高大的人，只是頭頂和面孔上，却是滿佈血漬，顯得至爲恐怖。

此情此景，儘管白天虹、左宏二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職業殺手，驟覩之下，也不由爲之臉色再度一變，並情不自禁地連退三大步。

那「黃衣人」輕笑一聲，道：「現在，你們兩個信不信？」

左宏苦笑道：「屬下可不曾說過不信啊！」

白天虹也苦笑道：「現在，屬下不能不信了。」

那「黃衣人」道：「信就好，你們兩個的胆量，也還算不錯。」

白天虹有點兒怯生生地問道：「主人…您………您生前是………」

那「黃衣人」道：「你們兩個，何妨猜猜看。」

白天虹、左宏二人都苦笑無言。

那「黃衣人」道：「好：我提醒你們一聲：俗語說得好：生爲英豪，死爲靈鬼。這也就是說，必須是生爲英豪的人，死後才能成爲靈鬼，尤其是像我這樣靈鬼中的靈鬼，更必須在生前是英豪中的英豪才行。」

白天虹、左宏二人仍未接腔。

那「黃衣人」道：「我再提醒一聲，武林中夠資格稱爲英豪中的英豪的人，並不多，而死得像我這個樣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白天虹恍然大悟地笑道：「現在，屬下明白了……」

「再不明白的話，是一頭大笨牛了。」那「黃衣人」向左宏問道：「左宏，你呢？」

左宏苦笑道：「屬下是頭大笨牛。」

那「黃衣人」道：「好，白天虹、由你說。」

白天虹道：「主人，屬下雖然明白了，却還不敢十分肯定。」

那「黃衣人」道：「說錯了也不要緊，說吧！」

白天虹道：「屬下猜想您生前可能是威震江湖的『玉面陶朱』于公道大俠。」

那「黃衣人」道：「白天虹，你說對了，但也說錯了。」

白天虹、左宏二人同時一楞，都沒接腔。

那「黃衣人」道：「不錯，我生前就是『玉面陶朱』于公道，但如所週知，于公道是披着仁俠外衣的僞君子，可不是甚麼『大俠』。」

白天虹苦笑了一下，欲言又止。

于公道（那「黃衣人」）又道：「你們也該聽說過，我于公道是在三年之前攪白蓮教時，被『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偕同他的師弟妹巫志强、朱紅玉、以及酒肉和尚等人逼得擧掌自碎天靈而死的。」

白天虹點點頭道：「是的！屬下聽說過。」

于公道道：「我死得不服氣，也死得太寃，所以，我要報復，酒肉和尚，馬天行師兄妹等四人，固然必須殺之才甘心，而呂盈盈那賤婢，更必須誅之而後快，對了，有關呂盈盈跟我的淵源，你們也該聽說過？」

白天虹道：「聽說過，呂盈盈與左冰心都是您的夫人，但她們却吃裏扒外，暗

中幫助馬天行……」

于公道道：「不錯，三年之前，毀掉我的，直接是馬天行等人，間接却是呂盈盈、左冰心這兩個賤人所一手促成，所以，馬天行等四人，和左、呂兩個賤人，我一個也不會放過。」

白天虹道：「聽說，左冰心已經被燒死了？」

于公道道：「是的，那就是我的復仇行動中的第一刀。」

白天虹道：「對于其餘四人的行踪，是否已完全被您掌握住？」

于公道道：「完全掌握住，目前還談不上，這也就是我之所以要你們兩個做我的助手的原因。」

一頓話鋒，又道：「你們兩個，不必再問甚麼了，好好地遵照我的命令去做，少不了你們的好處。」

「是……」

白天虹、左宏二人同聲恭應中，于公道已經化做一陣陰風，消失無踪。

左宏向白天虹扮了一個鬼臉，輕聲地說道：「白老弟，今宵，咱們可眞是活見鬼了。」

白天虹以目光示意「噤聲」，並以左手食指豎在唇間，「噓」了一聲。

左宏笑問道：「你還害怕？」

白天虹苦笑道：「難道左兄你就不怕嗎？」

左宏也苦笑道：「我當然怕，白老弟，你相信世間眞的有鬼嗎？」

白天虹道：「方才，那活靈活現的事實，你能不信嗎？」

玉簫夫人左冰心

昨宵，毛毛細雨。

今天，大雪紛飛。

大地已成一片銀白。

一道不大不小的河流，蜿蜒地將銀白色的大地一分爲二。

那不大不小的河流邊，一株光禿禿的柳樹下，泊着一葉扁舟，扁舟上有人在冒雪垂釣。

他，頭戴斗笠，身着簑衣，右手持釣桿，左手持一隻已啃掉了大半的狗腿，身旁還有一隻漁簍，一個朱紅色的酒葫蘆。

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好一幅寒江垂釣圖！

天寒地凍，冒雪垂釣，此人縱然不是雅人，也決非俗物。

冒雪垂釣中，一口狗肉一口酒，此人無疑也是一位懂得享受的人。

可惜的是：他那頂斗笠壓得太低，沒法看清他究竟是甚麼模樣。

河邊小徑上，有人在踽踽獨行。

那也是一個頭戴斗笠身着簑衣的人。

而且，他那頂斗笠戴得比扁舟上的那位漁翁還要低，因而也同樣地沒法看清他長得是甚麼模樣。

不過，由于他是在冒雪行進中，儘管看不清他長得是甚麼模樣，却可以看清他穿的是一身靑色、陳舊、而又臃腫的棉襖袴。

那靑衣人以一種不快不慢的步伐走到那漁翁背後的岸邊停了下來，以一種沙啞而又含糊的語聲說道：「老丈好雅興。」

那漁翁好像沒聽到。

那靑衣人又道：「老丈，您在這兒垂釣有多久了？」

那漁翁這才以一種陰沉語聲答道：「不多久，才三天三夜。」

那靑衣人道：「那您一定釣了很多的魚了。」

那漁翁道：「魚鱗都沒釣到一片。」

已釣了「三天三夜」，還說是「不多久」。

釣了三天三夜，居然連「魚鱗」都沒釣到一片。這，是否也該算是妙人妙事？

那靑衣人道：「那……一定是您用的魚餌不對。」

那漁翁道：「我老人家根本就不用魚餌……」

那靑衣人飛快地接說道：「也不用魚鈎？」

「你說對了。……」

「既不用餌，也不用鈎，那怎能釣得到魚。」

是啊！像這樣的釣法，別說是「三天三夜」釣不到一片魚鱗，即使是釣上三百三十萬年，也不可能釣到一片魚鱗。

那漁翁道：「這叫做願者上鈎……」

話聲中，他忽然轉過身來，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凝注着那靑衣人，沉聲說道：「冰丫頭，方才，妳已經歷一次生死大刧，知不知道？」

那靑衣人茫然四顧，一面漫應道：「不知道哦！」

那漁翁道：「這兒沒有別的敵人。」

「那……那我怎會經歷了一次生死大刧？」

「我問妳，咱們是不是約定今天晚間，在王莊碰頭？」

「是啊……」

「那妳怎會提前趕來？」

「我……我有好消息向您報告……」

「有好消息，就該直截了當的說，方才，妳那麼胡扯一通，使我誤以爲妳是那妖婦的化身，幾乎要先下手爲强了，試想，那後果有多嚴重。」

原來這位漁翁就是酒肉和尚的化身，而那被叫「冰丫頭」的靑衣人，却是傳說中已經被燒死的「玉面陶朱」于公道的夫人，也曾經是馬天行的情人，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的「玉簫娘子」左冰心的化身。

左冰心竟然沒被燒死。

三年以前，在幕後協助馬天行等人消滅白蓮敎的一代奇僧酒肉和尚又已重現江湖，所爲何來？

還有，酒肉和尚口中的「那妖婦」，又是甚麼人？

以酒肉和尚的修爲，都「幾乎」有「要先下手爲强」的想法，那麼，「那妖婦」的高明，已可想而知。

以酒肉和尚的修爲，在「先下手爲强」之下的全力一擊，左冰心是絕對接不下的。

所以，酒肉和尚說左冰心方才經歷了一場生死大刧，絕對沒有一點兒誇張。

左冰心輕笑一聲，道：「那麼，你方才爲何沒先下手爲强呢？」

「這是妳命長。」酒肉和尚端起酒葫

蘆，喝了一大口酒之後，才徐徐地道：「就當我要先下手為強之瞬間，忽然覺得妳那已經改變的嗓音中，好像還有一點兒原來的味道。」

左冰心截口嬌笑道：「謝天謝地！幸虧我的變音功夫還不到家，否則……」

酒肉和尚也截口接道：「別瘋話了，說妳的好消息吧。」

「是！」左冰心嬌聲接道：「和尚伯伯，您信不信鬼？」

「胡鬧！」

「不是胡鬧，昨宵我親眼看到的。」

「哦……」

「我看到于公道的鬼魂……」

接着，她將昨宵在那大榕樹旁所發生的一切，詳細地說了一遍。

酒肉和尚道：「當時，妳距那現場有多遠？」

左冰心道：「約莫在十五丈以上，太近了我担心被他察覺。」

酒肉和尚道：「妳確定那的確是于公道的鬼魂？」

左冰心道：「我本來不相信世間會有鬼，但昨宵所見到的一切，却又令人不能不信。」

酒肉和尚笑道：「是的，我也不能不信了，因為，現在，我也活見鬼了，而且是白日見鬼。」

左冰心好像在發楞。

酒肉和尚又道：「妳聽不懂？」

左冰心苦笑道：「我懂了，您是在駡我。」

酒肉和尚道：「不是駡妳，如所週知，人人都說妳左冰心早就被燒死了……」

左冰心嬌嗔道：「那只是傳說呀！」

酒肉和尚道：「傳說又有甚麼不同，但事實上，妳却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這不是活見鬼嗎？」

左冰心說道：「傳說跟事實的差別，是很大的，三年前，于公道的舉掌自碎天靈，很多人都親眼看到，而且，當時您也在場。」

酒肉和尚道：「所以，妳斷定昨宵所見到的，就是于公道的靈魂？」

左冰心道：「難道您另有高見？」

酒肉和尚道：「我老人家的見解未必高明，但却絕對是正確的。」

左冰心道：「好！晚輩洗耳恭聽。」

酒肉和尚道：「不必那麼隆重，我只提醒妳一聲：三年以前的于公道，是攪白蓮教的。」

「我沒忘記。」

「玩邪術，與裝神扮鬼，更是白蓮教的特長。」

「這個……」

左冰心又楞住了。

酒肉和尚笑道：「現在想通了？」

左冰心苦笑了一下，道：「可是，三年以前，他舉掌自碎天靈的情形，不像是玩假的哦！」

酒肉和尚道：「如果他當時的表演不逼眞，又怎能瞞過那麼多行家的法眼。」

左冰心道：「您也是現在才想到？」

酒肉和尚道：「如非是妳告訴我昨宵所看到的那些，即使是現在，我也不會想到呢！」

左冰心苦笑着，欲語還休。

酒肉和尚又道：「說實在的，妳這消息，可不是甚麼好消息。」

左冰心沒接腔。

酒肉和尚啃了一口狗肉，又喝了一口酒之後，才輕嘆一聲，道：「一個老妖婦，已經够令人頭痛的了，如今再加上一個于公道，今後的麻煩可更多哩！」

左冰心漫應道：「那也未必見得。」

「此話怎講？」

「那一位神秘而又高深莫測的『魔刀』，以往，咱們不是一直猜不出他的來歷麼！」

「妳以為，『魔刀』就是于公道的化身？」

「我想，這一忖測，應該是八九不離十。」

「唔……」

「如果『魔刀』就是于公道的化身，那麼，咱們今後的麻煩，不但不見得更多，可能還更較容易處理。」

酒肉和尚連連點首道：「有道理，有道理。」

左冰心接問道：「和尚伯伯，今宵，您去不去王莊？」

「不一定。」酒肉和尚沉思着接道：「妳有沒有見到巫志强和朱紅玉兩人？」

左冰心道：「最近半個月，都沒見到過。」

酒肉和尚默然沉思，左冰心也沒打擾他。

這二位，在想些甚麼呢？

酒肉和尚曾問到過巫志强、朱紅玉二人，却沒問過馬天行的行踪。

那麼，「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如今何在？

還有，憑酒肉和尚的身份、地位、和那一身已入化境的神功，居然表現得那麼神秘兮兮的，是為甚麼？

如果說，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玩世不恭的酒肉和尚，是為了要躲避那個甚麼「老妖婦」的耳目，才不得不如此這般，則那「老妖婦」的厲害難纏，豈非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

× × ×

王莊，本來是一個村莊——一個由王姓家族所構成的村莊。

但由于它位處水陸要衝，久而久之，逐漸擴展成一個不大不小的鎮甸——也就是「鬼劍」田興口中的「東行十里，有一個不大不小的鎮甸」的那個鎮甸。

王莊雖然已經擴展成一個不大不小的鎮甸，但是一般人習慣上還是叫它為「王莊」。

當然，已經擴展成不大不小的鎮甸的王莊，王姓居民還是佔絕大多數。

由酒肉和尚「釣魚」所在到王莊約五里，中途必須穿越一片佔地達十畝以上的松林。

現在，左冰心正在赴王莊途中，而且已經進入松林中。

時已薄暮。

但由于遍地積雪的雪光反映，予人的感覺上，却跟白天並沒多大差別。

左冰心還是頭戴斗笠，身披簑衣，一身臃腫的青布棉襖袴，十足的鄉農裝束。

不論由哪一個角度看，目前的左冰心，都不像一個女人。

但，就當她進入松林的中心時，驀地人影連閃，前後左右都被人堵住了。

那是四個年約三十出頭，手持鬼頭刀，反穿羊皮襖的彪形大漢。

那四個彪形大漢，一個個神色冷漠。堵住左冰心之後，不言也不動，也好像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打算。

左冰心也表現得出奇的鎮定，對于包圍着她的四個大男人，竟然視如未見，照常安詳地緩步前行。

當她跟正面的那個彪形大漢的距離減到約莫八尺時，那個不言不動的彪形大漢突然以無比快速的行動揮刀進擊——

那彪形大漢的攻勢，不但無比的快速，也無比的凌厲。

人如激矢，刀光似雪。

眞箇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够得上稱為一流高手中的佼佼者。

可惜的是，他遇上的對手，實在太高明了。

就像是一隻撲火的飛蛾，一撲上去就完蛋了。

也像是自己送上鋼刀，要左冰心帮他砍下腦袋來一樣。

人頭翻滾，鮮血激射，連慘號聲都沒法發出，就告了賬。

積雪上，一片腥紅。

那無頭屍體，像一隻剛被切下腦袋的青蛙，四肢仍在抽搐着。

也許是被目前這慘絕的畫面而嚇破了胆？

也可能是被左冰心所表現的超絕功力所鎮懾？

其餘的三個彪形大漢，竟然全都呆若木鷄，挺立原地。

左冰心手持那把奪自那個「死鬼」手中的鬼頭刀，冷笑一聲，道：「你們三個，還等甚麼？」

也許她已不打算再隱秘自己的行跡，儘管她還是一身鄉農裝束，却並未用上變音功夫，而使用她那本來的磁性嗓音。

她那磁性嗓音，即使是用在駡人的情況之下，聽在男人的耳中，也還是會覺得非常受用。

按說，左冰心這兩句話，應該已經提醒了那其餘的三個彪形大漢：不拚命，就趁早開溜。

但事實上，那其餘的三個彪形大漢，却仍然呆立當場。

是被左冰心那美妙的嗓音迷惑住了？還是方才被嚇破的苦胆還沒復元？

不遠處，傳來一聲勁叱：「你們三個是死人！」

那三個彪形大漢聞聲一顫，一齊以身刀合一之勢，飛身撲向左冰心。

跟那已經身首異地的第一個彪形大漢一樣，靜如處子，動如脫兔，身手非凡。

但結果却跟那一個彪形大漢有點兒不同。

儘管左冰心也是在一個照面之下，料理得乾淨俐落，三個對手中，却只有兩個被砍下腦袋，另一個是一刀穿胸，同時也多出一聲慘號。

雪地上添上更多的鮮血，外加三具死狀奇慘的屍體和一股中人欲嘔的血腥氣。

左冰心靜立原地，有如一尊塑像。

「好刀法！」

聽這口音，那無疑是于公道。

左冰心沒接腔，但却有了行動。

她，頭上的斗笠，身上的簑衣，以及那套使她顯得臃腫不堪的棉襖袴，都在一陣陀螺似地疾旋中，化成片片，撒落她的週圍，現出一身紫色勁裝，和那美妙身裁，以及絕代姿容。

「對！這才像一位艷絕天下的武林第一美人。」

仍然是只聽到于公道的語聲，而不見人。

左冰心冷漠得像一尊蠟像，她仍未接腔。

于公道的語聲又道：「左冰心，三年不見，妳不但武功精進了很多，也出落得更為成熟，更加艷麗了，只可惜神情太冷，眞箇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

左冰心黛眉雙挑，清叱一聲：「于公道，你給我滾出來！」

于公道的語聲道：「夫人，妳這就教我為難了，妳又不是不知道，我現在不過是一個鬼魂……」

左冰心截口冷笑道：「少廢話！也別裝神扮鬼，三年前你舉掌自裁的那一套，玩的是白蓮教的障眼法，我也早就看透你了。……」

于公道的語聲也截口笑道：「這眞是知夫莫若妻，怪不得妳沒替我戴孝，也沒改嫁給馬天行……」

左冰心再度截口沉叱：「閉咀！」

「夫人閫令，敢不拜遵。」于公道由一株松樹的後面緩步而出，含笑抱拳長揖，道：「夫人，有道是：久別勝新婚，咱們夫妻倆睽別三年，今宵，也該好好地親熱一番了。」

左冰心氣極之下，反而嬌笑道：「于公道，你等在這兒，就是為了要說這些廢話？」

左冰心這傾城傾國的一笑，使得于公道為之一呆，然後苦笑道：「那……當然不是。」

左冰心道：「于公道，難道你不明白，今宵，咱們這一碰頭，絕對只有一個人可以見到明天的太陽。」

于公道道：「沒這麼嚴重吧！」

左冰心道：「你裝蒜，好！我說！」

「在下恭聽。」

「先說你，你，披着仁俠的外衣，表面上好話說盡，暗地裏壞事做絕，該不該死？」

「該死！」

「還有，當年，你以卑鄙手段，玷汚我的清白，毀掉我一輩子的幸福，站在我的立場，該不該殺你？」

「不該。」

「也有理由？」

「當然！」于公道說：「千言萬語併做三個字：我愛妳。」

「狗屁！」

「不是狗屁是事實，說句良心話，當我們相處的那段時間，我待妳有多好。」

左冰心漫應道：「那種好法，好有一比……。」

于公道截口苦笑道：「不用比了，妳不說我也明白。」

左冰心冷笑道：「現在說到我自己，三年前，你那白蓮教的冰消瓦解，雖然直接瓦解于馬天行師兄妹之手，我却是間接促成的功臣之一。」

「我知道。」

「說說看？」

「另一個間接促成我失敗的功臣是呂盈盈，妳們兩個、一個以半枝千年參王助長馬天行的功力，一個却適時送還馬天行的七星寶劍，使馬天行如虎添翼，才促成我功敗垂成。」

「就憑這些，你就該竭盡一切手段，殺死我跟呂盈盈才行。」

「我是有這個想法……」

「那麼，現在，狹路相逢，還有善罷干休的可能嗎？」

于公道苦笑了一下，但旋即臉色一正，道：「好！甚麼都不用說了。」

左冰心沉叱一聲：「亮兵刃！」

「嗆」地一聲，于公道手中已多出一把形如長劍，却不是長劍的怪異兵刃來。

那形如長劍的奇形兵刃，只不過是長度、大小跟長劍近似，其實那是一把刀，因爲，它是單邊鋒刃，而劍是雙邊鋒刃。

另外，它也比長劍來得厚，幾乎是長劍厚度的四倍。

而最奇特之處，是刀身上有七個小指大小的圓孔，同時通體一片烏黑，沒有一點兒金屬兵刃所特具的光華。

但目睹這奇特兵刃的左冰心，却沒有一點兒驚訝的表情。

左冰心不但沒有一點兒驚訝的表情，而且還顯得頗爲不屑地，披了一下她的櫻唇。

于公道好像沒注意到左冰心的表情，顯得很得意地笑問道：「這把刀，妳該聽說過？」

左冰心冷然地道：「我不但聽說過，而且，早就斷定你就是最近名震江湖的『魔刀』。」

「高明！」于公道含笑接道：「我也斷定妳就是『魔刀、鬼劍、神簫』中的『神簫』。」

「何以見得？」

「那是因爲，妳的綽號叫做『玉簫娘子』。」

左冰心既沒承認，也沒否認。

于公道居然感慨良深地，輕嘆一聲，道：「我明白，事到如今，一切都已太晚了。」

左冰心道：「但是有一件事，還不太晚。」

「甚麼事？」

「竭盡所能，將我殺死。」

于公道冷冷地道：「妳以爲我殺不了妳！」

左冰心道：「那你爲何還不進招？」

于公道道：「等妳亮兵刃。」

左冰心一揚手中的鬼頭刀，道：「難道這不算兵刃？」

于公道道：「妳，不用妳那成名兵刃『陰沉寶竹簫』？」

當代武林中，有兩位以簫藝成名的絕頂高手。

一位是「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一位就是「玉簫娘子」左冰心。

不過，馬天行除了簫之外，劍也是他的絕藝之一，故而獲得「劍簫雙絕、乾坤聖手」的綽號。

這兩位，不但簫招奇絕，更能以簫音殺人于無形。

他們以往之所以能成爲情侶，也是由于彼此心儀，英雄美人，惺惺相惜之故。

可惜天妬良緣，左冰心竟被于公道以卑鄙手段造成既成心事實，使左冰心不得不成爲于夫人，而形成目前這一錯綜複雜的局面。

馬天行、左冰心所用的簫，也都是武林瑰寶。

馬天行用的是血痕玉簫，據說，那白玉簫上的斑斑血痕的顏色，經常在由淺而深，由深而淺的變化着，而由這些變化中，可以預測它的主人未來的吉凶禍福。

馬天行非常珍惜他的血痕簫。所以，對敵時他都用劍而絕少用簫。

至于左冰心的簫，是產自天山絕頂的陰沉寶竹所製，即使是寶刀寶劍，也沒法損傷它。

所以，于公道一見對方捨寶簫而用鬼頭刀，才有此一問。

× × ×

左冰心漫應道：「我用不用簫，跟你不相干。」

于公道陰笑道：「是跟我不相干，夫人請！」

左冰心道：「你先請。」

于公道邪笑道：「哦！這眞是相敬如賓呀……」

左冰心沒接腔，只是臉含冷笑，沉穩有如泰山。

于公道又邪笑道：「夫人請開關迎戰，老夫放馬過來也。」

情況很明顯，于公道用邪話來激使左冰心發怒。

臨陣發怒，是兵家大忌。

而對付一個功力在伯仲之間的對手，臨陣時，情緒上更不能有絲毫的激動。

左冰心是大行家，這道理，她當然懂得。

所以，左冰心不但不發怒，反而淡淡地一笑道：「姓于的，少動歪點子，拿點眞本事出來吧！」

于公道邪笑如故地，道：「夫人眞是快人快語，老夫這就放肆起來啦！」話出同時，人已揮刀進擊，話沒說完，已經攻出雷厲風行的二十四刀。

于公道的攻勢不但快速而奇詭，而且，他的刀上還發出一串連續不斷、令人恐怖的刺耳怪嘯。

那怪嘯聲，旨在擾亂對手的心神。當對方心神不寧時，功力也于無形中打了折扣。

而這，也正是「魔刀」之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原因之一。

左冰心心知那怪嘯聲是于公道那把刀的刀身上那七個小孔在作怪。

也由于她在心理上早有準備，因而她的心神並未受到那怪嘯聲的干擾。

但由于于公道功力的精進遠出于她的意料之外，所以，儘管她沒有受到那怪嘯

聲的干擾，却還是一開始就被迫而節節後退。

二十四刀中，左冰心退了十八步。

左冰心退過十八步之後，總算將頹勢穩住了。

但于公道那雷霆萬鈞的快速攻勢，又開始第二次的搶攻。

第二次的搶攻，比第一次更爲凌厲，也更爲快速。

但左冰心這回却只退了三步就已穩住了。

左冰心穩住了頹勢之後，立即發動反攻。

但不幸的是：她的功力比起于公道來，至少差了兩成以上。

所以，儘管她已開始全力反攻，却顯得欲振乏力。

已經勝券在握的于公道，得了便宜還賣乖地，又邪笑道：「夫人，咱們也算是老夫老妻了，彼此的胃口都了解，別急，沉住氣，慢慢的享受……」

得意忘形的于公道，正在邪話連篇之際……

暗中氣憤已極的左冰心，冷不防地奇招突出——右手的鬼頭刀硬架對方的魔刀，左手却迅疾無匹地以陰沉寶竹簫直刺對方的右胸。

魔刀被架住，前胸空門大開。而左冰心左手中的陰沉寶竹簫，不但迅疾無倫，而且來得大出意外。

按說，左冰心這志在必得的全力一擊，一定可以奏功的。

但結果，却還是大出她的意料之外——她的鬼頭刀在「嗆」然震响中被震斷，陰沉寶竹簫也到了于公道的手中。

當然！左冰心的人也被制住了。

左冰心頹然一嘆，閉上了雙目。

于公道得意地笑道：「夫人！老夫方才的表現，還算過得去吧！」

左冰心閉目如故，沒接腔。

于公道道：「我想妳一定不服氣？」

左冰心仍未接腔。

于公道道：「其實，妳方才的那一手，算得上是非常漂亮。只是，妳忽略了一點，老夫已不是三年前的吳下阿蒙，同時，老夫對妳那枝陰沉寶竹簫，也早就深具戒心，說得實在一點，方才，當妳決定用刀而不用簫時，老夫就已經猜中妳的用心了。」

「你很了不起。」

左冰心雖然開了口，眼睛却仍然沒睜開。

于公道邪笑道：「老夫了不起的地方，決不止這些，妳也該比任何人都明白，是不是？」

左冰心張目厲聲叱問：「老賊！你爲何不立即殺了我？」

于公道還刀入鞘，騰出右手，輕撫她的香腮，道：「我本來打算殺死妳的，咱們是多年夫妻，妳也該明白我的個性，對于我自己沒法享受的任何事物，絕對不讓它去便宜別人，但是，現在，我改變了主意……」

左冰心再度閉上雙目。

于公道笑問道：「老夫爲何要改變主意，和如何的一個改變法，妳，一定想知道？」

左冰心沒吭氣。

于公道左手撥弄着陰沉寶竹簫，右手仍然輕撫她的香腮，道：「我是見到妳之後，才改變主意的。」

話鋒一頓，又道：「俗語說得好：見面三分情。何況，以往咱們畢竟有過一段恩愛夫妻的生活。所以，不管妳心中向着誰，也不管妳如何的對不起我，我還是不忍心殺妳。」

話鋒再度一頓，又笑問道：「我說的『不忍心』，妳懂不懂？」

左冰心閉目如故，也仍未接腔。

于公道笑笑道：「好！還是由我自動說明吧！我決定還要妳做我的老婆。」

左冰心如遭雷殛，嬌軀一震，陡地睜開雙目。

于公道又道：「其實，像妳這樣美艷絕倫的女人，普天之下，所有的臭男人，都會不忍心殺妳的。」

左冰心幽幽地道：「你眞的已經這麼決定？」

「當然！」

「不怕我伺機殺你？」

「不怕。」于公道又含笑補充道：「不是不怕，是老夫有辦法讓妳不能伺機殺我。」

略爲一頓話鋒，又道：「妳也該明白，老夫看重妳的，不過是妳這完美無瑕的胴體……」

左冰心俏臉一變，截口問道：「你準備廢去我的武功？」

「是的。」于公道居然輕輕一嘆，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老夫可以保證，妳，除了失去殺人的能力之外，一切的享受只有比以前更好，老夫也像過去一樣的寵愛妳，將妳當成寶貝，眼皮裏供養，心坎裏溫存……」

說到這裏，他背後不遠處，忽然發出一陣輕微的「沙沙」聲。

那是有人走在積雪上所發出的聲音。

于公道頓住話鋒沉聲喝問：「誰？」

于公道雖然沉聲喝問，却仍然是面對左冰心，連頭都沒回一下。

而且，他的右手已不覺地握上刀柄。

「過路的。」

那是一串十分沙啞的語聲。

答話聲中，那「沙沙」的腳步聲並未停止，並在逐漸走近中。

于公道仍然是頭也不回地，沉聲喝道：「此路不通，滾回去！」

那沙啞語聲急道：「這是通往王莊的官道呀！下雪天，天又黑了，你教我到哪兒去……」

聽語聲，那人好像已到了他背後丈遠處。

于公道怒叱一聲：「哼！老子叫你滾回去！」

說話間，他陡地車轉身軀。

也就當他身轉車軀的一瞬間，怪事突生——

首先，他發覺他的背後，也就是他現在的前面，竟然沒有人。

沒有人而有「沙沙」的腳步聲，和說話聲，難道有鬼不成？

慣會裝神扮鬼的于公道，當然不會相

信有鬼。

不是鬼，那自然是人，而且，絕對是敵人。

這些，也不過是他於車轉身軀，目光一掃之下，不見有人的瞬間所想的。

也可以說，他這個念頭還沒有轉完，那沙啞語聲的人已到了他的背後：「于公道，上路一點，別讓我落個暗算殺人的惡名。」

同時，他也感覺到，對方的劍尖，已抵上他背後的「靈台」大穴。

此情此景，即使于公道再奸猾，武功也再高明，他能不「上路」嗎？

「你想怎麼樣？」

于公道像隻鬥敗的公鷄，說的話都是有氣無力。

那沙啞語聲道：「我不怎麼樣，請先將陰沉寶竹簫丟到你的左前方三丈之外去，我說的是『請』，這已經是很給你面子了。」

「這種面子，不要也罷！」于公道苦笑了一下，道：「我可以先請教一個問題嗎？」

「可以，請講。」

「方才，我背後的腳步聲是誰？」

「是我。」

「除非你是幽靈，否則，我不信你逃過我的法眼。」

「也難怪你不信，當代武林中，能練成我方才所使的那種功夫的人，已經不多了。」

「功夫？你……方才，你使的是『借物傳聲』的功夫？」

「不錯。」

所謂「借物傳聲」，就是像方才那情形一樣，人不在于公道後面，却能使腳步聲和說話聲由于公道的後面傳出。

不過，跟「六合傳聲」比較起來，「借物傳聲」的境界却要略遜一籌。

于公道苦笑道：「高明！」

那沙啞語聲答道：「我自己倒並不覺得。」

「朋友能否先報個萬兒？」

「朋友？你認爲，世間有這樣對待朋友的朋友嗎？」

「有。而且，用比目前更壞的手段對待朋友的朋友，也不會太少。」

「看來，你也好像上過朋友的當。」

「莽莽江湖中，沒有上過朋友的當的人，恐怕也絕不會多。」

「有意思。」

「不談這些，朋友請回答我的話。」

「就是有關我的萬兒？」

「不錯。」

「不必費事，你馬上就可見到我的，現在，先扔掉陰沉寶竹簫。」

「然後呢？」

「然後，我讓你轉身過來，咱們各憑眞本事，一決生死。」

于公道略一沉吟，才毅然決然地道：「好！我相信你。」

說完，隨手將陰沉寶竹簫扔向他前方的三丈之外。

只見人影一閃，那枝陰沉寶竹簫還沒落地，已被一個人凌空抄住！

那是陰沉寶竹簫的原主人左冰心。

對于公道來說，左冰心的恢復活動能力，是意料中事。

試想：他背後那人已經將他制住了，又豈有不替左冰心解開穴道之理。

所以，于公道一點也不感到驚詫。

那沙啞語聲道：「好了，你可以轉過身來了。」

于公道苦笑着徐徐轉過身來，却禁不住脫口驚呼：「你……你是『鬼劍殺手』田興。」

四旬左右年紀，中等身材，一張猴兒臉，兩道掃帚眉，那不是「鬼劍殺手」田興是誰？

仍然是一身玄色勁裝的田興，微笑着沒接腔。

于公道又苦笑道：「栽在『鬼劍』手中，方才這觔斗，豈不算太寃。」

田興歉笑道：「方才，爲了救人，不得不一時從權，委屈你一下。」

于公道冷笑道：「這算不了甚麼，如果我是你，方才，我就不在乎落一個暗算殺人的惡名。」

田興道：「但我却覺得，還是憑眞本事殺你，來得舒坦一點。」

「究竟是誰殺誰，現在，還難說得很。」于公道轉向左冰心問道：「妳爲何不作聲？」

左冰心道：「我高興。」

于公道那冷電似的目光，在田興與左冰心二人的臉上來回掃視着。

田興、左水心二人都神色漠然，靜立原地。

少頃，于公道目注田興「喃喃」自語，道：「馬天行，天行，田興，這會是巧合嗎？」

田興披唇一哂。

于公道忽然肯定地說道：「田興，你就是馬天行。」

田興笑問道：「就因爲我的姓名跟馬天行的名字的諧音近似？」

「這只不過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呢？」

「原因之二，是你救下左冰心之後，不曾交談過一言隻字，這不合情理，除非是她事先知道你就是馬天行所喬裝。」

「還有沒有原因之三？」

「有，我早就懷疑你『鬼劍』就是馬天行的化身。」

「就算你所說的『原因』都很正確吧！」田興抬手指着自己的面孔笑問道：「你認爲馬天行也長得跟我一樣的英俊？」

這一問，連緊繃着一張俏臉的左冰心，也禁不住爲之展顏一笑。

于公道也含笑道：「如果你現在這個樣子，也够資格稱爲英俊，那麼，普天之下的臭男人，全都可以稱爲美男子了。」

田興道：「那麼，你認爲我戴有人皮面具？」

「沒有。」

「我有過易容？」

「也沒有。」

「你所見過的馬天行，就是我這個樣子？」

「當然不是。」于公道冷笑一聲道：「馬天行雖然算不上甚麼美男子，却是氣宇軒昂，堂堂一表，很有男子氣概，是一般蕩婦淫娃中的白馬王子……」

他將那「蕩婦淫娃」四字，特別加强語氣。

而且，當他說到那「蕩婦淫娃」四字時，還特別向左冰心狠狠地盯了一眼。

情況很明顯，于公道大有借題發揮，指着禿驢罵和尚的意味。

田興連忙截口接道：「這不就得了，不論橫看豎看，我都沒有一點馬天行的味道。」

于公道說道：「但，我却認出你就是馬天行。」

田興道：「想必另有證明？」

「當然！」于公道冷一笑道：「據老夫所知，馬天行是那號稱『不老雙仙』馬如龍，杜英瓊夫婦的義子和唯一傳人。」

「我也這麼聽說。」

「馬如龍夫婦，他們除了武功超絕，青春常駐，被稱爲寰宇第一奇人之外，還擅長一項武功之中極難練成的『九轉百幻神功』。」

「你認爲我這個樣子，就是施展『九轉百幻神功』所致？」

「不錯。」

「好像很有道理。」

「老夫還有更具體的證明。」

田興笑了笑道：「你究竟還有多少項證明，最好是一次說明。」

「只有這最後一項了。」于公道抬手一指道：「拔出你的『七星寶劍』來。」

馬天行的「七星寶劍」上，嵌有七顆明珠，其中還包括辟毒、辟邪、辟水、辟火等四珠，所以，「七星寶劍」在武林中是無價之寶。

現在，田興亮出他的長劍來了。

那是一枝普通的青鋼長劍，不過，它的劍身比一般的青鋼長劍略寬一點，也厚一點而已。

田興撫劍輕嘆道：「我也多麼希望它就是那枝『七星寶劍』。」

于公道冷笑道：「除掉那套子！」

田興苦笑了一下，道：「于公道，我不能不佩服你的心細如髮。」

這是說，田興的長劍上，果然是套上一個青鋼套子。

同時，也等於間接承認，他就是「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了。

于公道道：「那你還不恢復你的本來面目？」

馬天行笑笑道：「我承認我是馬天行就行了，由于待會兒還要去王莊赴一個約會，所以，我還必須暫時保留目前這個樣子。」

于公道道：「好吧！這一點，我不堅持。」

他的目光分別向馬天行、左冰心二人臉上一掃，又道：「你們兩個中，誰是『神簫』？」

馬天行道：「你以爲呢？」

于公道道：「我以爲，不是你，就是左冰心。」

馬天行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武林中愛玩簫的人決不算少。」

于公道道：「我知道，但玩簫而能玩得像你們兩個這麼好的人，絕對不多。」

馬天行道：「像你這樣的大行家，好像不應該說這樣的話。」

于公道道：「這是說，你認爲，『神簫』是另有其人？」

馬天行道：「誰是『神簫』都毋關緊要，目前最重要的是：咱們各憑所學，拚一個强存弱亡。」

「有道理，」于公道陰笑道：「魔刀對鬼劍，這該是足能轟動整個武林的大事，只是可惜，旁觀的人，却只有一個左冰心。」

「嗆」地一聲，他的魔刀再度出鞘，並沉聲喝道：「來人！」

一個黃衣老者，應聲射落他身前。

于公道道：「快將給馬大俠的禮物送過去。」

那黃衣老者恭應一聲，慢條斯理地取下背上的包袱，徐徐地解了開來。

包袱中是一個層層包裹着的油紙包。

那油紙包圓圓的，行家一眼就能斷定，那是一顆人頭。

馬天行臉色一變，喝道：「是誰的人頭？」

于公道道：「是呂盈盈的人頭。」

呂盈盈也是于公道的夫人，三年前，她以本來屬於于公道的半枝千年參王助長馬天行的功力，于公道恨極之下將呂盈盈與左冰心列爲兩個必欲殺而甘心的對象。

自從三年前，于公道的白蓮教冰消瓦解之後，馬天行的師弟妹巫志强、朱紅玉二人，在酒肉和尚大力撮合之下結成連理，但馬天行與左冰心之間，却由于左冰心以自己已成墮溷落花，自慚形穢，一直避着馬天行而使好夢難圓。

在上述情況之下，一向對馬天行一往情深的呂盈盈，自知心願難遂，而心灰意冷，終於削髮爲尼。

而且，呂盈盈修行的地點也非常秘密，除了她的姊姊呂婷婷和左冰心與朱紅玉等三人之外，連馬天行都不知道。

像這情形，于公道能够找得到呂盈盈嗎？

但事實上，那油紙包中，的確是呂盈盈的人頭。

儘管那是一顆沒有頭髮的光頭。

也儘管那人頭經過藥水泡浸，顯得蒼白令人恐怖。

但那美好的面部輪廓，只要是曾經見過呂盈盈的人，都能一眼就可認出來，那是呂盈盈的人頭。

因此，那油紙包一經打開，馬天行立即臉色爲之再度一變，左冰心更是脫口驚呼。

也就當馬天行臉色大變，左冰心脫口驚呼之瞬間，于公道與那黃衣老者已雙雙飛身進擊。

于公道與黃衣老者都使刀。

于公道撲向馬天行，黃衣老者撲向左冰心。

那黃衣老者顯然也是罕見的高手，在驟起發難之下，居然將左冰心迫得連連後退。

至於于公道，他本來就是出其不意，企圖取得先機。

所以，他是以身刀合一之勢射向馬天行。

而且，他的身形未落，已凌空攻出七

刀。

近乎倉猝應戰的馬天行，七刀中被迫退三步。

但他退過三步之後，立即揮劍反擊。

「嗆、嗆、嗆、」一連反攻九劍，都被于公道從容地接下了。

于公道能于七刀中將馬天行迫退三步。而馬天行反攻的九劍，却都被于公道從容地接下了。

這，是否表示馬天行的功力，已不如于公道了呢？

× × ×

另一組中，左冰心已穩住頹勢，並開始反擊，而且已佔有顯著的優勢。

于公道接下馬天行七劍之後，一面展開以快制快的搶攻，一面敞聲笑道：「馬大俠，別藏私呀！」

于公道本來就自信這三年之中，武功的精進已超越了馬天行的成就。

目前，這一實地交手之下，更增加了他的信心。

所以，他話聲一落，立即長嘯一聲，騰昇三丈有奇，一式「泰山壓頂」，凌空下擊。

「噹」地一聲，馬天行的長劍被斬掉一截，人也一個倒翻，飛射五丈之外。

于公道冷笑聲中，如影隨形的，凌空揮刀追擊，却又忽然驚「咦」一聲，猛打千斤墜，降落地面，道：「你——不是馬天行？」

也就當于公道猛打千斤墜的瞬間，馬天行的身前已多出一個人來，並適時接口道：「不錯，區區才是眞正的馬天行。」

這個人，器宇軒昂，堂堂一表，襯托上那繞頰的絡腮鬍，清癯的面孔，顯得既瀟洒，又飄逸。凡是見過馬天行的人，都能一眼就肯定：這個人，就是當代的武林中一代奇俠，有「劍簫雙絕、乾坤聖手」美號的馬天行大俠。

于公道之所以猛打千斤墜，並發出驚「咦」一聲，一方面是由於發現對方的七星寶劍被他的魔刀削斷而驚詫——七星寶劍是不可能被魔刀削斷的。

另一方面也是發覺有人以「浮光掠影」的絕頂輕功，由橫裏截了過來。

所以，對於馬天行的突然出現，和所訴的話，不再感到震驚，只是冷冷地一笑道：「馬天行，你終於現出原形來了。」

馬天行含笑道：「咱們彼此彼此。」

于公道道：「你後面那一位是誰？」

「是我師弟巫志强。」

這時，巫志强已恢復他的本來面貌。

同時，左冰心與那黃衣人的惡鬥也停止了。

于公道披唇一哂道：「年紀輕輕，已練成『九轉百幻神功』，可眞難得。」

馬天行道：「只可惜那不是實用的功夫，以之用於遊戲人間，固然是妙用無窮，但若遇上眞正的高手，像方才那樣，就吃虧大了。」

于公道冷笑道：「想不道你也會說眞話。」

馬天行却淡然一笑道：「在下一向都不說假話。」

于公道道：「很好！現在請再回答我一些眞話。」

馬天行道：「除非我不回答，回答的一定都是眞話。」

「你才是眞正的鬼劍？」

「我和我師弟，都是眞正的鬼劍。」

「哦！眞想不到——」

「這有什麼稀奇，你這位魔刀，可能還不只兩個吧？」

于公道道：「你知道的可眞不少。」

左冰心插口說道：「這個黃衣老賊，也是魔刀之一。」

于公道狠狠地盯了左冰心一眼。

馬天行道：「我知道的，的確是不少，比方說，昨晚在大榕樹下所玩的那一套，就是專門爲我所設的陷阱。」

于公道「唔」了一聲。

馬天行又道：「這個陷阱，儘管說不上怎麼完美無缺，但，毫無疑問，你一定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于公道似笑非笑地道：「現在，我這番心血是白費了。」

馬天行道：「那也不盡然，只要白天虹、左宏那兩個鼠輩够胆量，雖然現在上燈時間已過，我還是會赴約。」

于公道冷笑道：「但願你還能活着去赴約。」

「一定會的。」

「好，我還要問一個問題。」

「問吧！」

「你，也是神簫？」

「這問題，我拒絕回答。」馬天行目光移注被扔在雪地上的呂盈盈的人頭，臉上的肌肉抽搐着，一挫鋼牙，道：「于公道，對於一個已經遁入空門的弱女子，還要使出這種殘酷的手段，你還有沒有一點兒人性？」

于公道笑道：「我本來就是一個沒有人性的人，再說，人性值幾文錢一斤，你能回答嗎？」

馬天行道：「該說的，好像都已經說過了。」

于公道道：「是的，咱們該活動一下了，三對二，這對你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好機會——」

馬天行截口冷笑道：「我不願佔這種便宜，而且，我還可以給你一個便宜，我要一對二，上吧！」

一聲清越龍吟，七星寶劍已經出鞘。

于公道道：「我也不佔這種便宜。」

馬天行道：「但我必須先拔掉你的爪牙，因爲，這黃衣老賊是殺死呂盈盈的劊子手！」

巫志强連忙接道：「師兄，這黃衣老賊，由我來超度他。」

馬天行道：「不用，你帶着呂盈盈的人頭，跟左夫人退到十丈之外去。」

話落，飛身而起，一劍橫撩，攔腰掃向于公道。

于公道冷笑一聲，揮刀硬接。

怪嘯驚魂與「嗆」然震響中，于公道沉穩如山，卓立原地。

馬天行却被震得一個倒翻，凌空翻了三個筋斗。

這兩位一正一邪的頂尖兒高手，一個是凌空飛撲，一個是以逸待勞。

由於他們的功力相差不多，這一招硬拚之後的結果，也是很自然的情況。

但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馬天行被震得凌空三個觔斗的方向，正指向那個黃衣人。

那黃衣人旣能代表于公道那「魔刀」的身份，方才，又曾跟左冰心殺得難解難分，其身手之高，自不難想見。

現在，這黃衣人眼見馬天行被震飛的身形向自己身邊飄落，不由心頭暗喜地蓄勢以待，準備檢便宜。

這同時，于公道也騰身向馬天行揮刀反擊。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馬天行那凌空飄落的身形，將落未落，而陷入腹背受敵的險境的瞬間，驀地寒芒電掣，金鐵交鳴之聲大作，其中還夾雜着一聲凌厲慘號聲。

那想檢便宜的黃衣人，手中的鋼刀還沒遞出，已被馬天行左手中的血痕簫刺中眉心，慘死當塲。

原來，馬天行那「被震得凌空三個觔斗，飄落向黃衣人身前」的動作，是故意的。

這也就是說，當他首先向于公道發難時，左手中的血痕簫早已蓄勢待發。

當然，由於他的心分二用，雖然一舉殺掉那黃衣人，他自己却也陷入于公道那雷霆萬鈞的攻勢中，而暫時失去先機。

于公道得理不饒人地，一面節節進逼，一面冷冷笑道：「馬天行，我眞爲你可惜。」

馬天行笑問道：「可惜我方才那行動，好像是形同暗算？」

「你總算還有自知之明。」

「你認爲，那能算是暗算嗎？」

「廢話！」

「退一步說，就算是暗算，在『兵不厭詐』的原則下，又有何不可。」

馬天行一面長劍翻飛，漸漸他將那已失先機的頹勢穩住，一面又含笑說道：「再說，我之所以使點小手段，先殺那黃衣老賊，也是爲了尊重你呀！」

于公道冷笑道：「想必你有更漂亮的解釋？」

馬天行笑道：「當然，由於尊重你是我唯一的勁敵，所以，我才必須設法先殺你的助手，以求自保，這解釋，還算中聽嗎？」

這二位，不愧是當代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

殺得如火如荼中，誰都明白，只要稍一分神，就有濺血橫屍的危險。

但他們却能於殺得如火如荼中從容對話，就像兩位好朋友閒話家常那麼輕鬆。

于公道又冷笑道：「眞想不到，俠名遠播，功力高人一等的馬天行大俠，臉皮之厚，也高人一等。」

「這話我不同意。」馬天行朗聲笑道：「如果我眞有高人一等的厚臉皮，又何至於年過三十五，還是光棍一條哩……喲！抱歉……」

原來就這片刻之間，馬天行已由穩住頹勢而取得優勢，而節節進逼中。

目前這一聲「抱歉」，就是由於馬天行一劍削掉對方的半邊衣袖之故。

性命攸關，于公道不敢再說話了。

但馬天行却沉聲喝道：「于公道，七星寶劍下，三年前的故事不可能重演，你認命吧！」

「唰！唰！唰！」一串快攻，將于公道逼得連連後退。

于公道一面盡力撑持，做困獸之鬥，一面冷笑道：「馬天行，別得意得太早，鹿死誰手，還在未定之數哩！」

就這當口，不遠處忽然傳來一聲霹靂巨震。

緊接着，並傳來酒肉和尚的狂笑道：「多謝掌下留情！」

另一串嬌甜的語聲道：「再接老娘三掌。」

酒肉和尚的語聲道：「別說是三掌，就算是再接三百掌，我酒肉和尚也決不皺一下眉頭。」

「砰！砰！砰！」一連串霹靂巨震之後，只聽酒肉和尚呵呵大笑道：「怎麼樣，我和尚這兩下子，沒教妳失望吧！」

那嬌甜語聲道：「臭和尚，你爲何一再阻撓老娘的行動？」

酒肉和尚的語聲道：「娘子，娘子，不是我和尚要阻止妳的行動，只因娘子妳天仙化人，教我和尚凡心大動，情不自禁地跟定了妳……」

那嬌甜語聲厲聲叱道：「哼！禿驢找死！」

又是一聲霹靂巨震過處，只聽酒肉和尚連笑帶嚷，道：「乖乖不得了，這下子和尚要昇天啦……」

語聲漸遠漸小。

情況很明顯，酒肉和尚的目的，是阻撓那嬌甜語聲的人替于公道增援。

而那嬌甜語聲的人，很可能就是酒肉和尚口中的「老妖婦」。

× × ×

這聞聲而不見人的一幕，曾經給予于公道莫大的鼓舞，也使他那已是一面倒的頹勢獲得暫時的振作。

現在，于公道的希望完全幻滅了。

當面的馬天行所給予的壓力已越來越重。

旁邊，還有巫志强，左冰心另兩個强敵在虎視眈眈地伺機而動。

戰況是沒法支持下去。

逃是更不可能。

更要命的是：由於馬天行的七星寶劍上有辟邪珠，即使想故技重施，像三年以前那樣，以白蓮教的「障眼法」逃生也行不通。

× × ×

馬天行接連三式絕招，將于公道迫退三大步，並沉聲叱喝道：「于公道，認命吧！」

話聲中，七星寶劍上寒芒大熾，那七顆寶珠，像初昇的旭日一樣，射出耀眼的七色毫光，向于公道疾射而去。

于公道冷笑一聲：「放屁！」

他的嘴够硬，但行動却恰恰相反。

「放屁」聲中，于公道已頓足騰射而起——

而且，「砰」地一聲，一蓬其黑如墨的濃烟，由馬天行面前爆開，並立即擴散及十多丈方圓。

馬天行的七星寶劍，可以辟邪、辟毒、辟水、辟火，但對目前由於濃烟所形成

的這一片漆黑，却是一點幫助也沒有。

當馬天行一楞之下，衝破那團濃烟時，于公道早巳鴻飛冥冥了。

馬天行禁不住苦笑道：「好一招黃鼠狼的『臨去秋波』。」

巫志强連忙接道：「咱們追。」

「不用，他逃過今宵，下次絕對逃不了。」馬天行目光一掠巫志強、左冰心二人，沉思着接道：「師弟，請帶着呂盈盈的人頭先回住處，我待會就來。」

「是。」巫志强帶着呂盈盈的人頭，和一抹會心的微笑當先離去。

馬天行轉身面對左冰心，欲言又止。

左冰心幽幽道：「我又欠你一筆。」

馬天行茫然凝注，沒接腔，好像是沒聽到對方的話，也好像是在發楞。

左冰心含眸凝睇，凄然一笑，道：「沒聽懂？」

馬天行含含糊糊地「唔」了一聲。

左冰心輕嘆一聲，道：「我的意思是：過去，我欠你的情，今宵，却欠你一條命。」

馬天行故作輕鬆地一笑，道：「那麼，就將妳的命交給我吧，將兩條命揉合在一起，那就誰也不用說，誰欠誰的了。」

「太晚了。」左冰心幽幽一嘆，轉身緩步向松林中走去。

「不晚，不晚，妳正青春，我也還不算老……」

馬天行邊說邊跟上去跟她走個併肩。

馬天行好像在設法將目前的沉悶氣氛變得輕鬆一點，但他白費了。

這一對歷經魔刧，迄今沒法結合的俠侶，平常難得有單獨相處的機會，按說，目前正是個互傾情愫的良機。

但事實上，他們之間，却好像橫亘着一道無形的牆，儘管他們此刻肩併肩地，踏雪漫步，好像蠻有詩情畫意，也好像是一對令人羨煞的神仙眷屬，但他們之間的無形距離，却是那麼遙遠。

他們之間，都有着太多的話想要向對方傾訴，但千言萬語，一時之間，不知由何處說起才好。

也所以，馬天行想先行改變一下目前這沉悶氣氛的努力，也爲之白費了。

夜漸深，朔風在怒號，大雪在狂舞。

馬天行、左冰心二人，仍然是肩併着肩，默默地在松林中漫步。

他們的衣衫都巳濕了大半，但他們都渾如未覺。

智門國師尼克努

馬天行終於又開口了：「冰心……」

他以最溫和、充滿無限柔情的聲調叫出對方的芳名之後，却沒接下去。左冰心「唔」了一聲，聲音輕得像蚊鳴。

馬天行輕嘆一聲：「冰心，這三年來，妳一直在故意避着我。」

左冰心凄涼一笑：「至少，我今宵沒避着你。」

馬天行苦笑無言。

左冰心嫣然一笑道：「而且，三年中，我也曾替你聊効棉薄。」

她雖然是「嫣然一笑」，但「嫣然」中，仍有着不少的凄涼意味。

馬天行苦笑的說道：「妳說的是呂婷婷？」

「是哦……」

「妳也該知道，我跟呂婷婷之間，早巳有過不平凡的淵源？」

「我知道，也知道你要甩掉她。」

「這，我不否認。」

「爲何如此絕情？」

「這不算絕情，妳要明白，我跟她之間，不過是由於任務關係，逢場做戲所結的霧水姻緣，根本談不上甚麼感情。」

「這些話，你不怕呂婷婷傷心？」

「不會，這些話，我也跟她當面說過，她了解我，也諒解我，至於妳在暗中大力促成她跟我在一起，更是由衷的感激，也所以，她迄今仍以小星自居，虛正位以待。」

「以正位待我？」

「是的。」

「你忘了，我巳是墮溷落花？」

「不！在我的心目中，妳永遠是聖潔無瑕……」

「而且，我還揹着一個可憎又可厭的『于夫人』的身份……」

左冰心才說到這裏，禁不住又長嘆出聲。

馬天行停下來，雙手搭上她的雙肩，那蘊涵無限熱情的精目，深深地凝注着她的俏臉。

左冰心不敢正視對方那火樣熱情的雙眸，却也沒有掙扎。

半晌，馬天行才徐徐道：「冰心，有一點，妳要明白，妳我都是江湖兒女。」

「我知道。」

「是江湖兒女，就不應該存有世俗的顧忌。」

「你不怕人言可畏？」

「別鑽牛角尖，人言固然可畏，但只要妳我行得穩，坐得正，這又有甚麼可怕的。」

左冰心欲言又止。

馬天行又道：「還有一點，妳要明白，凡是知道妳我跟于公道的關係的人，只有尊敬妳，同情妳……」

左冰心截口接道：「不！我不須要同情。」

馬天行道：「但你沒法禁止別人的同情。」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至於那些不可理喻的閑言閑語，咱們可以付之一笑，甚至可以當他是狗放屁。」

左冰心爲之抿唇一笑。

馬天行却意味深長地一嘆，道：「世間的是非好壞，是沒有眞正的標準的，不論你的作爲如何，總不免背後被人批評，我個人認爲，只是爲自己而活，只要問心無愧，任何事都可以放手施爲。」

左冰心道：「這種獨立獨行的想法，是不是太過於驚世駭俗？」

馬天行苦笑道：「我也明白，這種想法，說說可以，做起來必然窒碍難行，所以……」

他、微頓話鋒，輕嘆着接道：「冰心，少年子弟江湖老，我雖然人還不算老，但這顆心却早就蒼老了。」

「為何這麼消極？」

「妳不覺得這個充滿血腥、虛僞、和奸詐的江湖，太可憎了嗎？」

「不但可憎，也太可怕。」左冰心也輕嘆一聲，道：「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莽莽江湖，何處眞的有世外桃源呢？」

馬天行道：「我早就留意到了，只要妳同意，此間事了之後，咱們就可以到那個比世外桃源更美好的地方去，那兒有四時不謝的花，有碩大的甜美的野生水菓，還有溫馴而不怕生人的奇禽異獸……」

左冰心禁不住目光一亮，截口嬌笑道：「那好極了！我最喜歡溫馴可愛的小動物。」

馬天行道：「那兒，不但小動物溫馴可愛，大動物也一樣的溫馴可愛，我個人甚至覺得，跟動物相處，比跟人相處要安全得多，妳以為呢？」

「我也是人……」

「但是妳不會傷害我，我也不會傷害妳。」

左冰心那水樣溫柔的目光深深地凝注着，道：「天行，你……變得太多了。」

馬天行漫應道：「是嗎？」

「以前，你樂觀、奮發，心雄萬丈，但現在……」

「現在却是消沉而又偏激？」

「是的，這是為甚麼？」

「不為甚麼，一個人，見得太多，聽得太多，加上自己受的傷害太多，就自然而然的會改變。」

左冰心幽幽地嘆了一聲。

馬天行注目問道：「冰心，妳，不以為然？」

左冰心道：「不！你的見解，我深具同感。我不說你也明白，我所受過的傷害，自信比誰都要嚴重得多。」

馬天行一伸猿臂，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柔聲說道：「冰心，從此刻起，我要竭盡我所有的力量保護妳，不論是精神上，或者是肉體上，絕不讓妳再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

一席悉談，消除了橫亘於他們之間的那一道無形之牆。

他們互相依偎，擁抱着，默默地溫存着。

這片刻之間，他們只覺得擁有了對方，就擁有了一切。

至於身外事物，諸如甚麼人心陰險，江湖詭詐，武林恩仇，以及日前這一場還不知如何了結的殺刼，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良久，良久，一直到一陣强風由松枝上搖落一蓬碎冰，洒落入他們的衣領中時，才使他們霍然而驚地分了開來。

但剛剛分開，馬天行又不勝惶恐地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道：「妳……怎麼哭了？」

左冰心那帶淚的俏臉嫣然一笑道：「瞧你，我不是哭，是太興奮了。」

本來就美艷絕倫的左冰心，這幅「含淚的微笑圖」，更具有令人心醉的魅力。

馬天行意亂情迷之下，又忍不住吻了她一下，道：「妳使我嚇了一跳。」

左冰心道：「威震江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馬大俠，胆子會這麼小？」

馬天行道：「不是胆小，這叫做英雄難過美人關，古往今來，任何英雄豪傑，在心愛的美人面前，都是最脆弱的。」緊接着，又道：「瞧，衣衫都濕透了，會着涼的，走吧。」

左冰心笑問道：「你怕冷？」

馬天行道：「不，我不但不冷，反而全身都熱烘烘的。」

「我也一樣。」

「這是說，妳還不想走？」

「是哦……這兒多麼富有詩情畫意，偷得浮生片刻閑，為甚麼不多待一會兒呢？」

「好一個偷得浮生片刻閑！」

「而且，我也還有話要問你。」

「好！問吧！」

左冰心像一隻溫馴的小貓，緊偎在他那健壯的胸脯中，仰臉笑問道：「天行，你方才說的那個比世外桃源更美妙的地方，在哪兒？」

「北天山長春谷。」

「那……不是令師『不老雙仙』修眞的別府嗎？」

「是的。」

「兩位老人家會歡迎我去？」

「兩位老人家歡不歡迎妳走去毋關緊要，只要我馬天行歡迎妳就够了。」

左冰心輕輕地擂了他一拳，並投過一個嫵媚的白眼，道：「這是甚麼話！」

馬天行涎臉笑道：「是標準的藍青官話。」

左冰心又白了他一眼，道：「人家跟你說正經話呀！」

馬天行道：「我說的也是正經話，因為，現在，我就是長春谷的主人。」

左冰心一呆，道：「這是說，兩位老人家巳經將長春谷送給你了。」

馬天行道：「不是送給我，是送給我們倆。」

「原來如此，」左冰心媚笑道：「方才，我還以為你忽然中了邪，連說話都不知輕重了哩！」

「我是中了邪。」馬天行含笑接道：「懷中膩着一個千嬌百媚的狐狸精，豈有不中邪之理……」

他的話沒說完，左冰心的粉拳巳像雨點似地，擂向他的胸膛。

少頃，左冰心才神色一正，道：「那麼，令師兩位老人家呢？」

馬天行漫應道：「兩位老人家雲遊去也！」

「哦……」

「妳也該聽說過，兩位老人家所修眞的洞天福地，可不止長春谷一處。」

「是的，我聽說過。」

「而且，那另兩處比長春谷更要美好，所以，長春谷是經常空着沒用，也所以，兩位老人家就索性送給咱們倆了。」

「不：應該說是咱們三個。」

「妳是說還包括呂婷婷？」

「難道你不樂意？」

「我怎會不樂意，魚與熊掌，可以兼得，我是求之不得呀！」

左冰心一指點向他的額角，道：「現在，算是原形畢露了。」

馬天行笑道：「哈！這也是人之常情

哦……」

他們倆又溫存了少頃，左冰心才又仰首問道：「天行，最近，有沒有見到令師兩位老人家。」

「沒有。」馬天行輕嘆着接道：「如果能見到兩位老人家，目前的這一場殺刦，就可以消弭於無形了。」

左冰心接問道：「據和尚伯伯說，那個甚麼『老妖婦』，跟令師老前輩頗有淵源？」

馬天行一嘆道：「她跟恩師的淵源，又豈僅是『頗有』而已。」

「這是說，有很深很深的淵源？」

「唔……」

「深到何種程度呢？」

「怎麼？和尚伯伯沒跟妳說過？」

左冰心苦笑道：「那一次，當和尚伯伯正要說到時，又臨時有事，就匆匆地走了。」

馬天行道：「原來如此，只是，這事情，說起來可眞話長哩！」

左冰心道：「那不要緊，可以慢慢地說……」

馬天行道：「其實，也可以長話短說的，只是，咱們該換個地方才行。」

「不嘛！」左冰心扭動着她的嬌軀，道：「人家喜歡這樣子談嘛！」

「我是怕妳會着涼。」

「你以為我長得那麼嬌嫩……」

「好了，姑奶奶，一切依妳就是。」

「這才乖。」

為了犒賞馬天行的「乖」，她主動獻上一個香吻。

然後，馬天行首先將乃師馬如龍與「老妖婦」之間的淵源，簡略地說了一遍。

原來「老妖婦」複姓「歐陽」，單名一個「玉」字。

歐陽玉出身寒微，武功不錯，也具有八分以上的姿色。

此姝最大的缺點是一個「貪」字。

不論是金錢或情慾，都同樣的貪得無厭。

對金錢，她是多多益善，而且是不擇手段和攫取。

對情慾，只要是年輕力壯的男人，不管那個男人長得像不像個人，她都胃口奇佳。

全於既年輕力壯，而又長得俊美的男人，那就更加不在話下了。

馬如龍就是在那種情況之下，被她「粘」上的。

馬如龍出身武林世家，雖然算不上美男子，却也算是「中上之姿」。

更重要的是：馬如龍成名早，所謂少年得志，年輕，多金，而又位尊。

像這樣的男人，自然是歐陽玉獵取的好目標。

而少年得志的馬如龍，自然也是風流自賞。

於是，乾柴烈火，一碰就燃，當年，他們也的確相處了一段很美好的日子。

但對馬如龍來說，那段美好日子所付的代價，却實在太大了。

馬如龍除了萬貫家財蕩然無存之外，他本身幾乎患了色癆，堂上雙親也被活活地氣死了。

這時候，歐陽玉現出了猙獰面目，將馬如龍一腳踢開，另投別人懷抱。

而且，臨別時，歐陽玉還對馬如龍說：「馬如龍，你很幸運，在我所有玩過的男人當中，你是唯一活着離開的一個。」

× × ×

馬天行一口氣說到這裏，一嘆住口。

左冰心笑問道：「說完了？」

「唔……」

「就這麼簡單？」

「是的，但，都是實情。」

「以後呢？」

「以後，雙方都另有奇遇，據恩師說，歐陽玉在白蓮教中混得不錯，同時，也跟一位天竺番僧學了不少的邪門武功，如今，又跟于公道混在一起。」

「歐陽玉跟令師分手之後，有否碰過頭？」

「沒有，但，據我所知，她曾經找過恩師，而且還不止一兩次。」

「她還有臉去見令師？」

馬天行笑笑道：「對那種女人來說，臉是最不重要的一部份了。」

「說的也是。」左冰心接問道：「她有沒有找到過令師。」

馬天行道：「沒有，三次中，只有一次見到我義母，被她老人家趕走了。」

「你說的是杜老前輩。」

「是哦！兩位恩師也就是我的義父母呀！」

「歐陽玉三番五次的去找令師，究竟所為何事。」

「想向恩師討取青春永駐的靈藥。」

左冰心嬌笑道：「向『不老雙仙』討取青春永駐的靈藥，可眞是找對人了。」

馬天行沒接腔。

左冰心仰首笑道：「兩位老人家眞有青春永駐的靈藥？」

馬天行道：「是有那種靈藥，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材地寶，必須福緣深厚的人才能獲得，而且，服下之後，還得配合本身的修為，和開豁的心境，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頓話鋒，又道：「當然，兩位老人家身邊，不可能再有那種靈藥，所以，即使歐陽玉找到了恩師，而恩師也不念舊惡，還是沒法滿足她的。」

左冰心道：「聽說，兩位老人家已經是百歲以上的人了，但看起來還像是二十多歲的人。」

馬天行說道：「傳說是不一定正確的，不錯，兩位老人家看起來還像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但實際年齡却也絕對不上一百歲。」

「那……兩位老人家究竟是有多少歲呢？」

「嗯！今年，兩位老人家都是八十八歲。」

「那麼，歐陽玉也該是八十多歲的人了？」

「是的。」

「但，據和尚伯伯說，那妖婦看起來，還只不過是三十七八歲的樣子。」

「是的。」

「這已經很不錯了，她為何不知足，還要令向師討取駐顏靈藥。」

「人心是沒法滿足的，何況，那妖婦所以能駐顏，是用『採補術』得來的，那是旁門左道，偶一不愼就會前功盡棄，一下子變得比實際年齡更為蒼老。」

左冰心忍不住伸了下舌頭，道：「怪不得那老妖婦不得不覥顏向令即討教。」

馬天行道：「據和尚伯伯說：這回，老妖婦之所以跟于公道聯手掀風作浪，目的之一，就是為了逼兩位老人家出山。」

左冰心道：「天行，你說，和尚伯伯能制服那老妖婦嗎？」

馬天行道：「不可能，嚴格說來，和尚伯伯的功力比起老妖婦來，要差上一二籌。」

「那…」左冰心蹙眉接道：「如果兩位老人家不出山，這局面可如何收拾？」

馬天行却很達觀地一笑道：「這個，不用妳我担心，和尚伯伯自有妥善安排，現在，我只希望老妖婦的那個天竺姘頭不趕來就好了……」

世間事，就是那麼玄妙。

往往是你怕甚麼，偏偏就來甚麼。

目前的馬天行就是這樣。

馬天行正在担心那個天竺番僧會趕到中原來，那個天竺番僧就趕到了中原，而且還馬上到了他面前。

就像一個幽靈，也像是由地底下冒出來的一樣，馬天行的前面，一下子就出現那麼一個人。

瘦高的身裁，黑得像木炭的膚色，黑色袈裟，黑色僧鞋……除了眉毛，鬍子，和牙齒是白色之外，全身清一色的黑。

黑得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紀。

馬天行的反應很快，立即悄聲向左冰心耳語了兩句之後，雙雙分射三丈之外，成犄角之勢，嚴陣以待。

那番僧一陣桀桀怪笑之後，居然以純熟而流利的中國話問道：「你們兩個就是馬天行和左冰心？」

「不錯，」馬天行毫不客氣地反問：「你是甚麼東西？」

那番僧道：「佛爺不是東西，是天竺國的國師尼克努。」

馬天行道：「是歐陽玉的老姘頭。」

尼克努道：「年輕人太不禮貌。」接着，又點點頭道：「唔……很好！」

馬天行一楞，道：「甚麼很好。」

尼克努道：「你的寶劍很好。」

馬天行笑道：「是很好，當它砍下你的狗頭時，絕不會有甚麼痛楚……」

尼克努忽然仰首發出一串狂笑。

于公道與黃衣老者雙鬥鬼劍殺手。

那笑聲有如天鼓齊鳴，震得週圍松樹上，帶着冰雪的松針和枯枝，紛紛下墜。

左冰心清叱道：「你鬼叫些甚麼？」

尼克努含笑說道：「憑你們兩個年輕人，想跟佛爺交手，還差得遠哩！」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你們兩個，乖乖的跟佛爺走，佛爺保證不殺你們……」

一聲冷笑劃空傳來：「禿驢！你好意思！」

聽口音，那是酒肉和尚。

話起時，好像是人在箭遠之外。但話聲一落，人已瀉落當場。

果然是酒肉和尚。

酒肉和尚人一落地，立即向馬天行，左冰心二人揮手沉喝：「這兒用不着你們兩個，趕快去辦我老人家所交辦的事。」

看他的神情與語氣，都顯得無比的莊重。

馬天行、左冰心二人自從跟酒肉和尚交往以來，從來不曾見過此刻這種神情。

一向滑稽突梯，笑口常開的酒肉和尚，此刻為何會如此反常呢？

答案是目前的敵人太強，有馬天行，左冰心二人在場，對酒肉和尚來說，那是一種累贅，所以，才不得不以最莊重的神態和語氣，將他們「趕走」。

馬天行，左冰心二人當然了解這位一向玩世不恭的「和尚伯伯」的用意，因而恭應一聲之後，立即雙雙騰身疾射而去。

尼克努注目笑問道：「你就是酒肉和尚？」

「不錯！」

「幸會！」

「彼此。」

「方才，你罵我禿驢。」

「你本來是一頭禿驢。」

酒肉和尚又恢復他那滑稽的本性，他一邊說一邊抬手搔搔自己的頭皮，咧牙一笑道：「糟糕，這下子口不擇言，連自己也罵上了。」

尼克努冷笑道：「聽說，在中原武林中，你是跟那兩個甚麼『不老雙仙』齊名的人物？」

「好像是吧！」

「那兩人，現在何處？」

「你是說不老雙仙？」

「廢話！」

「反正閑着也是閑着，逗逗你這頭番禿驢，不也蠻有意思嗎！」酒肉和尚含笑接道：「至於那『不老雙仙』嘛！他們可能遠在天邊，也可能是近在跟前。」

尼克努道：「最好是他們能近在眼前，否則，你酒肉和尚就從此在武林中除名了。」

「沒這麼嚴重吧！」

「方才，你跟歐陽玉交手的經過情形如何？」

「不如何，有道是：好男不與女鬥，我和尚只好溜之大吉。」

「你知道我是歐陽玉的甚麼人？」

「當然知道，你是歐陽玉那騷狐狸的第一萬零一號姘頭。」

「也等於是她的師傅。」

酒肉和尚笑道：「你教的一定是床上功夫。」

尼克努冷笑着接道：「你之所以能與『不老雙仙』齊名，憑的必然是這一張臭嘴。」

「對，對極了！」

「你，連我的記名徒弟都打不過，還想强行出頭，跟我交手。」

「咱們何妨試試看。」

「方才，我本來是想留下那兩個小輩的，現在，留下你更有份量……」

「好主意！」

酒肉和尚話出同時，人已接連閃過三株巨松。

原來他已看出尼克努於說話之間，殺機爲現，因而當對方話落掌隨之間，接連三個飄閃，恰到好處地避過了那快速威猛的三掌。

尼克努一面繼續追擊，一面冷笑道：「你算不算一號人物？」

酒肉和尚又閃過一株巨松，道：「你說呢？」

尼克努道：「我說你連狗都不如！」

「砰」地一聲，一株巨松上巳現出一隻大手印，整株巨松搖幌着，松針、枯枝，與冰雪，都紛紛下墜。

原來尼克努這一掌使的是他的獨門絕藝「大手印」功夫。

而且，他是料準酒肉和尚閃避的動向迎頭痛擊的。

但沒想到，酒肉和尚早巳料中了這一招，臨時變更閃避的方向，並咧牙一笑道：「乖乖！好厲害的『大手印』神功。」

就這一句話的工夫，「砰，砰，砰，砰……」地，尼克努接連擊出了七記「大手印」。

但七記「大手印」中，四記擊中松幹，另三記擊在松樹之間的空隙。

由於尼克努所發出的「大手印」，一記比一記强勁，雖然沒擊中酒肉和尚，但那無比强勁的掌力，却在松林中激起一陣狂濤。

被震落的枯枝，松針、和冰雪，混和着飄飛的雪花，快速而又急勁地旋飛、激盪，聲勢至爲驚人。

尼克努接連擊出八記「大手印」之後，好像冷靜來了。

他，沒有繼續追擊。

其實，他追擊也沒用。

因爲，由於他那强勁無匹的掌風所形成的，那股挾帶松針、冰雪、枯枝和雪花的狂飆，掩蓋了一切，也沒法看到酒肉和尚的踪影了。

「嗤」地一聲輕笑傳自他的背後：「禿驢，我在這兒哩！」

尼克努頭也不回地，冷笑道：「這麼好的機會，你爲何還不開溜？」

酒肉和尚道：「方才都沒開溜，現在更用不着啦！」

尼克努道：「你，好像知道『大手印』是最消耗眞力的功夫？」

「不錯。」酒肉和尚笑道：「如果我連這點常識都沒有，那就眞的成爲『狗屎都不如』了。」

「你認爲我巳消耗了不少的眞力？」

「不錯，八記『大手印』，你至少消耗掉三成眞力。」

「這麼好的機會，爲何還不反擊？」

「這機會還不能算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連你的記名弟子都打不過，對你這個做師傅的，又豈能掉以輕心。」

尼克努冷笑道：「我看，你還是自己撒泡尿，淹死算了。」

酒肉和尚笑道：「番禿驢，你別欺人太甚，我承認，我的功力不如你，但我不怕你，不但不怕你，我還有辦法消遣你，最後還要宰掉你，你信不信？」

「你是在說夢話。」

「我也知道你不會相信，但當你聽過我的解釋之後，就會相信的。」

尼克努沒接腔。

酒肉和尚又道：「而且，你也可以借我解釋的機會，好好調息，恢復你那消耗掉的眞力。」

尼克努徐徐地轉過身來，仍未接腔。

酒肉和尚笑了笑，道：「聽說，牛是你們天竺國人的祖宗的祖宗，是嗎？」

（天竺國即現代的印度，人們一向將牛當神明奉祀，所以，酒肉和尚的話，謔而且虐，目的在激怒對方。）

尼克努眉梢雙挑，雙目中神光電射而出，顯然巳被激怒。

酒肉和尚忙道：「不能激動，那會影响你的功力的恢復。」

尼克努威態倏斂，接着，却是披唇一哂。

酒肉和尚說道：「你旣然是天竺國人，對於牛的一切，應該特別熟悉，現在，我問你一個問題，牛與牧童，是誰的氣力大？」

「當然是牛的氣力大。」尼克努含笑接道：「你的意思是，現在，我是牛，你是牧童？」

「你眞聰明……」

「牛的氣力雖然大於牧童，行動上却必須接受牧童的擺佈，這也就是說，雖然我的功力比你强，你却有辦法勝過我？」

「對！這是所謂精神力量，也就是兵法上所說的鬥力不如鬥智的道理。」

尼克努冷笑道：「好！現在，我倒要看看你這位牧童，如何制服我這頭牛！」

話落，雙臂一伸，全身骨節，發出一連串爆响。

酒肉和尚訝問道：「你……你不用恢復你那消耗掉的三成功力？」

「不用恢復那三成消耗掉的眞力，我也有把握在三百招之內宰掉你。」

「你太不老實，我看得出來，你那消耗掉的三成眞力，早就恢復了。至於三百招之內，是你宰掉我，還是我宰掉你，現在，馬上就可用事實證明……」

話落，欺身進擊，片刻之間，攻出九腿十三掌，居然將尼克努迫退了七大步。

尼克努一面見招拆招地，穩紮穩打，一面冷笑道：「這才有點兒像個跟『不老雙仙』齊名的人物。」

「別將我跟別人扯在一起，我酒肉和尚一向是獨立獨行，獨來獨往。」酒肉和尚含笑接道：「也別裝胡羊，快將你的『大手印』使出來吧！」

酒肉和尚之絕就在這裏。

他明知「大手印」不但最耗眞力，使用之前，也必須有準備工夫。

而這，也就是他之所以搶先發難，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的原因。

目前，雙方拳脚翻飛，兔起鶻落地打得如火如荼的情況之下，尼克努自然沒法施展「大手印」功夫。

而酒肉和尚却偏要在這節骨眼兒上，要對方施展「大手印」功夫，不但是旣絕且損，而且，可算「得了便宜還賣乖」。

尼克努巳由被逼後退而穩住頹勢，而有攻有守地，打成了平手，並冷笑一聲道：「佛爺不用『大手印』功夫，也照樣能在三百招之內宰掉你。」

酒肉和尚道：「說得蠻像一個人物，我老人家有賞！……」

「賞」字聲中，他的左手中突然多了一樣東西，迅疾無倫地遞向對方的唇邊。

那是一段啃光了的狗腿骨。

像目前這二位一樣的絕頂高手，雙方以肉掌相搏時，如果其中一人突出奇兵，那極可能就是勝敗生死的關鍵。

目前，酒肉和尚的這一「絕招」，不但是出人意外，也等於是他的右手突然增長了尺許。

尼克努心頭一驚之下，不得不疾退八尺，並怒叱一聲：「你要不要臉？」

酒肉和尚得理不饒人地，如影隨形，跟踪進擊，一面笑道：「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實在談不上甚麼『要不要臉』，何況，我老人家賞你狗肉吃，本來是一番大的好意……」

平心而論，酒肉和尚的功力，是略遜於歐陽玉，至於比起尼克努來，更要多遜一籌。

但他很會利用機會……也就是所謂「隨機應變」，他，先以游鬥誘使對方消耗眞力，然後，先發制人發動搶攻，繼之，更以預藏在袖中的狗腿骨，奇兵突出地窮追猛打。

所以，在諸般情況湊合之下，彌補了他功力稍遜的缺點。

現在，尼克努在驚、怒交迸之下，再度落入下風而節節後退中。

偏偏就在這節骨眼兒上，一縷簫音隨風傳來。

這及時傳來的簫音，使得酒肉和尚精神爲之一振，攻勢也更加凌厲起來。

但尼克努却不由地心頭一驚，道：「那是不是『神簫』？」

酒肉和尚笑道：「你以爲，有這樣風雅的人，深更半夜的大雪天，跑到這兒來替你吹簫解悶……」

說實在的，在外行人聽來，那簫音除了婉弱淒清之外，一點也沒甚出奇之處。

不但沒甚出奇之處，而且還斷斷續續，好像是中氣不足的樣子。

凡是行家都明白，吹簫，憑的是一口丹田之氣。

這也就是說，中氣越足的人，吹出的簫音才越能及遠。

像目前這情形的簫音，如果是出自「神簫」之口，那麼，這位「神簫」，也就沒甚稀奇了。

但事實上，却又大謬不然。

那由於酒肉和尚的「狗骨絕招」，而失去先機，而節節後退的尼克努，自從聽到簫音之後，却是更加顯得手忙脚亂地岌岌可危了。

× × ×

已呈岌岌可危之勢的尼克努，巳沒法分神說話。

那顯得很平凡的簫音，仍在不斷地傳來，而且還越來越近。

那情形，就像是那吹簫的人，在邊吹邊走，巳經進入松林之中。

尼克努巳成强弩之末，儘管仍然在儘力撐持，却巳不成章法。

酒肉和尚呵呵一笑道：「番禿驢，三百招之數快滿了，你認命吧……」

一聲悶哼，尼克努踉蹌地連退七大步，才勉强拿樁站穩。

尼克努像隻鬥敗的公鷄，長嘆出聲。

「別嘆氣，」酒肉和尚笑笑道：「剛好三百招，我沒有宰你，你也沒宰我，馬馬虎虎，算是平手。」

世間有這樣的「平手」局面嗎？

但尼克努只是又嘆了一聲，道：「你廢了我的功力？」

「抱歉。」

「爲何不殺了我？」

「沒興趣。」

「方才，那吹簫的人，是馬如龍？」

酒肉和尚縱聲狂笑，久久不息。

尼克努怒聲道：「你鬼叫些甚麼？」

酒肉和尚止住狂笑，却又冷笑一聲，道：「你也不多想想，憑你這塊料，也配由『不老雙仙』中人親自對付。」

「那……那是誰呢？」

「你爲何不回頭瞧瞧。」

微風颯然，手持血痕簫的馬天行巳悄然飄落尼克努背後。

尼克努扭頭一瞧之下，禁不住苦笑道

：「原來你就是『神簫』。」

馬天行含笑點首，道：「區區也是『鬼劍』。」

「高明。」

「過奬。」

尼克努又長嘆一聲，道：「我是實話實說，雖然我是敗在你們兩位的聯手之下，而且，你們所用的方式也並不怎麼光明，但我還是敗得口服心服。」

酒肉和尙插口笑道：「不必說甚麼場面話了，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拿得起，放得下，是不是。」

尼克努苦笑無言。

馬天行笑了笑道：「你能爽爽快快的服輸，倒也不失爲一條漢子。」

尼克努苦笑着一嘆，道：「我算不算一條漢子，我自己心中有數，現在，請問二位，打算將我如何處置？」

酒肉和尙含笑接道：「如何處置你，咱們還沒攷慮到，但你可以絕對放心，咱們不會殺你……」

一舉摧毀通天教

二更已過。

王莊的太白酒樓中，却仍然是燈火輝煌，高朋滿座，猜拳喝令的喧嘩聲，數十丈外都清晰可聞。

但二樓的臨窗座位上，那兩位可有點兒反常。

其他的酒客，都在興高彩烈地喝酒，猜拳，談笑風生。

唯獨這二位，是默然相對在喝悶酒。

其實，如果知道他們的來歷，那麼，對他們目前喝悶酒的情況，也就不足爲奇了。

這二位中一個是老牌殺手「玩命三郎」左宏，一個是冒充「鬼劍」的白天虹。

昨宵，在大榕樹下，他們奉『鬼劍』之命，今天的上燈時分在這兒碰頭。

但馬天行却一直沒法分身踐約，他們兩人也就只好痴痴地等。

由上燈時分等到二更過後，這時間是夠長的，也就難怪他們都等得有點兒愁眉苦臉了。

× × ×

白天虹又喝了一口悶酒，苦笑道：「看情形，他是不會來了。」

左宏也苦笑道：「如果你是鬼劍，會來嗎？」

「我還到這兒幹嗎？」

「那不就得了。」

「可是，我們却不能不等。」

「是的，不能不等。」

「一直等到這兒打烊爲止。」

「這就是替人當差的好處……」

這時，馬天行適時出現在他們身旁，並歉笑道：「抱歉，讓二位久等了。」

左宏，白天虹二人張口結舌，一時之間，竟然答不上話來。

馬天行又笑容可掬地說道：「先讓我自我介紹，我就是馬天行，也是『鬼劍田興』……」緊接着，又向白天虹笑了笑道：「白老弟，你看我像不像那個强暴你老婆的馬天行？」

白天虹尷尬地一笑道：「馬大俠，現在，一切都拆穿了，咱們兩個都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希望你馬大俠多多包涵。」

馬天行逕自在旁邊的一個空位上坐了下來，道：「事到如今，我不包涵也得包涵了。」

左宏、白天虹二人同聲說道：「多謝馬大俠大人大量。」

馬天行道：「由于一切把戲都已拆穿，我以爲你們不可能前來，所以，我也本來不打算來的，但繼而一想，也許貴上會有甚麼消息要二位轉達，因而仍然趕了來，眞沒想到，二位居然還在這兒等。」

左宏苦澀地一笑，道：「沒辦法，上命所差，不能不等。」

馬天行說道：「二位奉的是于公道之命？」

「是的。」

「貴上怎麼說？」

白天虹搶先接道：「敝上說，請馬大俠於三天之後的黃昏，駕臨敝教臨時總壇，作一了斷。」

馬天行笑問道：「貴教是否仍然爲白蓮教？」

白天虹答回道：「不！敝教名爲通天教。」

「通天教這個名稱，是要比白蓮教響亮得多。」

「名稱響亮還在其次，主因是由于白蓮教這個名稱不吉利。」

「換一個名稱，就一定吉利嗎？」

白天虹、左宏二人都報以苦笑。

馬天行注目問道：「貴教教主是姓于，還是姓歐陽？」

白天虹道：「教主姓于，歐陽是太上教主。」

「很好。」馬天行接問道：「貴教臨時總壇在何處？」

「這個……」白天虹歉笑道：「很抱歉，在下奉命暫時保密。」

馬天行道：「那麼，三天之後，教我如何能去赴約？」

白天虹道：「敝上說，三天之後的正午，請馬大俠問這太白酒樓的王掌櫃，就會知道。」

「好！」馬天行起身正容說道：「請上覆貴上，馬天行準時赴約。」

「是！多謝馬大俠！」

「告辭……」

「告辭」聲中，人已穿窗而出……

夜空中，傳過來一串清朗話聲：「我幾乎忘了告訴二位，請轉告貴上，那位來自天竺國的甚麼國師，暫時在我這兒接受貴賓招待……」

× × ×

「尼克努被馬天行刦持，這，有可能嗎？」

說這話的人，是一位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美艷婦人。

平心而論，說她「風韻猶存」，好像意猶未足，而說她「徐娘半老」，却又略嫌委屈了她。

因爲，由外表看來，最多也只能估她三十五六歲而已。

她，就是通天教的太上教主歐陽玉。

一襲粉紅色的半透明睡袍，將她那有少女的曲綫，少婦的豐盈的美妙胴體，襯

托得格外惹人遐思。

尤其是，她正半倚半躺在一張錦衾綉被的牙床上，那姿態，更是特別惹火。

當有人高唱「女人四十一枝花」的時代，如果說這樣的女人是「徐娘半老」，豈非是太委屈了她？

× × ×

歐陽玉的那句話是對于公道說的。

時已三更過後。

于公道好像是才由外面回來，帶回尼克努被馬天行所刦持的消息。

可能是由于歐陽玉週身所放射的熱力灼人。

也可能是由于木炭火盆中的爐火太旺了？

于公道正手忙脚亂地，在卸除自己的衣衫，一面並好像是心不在焉地道：「我也有點兒懷疑。」

歐陽玉將自己嬌軀挪向床裏，騰出外半邊的位置，道：「但，馬天行不可能說謊。」

不知是無心還是故意挑逗？

歐陽玉這一挪動嬌軀，那襲半透明的粉紅色睡袍，也隨之敞開。

那活色生香的畫面，使得剛卸掉衣衫的于公道，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一個虎撲，將歐陽玉的美妙胴體摟入懷中。

歐陽玉「嚶嚀」一聲，道：「幹嗎這樣猴急？」

于公道一面手忙脚亂地忙得不可開交，一面邪笑道：「全身都在冒火，性命攸關，怎能不急……」

「死相……」

一隻豐腴而欺霜賽雪的粉臂輕輕一揮，案頭的燭光熄掉了。

黑暗遮蓋了滿室春光。

良久、良久後，燭火復明。

燭影搖紅中，歐陽玉，于公道的身上，已多了一床薄薄的錦被。

于公道瞧着羅帳的帳頂在發楞。

歐陽玉鬢亂釵橫，那充滿滿足神色的俏臉上，紅潮猶未褪淨。

那神情，那模樣，仍然是要多惹火有多惹火。

于公道忽然長嘆出聲。

歐陽玉訝問道：「幹嗎忽然嘆起氣來呢？」

于公道答非所問地道：「現在是甚麼辰光了？」

歐陽玉楞了一下，道：「大概快到四更了。」

于公道道：「按常情來說，尼克努是否早就該回來了哩？」

「唔……」歐陽玉那張仍然漾着盎然春意餘韻的俏臉，一下子變成一片陰沉。

「但事實上，他還沒回來。」

「這就是說：他果然已被馬天行刦持了？」

「原先，我也是半信半疑，但現在，却不由我不完全相信起來。」

「但我還是不相信，尼克努會栽在馬天行這個小輩手中。」

「我早就跟妳說過，馬天行這個人，遇强則强，一身功力，高深莫測……」

歐陽玉冷哼一聲，道：「那小輩，即使再强，也絕對不可能强過尼克努去。」

于公道道：「如果再加上一個老奸巨滑的酒肉和尙哩？」

「這個……倒是難說得很。」歐陽玉沉思着，又問道：「有沒有馬如龍夫婦的消息？」

「沒有。」

「咱們的準備工作進行得怎樣了？」

「一切按預定計劃進行，很順利。」

歐陽玉冷笑一聲：「走着瞧吧！」

遠處傳來一聲「咪嗚」貓叫聲。

于公道、歐陽玉二人挺身而起，快速地穿上衣衫。

那「咪嗚」貓叫聲，已到窗外。

歐陽玉悄聲喝問：「誰？」

「啓稟大人，屬下白天虹。」

「有何發現？」

「回太上，有兩個夜行人侵入，爲免打草驚蛇，屬下僞裝不曾察覺。」

「很好……」

于公道插口接問：「那是兩個怎樣的人？」

白天虹的語聲道：「回教主，是一男一女，兩個白衣人……」

于公道冷笑道：「一定是馬天行、左冰玉那一對狗男女。」

白天虹道：「回教主，恐怕不是那兩個。」

「你曾經看到他們的面貌？」

「看是看到，但由于他們身法太快，看得並不淸楚，那男的有白鬍子，身材瘦高，那女的很年輕，但並不十分漂亮。」

馬天行是中等身材，不是瘦高型，也不可能有白鬍子，除非那是假鬍子，但目前的馬天行已沒有隱秘身份的必要，所以，那男的不可能是馬天行。

至于那女的，如果是左冰心，不會「很」年輕，也不會「不十分漂亮」。

因此，于公道沉思着道：「那又是誰——呢？」

歐陽玉哼了一聲，道：「管他是誰，把他們抓回來不就知道了嗎？」

「是是……太上言之有理。」于公道又悄聲問道：「天虹，方才，那兩個奔向那兒？」

白天虹道：「他們是奔向第三進，哦……現在，他們又回來了。」

原來這是王莊中最大的巨宅之一，縱深三進，後面還有花園，花園中還有一幢獨立的精舍——也就是歐陽玉、于公道二人的臨時「行宮」。

這獨立精舍，儘管內部極盡豪華之能事，但外表却不但很平凡，而且還一點也不惹眼。

精舍的四週，除了一些高與人齊的龍柏之外，還有十多株盛開的臘梅。

風勢仍勁，雪花兒也仍在漫天飛舞。

梅雖遜雪三分白。

雪却輸梅一段香。

梅雪爭艷中，那兩位不速之客，就卓立在兩株梅樹之間。

不錯，那兩位都是身着白衣，連頭上那纏着一塊白布。

也確如白天虹所說，那男的身材瘦高，有長及胸部的白鬍子。

那女的也的確是「很年輕」，但却「不十分漂亮」。

現在，歐陽玉、于公道二人也是衣冠楚楚地，併肩卓立精舍門前。

雙方一見面，于公道立即冷笑一聲：「原來是你們兩個。」

歐陽玉道：「他們是誰？」

于公道道：「女的是朱紅玉。」

「男的呢？」

「古如山。」

「哦……」

古如山是白蓮教的嫡系傳人，也是現存的白蓮教徒衆中，輩份、功力、與修為都最高的一位。

三年前，于公道接掌白蓮教教主，還是古如山所一手促成。

原因是：于公道的確是一個人才，當時，古如山看中他的才華，也看中他的財富，才以長老的身份全力促成他，希望借重他的「才華」與「財富」，使白蓮教能够發揚光大。

但事後，古如山發覺于公道桀傲不馴，一意孤行，根本不按教規行事，暗中一再規勸，亦被當作馬耳東風。

古如山懊悔不及之下，乃只好做消極的制裁——停止傳授白蓮教的神奇法術和秘密武功，希望藉以減低于公道的兇威。

因為，于公道是半途加入白蓮教的，雖已貪緣獲得教主高位，但對于白蓮教的高深武學和法術，所知却是有限得很。

雄心萬丈的于公道，對于古如山這項消極制裁，心中自然不舒服。

于是將心一橫，以暗算手段將古如山囚禁。

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地，將少林、武當二派中功力最高的長老智果大師與元亨眞人，也一併加以暗算，跟古如山囚禁在一起。

然後，以最殘酷的刑法，向這三位逼取武功。

這三位，儘管是心不甘，情不願，但在酷刑難熬之下，却也被于公道一點一滴地榨出不少的絕學。

一直到馬天行，朱紅玉等師兄妹在酒肉和尚安排之下，將當時的白蓮教消滅，逼得于公道「舉掌自裁」之後，才將那三位完全解救出來。

× × ×

歐陽玉「哦」了一聲之後，又接問道：「他們兩個，怎會在一起的？」

于公道笑笑道：「大概是古如山已經改邪歸正了吧！」

古如山沉聲接口道：「老夫並未改邪歸正，仍然是白蓮教的人。」

于公道笑道：「那麼，一定是朱紅玉忽然棄明投暗了？」

歐陽玉也嬌笑道：「那好極了…古先生可以屈就本教的太上護法……」

古如山截口沉叱道：「歐陽夫人，請放莊重一點，老夫此行，可不是跟妳鬼扯淡而來。」

歐陽玉俏臉一沉道：「給臉不要，眞是不識抬舉！」

于公道却含笑問道：「那麼，古前輩所為何來，就請明說吧！」

古如山正容說道：「老夫是奉一位前輩奇俠之命，負責整頓白蓮教，使其成為有益于武林蒼生的一個組織……」

歐陽玉截口冷笑道：「就憑你？」

古如山道：「有道是：單絲不成綫，獨木不成林，我一個人的力量自然不够，但我有我的班底，再加上馬大俠師兄的鼎力協助，我自信，這一任務，一定可以圓滿達成。」

歐陽玉嬌笑道：「你一定也自信，待會可以全身而退？」

「當然！」

「好！且讓老娘稱稱你的斤兩……」

「且慢！要較量，多的是時間，但老夫還有話說。」

「有屁快放！」

「別說得那麼粗野……」

「我本來就不是甚麼淑女，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那就隨便妳吧！」古如山苦笑了一下，道：「老夫要說的話，可能會良言逆耳，但那位要老夫說這些話的人，妳一定樂于知道的。」

歐陽玉若有所悟地道：「你說的是馬如龍？」

一直靜立在一旁的朱紅玉，清叱一聲，道：「我恩師的姓名，也是妳能隨便叫的！」

歐陽玉對這方面的涵養倒還不錯，她不但不以朱紅玉的頂撞為忤，反而含笑說道：「就算是我叫他為馬混球，妳又能怎樣？小丫頭，妳別忘了，老娘曾經是妳的師母。」

這是事實。

所以，儘管朱紅玉心中不以為然，却也未便再予反駁。

歐陽玉笑了笑，又向古如山問道：「古先生，你還沒回我的話。」

古如山正容點首，道：「不錯，是『不老雙仙』中的馬前輩。」

歐陽玉說道：「那好極了，我正在找他……」

朱紅玉又搶先接道：「可惜他老人家不想見你。」

歐陽玉道：「那不要緊，只要他來了，我自有辦法找到他……」

朱紅玉道：「他老人家，也根本沒有來。」

「沒來？」歐陽玉的俏臉上掠過一抹失望神色，然後向古如山冷笑道：「古如山，你敢尋老娘開心！」

古如山笑笑道：「老夫才沒這個工夫哩！」

歐陽玉怒聲道：「方才，你是怎麼說的？」

「方才老夫說，要替馬前輩傳話。」

「他的魂都沒來，你能傳他的甚麼鬼話！」

「人沒來，就不能够以別的方式表示嗎？」

「好，你說吧！」

「馬前輩說，希望妳能懸岩勒馬，孽海回頭……」

「如果我不呢？」

「那一切後果，由妳自己負責。」

「廢話！」

古如山長嘆一聲，欲言又止。

歐陽玉冷笑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的？」

古如山道：「還有，但不必說了。」

歐陽玉扭頭向于公道道：「那丫頭交給你，要活的！」

于公道含笑接道：「是！太上。」

歐陽玉目注古如山冷笑道：「古如山，別以為你是白蓮教的三朝元老，就自以為了不起，現在，老娘決定留下你，而且要在百招之內留下你，接招！」

話落招隨，身隨掌進，像一道幽靈，刹那之間，繞着古如風轉了一圈，也攻出十八掌。

十八掌有如一氣呵成。

古如山從容地接下十八掌，並沒有反擊。

歐陽玉冷笑一聲：「不錯，值得老娘放手一搏……」

話聲中，又攻出九掌。

這回的九掌沒有繞圈兒，是由正面搶攻。

接下那九掌中，古如山退了五步，還是只守不攻。

古如山只守不攻，是沒有反擊的餘力？還是別有原因呢？

「古如山，別裝孫子，將吃奶的氣力使出來！」

歐陽玉冷笑聲中，攻勢也更為凌厲。

古如山仍未接腔，只是穩紮穩打地，步步為營，步步後退。

儘管古如山仍然是只守不攻，步步後退，却顯得並不慌亂。

歐陽玉殺得興起，清嘯一聲，騰拔五丈有奇，環空半匝，以「蒼鷹搏兔」之勢，俯衝而下——

「砰」地一聲巨震過處，歐陽玉借力再度騰昇五丈有奇。

而只守不攻的古如山忽然斂笑一聲，飛身而起——

「砰！砰！砰！」地凌空互拚三掌，各自一個倒翻，飄落地面。

古如山冷笑一聲道：「歐陽玉，原來妳也沒甚麼了不起。」

這凌空三掌，雖然好像是平分秋色，但平心而論，古如山是佔了「以逸待勞」的便宜，而且也是佔了歐陽玉再度騰身，不方便換氣的便宜。

對于古如山這種形同投機的打法，歐陽玉自然是心憤難平。

因此，歐陽玉怒叱一聲道：「匹夫無恥！」

叱聲中，再度發動雷霆萬鈞的攻勢。

現在的古如山，已不是只守不攻，而是有攻有守。

不過，古如山雖然是有攻有守，却被迫得連連後退中。

這也就是說，現在的雙方，都已顯示出眞實的功力，比較起來，古如山是差了一截。

這時，于公道却向朱紅玉邪笑道：「小妹妹，看別人的熱鬧，總不是味道，老夫早已心癢難搔了，來來來……咱們倆也活動一下筋骨……」

邪話連篇中，朱紅玉却已搶先展開攻勢。

朱紅玉使的是劍，她搶先發難，目的就是制敵先機。

本來就有點兒輕敵的于公道，好像沒料到對方會如此刁鑽，匆促之間拔劍應敵，竟然被朱紅玉一連三記絕招，迫退了五尺。

但朱紅玉畢竟不能跟她的師兄馬天行相比。

而于公道也不愧是黑道中有數的風雲人物之一，退過五步之後，立即還以顏色，接連三招，將朱紅玉逼退五步，並邪笑道：「老夫這寶刀，還不算老吧！」

朱紅玉被迫處下風，另一邊的古如山也到了幾乎失去招架之力的窘境。

只聽歐陽玉冷笑一聲：「古如山，百招之數，只剩下二十招，十招之內，老娘必定生擒你……」

也就當歐陽玉誇下海口的同時，一縷簫音也隨風傳來。

那簫音無比的輕柔，而且于無比輕柔中還蘊涵有莫大的磁性。

一聲聲像情人在遠處呼喚。

一縷縷像慈母在耳畔叮嚀。

使聽到的人不能不聽，也使人於聽到之後，欲罷不能地必須繼續聽下去。

那惡鬥中的四位，于簫音一起，即不約而同，也不由自主地一齊停了下來。

歐陽玉俏臉一變之下，向古如山問道：「那是誰？」

古如山應道：「自然是『神簫』。」

「哦！『神簫』與『鬼劍』都是馬天行？」

「唔……」

「你可是說，這個吹簫的人就是馬天行？」

「唔……」

「但我絕不相信，馬天行能吹出這樣的簫音來。」

「信不信由妳……」

歐陽玉冷笑一聲：「我倒要去看看他，究竟是甚麼東西變的……」

話落，循着簫音傳來的方向，飛身而起，閃得一閃，却消失於漫天風雪之中。

歐陽玉一走，古如山，朱紅玉二人，也雙雙飛身疾射而去。

× × ×

那神秘簫音來自王莊背面的一處山谷中。

王莊的位置是背山面河，那神秘簫音雖然是來自王莊背面的山谷，但走將起來，却至少也有五里路以上。

但五里的距離，對一個像歐陽玉這樣的絕頂高手來說，却一點也算不了甚麼。

當歐陽玉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那山谷時，那神秘簫音也戛然而止。

那山谷縱深約里半，寬度僅約半里，實在不算大。

谷地左邊的半山上，有一棟規模宏偉，却早已廢棄的古堡。

古堡雖然早已廢棄，但現在，却有人在興工整修中，而且是日夜趕工。

即以目前歐陽玉所站立的位置，就可以看到那古堡中的輝煌燈火，也可以聽到「叮噹噹」的整建聲音。

通往古堡的登山小徑旁，一根聳立的石筍上俏立着一位羅衣勝雪的美艷少婦。

那美艷少婦，約莫二十三四的年紀，眉目如畫，身材美妙，論姿色，她不如左冰心，但左冰心却缺少她那種令人仰之彌

高的氣質。

當歐陽玉徐徐地走近她身邊時，她正手撫一枝瑩白的玉簫，顯得很安詳地仰首看天，好像正在默數那漫天飛舞着的雪花兒。

歐陽玉在距她二丈處停了下來。

但那白衣少婦却仍然是毫無所覺地，依然在仰首看天。

歐陽玉的俏臉一變再變，咀唇牽動，却是一再地欲言又止。

這也難怪，憑歐陽玉的身份，受到對方這種視如未見的漠視態度，教她如何受得了。

但不知甚麼原因，一向目空一切的歐陽玉，居然强忍着沒有發作。

歐陽玉不但沒發作，而且還以頗為平靜的語氣問道：「請問，方才吹簫的是不是妳？」

那白衣少婦仰首如故地，反問道：「妳以為是誰吹的？」

「我以為是馬如龍。」

「很抱歉！教妳失望了。」

「這是說，方才那簫，是妳吹的？」

「唔……」

「妳就是馬夫人？」

「不錯。」

原來這位白衣少婦，就是「不老雙仙」之一的馬如龍的夫人杜英瓊。

歐陽玉淡然一笑道：「久仰。」

杜英瓊這才以柔和的目光注視着她，並笑問道：「妳就是通天教的太上教主歐陽玉？」

歐陽玉含笑接道：「也是馬如龍以往的夫人。」

杜英瓊笑笑道：「我也久仰。」

歐陽玉可能是自以為那句「也是馬如龍以往的夫人」的話有點兒針鋒相對，而恢復了原有的自然神態，也增强了信心，因而含笑接問：「馬如龍曾經提過我？」

杜英瓊也含笑接道：「是的，對妳的好處和壞處，都提到過了，但，壞的只提過一次，好的却是數十年如一日，經常提到。」

歐陽玉俏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道：「在他心目中，我還會有好的一面？」

杜英瓊忽然岔開了話題：「大妹子，我比妳痴長幾歲，請恕我托大，叫妳大妹子了。」

歐陽玉有點兒茫然地，道：「我很榮幸。」

杜英瓊壓低語聲，神秘地一笑道：「大妹子，咱們同是女兒身，可以說幾句不足為外人道的悄悄話。」

歐陽玉苦笑了一下，說道：「好！請講。」

杜英瓊沉思着，道：「妳我都是馬如龍的床頭人，對他的個性，應該有深切的了解。」

歐陽玉沒接腔。

杜英瓊道：「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也是一個很懷念舊情的人。」

歐陽玉仍未接腔。

「同時，也由於他以往跟妳所相處的那一段美好日子，在床笫間，他也算是一個『曾經滄海難為水』的人。」

歐陽玉櫻唇掀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說句不怕妳大妹子見笑的話，當我跟他新婚那段日子裏，他總是嫌我太古板，嫌我不風騷，甚至還嫌我不解風情。」

歐陽玉笑了，但，那是無可奈何的苦笑，也還是沒接腔。

「所以，說起來，大妹子妳，還算是我的師傅哩！」

歐陽玉總算開口了：「此話怎講？」

杜英瓊靦覥地一笑道：「因為，以後，有關床笫間的功夫，都是由他代妳傳授的。」

「哦……」歐陽玉恍然大悟地，含笑問道：「這就是妳所要說的悄悄話？」

「是的。」

「也是馬如龍經常提到的，有關我的所謂『好的一面』？」

杜英瓊心中暗笑着：「除此之外，妳還有別的好的一面嗎？……」

但她口中還是含笑說道：「是的。」

歐陽玉媚笑道：「妳得過我不少的好處，有沒有打算過要如何謝我？」

「有，而且是具有絕對的誠意。」杜英瓊神色一正，道：「這，也是我方才特別用簫音將妳引來的原因。」

「哦……」

「不過，問題却在妳自己的決心。」

「甚麼決心？」

「決心由『利、慾』二字之中解脫出來。」

「然後呢？」

「咱們效娥皇、女英、共侍馬如龍，一同樂享林泉，妳也可以青春常駐。」

「這就是妳所說的謝我的辦法？」

「是的。」

「也就是說，我，必須立刻孽海回頭了？」

「是的。」

「沒有別的條件？」

「有。」

「請一併說明。」

「說來也很簡單，那就是：咱們一同回到修真之所後，妳必須獨居面壁三年，這，一方面是讓妳自己有機會化淨塵心，另一方面也是給妳自己的一種考驗。」

歐陽玉漠然地道：「這條件太苛刻，這樣的謝法，我只好敬謝不敏。」

杜英瓊俏臉一正，道：「大妹子，妳我都是年紀一大把的人了，為何還拗不破『利、慾』這一關？」

歐陽玉冷然地道「我天生就是利慾中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杜英瓊長嘆一聲，道：「這是說，妳還是要繼續沉淪慾海，倒行逆施？」

「不談這些。」歐陽玉沉思着道：「能否請再回答我一些問題？」

「可以，問吧！」

「馬如龍有沒有來？」

「有……」

「我要見見他。」

「我想不必了，方才，我所說的那些話，也等于就是他的意思。」

「馬如龍既然已經來了，却為何不願意見我？」

杜英瓊笑了笑，反問道：「如果妳是他，你們見面之後，該說些甚麼呢？」

歐陽玉苦笑無言。

杜英瓊又道：「方才，我已經說過，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也是一個很懷念舊情的人，但在目前情況之下見了面，他既不能罵妳無情無義，也不可能談甚麼情愛，那麼，豈非彼此都尷尬之至。」

歐陽玉臉上的肌肉跳動了幾下，才長嘆一聲，道：「現在，我請教最後一個問題：馬如龍目前在何處？」

杜英瓊沉思少頃，才抬手向半山腰的古堡一指，道：「就在那兒……」

歐陽玉聞言一驚，俏臉大變之下，人已飛身而起，向那古堡疾射……

但杜英瓊却後發先至地，一下子將她截個正着，並含笑說道：「大妹子，此路不通。」

歐陽玉沉叱一聲：「閃開！」

杜英瓊還是笑容可掬地，道：「有本事，可以放胆闖過去。」

「誰還怕了妳不成？」

「我又不是甚麼惡魔，還會有誰怕我哩！」

「妳閃不閃開？」

「嗆」地一聲，歐陽玉已亮出肩頭長劍。

杜英瓊笑問道：「大妹子，妳這麼急着要去古堡，恐怕不僅是為了要見馬如龍吧？」

歐陽玉怒聲道：「妳管不着！」

杜英瓊道：「我雖然管不着，却可以猜一個八九不離十。」

歐陽玉臉色陰晴不定，仰首凝注那古堡，默然不語。

那古堡中，燈火輝煌依舊。

而且，那「叮叮噹噹」的整修聲，也仍然斷斷續續地傳來。

杜英瓊又道：「那古堡中有很大的蹺蹊，是不是？」

歐陽玉冷笑一聲：「你們夫妻倆，演得好雙簧！」

「多承誇獎！」

「妳在這兒鬼扯淡，阻撓我……」

「天地良心，我是一片誠心……」

「呸！狗屁的誠心！」

「唉！這年頭，好人可真難做……」

「好人？馬如龍在古堡中破壞我的安排，也算是好心？也算是誠意？」

「當然！」杜英瓊正容接道：「至少，那可以減輕妳的罪孽。」

歐陽玉怒聲道：「我有甚麼罪孽？」

「我問妳，那古堡，是不是妳們通天教的臨時總壇？」

「不錯。」

「妳也已經命人傳話給馬天行他們，約他們于三天之後來這兒作一了斷？」

「不錯。」

「現在，妳命人在堡中整修，一面還埋下火藥，還暗中裝設來自天竺國的歹毒暗器？」

「不錯。」

一連三聲「不錯」，倒使得一臉肅容的杜英瓊笑開了：「大妹子，眞想不到，妳會坦白得這麼可愛。」

女人是善變的，歐陽玉也絕不例外。

尤其是，目前的歐陽玉，情緒最不穩定，因而也變得最快。

現在，她居然又變得多愁善感起來，而幽幽地一嘆，道：「我的一切安排，都在你們的洞察中，不坦白又有何用？」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妳還知道一些甚麼？」

杜英瓊道：「我還知道，包括天竺國的國師尼克努在內，妳網羅了二十八個黑道高手，都安置在古堡內，總而言之一句話，三天之後，當羣俠進入古堡之後，活着出來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一頓話鋒，又聲容俱莊地接道：「想想看，如果讓妳的安排得逞了，這後果有多嚴重，而妳的罪孽，又有多大？」

歐陽玉又嘆了一聲，道：「現在，我可能不會有多少罪孽了。」

「不錯，」杜英瓊點點頭，道：「尼克努已經被廢掉功力，妳該已知道。」

「我知道。」

「古堡中的那些黑道高手，現在，也該差不多了。」

「差不多完全被宰掉？」

「不錯，妳聽……」

其實，不用杜英瓊提醒，歐陽玉早已注意到，古堡中雖然還是燈火輝煌，但那「叮叮噹噹」的整修聲，已經沒有了。

歐陽玉苦笑了一下，道：「這些，都是馬如龍做的好事？」

「不錯。」

「只是，這麼一來，我的罪孽雖然減輕，馬如龍的罪孽却加重了。」

「不對，妳忘了，殺惡就是行善？」

「這是說，馬如龍不但沒有罪孽，反而是功德無量啦！」

「本來就是。」

「他，現在還在古堡中？」

「是的……」

這剎那之間，歐陽玉又變了——她忽然出其不意，攔腰一劍橫掃。

兩人之間，距離不及八尺。

歐陽玉的長劍加上她的手臂的長度，不用進步欺身，就足以殺傷對方。

何況，她的長劍上，還冒出足有三尺以上的燄芒。

更何況，歐陽玉本身又是黑道上一等一的女魔頭，而杜英瓊又好像是完全處于不設防狀態。

此情此景之下，按說，不論杜英瓊的功力有多高，縱然不死也得負傷才對。

但事實上却又大謬不然。

歐陽玉一劍出手，眼前已不見杜英瓊的踪影，她心頭「不好」的念頭尚未轉完，但覺身軀一震，已沒法動彈了。

其實，說她沒法動彈，實在錯得太厲害。

因為，她的穴道並未受制，只不過由于她下意識地以為功力被廢掉，而震驚得呆住了。

她肯後，傳來一聲輕笑：「大妹子，眞想不到，妳還這麼頑皮……」

歐陽玉截口厲聲叱道：「妖婦，妳為何不殺了我？」

杜英瓊又轉到她前頭，笑意盎然地道：「我為甚麼要殺妳？」

歐陽玉道：「妳廢了我的武功，這比殺了我還要嚴重得多。」

杜英瓊「哦」了一聲，嬌笑道：「大妹子，妳錯了，妳的武功並未被廢……」

「眞的？」

「我為何要騙你？」

「但我感覺到，全身眞力消失了，也不像是被封閉住。」

「事實上，妳的眞力是被封閉住了，這是本門的特殊手法，感覺上好像是被廢掉了武功，其實，是隨時可以恢復的。」

歐陽玉似信似疑地投過一瞥，欲言又止。

杜英瓊笑問道：「還是不相信？」

歐陽玉不置可否地輕嘆一聲，道：「旣然隨時都可以恢復，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因為只有這樣妳才能跟我合作。」

「合作？」

「是的，方才我所說過的話，還記不記得？」

「妳以為我如此健忘？」

「不健忘就好……」

這時，在堡中忽然發出一聲清嘯，杜英瓊也以嘯相和。

兩種嘯聲混在一起，有如龍吟瀚海，鶴唳九霄，嘹亮之極。

歐陽玉訝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這意思是此間事情已了，咱們該走了。」

「這是說，妳要帶我一起走？」

「是的。」

「帶我去你們那修眞之所，讓我一個人面壁三年？」

「是的。」

歐陽玉又長嘆一聲。

杜英瓊笑問道：「幹嗎又嘆氣了？」

歐陽玉苦笑道：「如果我能有不去的自由，那有多好。」

杜英瓊正容道：「大妹子，請恕我說句不客氣的話，以妳過去對馬如龍的手段，及以後的所做所為來說，能有目前的結果，實在是非常難得的事。」

「我知道，但我並不領情。」

「我和馬如龍並不要妳領情，只希望你經過三年面壁之後，能够洗心革面就行了。」

「很難，到時候恐怕你們會失望。」

「不管怎樣，妳必須熬過這三年的日子才行……」

又一聲清嘯由古堡中傳出。

杜英瓊話鋒一轉道：「咱們必須要走了，一切以後再談。」

話完，她也再度以長嘯相和。然後，將歐陽玉向肩頭上一搭，長身疾射而去。

少頃過後，那半山腰上的古堡中傳出一聲震天爆响，一道火光隨之冲霄而起。

那震响，使得山搖地動，有如發生强烈地震。

那火光，紅透半邊天，連五里外的王莊，也照耀得有如黃昏。

× × ×

五里外、那古堡的强烈爆炸聲，震驚了整個王莊的居民，也使得于公道張惶失措地，發出緊急召集令以便應變。

當于公道剛將他的手下人等召集，馬天行、左冰心、巫志强、朱紅玉等人也及時趕到。

另外，還有「白蓮教」的三朝元老古如山。

但沒有酒肉和尚的踪影。

羣俠方面只有五個人，但通天教方面的高手，却在百名以上。

所以，論聲勢，羣俠方面是顯得太差了。

正在前院中跟手下們研商應變對策的于公道，一見馬天行等人到達，眞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地，厲聲叱道：「馬天行，你來得正好！」

馬天行含笑說道：「眞是英雄所見略同，我也正在這麼想。」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貴教那臨時總壇，已經烟消雲散，三天之後那約會，也該取消了。」

于公道精目環掃，沒看到酒肉和尚，因而冷笑一聲，說道：「那可是酒肉和尚幹的？」

「大教主說的是炸毁古堡那回事？」

「廢話！」

「大教主，我不能不提醒你，兩軍對壘之間，可生不得氣哩！」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但他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

所以，于公道居然忍了，不但不再生氣，神色方面也平靜得多了。

馬天行笑了笑道：「至于炸毁那古堡的事，可不是和尚伯伯……」

于公道忙道：「那是誰幹的？」

馬天行道：「也不是我，我也沒那個本事。」

話鋒一頓又起：「你何妨多想想，古堡中，有火藥、有歹毒暗器、有數十名黑道高手，還有臨時趕去的你那最大的靠山

歐陽玉，那是一個怎樣的陣容，你我各自心中有數，當代武林中，誰能有偌大力量，一舉加以摧毁，並且做得如此乾凈俐落呢？」

于公道身軀一震，道：「是你師傅『不老雙仙』？」

馬天行正容點首，道：「正是。」

于公道默然無語。

馬天行向古如山使了一個眼色。古如山立即揚聲說道：「諸位，兄弟古如山，以白蓮教三朝元老的身份，跟諸位說幾句話，于公道狼子野心，不是當教主的材料，諸位跟着他，前途不堪設想，現在，那古堡中的惡毒安排已經被『不老雙仙』摧毁，諸位的太上教主歐陽玉也已經孽海回頭，于公道本人更是即將授首，所以，事實上，通天教目前已等于再不存在……」

于公道截口怒叱：「放屁！」

古如山不疾不徐地道：「就算是放屁吧！也且等我放完了你再放，如果自信這些弟兄都是你的子弟兵，還怕經不起我這個外人的挑撥離間嗎？」

也不等于公道的反應，又揚聲說道：「諸位，現在是你們善加抉擇的時候了。兄弟我奉『不老雙仙』之命，負責整頓白蓮教，如果諸位相信我的話，就請站到我這邊來，否則，就站在原地。」

這一說，于公道身邊那一批超過百名的高手，倒有五分之四以上的人紛紛走了過來。

眞是兵敗如山倒，這一來，于公道身邊的子弟兵，已只剩二十來個了。

（以下轉入第七十二頁）

短篇武俠故事

黃龍・文
黃耀基・圖

黑蜘蛛

明查兼暗訪　粉碎黑組織

（一）

秋高氣爽，正是客旅行走的好日子，是以座落在太原城中的昇隆客棧附設的飯館早已人頭湧湧。

落日之後，顧客仍然絡繹不斷。角落裏一張座頭擺了四副碗筷，却只坐着一個白衣青年。

這青年一直低着頭喝酒，桌上却沒一下酒物，偶爾抬起頭來，只見這青年臉色蒼白，肌膚也十分白皙，望之頗有點書卷味。

飯館內人語喧騰，杯碟交錯，一片熱鬧，此刻門外突然又來了一個身穿淺藍色衣服的青年，這人一直走至白衣青年座前，在他對面坐下來。

白衣青年淡淡地道：「你來了麼？」

「是，只我一個。」藍衣青年道：「叫菜吃飯！」

白衣青年立即叫來了店小二，點了幾個菜及一壺酒。

藍衣青年待店小二走開，才低聲道：「你順利吧？」

白衣青年傲然一笑，沒有答他，伸手提壺替他斟了一杯酒，藍衣青年低首喝酒，白衣青年臉上突然現出一絲惘然之色。

「我已來了三天。」藍衣青年道：「有了落脚處了沒有？」

「在這裏一間客棧開了一個房子。」

「很好。」藍衣青年一仰頭把酒喝乾，此刻他臉上的神情却變得十分驃悍。

小二把菜送了上來，兩人默默吃飯，再未交談。

這情況雖然有些詭異，却沒有人留意及之。

× × ×

「黑蜘蛛」不是一種昆虫，也不是一個人的外號，而是一個神秘的組織。

這是一個殺手的組織，只要有人付得起錢，便請得動「黑蜘蛛」的人為他殺死任何人。當然這個代價絕對高昂，但憑「黑蜘蛛」十八年來從未失手的這個信譽來衡量，他們收取的代價却是使人信服的。

十八年來，盡管「黑蜘蛛」三個字震徹武林，使人談虎色變，可是有關這個嚴密的組織的一切却鮮有人知，即使略有所聞也只是一鱗半爪而已。這便使「黑蜘蛛」這個組織更有震懾人心的神奇力量。

十八年來，倒在「黑蜘蛛」手下的武林大豪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也曾迫使黑白兩道聯手欲把其除掉，可惜「黑蜘蛛」却似在天上般，搜索了三年竟連其巢穴也找不到，不但如此，相反還折了不少人手！

這之後，「黑蜘蛛」的氣候便更盛了，就像是一頭巨大無比渾身黑色的毒蜘蛛，躲藏在陰暗的角落裏，隨時都會撲出來，擇人而噬般。

在一般武人的心目中，「黑蜘蛛」簡直比妖魅更加可怕。

滿臉書卷氣的白衣青年及藍衣青年便是「黑蜘蛛」這個神秘組織的兩個殺手。

現在他們正準備擇人而噬。

× × ×

飯後，白衣青年領着藍衣青年走了他的房間，藍衣青年把門窗全都關上，白衣青年却把桌上的一盞油燈點燃。

「什麼時候下手？」

「今夜三更。」藍衣青年伸手入懷取出一張紙來，遞與白衣青年。「你先看清楚，一切依規矩辦事。」

白衣青年自然知道規矩是什麼，他怎敢忘記？

「黑蜘蛛」不但組織嚴明，而且階級分明，白衣青年姓白名字十七，藍衣青年姓藍，名十三，十七與十三不但是他們的名字，也表明了他們在「黑蜘蛛」組織裏的地位高低。

每逢超過一人執行任務時，便由編號最前的那人負責，白十七把白紙攤開，只見上面密麻麻地寫着一些蠅頭小字：

「太原金刀大俠郝明志，今年五十九歲，有妻妾各一人，子三人，女一個，此人的刀法溶合了『彭家五虎斷魂刀』，以及江南史家的『迴風拂柳刀法』，把剛猛及靈快兩種截然不同的刀法冶于一爐，可見其人之能，絕不能小覷。

此人性格豪爽，但心思却非常縝密，不過他也有一個壞習慣——嗜酒，每逢喜興的日子便喝得一塌糊塗……

八月二十三日前完成。」

末端還畫了一隻金色的蜘蛛。

白十七看了信，便把其燒掉。

藍十三冷冷地道：「看清楚了？」

白十七道：「如今離八月廿三尚有半個月，你已準備妥當了？」

藍十三道：「因爲今日是他家的好日子，她女兒今天生日，他豈能不喝酒！」

「但，今天他豈無賓客？」

「沒有，因爲他女兒沒回娘家，咱二更動身，三更下手，你負責割下他的頭顱，其他的事由我負責！」藍十三又從懷中取出一張紙來，道：「這是郝府的地形圖，你記清楚了！」

白十七道：「我跟你的任務可否互易一下？」

藍十三神色一怔，隨即板起臉道：「這是什麼原因？你忘了規矩！」

白十七不再答話，目光隨即落在紙上，他把紙上的地形全都記熟又把其燒掉。

藍十三又取了另一紙來，道：「這是郝明志的肖像，可別殺錯人！」

白十七看好記牢，又把紙燒掉。

「現在咱們先休息一下吧！」藍十三說罷閉目盤膝坐在床上運功調息，只一忽已進入了忘我境界。

白十七坐在他旁邊，閉起雙眼，心中却無法平靜，思緒如小蛇般四處亂竄，隔了一陣，依然不能靜止下來，相反胸中一陣煩悶，再也無法運功引氣。

藍十三睜開一綫眼縫，沉聲道：「十七，你今日怎樣啦？好像心神不寧似的！莫非有什麼心事？」

白十七一驚，忙道：「我有什麼心事？你不要胡說！」

藍十三冷哼一聲，再度把眼閉起。

白十七只得端坐不動，可是一閉起雙眼，腦中便浮起一張熟悉的臉龐來。

（二）

雖然經已入秋，可是夜裏仍熱得使人難受，沒有一絲風，可是却有一個聲音在房中迴蕩。

說話的是「江北鞭王」常長壽，聽他說話的是他妻子「梅花女俠」樊明珠。

書房內只此兩人，啊不，還有一個躲在橫樑上，這人便是白十七。

「我曾聽『千里耳』孟老爺子說過，『黑蜘蛛』的成員全部都是孤兒，這些人自小便被人抱入蜘蛛谷內撫養，五歲開始便授與武功，所以這些人一出道便有驚人之技業！」

樊明珠却嘆道：「難怪這些人也都全是毫無人性的冷血動物。」

常長壽滿懷感觸地道：「也不一定，他們只是靈台被蒙蔽而已，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是有人動之以義，也許情況會有不同！」

「話雖如此，但這些人又豈能聽得入耳？」

「珠妹，我曾聽孟老爺子說過，這些人之所以會成爲孤兒，其實是那個主持蜘蛛谷的人所造成的！」

樊明珠低呼一聲：「大哥，你是說那人把他如今的手下的父母殺死？然後把他們抱回去撫養？」

常長壽道：「正是。此人之心腸實在比蛇還毒，這樣，這些手下自小跟着他長大，一切自然以他爲依據，所以這許多年來，全沒發生過叛亂的事！」

樊明珠道：「黑蜘蛛收取的費用如斯高昂，却不知他的手下得了多少好處！」

「這些事你我豈會知道？」常長壽道：「如今想來，黑蜘蛛好似銅牆鐵壁，但當他的手下知道了這些原因，只怕用不着咱們動手，便不攻自破了！那些人一分散在江湖中，便也不怎樣可怕了。」

樊明珠微微一笑，道：「大哥，你今夜怎樣啦，老是叨唸着這些，就算你眞有菩薩的救世心腸，可惜那次查了三年連蜘蛛谷在何方也不知道。」

常長壽也自苦笑了一聲。「珠妹，你先去睡吧。」

「夜啦，你還要看書？」

「不，我想寫封信給張大俠，明日好叫常福送去。」

樊明珠站了起來，道：「好吧，我叫人送杯茶入來。」

「不必，愚兄寫好便睡，」常長壽把信箋攤開，又伸手又磨墨，樊明珠回了房，順手又把房門關回。

常長壽提起筆來，忽覺不知該寫些什麼，不由仰頭尋思，目光一瞥，忽然發覺牆上有個黑影在幌動，心頭不由一怔，呼地一聲，一件東西自上飛來把燈火擊滅！

常長壽來不及取鞭，雙腳一蹬，自椅子上竄起，飛向牆的另一端！

身子在半空，忽覺一股勁風臨身，黑暗中不知來者有幾個人，連忙擰腰斜飛三尺。

雙腳剛沾地，猛覺後腰一陣疼痛，料不到竟然避不開對方那一招，此刻他心頭之驚恐，實在無與倫比，總算他臨陣經驗豐富，連忙伏下，左腳支地爲軸，身子一轉，右腳貼地掃出。

黑暗中那條黑影倏地躍起，喝道：「你剛才所說的可是眞的！」

常長壽一怔，心頭隨之一沉，澀聲道：「你，你是黑蜘蛛？」

白十七道：「正是！」呼地一聲，長劍又再劈去！「快說！」

常長壽單足一彈，斜竄半丈，肩頭觸及書架，去勢登時受阻，正想偏身斜閃，喉上一涼，一把冰冷陰森的長劍已指在他頸上，這剎那，常長壽一股寒氣自脚底一直升至心窩，這是他數十年來尚未有過的！他行走江湖數十年，雖然一身武功都在一條長鞭上，但其他武功也自不是乏之，想不到，三招兩式之下已被人制住，對方身手實在異常可怕，何況聽聲音還是個年青人。

「剛才我的話你還未曾答我！」

常長壽心頭逐漸平靜，心想即使自己死了而能使黑蜘蛛瓦解，又有何妨，便坦然道：「老夫又不知道你躲在樑上，難道對自己的妻子也會說假話？」

「孟老爺子是誰？」

常長壽訝然道：「你連孟老爺子也不知道？」

話音剛落，房外已傳來一個急亂的脚步聲。「大哥，你跟誰說話？」

白十七咬牙道：「快說！」

「孟老爺子便是孟剛！」

「是『一日千里』孟剛？」

「是的，因爲他消息靈通，所以我們都叫他『千里』！」常長壽乾澀地道：「你們的仇人便是你們的首領……濫殺無辜，難逃天理！」

「嘩啦啦」一聲暴响，房門被樊明珠撞破。「大哥！我來了！」

白十七冷哼一聲，手臂暴張，隨即一橫，噗哧一聲，常長壽的頭顱便離頸掉下，他見達到目的，身子斜竄，一掌擊碎窗子，飛身而出！

耳畔聽見一片喧嘩的人聲，白十七已翻出圍牆，向郊野疾馳而去！

人聲逐漸消失，代之的是夏虫的叫聲，天地間突然恬靜起來，可是白十七的心却似波濤般洶湧澎湃，剛才常長壽跟樊明珠的話，此際如雷鳴般仍在他耳畔迴蕩！

「那人命令他手下殺死他們的父母，然後把他們抱回去撫養？」

「不是不是！」白十七雙脚奔得更快，心中不停地喊着，腦中倏地浮起一張陰沉尖削的臉龐來。「義父會是這種人麼？我，我爲什麼會有這種念頭？」想到這裏，不由打了一個冷顫。

蜘蛛谷中的種種情況及嚴刑苛規一一翻上心頭，多少個同伴只因爲稍有一點異心，便被活活折磨死去。

「假如義父是愛我們的話，他會用這種手段對付我們麼？」他心中又再問了一句。

耳中又似聽到金蜘蛛平日慣常講的話：「你們都是無依無靠的孤兒，我把你們抱回來撫養，你們自然得聽我的話！否則，哼哼！」

白十七的脚步忽然緩慢了，可是常長壽的話又再在腦中响起，他倏地覺得五內紊亂，一種從未嚐過的痛苦使他得發力狂奔才能稍減似的……

（三）

同樣是秋夜，今夜風却頗盛。

白十七跟着藍十三背後翻出客棧，望一條小巷馳去。

他在殺了常長壽之後，在半路上就收到金蜘蛛的新命令，便折去太原等候藍十三。

藍十三能排在他前頭，那絕非僥倖的，事實上白十七以前心中也一直很佩服他，可是此刻却生了一絲厭惡之念，到底是爲什麼，他也說不出來。

「到了。」藍十三倏地止住脚步，回頭望見神魂不附的白十七，臉色登時變了。「十七，你今日到底怎樣了？現在什麼時刻？要是有了差錯，砸了義父的招牌，哼，家規我相信你也尚未忘記！」

白十七心頭一凉，臉色也登時變了，冷冷地道：「十三，你今日也似乎話說得太多了，我也相信你未曾把家規忘掉！」

藍十三的臉龐全被黑布包住，只露出一雙森冷的眸子。「你記得自己的任務吧！上吧！」

白十七這才發覺已到了一座莊院之前，圍牆之內，一棵大樹的枝葉伸出小半出來，他哼了一聲，身子隨即竄起，自枝葉縫中投入，連聲音也不曾發生一絲。

蜘蛛谷中二十年的苦練使他的武功遠遠超越他的年紀的限制，那身由頂至脚的緊身黑色衣褲與黑夜溶爲一色，使他的行動更加方便。

圍牆內有一隊巡邏的莊丁提燈而過，白十七便自枝葉中穿了出來，雙脚在地上輕輕一點，又竄上一座房舍的屋頂。身子借着屋脊的遮掩，向前不停地移動。

到了一座小院前，他突然自屋頂滑了下來，匿在牆角。小院四周都有持刀的莊丁在當值，這些人如石像般屹立，一動也不動。

白十七等了一陣，仍找不到破綻，心中不由暗暗焦急，正在不耐間，忽見一個高大身形的人背着火光走來，他咳了一聲，道：「焦四，趙福，邵七你們三人跟老夫去一趟，其他人仍守在原地！」

那些莊丁全都彎腰恭聲道：「是，老爺！」

一個莊丁問道：「老爺，你幾時出來的？」

高大老漢冷哼一聲，道：「你飯桶看不見還敢問，快走，跟老夫去扛一件東西！」說罷轉身而去，就在他轉身的當兒，這人的手突然縮在背後，向白十七打了個手勢！

此時，白十七才知道，這人原來是藍十三所扮，心中不由暗暗佩服。在蜘蛛谷的二十年，他們不但要學武功，而且其他的一切技倆都得學習，易容學聲之術更是必修之課，是以他們才能一擊即中。

白十七趁他們轉身走開時，便自牆後射出，點塵不驚地投入小院裏。

小院的房舍還不少，白十七雖未曾來過，但已把藍十三提供的地形圖記熟，因此輕易地便找着了郝明志的寢室。

他很輕易便把房門弄開，借看窗外的眉月，他雙眼一瞥間已看到床上並沒一人，抬頭向上一望，樑上也沒有人，那麼郝明志去了那裏？

他忙把耳朶貼在牆上凝神靜聽，隔壁傳來兩個輕微的鼻鼾聲，他心頭忖道：「原來他睡在她妻子房中！」

有時候，事前的調查準備工夫雖然做得很詳細，但情況往往臨時有變化，這就得憑行事人之應變能力來執行任務了。

白十七略一沉思，他輕輕走向隔壁房門外，四顧無人便取出一把薄如紙張的小刀自門縫透入，輕輕撬動木門。

只動了幾下，房內便有人喝問：「是誰？」

是個女人的聲音，看樣子必是郝明志的妻子，白十七人急智生，左手捏着喉管尖聲急道：「夫人，孫少爺哭了一夜啦，他一個勁地喊奶奶……」

裏面那女人笑罵一聲：「這小鬼頭就是會纏我，迎春，你先回去哄他一下，我穿好衣服便去！」

白十七輕應了一聲，放重脚步走去。這些情況藍十三交給他的那份資料當然早已列明。

他走了幾步後便掠上横樑，一會兒房內果然慌慌張張走出一個中年婦女，她三步併作兩步地向外走去，這座小院只住郝明志夫婦三人，他兒媳孫子住在另一處。

白十七待她身形隱在轉角後，便輕輕躍下横樑，把房門推開，走了入去！

一入房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夫人……你，你無論如何……」

白十七吃了一驚，正想找個隱蔽的地方躲藏，又聞郝明志迷迷糊糊地道：「陪老夫乾一杯……乾杯！」

白十七暗中鬆了一口氣，這才知道郝明志是在夢中說着醉話。他輕輕抽出一柄鋒利的小刀，躡手躡脚，走上前。

利刀慢慢伸前，離郝明志的咽喉不過三寸，只要他手一沉，鼎鼎大名的「金刀大俠」郝明志，便將無聲無息地離開這個世界，可是這刹那，白十七忽覺手臂好像被人點了痲穴般，酥軟無力，微微發抖，說什麼也刺不下去！

這情況實在非常危險，只要郝明志一個警覺醒來，死的將是白十七他自己。

偏生在這時刻，白十七腦中又泛起常長壽的臉龐來，他臨死前那句話也同時在心中響起：「你們的仇人就是你們的首領……濫殺無辜，難逃天理！」

他手臂抖得更烈了，是以連那柄利刀也震動起來，發出嗡嗡的聲音，忽然外面傳來一個女人的尖叫聲：「快入去搜搜！**九成是有人混了入來！**」

白十七一聽聲音便知發聲的是郝明志的妻子，料是她出小院的時候，詢問外面的守衞，衆人齊聲說未曾見到迎春入來，是以她才醒覺有人潛了入小院！

郝明志不愧是個高手，這刹那他便醒了，他雙眼睜開，便感到一行陰森冷涼的刀芒撲面，憑他多年的經驗，自知身在危急中，連忙一個滾身向內翻去！

脚步聲已至門外，白十七再不猶疑，手腕一沉，「噗」地一聲刺入郝明志的體內，郝明志只叫了半句便止住了！

「有刺客！」房門隨即被人踢開，白十七這刹那好像一頭機靈的獵犬般掠起，左手一掃，桌上的一座燭台立即向房門口飛去，同時身子斜飛，自窗子射了出去！

剛站足外頭，只聽有人大聲叫道：「西首小院起火啦，快救火！」白十七知必是藍十三所爲，脚尖一點向一棵大樹飛去！剛藏身大樹中，小院裏便有人點起火把，喧騰的人聲，彼起此落，不停有人叫救火。

白十七心頭怦怦亂跳，轉頭一瞥，只見一條黑影向圍牆掠去，一閃即逝，他也不再懷疑，自大樹中射出，足尖在屋瓦上一點，身子又再向外掠去！

脚下一片呼叫：「捉拿刺客！」

「刺客在屋瓦上！」

白十七再一提氣已落在牆外，身子如離弦之箭向前激射，他在城中拐了幾個彎，才馳出城郊。

（四）

白十七跟藍十三兩人同行數百里，却絕少交談，這雖不是「黑蜘蛛」的規矩，可是却成了一種習慣。

所有的黑蜘蛛成員按說便是義兄弟，又是師兄弟及同伴，可是他們互相之間却互不了解，他們之所以成爲一種不把內心感情表露出來的動物，是有其原因的。

金蜘蛛爲了控制屬下，經常對甲某調查乙某的言談，又對乙某查詢甲某的擧止，使他們互相猜忌，而只聽令於金蜘蛛一人，互相間不能團結，故不會產生叛亂的行動。

黑蜘蛛共有三十六名正式的殺手，可是候補備選的人員却有百餘個，他們欲想成爲三十六名殺手之一，便得把其中一個殺掉，然後取其位而代之，同樣這三十六名殺手中，假如有人想急速晉陞，也可以向排名在自己之前的兄弟挑戰！

是以黑蜘蛛的成員的質素越來越高，而相互間的感情也日益淡薄。他們即使不在執行任務之時，也長期處於緊張之中，不斷地苦練武功以保護自己的生命地位。

× × ×

這天到了洛陽，藍十三及白十七便走入一間車行，僱了一架豪華馬車駛入朱財主的莊院。

朱財主是洛陽的首富，良田房產不計其數，沒有人知道他的金銀到底有多少，只知他的產業一天天增長。

他的莊院佔地數十畝，婢僕如雲，更無人知道他便是黑蜘蛛的一個首領，這裏也是黑蜘蛛的一個巢穴。

朱財主，名老二，他在黑蜘蛛裏排名僅在金蜘蛛之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掌握着生殺大權。

藍十三及白十七的馬車直駛入大門裏，馬匹才停住，當他兩人跳下車來，那輛馬車便退了出去。

藍十三在前，白十七在後，對那些恭迎的婢僕孰視無睹地走入內堂。

一直走至一座小廳中，才見一個身穿黃袍的中年漢子自內出來，這人表面上是朱府的總管，實際是黑蜘蛛的老三。

藍十三及白十七一見黃袍人，連忙曲腰道：「三叔一切平安？」

黃三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道：「兩位侄子，生意可還順利？」

「托三叔之福，都是開張大吉！」

黃三哈哈一笑，道：「很好，你們入內去見二叔吧！」

藍十三及白十七又向黃三行了一個禮，才走入書房內，向朱老二稟報刺殺的經過。

朱老二倚在躺椅上，瞇着雙眼靜聽他兩人的報告，不斷點頭稱好，待他兩人把經過都說了才道：「賢侄辛苦了，依規矩到帳房取賞金吧，後堂的七十二朶金花，任憑你們挑選兩個，休息三天吧！」

兩人謝了一聲，到帳房取了銀子，又向設在後院的花樓走去。

花樓住的人全是年青貌美的少女，她們是變相的妓女，供有功的黑蜘蛛洩慾。

花樓有個大堂，十二個房子。當藍十三及白十七入了大堂，已見七十二個花枝招展的少女分四行排開，恭迎他倆。

藍十三大剌剌地先挑了兩個便上樓去了。白十七見一個年紀只有十六、七歲模樣的少女一直低着頭不敢仰視，不覺有些奇怪，便用食指托起她的下巴，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少女滿臉嬌羞，輕啓朱唇道：「妾名蘭花。」

白十七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皓白的貝齒來。「好吧，便要了你。」

旁邊一個少女道：「白爺，她是剛來的黃毛丫頭，什麼也不懂……妾……」

白十七沉聲道：「白爺今次想轉換一下口味！」他又再挑了個年紀較輕的，然後帶她們入房。

黑蜘蛛在蜘蛛谷中過的是非人生活，可是當完成任務回來後，在花樓內却享有帝皇般的生活，對那些女人也都操有生殺大權！

是以她們者得小心翼翼地服侍，生怕得罪了「貴人」便死無葬身之地。

白十七把衣服脫得精光，跳入大澡盆內，頓時感到一陣的舒暢，心中的鬱悶也似宣洩了不少，他抬眼望着那兩個滿臉嬌羞的少女，道：「你們還不脫衣服替少爺擦背！」

那兩個少女輕唔了一聲，生硬地把衣服脫光，她們的動作毫沒風情，但却有另一種風味，白十七格格一笑，感到無比的愜意。「蘭花擦背，水仙擦胸！」

那兩個少女蹲下身去，雙手生硬笨拙地在白十七身上按擦起來。她們年紀雖輕，可是身體的成熟程度却遠比年紀大，兩隻白玉蜜瓜似的乳房，隨着雙臂的移動而抖顫。

白十七左揑一下，右摸一把，蘭花及水仙不斷發出嬌呼聲，逗得白十七哈哈大笑，他霍地自澡盆中跳了出來，一把抱起蘭花，蘭花嚇得尖聲大叫，一雙粉腿迎空亂蹬。

白十七把她抛在牙床上，又回身把水仙拉上床，哈哈笑道：「少爺今日便來一箭雙鵰！」笑聲未已，便騰身上去。

「咦，蘭花，你是花徑未曾緣客掃的啊！」

蘭花兩滴珠淚掛在腮邊，咬牙唔了一聲，白十七慾火更盛又翻上水仙身上，揮軍而進。「咦，原來你也是一樣！想不到白爺今日却成了採花盜啦！哈哈……」

× × ×

房內的被褥經已換過，兩個小丫環捧着酒菜入來，白十七哈哈笑道：「美人兒陪少爺喝兩杯吧！」

一個丫環突然道：「白爺，朱二爺吩咐小婢，叫白爺吃了飯到他房間一下！」

白十七一怔，脫口道：「什麼事，今日才第一天呢！」

丫環道：「二爺說，白爺可以不去，不過大爺回來後，他不好交代，還叫你不要驚動別人！」

白十七心頭一震，淡淡地道：「好吧，你們出去吧，我吃飽便去找二爺！」

這一頓飯，白十七再也難以下咽，像這種事以前是絕對沒有的，即使有天大的事也得過了三天假期才去承接。

心頭忐忑，白十七匆匆扒了幾下飯，便下樓去找朱二爺了。

（五）

朱二像個肉球似的躺在椅子中，白十七彎腰行禮說道：「二叔找小侄有什麼吩咐？」

朱二臉上的笑容忽然消逝，聲音好似自天際飄來：「你在郝府小院裏有殺十個郝明志的時間，爲何你幾乎脫不了身？」

白十七吃了一驚，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朱二厲聲道：「十三可有冤枉你！」

「沒有。」白十七刹那已想到藉口。「小侄的確有殺十個郝明志的時間，可是，當時可能他妻子下床驚醒了他，他一直翻來覆去說着醉話，小侄待他稍爲靜止才下手，所以拖延了一些時間！」

朱二臉色一沉，道：「你知道時間是如何寶貴的麼？假如你失手被捕，便會如何？」

白十七毫不思索地道：「咬破藏在牙中的毒藥，寧死不屈！」

朱二的臉色稍霽。「你可是待到守衞衝入內院時才下手的！你用什麼下手？」

「小侄用『割首刀』。」

「爲何不用長劍？用長劍即使他翻來覆去，成功的機會總較大，何況即使不能一劍取其生命，他在重傷之下，你仍有機會殺他！」朱二頓了一頓又道：「這是你第幾單生意？」

「第十五單！」

朱二聲音一緩，道：「你成爲三十六名殺手之一，還不足三年，已完成十五單生意，大哥跟我都沒看錯你，可是這件事却令我失望！」

白十七惶恐地道：「請二叔教導！」

「別人練了十二三年的武功便開始向三十六名殺手挑戰，但你却足足學了十七年另七個月才第一次向白十七挑戰，只用了五十一招便取了他的位子。老夫當時便覺得你實是個難得的人材，你心機深沉，不做沒有十足把握的事！兩年多來，先後有七個向你挑戰的師弟，也都一一讓你殺傷殺死，但你却不向上爬，難道十七這個位子你是甘心做一輩子麼？」

白十七道：「小侄不是甘心做一輩子十七，我已有把握擊敗葛十四，但小侄却不想這樣做。」

「爲什麼？」朱二雙眼精光暴現，像兩柄無形的利劍射在白十七的臉上。

白十七不慌不忙地道：「小侄認爲急于升級並沒好處，一級一級的遞升更加是危機重重，經過多次的比武，旁人都把小侄的劍法摸熟，對小侄十分不利，除非能

一躍便能跳昇五六級，那才化身！」

朱二立即露出一絲讚許之色。「好小子，憑你這一句話，老夫便自認沒有看錯人！」

他忽然又嘆了一口氣。「十七，假如把你押在牢內，老夫實在捨不得這個人材，但谷中的規矩絕不能違反——殺人時絕不能猶疑！」他又頓了一頓，才道：「這樣吧，老夫罰你回學武洞面壁三個月，你服是不服？」

白十七霍地跪下地來，叩頭道：「二叔大恩大德，小侄永生不忘！」

朱二冷哼一聲：「起來，三日假期一滿，立即回谷領罰！」

× × ×

白十七回到花樓，房內已生了一爐炭火。

炭火燒得正旺，不斷地跳着火星子，白十七心頭納悶，對着爐火怔怔地發神、這刹那，常長壽的臉龐及他的遺言又再自他心中泛起，他心潮更加澎湃。

「卜！」一塊木炭爆出一蓬火星子，白十七突然自沉思中醒過來，回頭只見蘭花及水仙呆如木鷄地坐在床沿，他輕輕揮手道：「你們先睡吧！」

房中寂靜如死，白十七突然生了一股衝動，他決定冒險一試，即使死了也在所不惜！

這種衝動一發不可收拾，人人都說白十七是一個冷血陰沉的人，可是在他陰森的外表的包裹下，他的心却是熱的，只不過火熱的心外面還有一層薄冰，只要冰雪消融，就能還原他本來的臉目。

電光石火之罰，他已想了一個辦法。

他輕輕走向大床，那兩個可憐的女孩子都縮着身子，閉起雙眼，白十七伸出食指，輕輕點了她們的昏穴，把水仙的肚兜解了下來，接着他把桌子的燭台拿了過去，以用來插燭的尖鐵綫，刺在水仙的足踝上。

冰肌一破，鮮血便淌了出來，他又把水仙的肚兜取來，用燭台沾血在肚兜書寫起來。

血止了，字也寫好了。白十七把肚兜放在爐火上烤乾，弄好一切便扶起水仙把肚兜穿回她身上。

收拾好一切，他才爲自己脫下衣服，爬上床，解開水仙及蘭花的昏穴。

水仙剛醒來，猛覺身子一沉，接着下身一陣灼熱疼痛，不由叫了起來。

白十七喝道：「小娼婦你叫什麼？敗了你大爺的興　要你好看！」

水仙咬着牙硬是把叫聲吞了下去，蘭花像一頭受驚的綿羊，蜷縮在一旁，動也不敢稍動。

水仙雖然咬牙忍着，可是那種疼痛之感却越來越烈，忍不住叫道：「白爺，你饒饒我吧……」

「你奶奶的！」白十七罵了一句，用力挺刺，好似一頭春情勃發的野獸似的，恨不得把對方撕裂。

水仙尖聲叫了起來，白十七喝暴一聲，退身而出，大聲喝道：「桃花婆婆！」取了一件衣服披上。

剛把蠟燭點燃，門外便有人道：「白少爺叫老身有什麼吩咐？」

白十七怒氣沖沖地把房門拉開道：「水仙這賤人專敗少爺的興，這種人留下來還有什麼用處，給我拋下洛河餵魚吧！」

水仙哇地一聲叫了起來：「桃花婆婆，您，您救救……」

桃花婆婆是花樓的總管，她爲人之兇狠，手段之毒辣，使七十二朵金花一提起她便花容失色。

白十七怒道：「小娼婦，還不住口！再叫，少爺便叫桃花婆婆先把你打得皮開肉綻才拋落河！」

桃花婆婆一臉陰森地走向大床，低頭一看，吃吃地笑道：「白少爺，你也眞是，水仙今日才第一遭，你看你把她弄得像夥爛柿子啦，也難怪她叫痛！」

「少爺要快活，她偏叫苦，還有什麼樂趣！」白十七冷冷地道：「莫非婆婆想陪我睡一覺，還是要替她代罰！」

桃花婆婆臉色一變，啐了一口，沉聲道：「死丫頭跟我出去吧！」

水仙雙膝在地上急速地移動，爬至白十七腳下，拉着他的褲子道：「白爺，你便饒了我這一遭吧……你再來吧，奴家不敢再叫了……」

白十七眼中閃出一絲憐憫之色，聲音却比冰雪還冷。「要是個個都像你這樣，花樓還有人光顧麼？桃花婆婆還能當總管麼？」

桃花婆婆臉色又是一變，一手抓住水仙的手臂，喝道：「死娼婦，誰叫你命苦要受皮肉之苦！」

水仙突然叫道：「你們一個個殺千刀，上天雷劈電殛不會放過你們！」

桃花婆婆一指點落，水仙登時啞了。

「白少爺，老身叫菊花來陪你吧，這妮子善解人意……」

白十七道：「少爺此刻沒興趣了，明天吧！」走前把房門關上。

當他坐在床上時，忽覺床板不停地顫動，他一怔，道：「蘭花……」話音未落，一雙玉臂突然纏了上來把他抱得死緊。

「白爺，我，我來服侍你！」蘭花的聲音好似哭一般難聽。

白十七心頭一震，却冷冷地道：「睡下吧，少爺今晚已沒了興趣！」

「你，你不會叫桃……」

「你立即睡覺，我便不叫桃花婆婆！」白十七和衣躺下，他閉着雙眼，打着呼嚕，却毫沒睡意。

腦中一下子泛起常長壽的臉龐，一會兒又似見到水仙那張可憐巴巴的臉龐。一忽他思想又自水仙身上而想得更遠了……

（六）

第四天早上，白十七醒來，便有人敲門了。「白少爺，二爺說時間到了。」

「知道啦！」白十七翻落床，穿好衣服便下樓。他板着臉走入朱二的書房。

倒是朱二的臉色還帶着一絲笑意，他伸手在書架上一陣探索，一座書架忽然移動，露出一個黑忽忽的洞口。「十七，你好自爲之吧！」

白十七又恭謹地謝了他一聲，才縱身躍入洞中。他下了二十級石階到了平地，才展開輕功向前掠去。

任誰也想不到，這地道有多長，即使是白十七自己也不知道，這地道表面上平平安安，似沒設防，但他知道，只要自己

行動稍慢，便瞞不過別人的眼睛。

他不停地跑着，也不知跑了多遠才至目的地——地道盡頭。那裏有一道石階，他走上石階，雙掌向上一托一旋，洞頂便開了，他躍身入洞，只聽一個蒼老陰森的聲音道：「十七，你來了麼？」

這句話雖然平平無奇，白十七却身子顫抖，霍地跳下地來，恭聲道：「孩兒回來領罰！」

蒼老的聲音又道：「若非你二叔替你求情，爲父便得判你坐三年地獄！」

地獄兩字一入白十七的耳朵，他身子又禁不住打了個冷噤。「孩兒謝爹爹的大恩！」

蒼老的聲音忽然變得凌厲起來：「這次可以輕饒，下次却沒這般便宜！」

「是，孩兒知道，請爹爹放心！」

隔了一忽，那蒼老的聲音又道：「這兩天爲父心神難安，這是從未曾有過的，莫非是你這逆子做了什麼忤逆的事麼？」

白十七打了個冷噤，彷似跌下冰窖中，暗中吸了一口氣，道：「孩兒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稍爲行差踏錯，請爹爹明鑑！」

那聲音似發自一個山洞中，此際聲音及語氣略爲轉緩。「諒你也不敢，到左首第七間去！」

「是，孩兒遵命！」白十七叩了三個頭才站了起來。一抬頭，滿天星月，四邊山峯高插入雲，似是牢不可破的地獄般，他不敢多停，連忙向左而去，到了第七個小洞時，便運起全力把堵在洞口的大石推開，閃身入去，剛鑽了入去，只覺一股寒氣自內撲了出來。

他吸了一口氣，忙又把大石關好。

蜘蛛谷中共有十四個練武洞，這第十四個洞，他從未進入來，因爲這是蜘蛛谷中十四個練武洞中，最重要的一個洞，一般人學會了七個練武洞上所記載的武功後便可以開始向三十六殺手挑戰，而白十七却學了十二個洞才出道。

第十三個洞及第十四個洞不是他不想學，而是這兩個洞一定要對組織有貢獻的弟子才有資格進入。

第十三個洞爲烈火洞，第十四個洞爲寒冰洞。這裏面沒有任何招式記載在洞中，只是洞中有塊巨大無比的千年海底寒玉石，厠身其中，需要不停地運功抵禦，才不致被凍僵。

這固然是個修練內功的上佳之所，也是個懲罰門下弟子的地方。在洞中練武的人假如有了私心雜念，未能全神運功，便有殺身之禍，因此，金蜘蛛也稱這洞是思過洞。

白十七一坐上寒玉石，便凍得牙齒格格亂响，不要說運功，連坐也坐不穩。他只好坐在旁邊地上，摒棄雜念，全神貫注運功抵寒。

他決心使自己的內功有個長遠的進展，以作他日之用。

二個月過去了，他已可以坐上寒玉石上盤膝運功，時間由一盞茶而進至兩盞茶，三盞茶……

他身子日漸消瘦，但精神却比任何時候都要飽滿，他也越練越有信心，這天他坐在寒玉石上已近一柱香的時候，正想下來，忽覺有個聲音傳來，睜眼一看，却是另一個殺手葛九。

葛九道：「恭喜十七，已能坐上寒玉石練功了！」

白十七察言辨色知道他頗有妒忌之心，忙道：「那裏那裏，我剛坐了一會兒便受不住了，咳，大概還不到半盞茶工夫，當眞慚愧得很。」

葛九臉色稍霽，道：「爹說今日已屆三個月，叫你出去！」

「謝謝。」白十七淡淡地說。葛九轉身出去，白十七緊跟在後，到了一個山洞口，葛九道：「啓稟爹爹，孩兒及十七來了。」

「進來！米七他們也都在此！」

白十七跟在葛九背後入洞，只見洞裏正中坐在一個全身被金色布塊包裹起來，只剩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的人，兩旁還席地坐着幾個青壯少年，他們都是黑蜘蛛的殺手。

白十七對一個穿米色衣服的壯漢叫道：「小弟拜見米七哥！」

又向一個穿綠衣的壯漢道：「小弟拜見陸八哥！」

再向穿紫衣的道：「小弟拜見紫十二哥！」

一個黑衣青年道：「恭喜十七哥學成歸來！」

「謝謝烏三十五弟！」

金蜘蛛道：「十七兒，你能在寒玉石上坐多久？」

「孩兒魯鈍，只能坐半盞茶！」

金蜘蛛道：「也算難得！」轉頭道：「今早洛陽來訊告急，說有一羣武林人士衝入朱府搗亂，幸而你們二叔沉着應付，沒有露出馬脚，可是這件事却絕不能輕覷……哼！」

他目光在幾個義子的臉上掃過。「這次我要做一單虧本的生意！便是無條件把那些來朱府鬧事的人殺掉！」他又頓了一頓，續道：「負責執行任務的便是你們幾個！」

白十七突然道：「爹，咱假如把那些人殺死，不等於表明朱府是咱的一個據點麼？」

金蜘蛛目光大盛，良久才逐漸暗淡。「十七兒的話不錯，咱們苦苦經營了二十多年才有今日的成績，自然不能就這樣白白斷送！你們還有其他意見麼？」心中却忖道：「十七兒還不是個十分深沉的人，讓我一試便說出來了，其他人倒還忍得住！待我再試試他！」

他見沒人作聲，便道：「十七兒，你的看法又如何？」

「依孩兒之見，這些人固然該死，但却不宜在短時間內全部把其殺掉！應該隔一段時間，然後分批解決！」

金蜘蛛哈哈笑道：「十七兒之話正合爲父心意，老二果然沒有看錯你！」

「孩兒慚愧，不敢當二叔的讚譽！」

金蜘蛛道：「現在你們回朱府，一切聽老二安排！」

眾人便相繼向金蜘蛛告辭，進入地道中，提氣向前馳去。

黑暗中只見沙沙的步履聲，白十七提氣一掠，身子向前標出三丈餘，心中又驚

又喜，自知這三個月武功進展實在長多，為怕引起同伴的妬忌，他連忙把身子放緩。衆人在同伴臉前都竭盡全力急馳，他始終不徐不速居中。

跑了一陣，白十七臉上露出一絲笑容，他的計劃已初步實現，那些人到來朱府鬧事，必是因為有人看到了水仙肚兜上的字。

——水仙的屍體被拋落洛河，隨水飄盪，給某人撈上岸，於是她肚兜上的血書便有人知道了！只不知看到那幅血書的人是誰！

（七）

朱二不在書房內，米七道：「三十五弟，你去找一找！」

烏三十五應了一聲，急步走了出去，這座書房十分寬闊，兩旁排着兩堂梨花木椅，衆人便坐在椅上休息。經過一整日的急馳，衆人都是又累又飢又渴，但却沒有人作聲，生怕讓同伴恥笑。

遠處傳來二更的梆子聲，這聲音却似是催眠曲般，使人懨懨欲眠。

房門推開，衆人立即站了起來，朱二沉實的聲音立即响起道：「諸位侄兒辛苦了！」

衆人道：「二叔辛苦！」

「老夫正在作撤退的準備，那場風波雖然已經擺平，但小心駛得萬年船，防着點總是好的！」朱二道：「亮燈！」

米七「喀嗤」一聲敲燃火石，點燃了油燈。

朱二細小的眼珠子在衆人臉上掠過，露出一絲笑容來。「你們大概餓了吧！朱安！」

門外走來一個老蒼頭。「老爺有何吩咐？」

「叫人辦一桌酒菜！嗯，設在花廳內，要快！」朱二說罷便坐了下來。

米七問道：「二叔，他們到底如何搗亂？」

朱二嘿嘿一笑。「他們說此地可能是黑蜘蛛的巢穴，要咱讓他們進來搜查一下。老夫便告訴他們，假如查不出來便得滾蛋！」

葛九道：「他們查不到？」

朱二冷哼一聲：「老夫有這般容易讓他們查出來的麼？哼，結果還不是灰溜溜地離開！哈哈哈！」

這三下哈哈笑聲，聲音雖大，却竟無笑意。他陰森地道：「這些人的樣貌身材老夫都記得清清楚楚，哼！」

米七道：「他們為什麼會找這裏搜查？是不是有人洩露了秘密？」

白十七道：「七哥之言極是，莫非有人出賣咱們？」

朱二目中精光大盛，哈哈地道：「誰有這種胆子？哼，照看他們只是胡亂誤撞上來的，否則豈有隨便一搜便離開？不過為着安全起見，老夫還是把些碍眼的撤了下來，以免生變！」

說着那個叫朱安的老蒼頭便走來報告：「老爺，酒菜已弄好了。」

「好吧，諸位侄兒跟老夫來！」朱二剛站了起來，又一下人匆急地跑了入來，叫道：「老爺，他們，他們又來了！」

朱二沉聲道：「誰來！」

「那天來的那些人！」

朱二臉色一變。「操他娘的皮，眞不怕死哩！」

葛九躍躍欲試地道：「二叔，既然他們送上門來，咱便給點厲害他們瞧瞧！」

朱二連忙喝道：「不行！小不忍則亂大謀！」

話音未落，忽聞前廳傳來黃三的叫聲：「你們既然不分皂白的動武，朱府雖是尋常百姓也不是好惹的！」

一個粗暴的聲音道：「任你舌燦蓮花，咱們今日都不會放過你了，快叫姓朱的出來受死！」這人的聲音遠遠傳來，如在近處說話，內力之高，使得書房之中的人都是心頭一凜。

米七道：「二叔，看來咱們想息事寧人也不行了！」

話音未落，前頭已傳來乒乒乓乓的打鬥聲以及傢俱破碎聲。

葛九忍不住道：「二叔，三叔獨力難支……」

朱二道：「好，你們換上僕人的衣裳才出來，千萬不要露出身份，老夫先出去會會他們！」

朱二出得大廳，只見廳內幾枝兒臂粗的大燭燒得正旺，大廳裏滿是勁裝疾服以及奇奇怪怪的人，朱二舉目一望，自己這邊已有不少人死傷，黃三以一敵兩，也是岌岌可危。

他心頭一凜，猛喝一聲：「住手！」聲如霹靂，震得在場之人雙耳嗡嗡亂响，却不由住下手來，只剩下黃三及兩個老頭兀自苦戰不休。

朱二冷冷地道：「兩位以衆敵寡，算得什麼英雄好漢！」

一個老頭道：「倪家兄弟，對付十人也是兩人上陣，對付一人也是如此！」

朱二聲音更沉。「諸位率衆到舍下，所為何事？」

一個白髮老頭道：「你是明知故問，閣下便是黑蜘蛛的老二還在裝蒜！」

「你們有什麼證據？」

白髮老頭道：「不用證據，你們殺人又憑什麼？大伙兒上吧！」

朱二怒道：「你是『勾魂釣叟』華三聖？」

白髮老頭傲然道：「正是老夫！」

朱二嘴角肌肉牽動幾下，陰陰地道：「老夫今日便捨命陪君子！跟你玩幾招！」也不見他如何作勢，雙袖一揚，袖管裏忽地飛出二道白光，直取華三聖！

華三聖冷冷一笑，碧玉釣竿一橫，「喝喝」兩聲把白光擊落，原來是兩柄鋒利無比的短劍，劍柄上各有一條白鐵細鍊纏在朱二的手腕上！

朱二見偷襲未能奏效，手腕一翻，那兩柄短劍如靈蛇般自地上竄起，再度向華三聖飛去！

華三聖冷笑一聲：「也不見得如何高明！」碧玉釣竿一顫把一柄短劍撞開，左手護胸，待另短劍臨身，才一指彈在劍脊上，「噹」地一聲，那柄短劍登時飛歪三尺！

說時遲，那時快，華三聖右手的釣竿一震，只見呼地一聲，一件細小的白色事物望朱二的顏面飛去！

朱二冷不及防，慌忙把頭一縮，那物件在頭上飛過，這才看出是釣魚的銀鉤。

華三聖得理不饒人，手腕一抖，銀鉤廻飛，搭向朱二的後腦，這刹那，朱二的右手一震，那柄短劍倏地飛起，斬向魚絲上！

兩人實力相埒，一時之間難分勝負。

朱二放眼一望，只見自己的手下傷亡甚多，可是他心神却絲毫不亂，那是因為自己尚有六個生力軍，他有信心，當白十七等人加入戰場之後，形勢便會改觀！

心念未已，只見內堂射出一道人影，一柄長劍如醉漢打拳般，「噗」地一聲便自一個意料不到的方位刺死了一個大漢！

朱二眼角一瞥，見是葛九，一顆心登時鬆了下來。「姓華的，你莫以為憑着一批江湖上有名氣的人便可以為所欲為，須知朱府却不是好惹的！」

華三聖偏也是倔牛般的脾氣，道：「越不好惹，老夫越想惹他！」手上加緊施為，一根碧玉釣竿使得呼呼作响，氣勢十分嚇人！

朱二冷冷地道：「你們既然不講道理，老夫也不心慈！阿七，你去助總管一臂之力！」

突然，「颼颼颼」幾聲，只見又有幾個太陽穴高高賁起的高手加入戰團，黑蜘蛛的氣焰登時被壓下！

白十七心頭又驚又喜，他想了一陣，決定還不宜暴露，可是對方人手整齊，要想抽身逃走談何容易？目光一瞥之間，便有了計較！他長劍拚命急刺，左掌時不時挾風擊出，他的對手不由連退幾步！

白十七見機不可失，連忙斜飛過去，長劍橫裏劈去，那管蠟燭便自斷了，上半截帶着火飛向紗帳上。這時秋高氣爽，天氣乾燥，紗帳迅即燃着了，他這才回身接戰！

朱二暗呼：「還是十七機警，火勢形成，咱便有機可乘了！」

心念未已，只聽一聲慘叫聲傳來，却是烏三十五被對手一掌擊碎天靈蓋，可是他的長劍也劈斬了對方一臂！

紗帳火勢已成，速逃蔓延，上面的橫樑也開始冒烟了。白十七的對手是個使雙刀的中年漢子，這人刀法十分縝密，似沒破綻，使他久久不能得手，心神稍慌之際，對方的攻勢便如江河水般滔滔不絕。他只好全神應付。

倪家兄弟的內力及臂力十分之强，米七接了對方七棒之後，雙臂已開始酥軟了，他立即採取避重就輕的打法，盡量不與對方的招魂棒接觸！五十招之後，他們又陷于劣勢了，這是因為他們急奔了一日一點水米未進，剛才憑的只是一股銳氣，時間一長，體力便更見不濟了！

激戰中，倪老二的招魂棒忽然捨米七而擊向黃三，米七猛吸一口氣，長劍猛力向其脅下空門刺去！冷不防，斜地裏倪老大的哭喪棒把其架住！

棒劍相觸，發出噹地一聲暴响，米七的右臂一陣酸痲，長劍飛了過去，幾乎脫手飛出！說時遲，那時快，倪老二那一棒明明是飛向黃三，棒至中途，忽然轉了個方向，斜掃在米七的腰際上，這一棒打得米七幾乎踣了下去，總算他反應快速，拚命提着一口眞氣向後暴退！

「噗」地一聲，背後不知誰倏地送上一柄尖銳的三尖兩刃刀，鮮血立即染紅了灰衣！他猛喝一聲，驀地一個轉身，長劍拚盡餘力向後撩去！

劍尚未刺及對方，倪老大的哭喪棒，已「卜」地一聲擊在他的頭頂上！

黃三虎吼一聲，長劍泛起一團劍花，望倪老大的手臂絞去，可是倪老二的招魂棒已對其心窩戳來，他無奈只好閃開一步，倪老大手腕一翻把招魂棒反而擊在他長劍上，把其蕩開！

黃三不愧是金蜘蛛的拜把兄弟，臨敵經驗十分豐富，電光火石間擰腰斜飛五尺，長劍一撩，削向倪老二的咽喉！

倪老二一退，倪老大的哭喪棒又迎了上來！只十招，黃三已累得滿頭大汗，此刻他手下衆人都自顧不暇，再沒有人可以助他禦敵。

橫樑一着火，火星子在夜風中四處飛濺，掛在廳中的書畫全都燒了起來，火勢也更旺了。

可是衆人仍不退避，依然苦鬥不休。

朱二眼見形勢越來越不利，心慌之下，便被華三聖佔了上風，無可奈何只好强攝心神跟對方周旋起來。

「嘩啦」一聲，橫樑自中燒斷，瓦礫及灰炭紛紛跌下來，衆人都不由吃了一驚，忽聞黃三怪叫一聲，接着又慘哼起來！

原來一塊着火的木塊剛好掉在他頭上，把頭髮全都燒燃，他伸手去撥時，却吃了倪老二一棒擊在臂骨上，接着倪老大的哭喪棒亦戳在他心窩，黃三一口鮮血登時噴了出來。

「嘩啦」再一聲响起，瓦礫火花四濺，驚呼聲中，只見白十七反而向內衝了入去！

一陣灼熱襲來，白十七走勢更急，穿入廳後走廊，他迅速地以肩撞破一堵木門，身子帶着火冲了入去，接着一掌擊破木窗，飛身躍了出去！

外面有一條小河，他「撲通」一聲躍了下去。小河不深，可是它與暗溝相通，流向洛河。

（八）

雖剛入冬，可是偶爾的一陣寒風自北吹來，還是砭人肌膚。

皖西淮南城的大街車水馬龍，行走的大多都是衣冠華麗的商賈。靠牆走着一個身穿破爛污衣的乞丐，乞丐在寒風中瑟縮着，慢慢移動。

背後一陣雷鳴般的馬蹄聲傳來，乞丐慢慢騰過身來，那張污臉，透着幾分英氣，正是白十七。

只見街頭上七八匹高大的駿馬，如風般馳着，馬上的騎者都是鮮衣的大漢，背上及腰上都懸掛着武器。

白十七看了一眼，便又低着頭慢慢走路。

淮南城這些年來出了個大善人，他便是有「賽孟嘗」之稱的連風雲連莊主。

連家莊便在淮南的鬧市中，明天便是連風雲的么女出閣之日，這幾天便不停有江湖上的英雄前來道賀，白十七也是望那裏走去。

他自洛陽趕來此地，只有一個目的，

希望能見着「千里耳」孟剛孟老爺子，更希望由他那裏得到一些確實的消息。

當他走至連府外，正想找個藉口入去，後面忽然有人道：「諸位做做好心哪．咱已三日三夜未曾吃過一碗飯。」

白十七回頭一望，原來他身後那人也是個蓬頭垢面的老乞丐。

那個門公道：「三日沒吃飯？放屁！你還這般精神？」

老乞道：「可憐這三天都是喝麵湯，天氣又冷，累得老要飯的一天去三十多趟茅厠！」

那門公正容道：「要飯的，不是咱吝嗇一碗飯，實是今日來的全是有頭有面的人，所以……」

老乞怒道：「難道要飯的便無頭無面，要飯的又不是無頭鬼！嘿嘿，你說這句話似乎不像是連家的人！老丐自西而來，一路上聽人說連莊主如何慷慨，對咱要飯的又如何如何，哼，那全是擺給人看的，一到需要講排場時，咱們要飯的便沒在他眼中了！」

他這一鬧，立即引來了一個中年人，那人看了他一眼，道：「閣下是丐帮的那位前輩？」

老乞怪眼一翻，側着頭，露出頸間的一道粉紅色的疤，怒道：「難道丐帮的人才能來？」

那中年人沉吟了一會，對一個僕人說道：「帶他們去偏房，嗯，請你們不要亂跑！」

老乞嘻嘻一笑。「老要飯的有酒有飯就行！」

中年漢子問白十七：「你是誰？」雙目在他全身上下看了一遍。

老乞怪眼又是一翻，道：「他是我的徒弟，有資格去吃一頓麼？」

中年漢子哼了一聲，走向內堂，老乞對白十七招手道：「小兎崽子，你走得快，累得師父追得脚酸手軟，還不快來！」

白十七心道：「誰是你徒弟？這人瘋瘋癲癲的！咦，還是個練家子呢！」便唔了兩聲跟在他背後入去。

到了一間廂房，僕人把門打開，道：「請兩位在裏面稍坐一會兒吧，等一下酒菜便送上來。」

兩人坐在房內，老乞縮在牆頭，打起瞌睡來，過了一忽，有人送上一壺酒及四個小菜，另外還有一大盤白米飯來，老乞一聞到酒香便睜開眼來，叫道：「好酒好酒，徒兒，還不替我斟一杯！」

白十七心中有氣，但此刻自己身有要事要辦，只好吞聲忍氣，乖乖替他斟了一杯酒，笑嘻嘻地雙手遞與他，老乞哈哈笑道：「孺子可教！」剛想舉杯就唇，房門又被人推開，走入了二個中年乞丐。

老乞道：「好，四個人才熱鬧！喂，吃吧，不吃白不吃！」於有四個眞假乞丐便狠吞虎嚥起來，不一刻，便吃得杯碟朝天。

吃了飯，白十七便倚在牆角想着心事，過了不多久，他喃喃自語道：「他奶奶的，酒喝得多，尿也多！」開門出去。

走廊上婢僕如流水般捧着酒菜而去，一個僕人問道：「要飯的你要去那裏？」

「小要飯的，想去茅厠！」

「在那邊，拐一個彎便見到啦！不要出廳！」

白十七依言去茅厠，茅厠在一個園子裏，此刻只有偶爾的巡夜莊丁，白十七裝作若無其事般地走回去，一見四處無人便躍上橫樑，自樑上前進，只一會便到了大廳之後的一堵墻，只聽一個响亮的聲音道：「連大哥的臉子眞是大得很啊，還未到正日，各地英雄都提前集中此處。」

另一人哈哈地道：「這是諸位給連某的臉子！來，連某敬大家一杯！」

羣豪轟聲叫好，傳來一片酒盃的碰撞聲。

過了一忽，只見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老朽雖然沒有接到帖子，但一聽到連大哥要辦喜事，便自江南趕來啦！」

一個尖細的聲音道：「孟大哥是有名的千里耳，什麼事瞞得你！」

白十七心頭一動，目光四瞥，見牆壁與屋頂之間尚留有半尺左右的空隙，便站直身子，探頭望將下去。只見廳中排了五六桌酒席，座上之人全都是上了年紀的人，其中倪氏兄弟及「勾魂釣叟」華三聖也赫然在座。

一個方臉大耳的老頭呵呵笑道：「什麼千里耳？這次有關黑蜘蛛的事還是華老弟探聽出來的，看來千里耳之名頭要轉贈給他了！」

華三聖道：「老朽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到消息的，可惜走漏了金蜘蛛！」

剛才那個尖銳的聲頓又响起：「今日是什麼日子？這般掃興的事還是另日再提吧！」

連風雲道：「對，諸位不遠千里而來，理應在這裏高高興興住幾天！來，連某再敬諸位一杯！」

羣豪盡都一口乾盡。連風雲又道：「等下請孟老哥及華老哥到連某書房一下，連某有事要向兩位請教！」

白十七心頭一動，連忙退了下去。

（九）

白十七輕輕推開房門，坐在門邊。那三個乞丐依然打着呼嚕。他微微一笑，閉起雙眼，運起「天通耳」凝神靜聽。過了好一陣，外面的人聲沒有了，大概是酒席散了。

白十七又等了一陣，才拉開房門，竄了出去。剛才他回來時已探到了書房的位置。此刻，外面婢僕全然不見，他很輕鬆便竄到書房外，舉目一望，書房外暗廊上的橫樑密佈，正是個藏身的佳所，他輕提一口氣，飛上橫樑。

他把耳朶貼在牆壁上，只聽孟剛道：「老朽那一點丁有關黑蜘蛛的消息是卓超臨死前告訴老朽的！」

「卓超？」華三聖道：「便是那個號稱『認錢不認人』的卓超？」

「正是他，此人據說是黑蜘蛛的生意接洽人！」

「旣然如此他當然知道有關黑蜘蛛的一切了！」

「不然，此人接到顧主的條件便把資料放在某個地方，黑蜘蛛取了資料，假如同意，便在那地方放下字條！他爲黑蜘蛛效勞了七八年，却一個黑蜘蛛的人的臉也未見過！」

連風雲道：「那麼孟老哥到底得到什麼消息？」

「卓超零零碎碎地得到一點消息，說黑蜘蛛的成員全是孤兒，自小便生長在蜘蛛谷中，所以他們毫無人性！而金蜘蛛見到某個小孩子有學武的天賦，便想盡方法把其攫走，甚至把其父母殺死！」

連風雲眉頭一皺，道：「他怎會告訴你這些話？」

「這人心思十分縝密，他一直提防黑蜘蛛在利用完畢後會殺人滅口……」

華三聖截口道：「黑蜘蛛必定會不斷地接新生意，卓超豈會沒有利用價值？」

「這便是卓超心思縝密之處了，他想金蜘蛛總有一日會怕被他發現什麼秘密．那時必定會殺他。所以他日夜提防，並在身上要害之處掛了不少防刀劍的鐵片！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不料金蜘蛛不用刀劍，在他背後擊了一掌，卓超在地道內另有機關，便躲入地道中。」孟剛一口氣說了比來：「他雖然一時死不了，但深知內腑已受毀損，是以便化了裝爬了比來，剛巧老夫路過，他才把情況告訴老夫！」

華三聖嘆了一口氣，道：「原來內情竟然如此曲折！只不知金蜘蛛是否眞的如此不擇手段攫取嬰兒去撫養！」

「是的！」孟剛臉色十分沉重地道：「據卓超說，有一次金蜘蛛到他家取錢時，問了他對面屋那一家的情形，過了兩天，那家人便全被人殺死，單只少了一個三個月大的嬰兒！」

白十七心頭一震，忖道：「不知我父母是不是被義父殺死的！假如如此，我，我……」

連風雲道：「華老哥，你的消息又如何得來的？」

「有一日，老朽在洛河邊垂釣，無意中發現河上有具浮屍，便把之釣了上來，原來是個女屍，那女子臉目已不可辨，給魚兒咬得一洞一洞的！下身赤裸，上身只穿了件肚兜，大概女娃喝了不少水，肚子竟把肚兜的繩子撑鬆，可能被水衝擊反了上來，老朽正想掘個坑掩了她，却在無意中在肚兜上發現了一幅血書，當時老朽還道是女娃寫下自己的死之原因，不料却是一篇書寫有關黑蜘蛛的文字，但却沒有署名！」

連風雲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那金蜘蛛叫什麼名字可知道否？」

「上面沒有提及此事，只着重洛陽朱府內情的介紹！其他的資料也不詳細！」

連風雲忽然咍地一聲笑了出來。孟剛訝然問道：「連老弟你笑什麼？」

連風雲又哈哈笑了一陣才道：「只憑如此華老哥便相信了？說不定朱府的人是無辜，也有可能這是黑蜘蛛的借刀殺人之計！」

孟剛臉色一變，拿眼望向華三聖。華三聖沉聲道：「沒有殺錯了，那些人的劍法的確是傳言中黑蜘蛛所使的路數！」

連風雲道：「這樣說來華老弟倒立了大功了！」

華三聖不悅地道：「黑蜘蛛橫行江湖不少時日，人人無不殺之而後快，華三聖也只是爲死去的老友報仇而已，談不上功勞，也無意邀功！」

連風雲忙道：「這倒是老夫說錯了，請華老哥勿怪！」

華三聖的脾氣也頗古怪，聞言冷冷地哼了一聲。「可惜老蜘蛛還未伏誅！」

連風雲道：「華老哥不必心急，說不定你不找他，他也會找你，難道他甘心被你破壞麼？」

華三聖道：「他來了正好，省得老夫去找他！」

連風雲陰陰地一笑。「華老哥之勇氣，老夫佩服得很！」

白十七聽了這聲音心頭不由一震：「這聲音怎地這般熟悉？我在那裏聽過？」

只聽孟剛道：「明天便是連老弟千金出閣之期，咱們一直談這些不是大煞風景麼？」

連風雲呵呵笑道：「夜深了，兩位先去休息吧，老朽還得處理一些事！」

孟剛道：「咱也不打擾老弟了，華老弟咱走吧！」拉起華三聖出去。

連風雲忽然陰陰地低笑一陣。「我道是誰幹的，原來是這匹夫，若不殺他老夫這口氣如何能消！」

白十七不由又是一陣顫抖，幾乎驚呼出口。連風雲呼地一聲吹熄油燈，步出房外，向後堂走去。只聽他的聲音遠遠傳來：「你們去休息吧，小姐明日出閣，今夜放假，天下英雄盡集此處，難道有人敢來捋虎鬚！」

只見莊丁們轟應一聲，脚步逐漸遠去。白十七心頭突然升起一股莫可言狀的衝動，便自樑上躍下，追了上去。連風雲不緩不疾地走着，沿着圍牆前進，四處有不少花樹掩遮，白十七毫不困難跟了下去。

連風雲走到後花園內，負手望月，白十七伏在一座假山後，仰頭一望，忽然失了連風雲的踪影，他吃了一驚，心頭一凜之下，突覺背後一股勁風臨身，二十年的嚴格訓練使他反應異乎常人的敏捷，足尖一蹬自側跳開！

雙脚剛沾地，那股勁風又將臨背，對方身手之高實在大出白十七的意料，急切間伏地一滾，左掌在地上一拍，腰一曲，身子又自地上斜竄起來，半空中長劍已握在手上，雙目一睜，暗襲自己的不是别人，正是連風雲。

連風雲臉色大變，冷森森地道：「是你？十七兒？」

「是你？爹……」

「哼！」連風雲臉色又是一變：「原來那女屍是你的傑作！你這忤逆子……」

白十七雙眼一睜，道：「誰忤逆？我想問你我父母是不是你殺死的！」

連風雲臉色忽青忽白，心中暗忖道：「我身份旣給你窺破，今夜無論得把他殺掉免除後患！」咀上却道：「十七兒眞是痴兒，爲父是這麼一個人麼！你連那『認錢不認命』的話也相信？」

白十七心頭一顫，澀聲道：「爹旣是名滿天下的大俠，又何必……」

「住口！你眞是痴兒！爲父一年中捐贈多少金銀你知道麼？這些錢從何而來？」他踏上兩步，「痴兒，快去睡覺吧，讓人看見便不甚好。」

白十七心頭一片迷惘，這刹那，一股强勁無匹的掌風望胸擊來，白十七霍然而

醒，足尖一點，仰身後追。他反應雖快，仍吃掌風餘波掃了一下，五內不由一陣翻騰。「爹，你，你……」

連風雲撲了上去，舉掌蓄勢，低聲道：「剛才你藏在樑上老夫便已知道，你還道翅膀硬啦，你想叛反，哼！還差得遠呢！」話音未落，右掌又閃電般拍出！

白十七擰腰一閃，身子不退反進，長劍斜劈一招，劍至中途，倏地一沉化劈爲斬！

連風雲冷笑一聲，左掌倏地翻上，急拍白十七胸膛，同時右脚跟支地，輕輕一旋，身子一倒，堪堪避過。

白十七自知武功跟他相差有一截，不冒險很難有佳理，一咬牙，左掌迎起，右手長劍盡力拉横，「拍」地一聲，兩掌相迎，白十七被迫得飛起，向後暴飛！

白十七那一劍也刺着了連風雲的大腿，可惜不是要害，無法制他死命！

白十七人在半空一口鮮血便湧了出來，身子直挺挺地跌落地上。連風雲獰笑一聲，拐着腿奔前，右掌再度提起。

就在這刹那，連風雲忽覺那背一度勁風臨身，他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身子一偏，右掌霍地向後一拍！

不料來人的武功也絕高，那一掌竟然落空，電光石火間，一道金光暴現，望他頸際砍至！

連風雲急退一步，目光一掠。只見一個老乞頭，使一柄金刀發瘋般向他劈來，連風雲喝道：「誰敢來連雲莊放肆！」

「我！郝明志！」

「『金刀大俠』郝明志？」連風雲一怔，一柄長劍隨即離身而起，向對方急刺過去！

「承你派人光顧郝某，郝某命大不死，才一路跟着那小乞兒來此！」

連風雲長劍絲毫不慢，怒道：「你去過蜘蛛谷？」

「我只跟那小子到洛陽，他入了朱府，老夫不敢貿貿然進去，等了三個月，華老頭帶人攻入去，老夫也暗中潛入去，後來，老夫便見那小子跳入池中，老夫使一路……」

話音未了，猛聽連風雲喝道：「看！」長劍在半空劃了半個弧圈，猛地劈向郝明志的肩膊。

郝明志也喝道：「未必！」金刀纏身飛起。

不料，連風雲那麼猛烈的一劍，竟然是虛招，手腕一顫，長劍一沉一偏，劃向郝明志的脅下。

郝明志吃了一驚，他不愧是個久歷風浪的老江湖，急切間吸氣飄退，「嗤」地一聲，那一劍還是不能完全避過，脅下衣破血流！

連風雲冷冷地道：「你跟了下來又怎樣，一個人死了便什麼都沒有了！」長劍一口氣連刺三十七招。

郝明志受傷之後，有點手忙脚亂，忙叫道：「你們還不與我出來！」

話音剛落，只見一個聲音道：「風聞郝大俠爲人極爲好勝，你不出聲老夫豈敢出來强出頭！」連風雲目光一瞥，來的不是華三聖又是誰？

「剛才你在書房的一些言談，已使老夫動了疑念，却想不到你就是金蜘蛛，哈哈，現在是老夫先找上你，而不是你找上老夫。」

連風雲臉色大變，暴喝一聲：「你們兩人遲早都得死在老夫手中！」話剛說罷身子便向華三聖撲去！

華三聖冷冷地道：「老夫便不信你是三頭六臂！孟剛已去叫人來了！」

連風雲身在半空，倏地擰腰向側飛射過去！華三聖大喝一聲，仗劍追去！

連風雲脚尖在假山上一點，又向另一座假山掠去！猛見一個黑影自花叢中竄起，喝道：「郝子清久候了！」一把鋼刀倏地向他攔腰劈去！

連風雲長劍一沉，「噹」地一聲，刀劍互撞，飛出一蓬火星子，連風雲身子一沉，左爪向郝子清後背抓去。

郝明志猛喝道：「淸兒小心！」任他心頭焦急，却是鞭長莫及。

這刹那，白十七被這喝聲驚醒，雙眼一睜正好看到這一幕，此刻連風雲的背劍正好對着他，他不假思索地把長劍脫手飛出！

耳中傳來一聲慘叫聲，白十七又再暈了過去。

（十）

白十七再度醒來之時，臉前蹲着那三個乞兒，四周火把光如白晝。

郝明志道：「孩子，你沒事了！唔，你還認得我麼？我便是你不忍下手的郝明志！」

白十七身子一震，只聽郝明志又道：「那夜你剛把刀架在老夫的脖子上時，老夫便醒了，若非你不忍下手，老夫早就死了！」

白十七暗道了一聲慚愧。

郝明志又道：「這兩個乞兒便是老夫的兒子！嘻嘻，若非你扮作乞丐，老夫也不會做了個多月老要飯的！哈哈哈！」

郝子清道：「剛才若非小俠相救，只怕在下早已落在連風雲手中了！」

「連風雲呢？」白十七脫口問道。

「他死了！」華三聖忽然排衆而出，道：「老夫認得你，那天在洛陽朱府內，小俠能棄暗投明，以前的事，咱們便不再計較，不過希望少俠能做得澈底一些……」

白十七截口道：「什麼事？」

「我相信少俠自然知道蜘蛛谷是在那裏，希望少俠指點一條明路。」

白十七眼中神采一現，脫口道：「我有一個條件，不知你肯答應否？」

華三聖一怔，道：「少俠還有什麼條件？」

「我告訴你蜘蛛谷的方位，不過你得收我爲徒！」

華三聖搔搔頭皮，爲難地道：「老夫怎敢教你？咳咳，除非是釣魚的秘竅！」

白十七笑道：「晚輩想學的正是前輩的釣魚秘方，只要前輩肯讓我跟在你身後，晚輩便把蜘蛛谷的一切說出來！」

華三聖喜道：「老夫正愁獨釣沒味，你來了正好，此間事了，老夫便帶你出海釣個痛快！」

郝明志哈哈大笑起來。「恭喜華老弟收了個好徒弟！」

羣豪也都一齊笑了起來……　（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虎林飄香（一）

紅粉輓歌至　武林遭浩刼

歌功、詠言、抒情、述志……古往今來，歌的功能，當得是史不絕書。

它可以興邦，也可以亡國，但它横掃江湖，使人們聞聲喪胆，人人自危的却不多見。

× × ×

「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十六君遠行，㚆上望夫台……」

這是一首閨怨，既不足興邦，也不能亡國，它却轟傳武林，在江湖上造成無比的震撼。

× × ×

守經街的蟹黃包子是成都美點，其中又以朱家老店最爲出色。

離晌午還有個把時辰，朱家老店已經上了八成座，再過一會兒只怕就座無虛席了。

食堂原是鬧哄哄的，但人們却忽然一靜。

那震耳欲聾的喧囂之聲，像是突然被一把鋒利無比的快刀劈斷，一下子就靜了下來。

此時整個食堂被一股詭異的氣氛籠罩着，人們雅雀無聲，幾乎沒有人敢喘一口大氣。

莫非朱家老店出了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不，人們只是聽到了一縷閨怨之聲而已。

它音調清脆，有如珠走玉盤，但時遠時近，飄浮莫測，令人無法找出它確實的位置。

這股清脆的歌聲，爲人們帶來極深的恐懼，每一個音符都像一記沉重的鐵錘，它使人們心弦震撼，根根汗毛直豎，冷汗浹背而流。

直待六句歌詞聽完，人們才鬆了一口氣，接着喧嘩之聲鬨然而起，朱家老店又熱鬧起來了。

這是爲了甚麼？莫非只要聽完六句歌詞，危機便已過去？

沒有人願意探討這些，現在他們所關心的，只是那熱香四溢的蟹黃包子。

× × ×

有些人天生好奇，只要能够瞧到別人瞧不到的東西，就算丟掉生命也願意。

那六句短歌能够使人發抖，能够使人不敢喘出一口大氣，對好奇者自然具有無比的吸引之力了。

朱家老店的食客之中，就有三個好奇者被它引了出去。

當歌聲初起之際，一條人影忽然奪門而出，接着人影連閃又有兩個跟踪而去。

他們目標一致，直奔少城，但走在街上不能太快，否則就要驚世駭俗了，經過這一陣躭擱，待他們趕到少城，歌聲早已停歇，自然任什麼都沒有瞧到。

沒有瞧到唱歌的，這兩起好奇的人却

碰了頭。

第一個到達少城的是一名黃衫少年，他約莫二十三四歲，年歲雖是不大，神情上却顯得十分落寞，而且滿身風塵，一臉倦態，好像天天在江湖上奔走，從來沒有好好睡過一晚似的。

次到的是一老一少，兩個都是大光頭，敢情他們是出家人，一個師父，一個徒弟。

小和尚目光流轉，向四週打量一眼，然後一瞥黃衫少年，道：「師父，適才那歌聲分明是由這兒傳出來，怎麼會連人影也沒一個？」

小和尚只有十五六歲，說起話來倒有點老氣橫秋，他的目光還時常溜向黃衫少年，好像這幾句話在向他詢問似的。

老和尚不算太老，最多不過五十出頭，他先是一皺眉頭，再長長嘆息一聲道：「她的歌聲好像是用……」

用什麼，老和尚不說了，小和尚却急了起來。

「說嘛，師父，她是用什麼唱出來的呢？」

「自然是用嘴唱出來的，這個還要問嗎？」

「不，師父，你剛才的意思分明是說歌聲有點古怪。」

「這個……咳，我只是有點懷疑，那是不能作準的。」

「你懷疑甚麼？師父，說出來也好讓弟子長點見聞嘛。」

「她的歌聲好像是用一種失傳已久的奇功唱出，所以咱們才找不到她確實的所在。」

小和尚啊了一聲，黃衫少年也面色一變，顯然，老和尚語出驚人，使他感到十分駭異。

老和尚沒有理會這些，却以低沉的口吻道：「紅粉輓歌出現之處，必然會血腥不斷，慘案頻傳，看來成都一帶的武林各派，將要遭到一次刼難了。」

小和尚道：「師父，咱們在江湖上積修善功，這件事不能不管。」

老和尚道：「當然該管，只是咱們却有些不便。」

小和尚道：「有什麼不便的？憑咱們師徒莫非還鬥她不過。」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就算鬥得過她，你到那兒去找她？」

小和尚呆了一呆道：「師父，你老人家足智多謀，一定可以想出一個法子。」

老和尚道：「光兒，不是師父長別人的志氣，紅粉輓歌要是好對付，她怎能橫行江湖，人人害怕！」

他是對小和尚說話，目光却是盯着黃衫少年，好像這幾句話是說給黃衫少年聽的。

小和尚似乎不同意老和尚的說法，因而哼了一聲道：「這麼說咱們怕她了，那咱們跑來這兒幹什麼？」

老和尚道：「瞧熱鬧啊，你忘記咱們是跟着別人來的！」

黃衫少年原是在低頭沉思的，此時忽然猛一抬頭，向老和尚瞥了一眼道：「此地沒有熱鬧好瞧，兩位可以走了。」

老和尚一怔道：「你在攆咱們？」

黃衫少年道：「在下沒有這麼說，只是不希望有人打擾。」

小和尚撇撇嘴道：「這就怪了，莫非這少城是你的？要不，你能來咱們也能來，怎麼說打擾你了？」

這話不錯，少城不是黃衫少年的，實在不能說別人打擾，於是他身形一轉，舉步就待離去。

誰知老和尚忽然出聲招呼道：「慢點，施主，貧僧還有話說。」

黃衫少年停下脚步道：「請說。」

老和尚道：「人生際遇全靠一個緣字，咱們相逢就是有緣，所以希望施主能施捨一點甚麼。」

黃衫少年一呆，說道：「你要向我化緣？」

老和尚道：「貧僧正是這個意思。」

黃衫少年道：「對不起，在下身無長物！」

老和尚道：「沒有長物，短物也行，就算一塊竹片，貧僧也不會嫌少。」

黃衫少年面色一變，沉聲叱喝道：「你是誰？」

老和尚道：「我麼，大廟不收，小廟不留，咱們師徒是一對如假包換的野和尚，怎麼，莫非施主還要將和尚的身世查個明白？」

黃衫少年冷冷道：「別裝了，兩位一起上吧。」

老和尚搖搖頭道：「想打架？君子動口，小人動手，咱們一個都不上，更不要說兩個了，其實……」

黃衫少年不耐的叱喝道：「老和尚，你有沒有完？」

小和尚道：「哎，你這人怎麼一點也都沉不着氣，我師父才教訓了兩句你就不耐煩了！本來嘛，年輕人戒之在鬥，看你斯斯文文的居然要找和尚打架，這怎能怪我師父教訓你？」

黃衫少年被這一對瘋瘋癲癲的師徒一個勁兒的夾纏不清，氣得他一跺脚，凌空一個飛躍，一言未發逕自狂馳而去。

× × ×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成都是四川的首善之區，據成都誌所載，五代蜀主孟昶嘗命市民沿城遍植芙蓉，每屆秋季，但見四十里花海如錦，將成都裝飾得燦爛奪目，因而「錦城」或「蓉城」之名，也就馳譽天下了。

成都市民也因此養成愛花之癖，幾乎是戶戶有花園，家家都種花，聞名全國的「花會」也就因運而生。

今年跟往年一樣，花會是在青羊宮舉行，現在才只辰初，宮前的廣場已熱鬧非凡了。

花會當然以賣花為主，但賣各種小吃的，玩雜耍的，賣衣料布匹的，以及星相醫卜等等，當眞是百行雜陳，應有盡有。

今年花會惟一不同於往年之處，是人潮之中多了些配刀跨劍的武林人物。

其實這也沒有甚麼，因為三天就是擎天劍沈老爺子的六十大壽，這班人是來拜壽的。

沈家是成都名門望族，老爺子沈振山更是西南武林的泰山北斗，武林各派幾乎都有人前來祝壽，剛巧遇到花會，他們自

然要去瞧瞧熱鬧。

這般人參觀花會並不要緊，如果「紅粉輓歌」也來湊熱鬧，那就是焚琴煮鶴大殺風景了。

「紅粉輓歌」這個詞兒不知道是什麼人取的，聽起來雖是有點刺耳，但却頗為切題，因為唱歌的是紅粉，歌聲之後多半會有人喪失生命，以「紅粉輓歌」來形容，再也恰當不過。

昨天紅粉輓歌出現過，那時它似乎不想殺人。

現在更希望它不要出現，否則這熱熱鬧鬧的花會，豈不要天下大亂！

但世界的事就是這樣絕，正當人們興高彩烈之際，一縷清脆的歌聲忽然响了起來。

「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十六君遠行，妾上斷魂台，恨…恨…恨…」

這首歌的詞兒跟昨天的差別不大，只是將「望夫台」換作「斷魂台」，另外加了三個「恨」字而已。

但這小小的不同，却使人面色大變。尤以那三個恨字，就像三記鐵錘擊在人們的前胸，花會上的人成千累萬，每一個都感到心神狂震。

× × ×

「啊，你幹什麼？走路不帶眼睛！」

是一個賣餛飩的，有人衝過來撞着他的担子，結果來了一個元寶大翻身，連人帶担子一起翻倒下去。

賣餛飩是小本經營，担子被人翻倒就會血本無歸，他自然要向那人理論。

當他注目向那人一瞧之後，他竟然驚嚇得呼叫了起來：「啊，不得了，殺了人呀！」

可不是殺了人了，撞翻餛飩担子的到現在還躺在地上，背脊插着一把小刀，八成是不能活了。

俗語說禍福無門，惟人自招，莫非他招惹了那個唱輓歌的才惹來殺身之禍？

不管怎麼說，適才的輓歌是替他唱的必然不錯。

此時人們由四方八面湧了過來，他們要瞧瞧這位犧牲者是何等人物。

「啊！是他…」有人認出死者來了。

「他是誰？」另外一個好奇者出聲詢問。

「他可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快刀安勇閣下應該有過耳聞。」

「太湖王的得意弟子？這下唱輓歌的可銑出大漏子來了。」

「這與咱們無關，只要輓歌不落在咱們的頭上，管她銑出多大的漏子！」

「說的也是。」

「走吧，朋友，此非善地——」

這兒的確不是善地，因為地上正躺着一個死人。

這個死人是黑道霸主太湖王的得意門徒，也是西南武林泰斗沈老爺子的拜壽客人。

紅粉輓歌固然沒有人敢惹，這兩位黑白兩道的霸主同樣招惹不得。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遠離是非地之地總是對的，因此瞧熱鬧的也就一鬨而散。

× × ×

花會出了命案，無異焚琴煮鶴，胆小一點的都紛紛離去，這天的花會也只好草草的收場了。

黃衫少年也是命案的目擊者，他曾經努力找尋兇手，可惜未能如願，當花會收場之後，他只得意興闌珊的回到住處。

成都城裏有三家最高貴的客棧，這三家客棧全被擎天劍沈振山包下了，只要是來沈家拜壽的客人，都可以免費食宿。

黃衫少年住的「迎賓閣」，正是這三大客棧之一，他剛剛踏進大門，掌櫃的就迎着他招呼道：「公子，請到這邊來登登記。」

「哦，好的。」

他接過旅客登記簿，按上面的格式寫了下去：「季伯玉，二十三歲，安徽虎林，武林第一家。」

武林第一家，好嚇人的字號，黃衫少年季伯玉敢情來頭不小。

不過掌櫃的並未被這項字號嚇倒，甚至他的臉色也沒有絲毫變化，口中說了一聲多謝，就轉身招呼別的客人去了。

季伯玉回到客房，歇息一陣之後已是晚餐時間了，他緩步跨進飯堂，迎面遇到那對夾纏不清的和尚。

「啊，小施主，咱們當眞有緣，竟然住在一個店裏，還沒有吃飯吧？那邊有一張空桌，施主請。」

「多謝大師。」

季伯玉不想跟這對師徒囉嗦，也不管他們在那兒進食，身形一轉，逕向那張空桌走去，他只不過剛剛坐下，老和尚師徒們竟然跟了過來。

「三個人比較熱鬧一點，施主不反對吧？」

「花銀子的是沈老爺子，在下無權反對，只怕這些菜餚不合大師的胃口。」

三葷一素，連湯裏都有肉絲，這樣的菜餚自然不是出家人能夠吃的。

誰知小和尚嘟起嘴道：「菜還馬馬虎虎，可惜少了一壺酒，沈老爺子也太寒酸了。」

好傢伙，魚肉不忌，還要喝酒，這那裏像六根清靜的出家人？

那麼這是一對酒肉和尚了。

不管他們是酒肉和尚，還是花和尚，季伯玉不想跟他們攀交情，逕行自個兒吃喝起來。

待三碗大米飯下了肚，他才發現老和尚師徒連筷子都沒有摸一下，不由面色一紅道：「對不起，在下太失態了。」

老和尚道：「這沒有甚麼，咱們師徒已經吃過了，你快吃吧。」

季伯玉一怔，道：「可是適才小師父說……」

小和尚道：「咳，你這人怎麼搞的？我是在替你抱不平嘛，有菜沒酒，多麼彆扭！」

季伯玉神色一愕，他覺得這對師徒有些莫測高深，而且對他似有所圖，如果不摸清他們的底細，豈不枉稱武林第一家的傳人了。

這只是他的想法，但他那副神色豈能瞞過這一對精靈鬼怪般的師徒？

不過老和尚只是微微一笑道：「小施主，貧僧想跟你作一筆交易你可願意？」

季伯玉道：「在下不會作生意，大師找錯人了。」

老和尚道：「你錯了，施主，咱們以物易物公平交易，沒有甚麼會不會的。」

季伯玉道：「對不起，大師，在下對交易沒有興趣，你還是找別人去吧。」

老和尚道：「你的生死與別人無關，你叫我找誰去談？」

季伯玉愕然道：「大師該不是在危言聳聽吧？」

老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誑語，小施主這麼說是侮辱佛門了。」

季伯玉道：「那麼大師說說看。」

他語音甫落，小和尚忽然咳了一聲道：「師父，吃飽了，喝足了，還賴在這兒做甚麼？」

小和尚眼觀六面，耳聽八方，隣桌有人來了，他立即發出警號。

老和尚站了起來，道：「這兒的晚霞很美，貧僧想出去蹓蹓，小施主有沒有興趣？」

季伯玉道：「好吧，大師請。」

他們穿過幾條街道，再度來到少城，這兒比較空曠，可以看晚霞，說話也方便一點。

老和尚先向季伯玉瞥了一眼，再投目空際，道：「小施主，你在虎林好好的日子不過，跑到成都來做甚麼？」

季伯玉道：「咱們收到擎天劍沈大俠的請帖，怎能不來？」

老和尚道：「當然該來，只不過成都地面龍蛇混雜，甚麼樣的人都有，甚麼樣的事都會發生，施主應該瞧得出來。」

季伯玉淡淡一笑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下自信還有一點應付事故的能力。」

老和尚道：「這個貧僧相信，不過……不過……」

季伯玉道：「不過怎樣？大師儘管說吧。」

老和尚面色一整道：「貧道有幾句說話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希望施主不要介意。」

季伯玉道：「不要緊，大師請說。」

老和尚道：「富貴無三代，淸官不到頭，這是形容貴州土地澆薄的諺語，其實任何一個門派或世家何嘗不是這樣？」

季伯玉道：「大師說的是。」

老和尚道：「武林第一家執各派牛耳已近百年，時至今日，已有今非昔比之感，施主是否同意貧僧的看法？」

季伯玉淡淡一笑，對老和尚的評語未置可否。

老和尚收回目光，再度投向季伯玉說道：「江山代有才人出，當今武林各派的人材之盛，堪稱百年來所未有，就以成都一地來說吧，擎天劍沈振山威震江湖，西南一帶的黑白兩道，都惟他馬首是瞻，因此……」

季伯玉道：「大師，因此怎麼啦？」

老和尚嘆息一聲道：「因此武林第一家就成爲一般新興門派的眼中之釘了，施主遠離虎林，吪……」

季伯玉神色安詳的道：「這沒有甚麼，瓦缸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在下旣敢隻身闖蕩江湖，就沒有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

老和尚道：「如果事關貴門聲譽，施主也不放在心上麼？」

季伯玉的心頭震動了，個人生死他可以不計，但事關師門榮譽，他就不得不愼重考慮了。

經過一陣沉吟，他忽然目光一抬，問道：「大師這般說法，必然有所根據，請問……」

老和尚道：「當然有根據，不過施主縱然知道也於事無補。」

季伯玉道：「這麼說咱們的交易是談不成了，告辭。」

他轉身就待離去，老和尚却伸手一攔道：「慢點，施主，貧僧還有話說。」

季伯玉道：「大師還有什麼指教？」

老和尚道：「不是貧僧不說，是說了施主也不會相信，不過說不說都不要緊，並不影响咱們的交易。」

季伯玉道：「哦……」

老和尚道：「咱們的交易十分簡單，貧僧保證施主安全離開成都，只求暫借『神龍令』一用。」

季伯玉道：「大師適才說過，武林第一家今非昔比，神龍令還有甚麼作用？」

老和尚道：「這是咱們的交易，有沒有作用施主就不必管了。」

季伯玉道：「對不起，大師，在下不能同意。」

老和尚道：「貧僧借用神龍令保證絕不損及貴門的榮譽，而且於半年之內原物奉還。」

季伯玉搖搖頭道：「武林第一家雖巳沒落，但神龍令却是本門的標幟，除非家師允許，在下無權借給他人，不情之處，請大師多多鑒諒。」

老和尚道：「如果施主無力保護神龍令呢？」

季伯玉冷冷道：「大師是要用强了，請划下道來吧。」

老和尚道：「施主誤會了，買賣不成仁義在，出家人豈能用强？」

季伯玉說道：「旣然如此，在下告辭了。」

×　×　×

擎天劍沈振山住在「東城根街」，緊靠皇城的西側，這是一幢十分雄偉的建築，當得是氣象萬千。

太陽還沒有冒出山頭，沈府巳經熱閙起來了，裏裏外外全都披紅掛彩，連門前的石獅子也帶着一片喜氣。

辰時以後，拜壽的客人陸續到達，當眞是車水馬龍，羣英薈萃，在西南，這種盛況是空前的。

此時人潮湧向壽堂，但見萬頭攢動，摩肩接踵，這般叱咤江湖的豪客，全都希望一瞻西南泰斗沈老爺子的丰采。

壽堂雖是不小，却無法容納如此衆多的賀客，因此沈府總管汪哲傳出了沈老爺子的交待。

他先替主人向賀客道謝，並請他們留下來盡情玩樂，沈府除了酒食無限量的供應外，還有三個戲班子，兩起雜耍，賀客雖多，倒也不愁沒有地方消遣。

其次是前來拜壽的各門各派，沈老爺子準備分批接見，由於人數太多，在時間上不得不有所躭擱，所以要請大家原諒。

經過汪總管這一宣佈，除了各派掌門及一方霸主被請進堂，其餘的全都散去，各自尋找樂子去了。

季伯玉也是賀客之一，他却不願在沈府躭擱下去，但在汪總管宣佈之後，他又不便離開了，如果沈振山要接見他而找不到人，這不只是失禮，而且是瞧不起主人，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得聽聽戲，瞧瞧雜耍，來打發這一天的時光。

當夜色深沉之際，沈府依然笙歌處處，熱閙非凡，不過季伯玉不想徹夜不眠，準備先回客棧歇息，明天一早再來。

他還沒有走出大門，一名身着青衫，年約四旬的瘦長漢子向他迎了過來。

「少俠可是姓季？」

「不錯，在下季伯玉。」

「咱們老爺子有請。」

「哦，請兄台帶路。」

一間雕樑畫棟的廳堂之上，明燭高燒，光亮得如同白日，上首一張蒙着虎皮的太師椅中，坐着一名身着紅袍，面貌慈祥的高大老者，他就是西南武林泰斗，擎天劍沈老爺子。

沈老爺子的兩旁，坐着峨嵋高僧明景大師，青城掌門無違道長，湖海豪客易三招，洗劍宮主俞涵梅。

除了這幾位名震江湖的高人，廳門兩旁還有四名身着勁裝，配着長劍的彪形大漢。

這那裏是接見賓客，說它是公堂倒還恰當一點。

季伯玉雖是瞧出氣氛有點不對，他還是神色坦然的走了進去。

「晚輩季伯玉奉家師之命前來給前輩祝壽，恭祝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多謝少俠，汪總管，快給李少俠看座。」

少者彬彬有禮，老者和顏悅色，大廳的氣氛好像和諧得很。

但……

「請問季少俠，尊師究竟是那一位高人？」

說話的是湖海豪客易三招，此人身材瘦長，面容削瘦，說起話來陰沉沉的，那副神態就像在審問犯人似的。

季伯玉目光一抬，向易三招瞥了一眼道：「前輩是……」

易三招道：「老夫姓易，人稱湖海豪客。」

季伯玉道：「原來是易前輩，久仰，家師姓商，雙名子畏。」

易三招道：「武林第一家？那麼少俠是來自虎林了？」

季伯玉道：「是的。」

易三招向季伯玉週身打量一陣，然後咳了一聲道：「老夫有一點疑問想請教少俠，如果言語上有甚麼開罪之處，希望少俠不要放在心上。」

季伯玉道：「不要緊，前輩請說。」

易三招道：「由虎林來成都應該西經武漢，你爲甚麼往南走跑到江西去了？」

季伯玉道：「晚輩初涉江湖，見聞不多，希望藉祝壽之便，到各處瞻仰一下名勝古蹟，滕王閣早巳膾炙人口，所以晚輩就去了江西。」

峨嵋明景大師忽然喧聲佛號道：「好理由，史老兒實在該死！」

季伯玉聽不懂這位高僧在說些甚麼，神色上不由一呆。

易三招哼了一聲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這種理由只能騙鄉下老兒。」

這回李伯玉聽懂了，敢情人家不相信他是瞻仰名勝古蹟。

遊踪何處，這是他個人的私事，不必別人相信，也不必浪費唇舌向別人解釋，因而向擎天劍沈振山雙拳一抱道：「前輩如果別無他事，晚輩就此告辭。」

易三招冷哼一聲道：「想走？那有這麼便宜！」

季伯玉面色一變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易三招道：「適才明景大師說南昌世家的主人史老兒該死，老夫却不明白他該死的理由，希望少俠能够解說解說。」

季伯玉道：「你弄錯了吧？易前輩，史大俠是被紅粉輓歌所殺，如何找到晚輩的頭上？」

易三招道：「史老兒被殺之時你在何處？」

季伯玉道：「在南昌，但當時在南昌的武林朋友不只晚輩一個。」

易三招道：「好，我再請問，鄱陽大豪馬士誠在九江遇害之時你在何處？」

季伯玉道：「在九江，不過……」

易三招哼了一聲道：「幾乎每一個武林同道被殺你都在場，這該如何解釋？」

季伯玉道：「這只是巧合罷了，前輩不要忘了殺人的是紅粉輓歌。」

青城掌門無違道長哈哈一笑道：「這似乎太巧了一點，誰敢担保你不是紅粉輓歌？」

季伯玉面色一沉道：「前輩是武林高人，說話應該有點分寸，紅粉輓歌是女人，無論怎樣也栽不到晚輩的頭上！」

洗劍宮主俞涵梅撇撇嘴道：「這就難說了，京戲班子裏面唱青衣花旦的不見得都是女人吧？」

季伯玉估不到這幾位名噪江湖的武林前輩，不只是硬將殺人罪名往他的身上栽，而且詞鋒犀利，使他有點招架不住。

看來他們是早有預謀，存心要將他留在這裏，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今天他可能會凶多吉少，全身而退的機會只怕不多。

雖是形勢極端不利，他依然沉聲抗辯道：「各位前輩不能單憑捕風捉影的猜忖，就認定晚輩是殺人的兇手，沈前輩是此地的主人，希望前輩主持一下公道。」

的確，擎天劍沈振山望重武林，季伯玉又是前來沈府拜壽的客人，只要沈振山出面調解，易三招等必然不會再找麻煩。

這是季伯玉惟一的希望，在道義上沈振山也義不容辭。

誰知一縷指風忽然襲向季伯玉的脅門，他剛剛有所警覺，巳然中了暗算。

出手的是易三招，這位名滿江湖的湖海豪客，竟然對一個後生晚輩暗中偸襲。

「啊，閣下的大名易三招原來是這樣得來的，還有兩招呢？何不一並讓在下開

開眼界？」

季伯玉原是十分憤怒的，在受到暗算之後他的心情反而平靜下來。

這是一羣沽名釣譽的小人，他們沒有道義，沒有同情，除了名利他們任什麼都不管，跟他們講理豈不是浪費唇舌！

季伯玉不願意再浪費唇舌，沈振山却說了話了。

「對不起，季少俠，人命關天，老夫實在不便偏袒，好在眞金不怕火，只要紅粉輓歌當眞與少俠無關，老夫當向令師負荊請罪。」

這是甚麼話，誰要你偏袒了？

季伯玉的心中雖是不滿，却沒有作任何表示，甚至連哼一聲都沒有。

洗劍宮主兪涵梅忽然又撇撇嘴道：「沈大俠，這位季少俠當眞來自虎林麼？」

沈振山道：「老夫也不太清楚，他是這麼說的。」

兪涵梅道：「武林第一家的傳人怎麼會是紅粉輓歌？小妹倒是有些不信。」

沈振山道：「這話似乎有點道理，季少俠，你能够拿出一點證明麼？」

季伯玉估不到這位正當妙齡，滿身妖艷的洗劍宮主，居然會說出公道話來，不管她究竟爲了甚麼，這個洗脫罪嫌的機會他絕不能放過。

於是他向兪涵梅投下一瞥道：「在下帶有師門信符神龍令，可以證明在下的身份。」

神龍令是武林第一家的權威標幟，在江湖上具有極大的震撼之力，雖然這個武林世家已日趨沒落，但江湖黑白兩道，對神龍令仍然具有一份崇敬之心。

因而當季伯玉說出身帶神龍令之際，這般武林高人竟一起現出驚愕之色。

兪涵梅微微一笑道：「少俠的神龍令帶在身上？」

季伯玉道：「不錯。」

兪涵梅道：「汪總管，勞你的駕……」

汪哲應了一聲，立即趨至季伯玉的身前，經過裏裏外外，上上下下的搜查，他沒有放過任何一個地方，就是找不到那枚神龍令。

廳上的每一個人都感到失望，因爲他們無緣一覩曾經風雲一時，人人敬畏的神龍令符。

只有季伯玉的神情不同，他是一臉驚詫之色。

神龍令是他師門的信符，也是武林第一家的榮譽標幟，他十分重視這枚令符，一直是隨身携帶着的。

爲甚麼神龍令會不在身上？莫非……

此時湖海豪客易三招忽然哼了一聲道：「武林第一家，嘿嘿，名號雖是响亮，可惜已是野草牆花，微不足道了，居然還會有人冒充，豈不是一樁怪事！」

季伯玉怒叱道：「住口，士可殺不可辱，你敢侮蔑在下的師門！」

兪涵梅道：「喲，好大的火氣，其實是你自己拿不出證據，怎能責怪別人？」

沈振山道：「季少俠，神龍令你有沒有放在別處？」

季伯玉道：「師門信物，晚輩不敢疏忽，一直是隨身携帶的。」

沈振山道：「老夫派人到客棧找找，你不反對吧？」

季伯玉道：「多謝前輩。」

沈振山回顧汪哲道：「汪總管，派人到季少俠住的客棧查查。」

汪哲道：「是，屬下這就派人去。」

兪涵梅撇撇嘴道：「沈大俠眞是的，分明他是一個冒牌貨，何必要汪總管跑一趟寃枉路？」

沈振山微微一笑道：「也許兪宮主說的對，不過季少俠好歹也是沈家莊的客人，老夫不能不盡一點心力。」

明景大師宣聲佛號道：「沈師主一片菩薩心腸，但願我佛慈悲。」

這些人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着，議論的話題自然是離不開季伯玉及他的師門了。

沈振山道貌岸然，峨嵋青城的一僧一道有時會說幾句令人無法理解的禪機，易三招兪涵梅語氣尖酸刻薄，好像跟季伯玉有甚麼深仇大恨似的。

季伯玉沒有理會這些，他明白城狐社鼠，同流合污，跟他們生氣簡直是浪費精力。

好在汪哲派去的人此時回來了，這般人的冷言冷語只好暫時停歇。

汪哲趨進大廳，呈上一柄帶鞘長劍，及一個藍布包裹道：「禀莊主，這是季少俠存在客棧的東西。」

沈振山道：「好，打開包裹。」

汪哲打開包裹，裏面只是一些衣物及銀兩，他一件件仔細檢查，並未發現人人矚目的神龍令。

兪涵梅冷冷道：「我說汪總管是跑寃枉路，沒有說錯吧？」

易三招道：「此子招搖撞騙，居然唬到擎天一劍沈老爺子的頭上來了，嘿，有種，有胆量。」

沈振山不勝惋惜的一嘆道：「看來老夫是無能爲力了，季少俠還有甚麼話要說麼？」

季伯玉道：「晚輩不能證明身份並不違法，似乎也沒有犯着各位前輩？」

易三招道：「你雖然沒有犯着咱們，但你兩手血腥，爲禍武林，咱們如何能够饒你？」

季伯玉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不過各位以道聽途說之言加罪晚輩，很難使人心服。」

易三招道：「每次紅粉輓歌殺人你都在場，這是事實，咱們並沒有寃枉你。」

無違道長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易大俠何須浪費如此多的唇舌？」

明景大師道：「此子桀傲不馴，煞氣凌人，武林之中的確留他不得。」

這般人在唇槍舌劍的大張撻伐，擎天劍沈振山却在長吁短嘆，顯出一片悲天憫人的神色。

湖海豪客易三招哼了一聲道：「沈大俠，爲江湖除害，可不能存婦人之仁，你倒是說說咱們對他如何處置？」

沈振山道：「老夫心頭已亂，希望聽聽易大俠的高見。」

易三招道：「如果要在下甫箸代籌，沈大俠最好將他送往太湖。」

兪涵梅道：「好辦法，他殺了快刀安勇，不這樣太湖王怎肯甘休！」

沈振山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汪總管，帶他下去。」

季伯玉被關進一間石室，日處愁城，坐以待斃，如果當眞被送往太湖，那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他並不怕死，只是心有不甘。

沈振山這般人硬說仙是「紅粉輓歌」，硬說快刀安勇是他所殺，衆口爍金，三人成虎，他在毫無反證之下，只有任人宰割了。

人生自古誰無死，他並沒有將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但神龍令的失落，他就片刻難安了。

那隻竹製的令符，是他師門的榮譽，現在失去令符，叫他如何向師門交待！

再說武林第一家的傳人，竟被人當作殺人的兇手，甚至琅鐺入獄，械繫上道，這種玷辱師門的奇恥，當眞是百死難蔽其辜。

傷心，徬徨，使到他幾乎不想再活下去。

但他必須堅强，必須活下去，否則不只是寃屈永難昭雪，師門也將陷入萬刦不復之境。

活下去就必須先求自救，再求洗刷，那麼最要緊的自然是解除被封閉的穴道，恢復自由之身了。

他原是一個意志堅强的人，此時一經決定，立即摒除雜念，提氣運功，希望衝開被封閉的穴道。

但他微一提氣，竟然腹痛如絞，這個功如何運法？

經過幾次試驗，弄得冷汗披體，連半點眞力都提不起來，看來他不得不向命運低頭了。

命運也許當眞能够捉弄人，但季伯玉却天生一副倔强的個性，只要一息尚存，他絕不會承認失敗的。

於是他日以繼夜的掙扎，絕不放棄任何一個求生的機會。

兩天過去了，他的掙扎毫無進展，在第三天的凌晨，他被架上一輛篷車，由沈振山的大弟子成晉元帶着四名武士押送，出成都南門逕向簡陽馳去。

成晉元一馬當先在前面開道，篷車前後各有兩名武士，連趕車的算上，沈家一共派出六名高手。

看來季伯玉是山窮水盡，絕無生路了，在轔轔車聲中，他不由發出一聲嘆息。

「嘆甚麼氣，沒出息！」

這兩句話來得是那麼突然，他難免大吃一驚。

他聽出那細如蚊蚋的聲音，是以傳音入密的內功傳入耳鼓，他不敢說沈家這一羣押車者沒有此等高深的功力，但他們沒有施展此項功力的必要。

莫非他聽錯了？不，他沒有聽錯，接着篷車底部的木板忽然抽掉兩塊，一顆光頭由縫隙中鑽了進來。

現在他明白了，適才說話的敢情是這位小和尚。

小和尚嘻嘻一笑道：「別發呆了，快跟我走。」

眼看來了救星，季伯玉自是大爲興奮，只是他却再度嘆口氣道：「我被人制住穴道，如何走法？」

小和尚身如游魚，一縱身就躍了進來，他問明了季伯玉被制的穴道，連續拍了幾掌依然解它不開。

眉峯一皺，小和尚搖搖頭道：「一定是湖海豪客易三招做的好事，我解不開他的手法，只好先將你弄出去再說。」

他由縫隙鑽出，一手勾住車板，一手抱住季伯玉，脚下再輕輕一踢，幾粒細沙立即像箭般的飛出，車後的兩匹駿馬驚得人立而起，馬上的騎士幾乎被掀了下來。

小和尚毫不怠慢，足尖一點地面，以飛雲追電之勢，由車底竄進路旁的草叢之中接着伏下身軀，靜靜的向路上瞧看着。

季伯玉估不到小和尚的身手竟然這般俐落，適才的幾下動作，當眞是快如閃電，其機智冷靜，也非常人所及。

沈家的人馬騷亂了一陣，並未發覺車上出了問題，待他們走出視綫之外，小和尚才吁出一口長氣道：「這趟差事可不好玩，簡直是玩命嘛！」

季伯玉不安的道：「多謝小師父相救，在下……」

小和尚光頭一搖道：「少來這一套，要說甚麼好聽的待會對我師父說去。」

季伯玉道：「令師呢？」

小和尚道：「在船上，咱們走。」

季伯玉行動如同常人，只是不能提聚眞力，如果沈家的人發覺了回頭來找，豈不是前功盡棄！

因此小和尚挽着季伯玉的臂膀，帶着他一陣狂奔，直到岷江江岸，他的脚步才緩了下來。

在一個十分隱秘之處，停着一艘單桅烏篷船，小和尚足尖一點地面，帶着季伯玉逕向船上躍去。

船上有五個人，除了老和尚，還有一對母女及一雙年老的夫妻。

那對母女一個是四十出頭的中年婦人，徐娘半老，風韻依然不俗。女兒只有十六七歲，雖是荊釵布裙，一副漁家兒女的打扮，但那芙蓉爲面，秋水爲神的丰姿，當得是塵寰罕見。

季伯玉上船之後，向老和尚抱拳一揖道：「多謝前輩救命之恩……」

老和尚哈哈一笑道：「一點小事罷了，施主不必放在心上。」

語音一頓，回頭指着半老徐娘道：「這位是水大娘，貧僧已經拜託她們母女將你送回虎林，施主先來見過。」

季伯玉雙拳一抱道：「晚輩季伯玉參見大娘。」

水大娘道：「少俠不必多禮，你的行動似乎有些不便，莫非穴道被人所制？」

季伯玉道：「是的，晚輩無能……」

老和尚雙目一瞪道：「光兒，爲甚麼不替季施主解開穴道？」

小和尚嘛着嘴道：「人家武林第一家的傳人，都自稱『晚輩無能』，徒兒那裏有這個能耐。」

老和尚面色一變，一把抓着季伯玉的手腕，吐出一股熱力，良久，他鬆開手指，一言未發，臉色顯得難看已極。

水大娘說道：「老和尚，有甚麼不對嗎？」

老和尚吶吶說道：「天樞受傷極重，除非……」

水大娘道：「怎樣？」

老和尚道：「除非找到千年靈芝一類的天材異寶，或是找到乙無路，否則他這一生就不必再練武了！」

水大娘道：「天材異寶可遇不可求，倒不妨去太白山碰碰運氣。」

老和尚道：「難，太難了，哦，大娘還願意將他送回虎林麼？」

水大娘面色一整道：「廢話，老身幾時說話不算了？」

老和尚喧聲佛號道：「既然如此，貧僧告辭。」

考和尚師徒一走，水大娘立即吩咐那對年老夫婦開船，並指着荊釵布裙的少女道：「她是小女飄香，外面風大，少俠到艙裏歇着吧。」

季伯玉道：「多謝大娘。」

水飄香道：「來，季少俠，我帶你瞧瞧住的地方。」

季伯玉道：「謝謝。」

水飄香撇撇嘴道：「那有那麼多的客套，咱們相處的日子還長着呢。」

季伯玉道：「姑娘說的是。」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進入船艙，水飄香道：「年老爹年婆婆住前艙，我跟我娘住後艙，中艙是留給你的，篷上有一道便門，進出不必經過前後艙，只是狹小一點，希望少俠能夠習慣。」

季伯玉道：「在下不再言謝，但望姑娘不要將在下當做客人，船上有甚麼在下能做的，姑娘儘管吩咐。」

水飄香道：「有一點……」

季伯玉道：「姑娘請吩咐。」

水飄香道：「我娘不喜歡講話，年老爹，年婆婆更像兩隻鋸了嘴的葫蘆，整年整月的待在這麼一條船上，你說是不是彆死人了？」

季伯玉道：「這的確有些難受，可惜在下也不會講話，否則可陪姑娘聊聊。」

水飄香道：「不會講話不要緊，你倒是願不願意跟我聊天？」

季伯玉道：「當然願意，只是在下却不知道打那兒聊起。」

水飄香道：「就聊你吧，怎麼着？」

季伯玉道：「我？一個平凡的俗人罷了，有甚麼好聊的？」

水飄香撇撇嘴道：「別妄自菲薄，武林第一家的傳人，這可不是矇混來的。」

水矇香這一提到他的師門，他不由心中一陣難過。

師門神龍令被他失落，又被人當做兇犯囚了起來，雖然已蒙老和尚師徒救出，但穴道被制，無力化解，茫茫前途，禍福難知，這樣一個武林第一家的傳人，豈不是莫大的諷刺！

水飄香不是諷刺他，自然不明白他的神色為甚麼會如此頹喪，不過小姑娘冰雪聰明，凝神想了一想，就猜出了一點端倪，因而勸慰道：「別難過，少俠，聽和尚伯伯說，他們將紅粉輓歌栽到你的頭上，是存心打擊武林第一家，這麼多人存心計算你，你那能不着他們的道兒？」

季伯玉嘆息道：「在下愧對師門，當眞生不如死！」

水飄香面色一整道：「你太灰心了，少俠，一山還有一山高，誰能担保終身不敗？其實貴門武學深如浩海，縱然是一招一式，也是驚俗駭世之學，少俠年歲還輕，只要痛下苦功，何愁不揚眉吐氣？」

季伯玉神色一黯道：「武林第一家今不如昔，其中的原委已經不是秘密了，莫非姑娘還不知道？」

水飄香搖搖頭說道：「沒聽我娘說起過。」

季伯玉道：「姑娘，我有點累了，咱們待會再聊，好麼？」

水飄香見他一臉疲憊之色，遂點點頭道：「好，你歇歇，我到外面瞧瞧去。」

季伯玉原是有些話要問水飄香的，由於她提到武林第一家，使他心頭愧疚難安，也就不願再聊下去了。

此時船隻正順流前進，船輕水急，捷如奔馬。約莫一個時辰，水飄香再度進入中艙，她的手裏還捧着一些衣物。

「精神好一點麼？少俠。」

「多謝姑娘關懷，好多了，請坐。」

水飄香在一張矮櫈之上坐了下來，順勢將衣物放在艙板之上，然後微微一笑道：「季少俠，有兩件事娘叫我告訴你。」

季伯玉道：「姑娘請說。」

水飄香道：「第一件是易容改扮，使人瞧不出你的本來面目，這些衣物是替你準備的。」

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易容改扮既是情非得已，他如何能夠不答允？

水飄香道：「第二件娘叫你跟我學川音。」

季伯玉一怔說道：「學川音？學得會麼？」

水飄香道：「為甚麼學不會？」

季伯玉道：「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要改掉鄉音只怕不容易。」

水飄香道：「鄉音難改就無法學川音麼？有些人會說幾種方言，他是怎麼學會的？」

季伯玉無話可說了，只得易容改扮，再跟水飄香學習川音。

現在他變做一個船夫了，短衣赤足，膚如古銅，全身上下，都留着一些久經風霜的痕跡。

只是他不解，為甚麼要如此謹愼。

「水姑娘……」

「嗯……」

「咱們離開成都已經很遠了吧？」

「不錯。」

「那……沈振山還會找到在下？」

「這麼說你是小看沈振山了，在西南，他是武林泰斗，跟黑白兩道都有交情，在中原，擎天劍沈振山也是一個金字招牌，如今你這一逃，他就無法向太湖王交待，說不定他已經傳下武林帖，邀請黑白兩道緝拿你，如果不易容改扮，豈不是寸步難行！」

季伯玉並未想到事態會如此嚴重，經水飄香一說，不由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水飄香微微一笑道：「不要担心，少俠，我娘已經答允和尚伯伯，要將你送回虎林，咱們要當心一點，不會有事的。」

季伯玉吁了一聲道：「水姑娘，咱們素昧平生，你們這樣，咳，在下實在……」

——未完——

兩月完中篇奇情故事

粉盒(二)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柳如眉帶着一隻內藏六顆珍珠的盒子，揣在懷中，跑進一座破廟避雨。伏牛山三狼——白天彪、傅星、李吉追踪而至，三人合力制服柳如眉，搶走至的寶盒，正慶得手，豈料先此而眉，隱伏樑上的楊曉風見義勇為，一躍而下，拔劍相助，與三狼周旋，十多個回合之後，卒之將三狼先後斃於劍下，奪得寶盒，當他與三狼拚鬥之際，柳如眉只當是賊殺而已，故對楊曉風並無好感，及至楊曉風將寶盒交回她時，才另眼相看。當楊曉風取回包袱便要離開時，柳如眉乃將他留下，向他借件衣服，蓋因柳如眉力鬥三狼時，弄至衣裳破裂，幾不蔽體……

賀客變吊客　壽堂變靈堂

火堆再度燃起，柳如眉臉色酡紅。

楊曉風目光一落，一雙眼睛再也拿不開。

柳如眉低頭一望，粉面嬌紅欲滴。那件外衣剛才跌在火堆上破了一個洞，酥胸半露，春光乍洩。她連忙轉過身去，又羞又急，幾乎哭了出來。

楊曉風嘆了一口氣，把包袱打開，道：「原來你只穿了半件衣服，唉，我自己雖然愛看，却不想你能隨便讓人看見！」

嘆息了一聲，又自言自語地說道：「只不過我的衣服都是臭的，不知有沒有人要？」

柳如眉連忙轉過身來，身子一動，酥胸幾乎自衣洞中穿出，忙又轉回身去，嗚咽道：「要要！臭的也有人要！」

「誰要？」

「姑娘我要。」柳如眉已幾乎哭了起來。

楊曉風不忍再捉弄她，忙取了一件衣服抛了過去。

柳如眉穿了衣服，神態才逐漸平覆。

楊曉風道：「姑娘你大概又要趕我走了吧！」

柳如眉咬牙不語，呆呆地坐在火堆旁發怔。

楊曉風道：「姑娘要去那裏？」

「要去那裏與你何關？」柳如眉白了他一眼。

「在下只是問問你，看看是不是與在下同路。唉！說實在的你穿了一套這樣的衣服，要是又遇到什麼山的三條虎，只怕會連累了我衣服要受五馬分屍之苦！」

柳如眉「嚶嚀」一聲，無力地道：「死賊，你，你……你就會嚇人！」

「嘻嘻，我要去開封，你呢？」

柳如眉急道：「剛好同路，我要去鄭州。」

「哦，看來在下得免費當個護花使者了！」

柳如眉鬆了一口氣，恨恨地道：「你說了這許多話，只這句話還有點人味。」

黑暗漸去，雨亦漸歇。

清晨雨後，空氣格外清新。

楊曉風伸了一下懶腰。「上路吧，姑娘。」

柳如眉連忙跟他出廟，廟外地上盡是積水，兩人都有一身輕功，倒也不怕會被積水濺汚衣衫。

下了山，柳如眉漸漸覺得楊曉風並不那般可惡，行了一會，到了一個樹林，楊曉風道：「你站在這裏是不許動，不許東張西望。」

柳如眉大吃一驚，低聲道：「有敵人？」說着不由站近楊曉風。

楊曉風低聲道：「不是，是死賊子要解手，怕你看到！」

柳如眉輕啐一聲，粉臉通紅，捏拳在他膀上擂了一下。「你那張嘴怎地這般可惡。」

楊曉風嘻嘻一笑，揚長入林。

一忽，楊曉風出來，似笑非笑地道：「輪到你了！」

柳如眉聽得粉臉一紅，嗔道：「我不要！」

兩人再走了一程，行人漸多，他們對柳如眉都投來驚奇的目光。

楊曉風那件上衣穿在柳如眉身上，又寬又大，長可及膝，一副怪模怪樣，柳如眉大窘。

柳如眉道：「喂，你叫什麼名字？」

「死賊子！嗯……我是天下最大之大俠。」

柳如眉「噗嗤」一笑。「人家跟你說正經話。」

楊曉風突然回身向她一個長揖。「小生楊曉風，行年二十五，尚未娶妻。」

柳如眉又再一笑，嬌聲道：「誰跟你來這個，老是沒正經，惹人生氣。」

其詞若有憾然，其心實則喜之。

這之後兩人談笑甚歡，走了幾十里，柳如眉對他已芥蒂全消。

前頭突然出現了一彪人馬，馬上騎者個個都虎背熊腰，孔武有力，催馬急馳過來。

楊曉風閃在路旁，仍然悠悠地走路，柳如眉低着頭走在他後面。

馬匹在他們身旁經過，揚起一片風沙，柳如眉不由把頭抬起，目光一掃，不禁呀地叫了一聲。

楊曉風以爲發生了什麼事，連忙回過身。

馬上有人回首望了過來，急喝一聲：「薛英雄請停！」

柳如眉驚喜地道：「董叔叔你怎會在此？」

來的正是彭七的手下的董雄。

董雄臉色一變。「柳姑娘你又怎會在此？你姚叔叔呢？」

柳如眉眼圈兒一紅，低聲道：「昨夜我找不到你們，房內突然又出現了幾個幪面人，我只得破門突圍，沒想到後來又遇上伏牛山的三條狼……幸而這位楊大俠相救，才得無事。」

董雄看了楊曉風一眼，抱拳說道：「多謝少俠拔刀相助，四方鏢局上下感激不盡。」

回頭向柳如眉道：「鏢物還在麼？」

「在。」

楊曉風覺得這人有點眼熟，可又想不起在那裏見過。他生性吊兒郎當，不喜與這種人在一起，以免行動受到管制。

當下便對柳如眉道：「對啦，姑娘既然找到人，在下這護花使者便得失業了！再見！」

他見薛昂的手下牽了幾匹空馬，準備作替換，便老實不客氣地躍上一匹。

一個手下喝道：「幹什麼？」

「借匹馬用用！」手指一劃，截斷馬韁，一挾馬腹向前馳去。

薛昂見了大怒。「誰敢動彭七爺子的馬匹！」

「彭七爺豈是小器之人！」楊曉風回身把手向薛昂一揚。

薛昂連忙勒馬，用手一招，却是一塊銀子，抬眼一望，楊曉風經已去遠，官途上只聞他爽朗的笑聲。

壽宴風雲

楊曉風繞過鄭州城，直下開封，他怕在城內打尖又會碰到柳如眉，楊曉風已看出小妮子對他已產生了情愫，心想再玩下去，可是乖乖不得了，因此，便一口氣馳了五十里，才在一家驛站附近的小飯店打尖吃飯。此時，晌午已過，店裏食客疏落，楊曉風獨自一人據了一張座頭，叫了酒菜便慢慢吃喝起來。

鄰座坐着兩個青年，一男一女，他倆似乎低聲商量些什麼，語中隱隱提到什麼五年一屆的比武事情，楊曉風心中大奇，不覺豎起耳朵細聽。

只聽那個男的道：「凝妹，你說有沒有辦法使這種情況改變？」

隔了半晌女的才答道：「依你看呢？鳴哥。」

那個被叫鳴哥的男子道：「他們所爭的無非是爲了老幫主的白玉玄功秘笈而已，如果把上下冊分開各自保存不是可免一場干戈？」

那女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語氣透露着憂慮：「你說他們兩位老人家肯麼？」

那男的輕喟道：「小兄正是怕他們不肯。不過，若果有一方面退出競逐不是可以避免麼？」

「鳴哥你這不是說夢話？」

「凝妹，這些年來，你總該明白小兄對你……對凝妹的一片心意。」

那女的不知說了句什麼，由于聲音太低，以至楊曉風根本聽不清楚。

那男的接着道：「假如凝妹信得過小兄的，小兄倒有一計在此。」

「計將安出。」

男的聲音很小，楊曉風又再聽不到聲音。

此時，楊曉風經已吃飽，也無心再聽，結帳出店上路。

彭七的馬果然不錯，跑得又快又穩，長力又足，到了次日黃昏已到了開封城。

他投了店，先梳洗一番，又換過衣服才直奔魏府。

魏府的主人「掌劍雙絕」魏揚波，是開封府數一數二的大富，他家在長江南北，大河西岸開設的布莊共有二三十家。

近年來魏揚波已少在江湖上走動，全

心經營布莊的生意，因此很多武林中的應酬都由他兒子魏高立代爲出面。

魏高立跟他父親性格截然不同，他老子拚命賺錢，他却拚命花錢，吃喝玩樂樣樣精，幸而，他人還聰明，在習武方面頗能痛下苦功，近年也搏了點名頭，在河南四公子中排名第一。

魏高立所以能夠賺大錢，那是因爲魏家一早便建立了一個信鴿聯絡網，市道若有絲毫變化，便能通過信鴿交換情報，因此能夠做到，損失比別家少，而賺錢却比別家多。

× × ×

楊曉風的到來，使魏高立大喜，他們「河南四公子」跟楊柳二人因爲氣味相投，早成莫逆。

剛巧「河南四公子」的另一位「神彈公子」許三城及另一位青年高手「黑貓」柯展翅也在魏家作客。

當下魏高立忙在城內的「無歸園」酒家設宴爲楊曉風洗塵。

無歸園三字取自不醉無歸，因此，此店自釀桂花酒遠近馳名，的確是好酒。

酒固然是好酒，菜也是好菜，衆人放懷大吃。酒過三巡，魏高立突然問道：「小風，小柳怎地沒跟你同來，你倆可是焦不離孟的。」

楊曉風目光倏然一暗，一仰脖，一口氣把一大盅酒喝乾。「老二已……」話說了一半便頓住。

柯展翅截口問道：「小柳可是經已娶了妻子，如今安坐家中抱娃娃？」

楊曉風苦笑一聲，當下便把柳殘月被殺之事說了一遍。

衆人聽後，都是一怔，興緻也跟着一沉。

許三城訝道：「小柳向與人無爭，照說沒有什麼仇家，怎會……」

柯展翅脫口道：「咦？莫非是爲了女人？」

魏高立叱道：「胡說，你也不是不知小柳的爲人！咱這一夥人青樓買醉固然常有，但絕沒有做過失德的事，豈會惹下什麼麻煩。」

楊曉風道：「我也百思不解，又非仇殺，又非情殺，又非刦殺，那是什麼？」

許三城安慰他道：「慢慢調查，自有水落石出之日！只要用得着咱們的，但請開口。」

「對，反正咱老柯最愛管閑事，小魏也是白閑着，是個沒事找事做的人，只要你需要，咱無不鼎力相助。」

「如此，小弟先謝了。」楊曉風感激地道：「衝着幾位盛意，即使報不了仇，老二在天有知，也會安息。」

魏高立忙道：「小風此言差矣！咱雖是酒肉朋友，但交往也有不少日子，小弟不敢唱高調，這份心意還是眞摯的！你的事便是兄弟們的事，小柳的事也是咱的事，說多謝，豈不生份。」

柯展翅道：「咱老柯認識這些年，只有這幾句話最像話，小許怎不吭一聲？」

「小弟正在推敲。」

「推敲什麼？」柯展翅詫異地問道。

「推敲對方殺小柳的動機。」

「推敲出來了沒有？」

許三城瞪了他一眼，道：「推敲出來了，我還會不說一聲，廢話！」

魏高立忙道：「菜涼了，快吃！吃後再說。」

× × ×

「慈心劍」盧拓一生樂善好施，從來不妄殺一人，即使是黑道上人落在他手中，除非是十惡不赦之徒，否則他也只是略施懲戒便放他一條生路，因此，才得了「慈心劍」的外號。

其子盧興家秉承父志，也得了個「小孟嘗」之佳譽，黑白兩道的朋友不論有何困難或盤川短缺的，只要到盧家一行，絕不會空手而回。

這天正是盧拓的金盆洗手之日，也是他的六十壽誕。自各地而來道賀的江湖俠客把門口塞得水洩不通，好不熱鬧。

盧家是開封的世家，盧府佔地異常寬廣，要接待一二千個嘉賓還不致太困難。

大廳壁上一早掛了幅巨大的紅毡，中間用金綫綉了個斗大的壽字，筆走龍蛇，氣勢非凡，顯然是出自名家之手。

一對兒臂般大小的長壽燭，吐着歡快的火焰，火光把那個壽字映得閃閃生輝。

廳內滿是各地賀客送來的賀禮，金玉古玩，奇珍異寶，寶刀寶劍全是價錢不菲的寶貝。

魏家與盧家是世交，因此，魏高立臨時也被拉去招呼賀客。

楊曉風及柯展翅頗感拘束及無聊，他倆都不慣這種場面，只有許三城到處走動，不斷與熟人打招呼。

好不容易等到那長長的鞭炮燒盡，賀客相繼入席，楊曉風才略略鬆了一口氣。

席前，盧拓先舉行了金盆洗手的儀式，又說了一番答謝的話，壽宴才開始。

只見下人川流不息地捧菜上來，刹那間歡笑聲，勸酒聲鬧成一片。

酒過三巡，主人家逐席敬酒，賀客亦紛紛回敬，今日之會，眞的是龍蛇混雜，黑道白道的人都坐在一起。

盧拓喜氣洋洋，不斷拈鬚歡笑，刹那廳內的猜枚呼酒之聲，此起彼落，聲震屋瓦。正在酒酣耳紅之際，突然有三個大漢向楊曉風走去，爲首的一個大漢打着酒呃，指着楊曉風問道：「你是那個『風流楊柳』的楊曉風？」

楊曉風從來未見過他，聞言訝道：「尊駕何人？在下正是楊曉風，未悉有何指教？」

「問得好，伏牛山三狼是你所殺？」

楊曉風心頭一動，忖道：「這事他又如何得悉？」口中却應道：「正是在下所殺的。」

那大漢臉色一沉，喝道：「高爺與白天彪有八拜之交，小子你知道麼？」

楊曉風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舉箸夾了一塊鷄肉，放入口中細嚼。

那大漢勃然大怒：「小子站起來！」

楊曉風冷冷地回答道：「你是此間主人？」

大漢一怔，答不出話來。

盧興家聞聲忙奔過來。「高兄弟，有話慢慢說，千萬別傷了和氣。」

姓高的大漢輕輕推開盧興家，道：「少當家，高某不會敗盧爺的興，你放心，

我只是問他幾句話。」一抬頭，「小子，你好狂，全沒把我高翼看在眼中！」

楊曉風看也不看他一眼，舉杯對席上的來賓道：「來來，咱爲盧老爺子的高風亮節乾一杯！」

高翼酒氣上湧，再也忍耐不住，喝道：「楊曉風，你有種的，便跟高爺見個眞章！」

楊曉風回頭道：「你今日是來爲盧老爺子拜壽，還是來找楊某的晦氣？」

盧與家忙接口道：「高兄弟請瞧在家父臉上……」

高翼頭一側，截口道：「你放心，高某還不會觸盧老爺子的霉頭，不過若不叫他露一手，豈不要讓朋友們笑咱摩天嶺三隻豹虎頭蛇尾麽？」

楊曉風此刻就算是泥人做的，此刻也自有火氣。「閣下何以教我？」

「你吃得住高某三刀，這樑子便算揭去！」

「這還不容易？來吧，楊某就坐着跟你過三招玩玩！」

這話聽在高翼耳中無疑火上加油，猛喝一聲拔刀而起，一刀向楊曉風劈下。

盧與家知道這種山野强盜無理可言，自己要阻擋也未必阻擋得來，只得道：「兩位點到即止，千萬不可認眞。」

楊曉風右手持着箸子，運勁在刀身上一撥，鋼刀立即歪過一旁。

高翼一怔，刀一偏一掄，攔腰砍向楊曉風。

楊曉風足尖一點，連人帶椅飛起，斜飛八尺。「來，還有一刀。」

高翼此刻自知不如對方艮多，可是騎虎難下，只得硬着頭皮上前，他沉腰紮馬，鋼刀斜削，刀至半途突然改爲直劈，去勢如電，直奔楊曉風面門。

楊曉風叫道：「來得好。」舉箸迎向鋼刀。

「噹！」一聲，一雙牙箸剛好挾住鋼刀，高翼一用勁，不動分毫。

「颼！」一聲，一隻牙筷之上端突然斷裂飛起，去勢如矢，赫然刺在高翼的頭髮上。

高翼吃了一驚，一股寒氣自脊樑直冒上來。

楊曉風冷冷一笑：「三招已過，楊曉風幸未出醜。」言下之意無疑譏諷對方經已出醜露乖。

話音一落，手臂一揮，高翼愴然退後二步。

楊曉風足尖又再地上一點，連人帶椅飛向席間落地之處剛好是他本來的位置。

場內立即有人高聲讚起好來，連盧與家對楊曉風也刮目相看起來。

高翼狀極狼狽，連場面話也未及丢下兩句，便帶着他的三個拜把兄弟一溜烟溜開。

楊曉風若無其事，又與同席的賓客敬起酒來。

廳裏有絕大部份的人都不認識楊曉風，便紛紛交頭接耳起來。

有略爲知道的，便說：「聽說他是齊老怪的關門弟子。」

「那個齊老怪？」

「還有誰？當然是『白衣魔劍』齊白衣那個老怪物啦。」

楊曉風最恨別人侮辱他的師父，他是孤兒，自幼便由師父撫養成人，因此對他師父的感情，非比尋常。聞言之後，心頭有怒，重重放下酒杯，倏地回過頭來，目光精光四射。

許三城怕他鬧出事來，盧拓臉上不好看，忙把他拉下。

楊曉風沉聲道：「在下楊曉風，行爲雖不肖，却絕與家師無關，各位如何對楊某非議，楊某也只會一笑置之，但却不容有人侮辱家師片言隻語，否則，楊某絕不客氣，也不會顧念什麽情面！」

這番話倏地使廳內的氣氛爲之一緊。

陡地廳邊靠門處有人哈哈大笑，跟着站起一個身穿紅衣的大漢，大漢邊笑邊向楊曉風走去。

楊曉風冷冷地望着他，衆人都心想這小子好狂，有人教訓他倒省了自己不少氣力。

紅衣人走至楊曉風面前，笑聲一止，身上突然發出一股肅殺之氣，附近的賓客都是心頭一窒。

場上羣豪又自忖道：「此人是誰，怎地殺氣如此之重，看來姓楊的那小子絕對討不到好的，咦，看此人神態也非好人，嘿嘿，兩個邪魔小子相鬥，豈非乃上佳之事？」於是抱着存心看戲的心情。

盧拓忙站立道：「各位英雄今日既然賞面到舍下作客，往昔有什麽樑子的，今日瞧在盧某面上暫且擱開如何？」

紅衣大漢長笑一聲，道：「某家乃關西南宮血衣，是次入關，乃爲了些私人要事而來，有幾句話要向楊大俠求證一下的，不會阻延各位太久時間。」

楊曉風今日才第一次見到他，聞言之後，心中十分詫異。

南宮血衣四個字一出口，羣衆都是心頭一震，風聞這人近年崛起西北，殺人無數，向無敵手，心中都是暗道：「難怪殺氣如此之重。」

盧拓聞言之後，心頭也是一驚，暗道：「這魔頭幾時來此，怎地無人知道？今日鬧個不好，只怕……」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

南宮血衣轉頭向楊曉風，道：「梅花寨戴景是你所殺的？」

楊曉風略一尋思，倏然記起兩年前自己的確與柳殘月仗劍同闖梅花寨的經過來，那寨主正是戴景。

當下傲然道：「不錯，閣下若不說楊某也已忘記。」

羣衆見他語氣如此之硬，有人暗暗替他揑了一把冷汗。

南宮血衣臉色一變，厲聲道：「因何殺他？」

楊曉風冷冷地道：「彼又因何要刼在下之錢財？難道不該殺？」

南宮血衣仰天大笑，一字一頓地道：「該殺！」

這下羣衆都十分驚奇，楊曉風也禁不住一怔。

南宮血衣語氣一變，沉聲道：「不過他固然該殺，却絕不能由你殺之！」

「難道閣下才能殺得？」

「說得好！」南宮血衣臉上突然露出

一絲痛苦之色，「某家姑丈一家均被此獠帶人殺死，某家不殺他誰能殺他！」

「奈何楊某經已下了手，這豈非省了閣下一番功夫？」

南宮血衣冷冷地哼了一聲：「誰要你越俎代庖？」聲音突然轉厲：「你知不知道他是某家何人？」

「閣下不說，楊某又怎會知道？」

「他是某家的表哥。」

「令姑丈的兒子？」

「正是！當日他帶了人衝入令姑丈家，某家年紀尚小，幸能逃過一刼，你把他殺死，叫某家又向誰人調查其他同黨？」

楊曉風無奈地說道：「這也是無奈之事。」

南宮血衣厲聲道：「無奈？你今日便得給某家一個公道。」

楊曉風不由一氣。「閣下此言豈非無理之至！」

在場羣豪也都覺得南宮血衣實在不能理喩。

「不必多說，宴後某家便要向閣下討教一下，舍表哥雖然不肖，但我姑丈是何等英雄的人？他的兒子豈能死在無名小卒之下？」

楊曉風嘿嘿冷笑。

「只要你能在某家血劍之下，保住性命，這場樑子便自揭去。」

言下之意，羣豪都能明白，南宮血衣是向楊曉風下戰約，這一戰兩人除非有一個倒下，否則只怕不會停休。

楊曉風夷然不懼，道：「時間地點請閣下一併賜告。」

「好，爽快！某家能與你決一死戰，眞乃快慰平生。」南宮血衣道：「擇日不如撞日，就在宴後此地庭院如何？」

「正是省了楊某一番跋涉。」楊曉風說罷便坐下吃喝，若無其事。

場中不少人見他如此鎭定，都是暗暗佩服。

南宮血衣走回自己的座位，也就豪吃豪飲起來，狀甚豪邁。

羣豪正想繼續飲食，冷不防又有一個人自座中站了起來，抱拳道：「各位英雄，在下鄂北四方鏢局的蘇振堂，今日有點事想借此場合說幾句話。」

認識蘇振堂的人似乎不少，當下立即有人應道：「蘇總鏢頭有話快說。」

「多謝諸位賞面。」蘇振堂又向四方抱拳道：「上月頭接下一枝鏢，由於鏢貨十分珍貴，因此托舍小姨帶貨上路，在下則打明鏢旗另路出發，不料這一計劃仍然未能逃過伏牛山三條狠的魔手，幸得楊曉風楊大俠臨危拔刀相助，鏢物才得於平安送去。」

他虎目一掃，又道：「諸位大概不知收鏢人的姓名？」他提高聲音道：「收鏢人是彭七爺，托鏢的是他的女婿。」

衆人都是「啊」地一聲叫了出來，心裏尋思道：「難怪蘇振堂要當衆讚揚楊曉風了。」

「對於楊大俠高風亮節，四方鏢局感激不盡。此事令在下感觸甚大，因此決定把鏢局收歇了，以後也不再吃這口飯了。在下在此一則多謝楊大俠相助之情，二則在此一併多謝諸位多年來對敝鏢局的關照及愛護。下月廿日在下將在敝局略備酒水酬謝各位，並當場宣佈歇業，希望諸位屆時賞臉。」

場中不乏無事找事忙之輩，聞言轟然叫好。

這壽宴由正午開始，足足吃了近兩個時辰才散席。

羣豪回首一望，南宮血衣不知何時已負手站立在庭院之中。

許三城低聲對楊曉風道：「小風，這個姓南宮的不是省油燈，你得小心點，千萬不可大意。」

「小弟省得。」楊曉風隨即站了起來，目光一掃，突然瞥及一張熟悉的臉龐，細眼一看，却是柳如眉。

只見柳如眉一臉担憂之色，目光灼灼望着楊曉風。

楊曉風心頭一跳，登時把目光拿開，轉身向外走去。

衆人連忙讓開一條路，南宮血衣目光落在楊曉風臉上，他神光煥發，右手按在腰畔的劍柄上。

楊曉風站在他面前八尺之處，目光也是瞪在南宮血衣的臉上，一眨不眨。

衆人只見庭院中兩個青年，一個白衣如雪，一個紅衣似血，屹立如山，彷如兩尊石像。

場上千多人竟然靜得落針可聞，偶爾才聽到一兩聲沉濁的呼吸聲。

柳如眉更是手心淌汗，一顆心怦怦亂動。

庭院內殺氣突然盈空，樹上枝葉無風自動……

掠刼

過了盞茶工夫，南宮血衣緩緩抽出劍來，殺氣更盛。陽光映射，劍身上鮮紅似滴血，令人心悸。

場中又有不少人忖道：「原來此人是血劍門之後，難怪武功如此之高！」

楊曉風右手搭落腰上，一拉一抖，「錚」地一聲，一道白光猝彈了開來，却是一把鋒利的「白鋼軟劍」。

白衣配白劍，紅衣持血劍，一白一紅蔚爲奇觀。

陽光逐漸變紅，天邊好似掛了一幅紅毡。南宮血衣目光突然大盛，倏地猛喝一聲，血劍曳起一道血光斜向楊曉風飛去！

楊曉風不進不退，手腕一振，軟劍把血劍格開。兩劍相碰，飛起一蓬火星。

楊曉風手腕一沉一抖，反刺一劍，疾如星火，如毒蛇吐信般急射向南宮血衣咽喉。南宮血衣血劍一格一翻，反刺楊曉風脅下！

兩人一上場都是採取攻勢，剎那雙劍不斷碰撞，響起一陣炒豆似的聲音，又似珠走玉盤。

場上人人屏息而觀，武功稍差的根本只見身形不見劍影。

白影與紅影一陣翻騰，這一眨眼之間，兩人已互相交了一百多劍。

這一百劍不但使南宮血衣的名頭在中原羣豪中扎根，也使各人對楊曉風刮目相看。

一百劍之後，兩人倏地又停止，都是劍斜指前方，身子動也不動！

場上武功高強的都知道，再度援戰時，將比第一次交鋒更加激烈及兇險。

除了三數人能看出這一百劍之中，南宮血衣比楊曉風多攻四劍之外，餘者全都以爲難分軒輕！

南宮血衣沉聲道：「你是齊白衣的關門弟子？」

楊曉風反問道：「你……你難道是霍，霍……」

南宮血衣反厲聲截口道：「正是！」

盧拓及幾個輩份較高的高手，齊都忖道：「南宮血衣不欲人知其師承……難道他師父是霍小玉？」

楊曉風欲言又止。

南宮血衣喝道：「不必多言！」劍一引又再撲上去！臨至楊曉風身前，手腕一振，泛起幾道劍影，一劍七刺，分刺楊曉風胸前七個大穴！

楊曉風輕叱一聲，劍隨身走，身隨劍變，一口氣把對方的攻勢接下。

南宮血衣精神一振，喝道：「再試這一招！」話音未落，身前突然湧起千重劍浪，向楊曉風捲去！

這趟出事，每一劍都注滿眞力，庭院中的一株槐樹，枝葉亂動，簌簌飛下無數樹葉。

樹葉剛在枝上離開，隨即被劍氣絞成粉末，隨風飛揚。

楊曉風猛吸一口氣，力注劍上，手腕連揚，心隨劍動，劍隨意飛，這一輪接觸，楊曉風被迫退一步！

南宮血衣越戰越勇，兇狠慓悍，氣勢迫人，劍勢大盛，楊曉風又再猛退三步！

許三城、魏高立、柯展翅及柳如眉都是緊張得一顆心幾乎自口中跳出！

猛聽楊曉風長嘯一聲，劍法倏地一變，從南宮血衣意想不到之處一刺而入。

南宮血衣猝不及防，急步退下。

許三城等人才暗暗鬆了一口氣。

兩人輪流進退，仍是不勝不敗之局。

盧拓看了一回，暗道：「這南宮血衣劍法純熟，經驗老到，似稍勝半籌，但楊曉風却往往能在危急之中使了一招奇招把對方迫退，就劍法而論，假以時日必在南宮血衣之上，甚至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唉，可惜這小伙子躭于酒色，又兼出身邪道，日後只怕又是一頭魔王！」

場中羣豪都爲此難得一見的大戰，看得如痴如醉，此刻心中所想的全是武功劍術之道，再無正邪之分。

眨眼之間兩人又鬥了百多劍。猛聽得南宮血衣長嘯一聲，如同裂帛震人魂魄！嘯聲剛起，南宮血衣身子如同紅鷹般凌空飛起。

一飛高逾二丈，身形突然在空中一折一扭，似御風而行，慢慢盤旋而下。

楊曉風臉色一變，滿是緊張之色，沉腰紮馬，劍向上微指！

剎那，南宮血衣身形一變再變，似鳳翔九天，姿勢美妙之極！

驀地身形一沉，彷如一朶紅雲自天而降！

紅光一閃，血劍直貫楊曉風頭頂「百滙穴」！

楊曉風額上見汗，斜踏一步，軟劍一横，不敢輕易出手！

紅影一閃，南宮血衣未待長劍使盡，凌空打了個筋斗，往楊曉風背後飛落！

雙脚未觸地，手腕一翻一揮，血劍突然反手倒刺楊曉風後背。

這一劍又詭又異，又快又猛，羣豪不禁呀地叫了起來。場中似有人叫道：「龍飛九天！」

楊曉風臨危不亂，千鈞一髮之際，只見白影一閃，緊接着「噹」地一聲巨响，跟着又是一陣裂帛之聲。

衆人一定眼，這才看見，楊曉風不知何時也是一劍在後撩出！

白影及紅影再一翻，兩人又面對面竚立。

只見楊曉風背後長衣破裂，一陣風吹來，布碎亂飛，南宮血衣也同時不見了一隻衣袖！

只見楊曉風目中神采速現，沉聲道：「好劍法！」

南宮血衣面無表情，冷冷地道：「你也不賴！」

「好，楊某再領教閣下的絕活！」

「且慢！」南宮血衣舌綻春雷，急道：「某家剛才在空中見到有一個仇人自牆外越過，某家血仇在身，未克與閣下盡興一鬥，今日且住，異日有機會再行向閣下討教！」

說罷身子一彈越牆而去！

衆人只見紅影一閃，伊失去南宮血衣的踪跡，都是暗道：「此人來去如風，武功又高，難怪在關外名頭如斯之响！」

楊曉風目光倏地一黯，低着頭呆呆發怔，似是在翻記剛才鬥劍的情景！

魏高立忙道：「小風，咱們走吧！」

楊曉風這才驚醒，重新把軟劍繞在腰上，當作腰帶。

盧拓道：「楊少俠武功劍術之高，使老朽大開眼界！想不到老朽在垂暮之年仍然得睹齊神劍的絕活，眞乃不枉此生！料楊少俠日後必能大放異采，造福武林！」

他是塊老薑，這番話表面似是讚嘆楊曉風，實際上却是隱隱勸他要行俠仗義！

楊曉風那有聽不出之理，不過人家到底是一番好意，更兼在他家作客，便一笑置之。

蘇振堂排衆而出，道：「楊兄弟劍法之高，只怕當年令師也不過如此，難怪伏牛山三條狠輕易在楊兄弟手下伏誅！」

楊曉風一皺眉頭，冷淡地道：「蘇鏢頭過奬了，楊某吊兒郞當，行事但憑好惡，豈敢當盛譽！」

蘇振堂毫不爲意，道：「未知令師尚安在否！」

楊曉風更加不快，回首對盧拓道：「在下冒昧登門，又兼連番打擾，甚感不安！今日就此別過，後會有期！」說罷揚長而去。

場中有不少人看不過眼，輕聲罵了起來。

魏高立尷尬地忙道：「盧世伯，楊兄生性如此，其實心地不壞，世伯勿怪！」

盧拓哈哈一笑，說道：「老朽何會怪他！賢侄今後與他相處，不妨勸他走上正途！」

魏高立唯唯應之，忙向許三城打了個眼色。

許三城會意，向楊曉風追去。

× × ×

魏府後花園，曲徑通幽，假山池水，奇花異草，在夜色中另有一番風味。

夜凉似水，池邊立着一座小亭子。亭裏坐着魏高立及楊曉風等四人，舉杯邀月，竟夕長談。

四人不期然又談起黃昏楊曉風與南宮血衣那一戰。

許三城突然道：「小風，你曾道小柳背後中的那一劍，好似是在打鬥中，中人暗算。其實，看來未必，好像南宮血衣那一劍，不是……」

楊曉風截口道：「他那一招是敝師的平生絕技，名喚『鳳舞九霄』，變化多端，爐火純青者能隨意控制撲下的時間及攻擊的目標部位。小弟也是因爲家師有一招與之頗爲相似的劍招『龍飛九天』，這才僅能破解！」

魏高立道：「你看小柳會不會是他殺的！」

柯展翅緊接一句：「他那把血劍也比普通的劍較闊！」

楊曉風心頭一動，不言不語，沉思了一陣才道：「依小弟之見，南宮血衣雖然驃悍，但似無殺害老二之理。」

許三城接口道：「當年闖梅花寨，擊殺戴景可是你與小柳一道的！」

柯展翅道：「無論如何，此人也值得一查！」

楊曉風喟然道：「我剛才忘記問一問他！」

許三城道：「他會照實說麼？」

「此人不似是奸險之徒！」

「這可難說，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畫虎容易畫骨難！咱又不了解他，焉知他是甚麼人！」

魏高立道：「你們不必担心，小弟已派人出去探聽了，另外信鴿亦已放出，只要有南宮血衣的動靜，咱們便能憑訊趕去問他一問，明問不行，咱也來個暗訪！」

柯展翅大聲叫好。

魏高立道：「你們便在舍下多盤桓幾天吧！明日待小弟帶各位到禹王台去遊覽一下！」

柯展翅道：「這敢情好 咱老柯整天陪你們去花街柳巷閑逛也厭了！」

衆人哈哈大笑 正想散去，突見一個家丁慌慌張張跑過來。

魏高立喝道：「甚麼事這般慌張！」

那家丁把咀附在魏高立耳邊輕聲說了幾句話。

魏高立的臉色登時大變，霍地站了起來，道：「各位請隨小弟到盧府一行！」說罷提氣飛身，自花園的圍牆翻了過去。

楊曉風緊隨他後面，急問道：「盧家發生了事？」

「正是！」魏高立去勢更急。

× × ×

一到盧府，只見府裏各處燈火通明，光如白晝。魏高立拉着一個家丁問道：「興家兄在何處？」

那家丁嗚咽道：「少爺在廳堂上。」

魏高立也不待家丁通報，逕自帶着楊曉風等人入內。

廳上坐着不少賓客，都是一派之長，或是聲名顯赫的大俠。

盧興家急得團團轉，只跟魏高立略一點頭，便跑入內堂。

魏高立向附近的一個神態威猛的老漢問道：「彭當家，請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故？」

那人是五虎斷魂刀彭家的當家，「辣手斷魂刀」彭烈，一聞言鬚髮俱張地道：「昨夜來了一批幪面賊把盧老傷了，而且昨日賓客送來的賀禮也一股腦刦走了！」

「啊！盧世伯傷得怎樣？」

彭烈怒道：「這自然不會輕！」

楊曉風又問道：「那批賊人是些甚麼人？」

「老夫怎會知道？」

廳裏有一個中年漢子外號「莽張飛」，名喚孫寶塔的道：「這麼多些人陪着盧老爺子，不但賀禮被人刦走，而且連對方的底細都不知道，算是甚麼名堂！」

彭烈勃然大怒，道：「他們都用黑布幪住臉，老夫怎會知道！」

「伏魔劍客」風柏山一捋頷下長鬚，嘆息道：「當時咱都已分頭歇息，到內宅安寢，只留下盧老跟興家侄子在此點收賀禮，到咱聞聲趕來時賊人已得手離去！」

許三城脫口道：「既然如此，又怎知對方都是用黑布幪住臉孔？」

彭烈大聲道：「咱聽盧侄子事後講述的嘛！」此老人烈性子仍然不減當年。

隔了半晌，內堂突然响起哭聲，衆人心頭都是一沉，暗呼不妙。

一忽，便見家人忙碌起來，七手八脚把堂上的那幅紅毡解了下來，衆人心裏更加證實所慮。

果然再過了一柱香的時間，盧興家身穿孝服自內堂出來，雙眼紅腫，臉有淚痕，衆人不約而同站了起來。

魏高立偸眼一瞧，見他一忽之間，精神憔悴了不少，心裏也替他難過。

盧興家乾咳了一聲，悲聲呼道：「家父已不幸仙逝！」

「莽張飛」孫寶塔聲震屋瓦地道：「連『鬼見愁』司馬大夫也醫治不了麼？」

彭烈喝道：「廢話！」

魏高立忙道：「興家兄，世伯……請吾兄節哀順變，不要苦傷了身子！」

柯展翅道：「目前最重要乃是把對方的身份掏出來，盡快替盧前輩報仇才是上策！」

彭烈拍腿道：「正該如此，否則盧老豈能瞑目！」

說着外面又來了不少賓客，衆人都意料不到，一夜之間竟由賓客變成弔客的身份，不勝唏噓之至！

風柏山道：「興家賢侄，請再把經過略述一次，好讓大家合議合議，所謂一人計短，兩人計長，也許在座的人，能找出破綻從而偵出賊子的身份也未定！」

盧興家嘆了一口氣，說道：「如此小侄便把經過講述一次，希望在場前輩能人能指點小侄的迷津！」說着望了楊曉風一眼。

楊曉風心頭一跳，十分詫異。

「昨夜家父與風叔叔等直喝至三更時分才散席。小侄帶了風叔叔等人到內堂安

歇之後，出到廳堂，家父便吩咐小侄去把寒舍的總管找來，清點賀禮！當小侄帶着寒舍的總管歐陽大叔來到廳堂之時，只見家父赤手與一個幪面人搏鬥！」

「莽張飛」孫寶塔插腔而道：「對方用什麼兵器？」

「對方用一柄劍！」盧興家用口水舔一舔乾燥的嘴唇，續道：「那幪面人見到小侄等來到，突然躍起半空，又凌空打了個筋斗，跟着反手一劍刺在家父背心！」

他越說越快：「小侄心胆俱裂，便與歐陽叔叔撲了上去！那個幪面人反手按在劍上，突然凌空向小侄踢了一脚！那時候小侄神智已泯，雙眼都被仇恨蓋住，一個閃避不及，便中了一脚！」

盧興家揩一揩腮邊的淚水，拉起上衣，道：「各位請看！」他胸膛上赫然有一個足印，足印深陷入肉中，一片瘀黑，羣豪都暗叫一聲：「好厲害！」

孫寶塔急問道：「後來呢？」

「那人踢了小侄一脚之後，立即抽出嵌在先父後背的長劍，跟着一脚踢開先父，先父的衣衫立即被血水浸透，小侄便忍痛走前扶起先父，那個幪面人撮唇一嘯，外面又來了不少幪面人，跟着把賀禮悉數用布袋裝着揹跑！」

楊曉風問道：「這麼多幪面人潛入貴莊竟沒人發覺？」

盧興家道：「今早家人發現有好幾個護院被人點了痲穴，放在陰暗處。」

風柏山憂慮地道：「看來來人都是高手！」

彭烈道：「老夫是聽見嘯聲才趕來的，來到時那些人已鴻飛冥冥！」

一直不開腔的丐帮長老「神丐妙算」之一的「妙算」霍八袋，此刻突然開腔問道：「賢侄，老朽有句話問你。」

盧興家忙道：「前輩有話請問，小侄知無不言！」

「那幪面賊從背後刺殺令尊的那一招跟南宮血衣的那一招可有相似之處麼？」

盧興家道：「有幾分相似！不過，當時因為小侄心神震盪，沒有留意，所以不敢肯定！但亦有所懷疑！」

羣豪不覺「啊」地一聲叫了起來，廳裏立即議論紛紛。

楊曉風心想難怪剛才盧興家會望着自己。目光一瞥，突然發現柳如眉不知何時也置身場中，旁邊還站着蘇振堂。

霍八袋大聲道：「對方身材如何？」

盧家興略一沉思道：「頗為高大！」

「劍作何色？」

「白鋼長劍！」

羣豪「唉」地發出一聲失望的嘆息。

彭烈也失望地道：「說來說去，還是沒有結果！」

「不然！」霍八袋沉聲道：「諸位稍靜！試問對方何以要用黑布幪面！」

孫寶塔叫道：「這還用說，當然是不想讓人知道身份啦！」

「正是！」霍八袋目光炯炯地道：「既然如此，對方又怎會用一把足以使他洩露身份的兵器！」

場內沸騰起來，叫罵聲此起彼落！

彭烈大聲道：「老霍，咱今日才算服了你啦！要非聽你這一解釋，咱豈會想出這關鍵！」

霍八袋呵呵笑了一聲。

風柏山道：「這只是懷疑而已，不能憑人家在空中一個筋斗，飛身降落之際改用反手劍後刺便輕易懷疑一個人！」

彭烈大聲地道：「這還有什麼疑問！昨日在座之人都親眼看見南宮血衣用那招割破楊曉風的後衣！」

霍八袋接口道：「風兄說得有理，這只能懷疑，一切須待調查後才能作準！試問剛才描述的那一招，峨嵋派也有一招『凌空倒掛』，青城派也有一招『游龍倒翻』，崑崙派更有一招『鷹擊長空』，其他的門派也可能還有類似的變化，豈能因此把一切盡算在南宮血衣頭上？」

彭烈沮喪地道：「越聽你這老小子的話，咱就越糊塗，早知不聽！」

孫寶塔也道：「正是正是，咱老孫也是一場糊塗！」

彭烈聽了大喜，心想這傻小子也是個直心腸的人。

盧府人手衆多，不一會廳上已設起一個靈堂。再一刻壽衣壽木亦已準備齊全。

衆人依次上前燒香吊喪。吊客越來越多，擠滿了大廳，哭聲及嘆息聲交織在一起。

突見一個魏府的家丁入來，又再附耳在魏高立耳邊說了一陣子話。

魏高立臉色一變，輕聲對楊曉風道：「今晨有人在城西見到南宮血衣，看情況他好像要去鄭州！」

楊曉風道：「小弟這就追去，不過你不可張揚出去！」

「這個小弟自然省得，到了鄭州咱再聯絡，小弟等待這裏事了，立即趕去與吾兄相見！」

楊曉風甫走到庭院，只見蘇振堂及柳如眉迎面走來，道：「楊兄弟，南宮血衣做事任憑喜惡，不能理喻，你與他結怨，今後可得小心！」

「多謝鏢頭關懷，楊某省得！」

蘇振堂微微一笑，道：「楊兄弟千萬不要客氣！四方鏢局上下無不視你為救命恩人！下月廿日務請到寒舍喝杯水酒！」

「何必客氣？楊某生性放蕩，四處為家，到時也未必……」

「不可，楊兄弟這個面子一定要給蘇某，否則那天沒有你在場，場面豈非大為失色！」

柳如眉接說道：「你若不來我絕不饒你！」

楊曉風不禁大皺眉頭。

柳如眉又道：「你要不去，我天涯海角都要把你找着！」

楊曉風哭喪着臉道：「楊某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蘇振堂哈哈大笑。「如眉你眼光倒不錯！別人視他如邪魔，咱却覺得他是血性的漢子！」

楊曉風對他不禁有點好感，又見他相貌堂堂，舉止之間流露出一股威嚴，頗易獲人好感。他不想再纏下去，忙道：「楊某還有點事，後會有期！」

楊曉風直趨魏府，取了馬匹，直向西城門馳去。為求能盡速趕及南宮血衣，楊曉風抄小路而行。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武林一條街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五絕與尚儀姑娘取得武林一條街的入山信物，便假冒「吃四方」朱福及其妻「老潑婦」尚代前去假作投效，經過幾許周折，終於給這雙夫婦混了進去，及至霍二龍點名時，朱五絕無法抵賴，始將殺害鄧日昇、吳犬鼻眞相直言不諱，卒之獲得准予投效。這時，朱五絕發現尚工、尚食兩位姑娘已分別喬裝「綠林二夜貓」路一花、二花姊妹混進來，同時更發現金糊塗在場。午餐完後，他們這五個人便借故聚在一起，共商稍後在分組比武時，如何爭取一品武士名銜，以贏得武林一條街街長的信任，以便於今後行事。至此霍二龍臨場已有所宣佈……

兩老炫絕技　五俠暗驚心

「吃飽啦！」衆人齊聲回答。

霍二龍一指附近的廣場道：「請到那廣場上去，快開始比武了。」

於是，衆人一齊來到廣場上。

霍二龍從懷中取出了一只小布袋，說道：「這袋中有七十二塊木牌，上面寫着從一到七十二的號碼，抽到一號的人跟抽到三十七號的人比武；抽到二號的人跟抽到三十八號的人比武，以此類推，抽到第三十六號的人就跟抽到第七十二號的人比武，諸位明白了沒有？」

衆人答道：「明白了。」

霍二龍道：「這也就是說：你們七十二人將分成兩組比武，一場比武下來之後，將有三十六人獲勝和三十六人落敗，不過剛才我得到指示：獲勝的三十六人未必個個是高手，落敗的三十六人也未必個個是庸手，為免人海遺珠之憾，我們將視其武功高低而自做甄選，換句話說：這第一場的比武不做個人勝負的紀錄，我這樣說，諸位明白不明白？」

衆人又答道：「明白了！」

霍二龍道：「好，現在請排成一路，一個一個上來抽牌。」

七十二人便排成一路，一一上前，伸手入袋取牌，不久取牌完畢，金糊塗拿到十九號，朱五絕拿到六十二號、尚儀姑娘抽到三十三號、尚工姑娘抽到五號、尚食姑娘抽到二十四號。

五人幸好沒有碰上，金糊塗的對手是五十五號、朱五絕的對手是二十六號、尚儀姑娘的對手是六十九號、尚工的對手為四十一號、尚食的對手為六十號。

霍二龍接着宣布：抽到一至三十六者，排成一隊，抽到三十七至七十二者，排成另一隊，然後比武便開始了。

第一號和第三十七號、第二號和第三十八號、第三號和第三十九號，六人分成三對，同時進行！

這些前來應徵投效者，大都是綠林黑道之人，其中雖然不乏高手，二三流的庸手却佔多數，故比武過程頗多不堪入目。

很快的，六人先後分出勝負，霍二龍從中選出兩個勝者和一個敗者，記下他們的牌號，叫他們站去一邊，然後叫那一個勝者和兩個敗者站去另一邊，隨即叫出第四號和第四十號、第五號和第四十一號、第六號和第四十二號，六人仍分成三對，又同時進行比武。

尙工姑娘是第五號，她的對手第四十一號是個高頭大馬的黑臉大漢，兩人一南一北一站，就有不少人暗暗替尙工姑娘（路一花）揑一把冷汗，認爲她身材嬌小，八成不是黑臉大漢的對手。

那黑臉大漢也聽說過她們「綠林二夜貓」之名，但自覺可憑一身苦練二十年的外家硬功獲勝，故不將尙工姑娘視爲勁敵，還表示得很有風度的向尙工姑娘抱拳道：「路姑娘，我讓妳先！」

尙工姑娘吃吃一笑道：「有僭！」欺身猛進，豎起纖纖玉掌，向他腹部拍去！

黑臉大漢見她出掌沒勁，忖度力道不强，便有意賣弄自己的硬功，當下不避不架，肚子一挺，迎上她的手掌——

「蓬」的一响，尙工姑娘一掌結結實實的拍中他的肚子，他的身子果然站得很穩，沒有晃動一下，可是正當大家拍手爲他喝采之際，他的臉色忽然變了，由黑變紫，額上沁出了冷汗。衆人立刻看出他情況不對，本是熱烈的掌聲頓時衰落下來。

黑臉大漢勉强撐立到掌聲停止的時候，便似洩了氣的皮球，萎然倒下。

掌聲又起。

這次却是爲「路一花」喝采！

霍二龍也不禁對她另眼相看；他對尙工姑娘深深一瞥，記下了勝負，便命她站去「升級」的一方，而將受傷的黑臉大漢扶去另一邊……

比武，每次三場，很順利的進行着，不久輪到金糊塗上場，他的對手身手頗爲高强，爲恐引起霍二龍的特別注意，他不敢完全發揮，最後以一招險勝。

之後，尙食姑娘、朱五絕、以及尙儀姑娘也分別獲勝，都「升級」了。

最後，十二場三十六對全部比武完畢，霍二龍憑自己的眼光挑出够資格「升級」的三十六人，再爲他們重新編號，然後再讓他們抽牌……

結果運氣不壞，金糊塗、朱五絕、尙儀、尙工、尙食均未碰上，第二次的較技他們五人又分別獲勝，與另外的十三人再獲升級……

第三次的較技，運氣就沒那麼好了，金糊塗抽到的對手竟是尙儀姑娘，朱五絕抽到的對手是尙食姑娘，只有尙工姑娘抽到外人。

當輪到金糊塗和尙儀姑娘比劃的時候，金糊塗頗感爲難，便向霍二龍提出要求道：「可不可以換個對手？」

霍二龍道：「爲甚麼？」

金糊塗道：「我宋劍虹不喜歡跟女人打架。」

霍二龍道：「爲甚麼？」

金糊塗道：「所謂好男不與女鬥，出手太重怕傷了她們，出手太輕又怕輸給她們，好叫人爲難也。」

霍二龍笑道：「不要緊，你只管和這位大娘過招，你和她的武功造詣，我心裏已有數……」

金糊塗道：「不能換個對手麼？」

霍二龍道：「不能。」

金糊塗只得走下場，向尙儀姑娘抱拳道：「朱大嫂，你是武林前輩，可要高抬貴手啊！」

尙儀姑娘一直表現得眞像個老潑婦，聞言桀桀笑道：「少嚕嗦，你進招吧！」

金糊塗此番化名爲「宋劍虹」前來應徵投效，並未携帶他的金劍，只以赤手空拳與人比武，當下再抱拳一禮道：「既如此，請賜教。」

身形一挫，脚下左弓右箭，右拳藏腰，左掌前伸，擺出了類似少林拳術「左穿花手」的架式。

雖是很簡單的動作，但在他使來，却給人一種不同凡响之感，贏得許多人暗暗喝采。

尙儀姑娘也拉開架式，仍是口發怪笑道：「來啊！來啊！」

金糊塗大喝一聲，跨前三步，左穿花手一變爲右穿花手，右掌暴伸向前切擊！出掌又快又猛，帶出「呼」的一聲勁風！

尙儀姑娘喝聲「來得好！」也跨步迎上，舉掌相迎。

雙掌一接，發出「砰」的一聲巨响，剎那間勁風四溢，金糊塗和尙儀姑娘各被震退一步！

金糊塗心中一懍，暗忖道：「這位姑娘果然了得，我雖然只發出七成功力，但一般武林高手絕難接得下我這一掌，她不但接得下，還與我平分秋色，看來從廣寒谷出來的姑娘個個都是頂尖人物，我可得小心應付才行，否則一生英名只怕要丟在這裏了。」

尙儀姑娘也在暗暗吃驚道：「這位金劍葫蘆客果然頗有眞才實學，難怪凌波仙子肯嫁給他……」

兩人一邊思忖，一邊游步，準備作第二度的攻擊，但因雙方門戶守得很緊，全然無隙可乘，以致游步再游步，均無再出手機的會。

過了一會之後，尙儀姑娘首先沉不住氣，突然厲叱一聲，一個縱身猛撲而出，空中掌雙齊發，立聞一片「嗤嗤」聲响，竟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百步穿楊指」！

這門神功較之一般劈空掌更爲難練，練習者要有深厚的內功做基礎，然後從十指中運出指風，對敵人做隔空點穴的攻擊，其威力就如怒矢離弦，而且要認穴準確，故命名爲「百步穿楊指」，每次出手，就如十箭齊發，端的非常厲害！

金糊塗識得厲害，暗叫道：「我的媽，妳還眞來呀！」

他是當今武林公認的十大高手之一，一向十分自負，這時遽遇强敵，自是不肯示弱讓步，他不縱退趨避也不左右閃開，但見他突然將身一縱，倏地拔空三丈，在空中快速的一個鷂子翻身，隨即電射般俯衝而下，右手往下一吐，利時便似有一道飛瀑自天而降，攻向尙儀姑娘的頭上百會穴！

雙方出手均是高深莫測，凌厲絕倫，頓時引得衆人鼓掌叫好起來。

就在一片鼓掌叫好聲中，忽見尙儀姑娘身形一伏，如龍盤地，右手上舉，一指擎天！

金糊塗的身子原在向下俯衝，這時好像遇上一股强大的阻力，本是頭下脚上的身子忽然懸於空中，沒有繼續往下俯衝。

在場衆人一見之下，不覺忘了再鼓掌喝采，而爲之目瞪口呆起來。

就連霍二龍也看得面色一變，呆了。

朱五絕暗暗頓足道：「糟糕！他們竟然硬拚起來了，在姓霍的面前豈可展露如此驚世神技，難道不怕『武林一條街』的人起疑麼？」

原來，金糊塗和尙儀姑娘的確眞幹上了，尤其是尙儀姑娘，她的一指擎天神技，乃是一種失傳已久的「九陰神指」，這比之剛才所發出的「百步穿楊指」更爲厲害，僅憑一指之力，能隔空阻住金糊塗凌空下擊的一掌和他全身的重量，即可見其威力之可怕了。

金糊塗被逼在空中上下不得，心中又驚又怒，忖道：「妳這個姑娘眞不懂事，想賣弄本領也不能在這個地方賣弄啊！」

他猛吸一口眞氣，突然左掌再吐，向下拍出一股强勁的掌風！

尙儀姑娘發覺來勢極强，自恃撑持無力，只得收回「一指擎天」，翻身躍開。

「蓬！」

掌風落地，打得地面上沙土飛揚！

金糊塗安然落地，正想展開攻擊，霍二龍忙搖手道：「住手，不要再打了！」

尙儀姑娘桀桀怪笑道：「你若判我輸了，我便還要再打！」

霍二龍笑道：「沒輸，沒輸。」

金糊塗做出難看的臉色道：「她沒輸，難道是我輸了？」

霍二龍道：「你也沒輸，二位這一場平分秋色，都是勝者。」

金糊塗一笑道：「這還差不多。」

霍二龍又道：「我還有個決定，你們二位可直升爲一品武士，不必再參加比武了。」

尙儀姑娘笑問道：「一品武士，每月可得多少餉銀？」

霍二龍哈哈笑道：「每月餉銀五百兩，另外還有許多好處。」

尙儀姑娘搖頭道：「每月五百兩銀子太少了，不幹！不幹！」

說到這裏，轉身招呼朱五絕道：「當家的，老娘只道加入『武林一條街』可以發大財，咱們苦練幾十年武功，豈能廉價出售，每月五百兩銀子不够老娘買花粉，咱們回家去吧！」

霍二龍忙道：「這位朱大嫂莫着急，您若只喜愛銀子，那很簡單，我請我們街長多給您一些便了。」

尙儀姑娘斜睨一眼：「多給多少？」

霍二龍道：「最少多給一百兩。」

尙儀姑娘桀桀大笑起來，道：「你這位老弟忒也小氣，像老娘這般身手，放眼武林能找出幾個？你以爲老娘胃口這麼小？每月只賺六百兩銀子就會滿足？告訴你小老弟，老娘平常每個月沒有個一千兩銀子是不够化的，你給個一千兩老娘便留下來，否則我跟我當家的頓足就走！」

霍二龍表示爲難道：「等下還有一品武士產生，若是個個給一千兩，那……」

尙儀姑娘向朱五絕招一招手，掉頭便走。

霍二龍慌忙道：「別忙！別忙！您且留下，等一會我去請示街長，我想大概不會叫您失望便是。」

尙儀姑娘聞言住足，含笑問道：「你們街長在哪裏呀？」

霍二龍一指谷中木屋道：「就在那木屋中。」

尙儀姑娘道：「既如此，老娘暫且留下，不是老娘吹牛，放眼天下，要找出像我們夫婦這樣的高手，只怕一萬個中也找不出一個，等下老娘還要見見你們武林街長，他若是不對我們夫婦以禮相待，老娘也不幹！」

霍二龍連稱當然，請她和金糊塗站去一邊，然後繼續主持比武……

不久，輪到朱五絕和尙食姑娘比武，結果朱五絕以一路「百步神拳」和尙食姑娘一路不知其名稱的神奇掌法鬥成平手，也被霍二龍直接提升爲一品武士，不必再參加下一回的比武了。

到了這天黃昏時分，七十二人全數比武定了品級，除去原先被淘汰的三十六人之外，獲得三品武士頭銜的共有十八人，獲得二品武士頭銜的共有十人，獲得一品武士的只有八人；這八人是尙儀、尙食、尙工、金糊塗、朱五絕、以及一個名號叫「雲中虎拜天義」的文質彬彬的中年人、一國名號叫「綠林一條龍莊鵬」的五旬老者、一個名號叫「弄蛇聖手屈不伸」的六旬老人。

霍二龍請大家在場坐下，自己再入木屋謁見「新武林街長」請示機宜，未幾回到場上，並且，帶來了三個黑衣大漢向大家宣佈道：「街長有令：今日入谷投效者，一律重金聘用，未獲升級者每月餉銀一百兩，三品武士二百兩，二品武士三百兩，一品武士八位當面另議，唯二、三品武士及未獲升級者須赴某地接受爲時三個月的嚴格訓練。現在我再表明一下：不願接受聘用者，現在退下還來得及！」

沒有人退出。

霍二龍於是又說道：「那麼，你們六十四人即刻隨這三人離開此谷！」

於是，三個黑衣大漢分別將十個二品武士、十八個三品武士、及三十六個未獲升級者帶出困龍谷，前往某地接受訓練。

獲得一品武士的八個人，則留在谷中，朱五絕和金糊塗預料新武林街長將出現與他們相見，心中正在高興，忽見從木屋中走出一黑一白兩個老人來——

這兩個老人，身高都在七尺以上，一個穿黑衣一個穿白衣，相貌迥異中原人，藍色的眼睛，鷹鉤鼻子，滿面于思，分明是西域之人！

他們從木屋走出，邁着大步並肩向廣場上走過來，約莫二三十丈的距離，他們好像只跨了幾步，就已來到廣場上！

金糊塗立刻看出這兩個怪老人有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便向朱五絕目詢道：「這兩個老人是誰？」

朱五絕微微搖頭，表示不知。

霍二龍對這兩個老怪人甚是恭敬，先向他們行了一禮，然後才向他們八位一品

武士介紹道：「諸位，這兩位是我們『武林一條街』的二大護法，穿黑衣的叫『黑護法大師』，穿着白衣的叫『白護法大師』，他們不但有一身蓋世絕技，而且法力無邊，能够移山倒海，撒豆成兵，爲了讓諸位瞭解我們『武林一條街』的實力，他們二位大護法得表演一場武功和一場法術，讓諸位觀賞觀賞！」

語畢，走去場邊，檢來了五顆人頭大的石頭，放在黑護法大師眼前。

衆人正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之際，那黑護法大師已俯身拿起兩顆石頭，往空中拋了上去。兩顆石頭先後飛上六七丈高空，然後垂直墮下，但黑護法大師沒有讓它落地，就在石頭下墮到兩丈高的地方，但見他雙掌向上虛空一托，那兩顆石頭又向空中飛升而起！

朱五絕一見之下，便向身邊的「老妻」微微一笑，低聲道：「他這一手，與妳剛才的『一指擎天』有異曲同工之妙。」

尚儀輕嗯一聲，沒有任何表示。

八位一品武士對黑護法大師這一手功夫雖也頗爲佩服，却無驚嘆之色，因爲這樣的功夫並未超過他們多少，尚不足以震懾他們，使他們產生敬畏。

當兩顆石頭在黑護法大師的罡力虛托再度向上飛升的時候，他又快速的拿起兩顆石頭向上拋起；這之間，先前的兩顆石頭又已下墜到兩丈高的地方，他的雙掌再向上一托，那兩顆石頭又向上飛起；而就在這一瞬間，後起的兩顆石頭也已墮下，他一聲吼叫，雙掌又是一托，兩顆石頭棉球也似的再向上飛去……

每顆石頭重約十幾斤，這時四顆石頭在空中上上下下，似皮球般被他玩於股掌之上，確是精彩絕倫，令人嘆爲觀止！

朱五絕大叫道：「再來一顆！」

黑護法大師喝聲「好！」抽空俯身抓起最後的一顆石頭，向上拋去。

緊接着，他忽然改變了玩「球」的手法，開始手舞足蹈起來。

空中的五顆石頭便在他的手舞足蹈之下，忽下忽上，換句說話，他不只雙掌能够發出罡力，而且雙足也能够發出罡力！

從來沒有人能够練出這樣的絕技，雙手發出如此雄渾的罡力已甚稀少，雙脚練成罡力就絕無僅有了！

八位一品武士至此才被震懾住了，不僅是「雲中虎拜天義」、「綠林一條龍莊鵬」、「弄蛇聖手屈不伸」及金糊塗和朱五絕看得目瞪口呆，就連來自廣寒谷身懷絕世之藝的尚儀、尚工、尚食三位姑娘，也爲之神色凝重起來。

因爲，她們自知做不到黑護法大師這樣的程度，從而知道自己三人絕非這位黑護法大師的對手，心中甚是憂慮。

金糊塗眉頭深深皺起，向朱五絕附耳道：「這兩個番佬，只怕是來自密宗的高手。」

朱五絕點點頭道：「不錯，看這情形，他已練到舉手投足殺人於百步之外的能力。」

金糊塗道：「他表演這次功夫的用意，分明是在表示他有能力殺死我們這八個一品武士。」

朱五絕又點頭道：「不錯，他是在警告咱們必須乖乖的投效，給咱們一個下馬威！」正說着，忽聽黑護法大師吐氣開聲，發出一聲雷吼——

空中的五顆石頭「拍拍拍……」一陣響，登時在空中碎裂成粉，如雨而下！

這就是說：他發出罡力將五顆石頭一起擊破！

尚工姑娘不禁失聲道：「好功夫！」

其餘七人也不禁鼓掌喝采起來。

黑護法大師表演完了，面不紅氣不喘，走去一邊抱胸而立，神色倨傲，大有無敵天下之概！

霍二龍笑向大家道：「諸位，你們看這位黑護法大師的功夫如何？」

朱五絕大聲道：「沒話說！我吃四方朱福一向不服人，今日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服了！」

霍二龍笑道：「我告訴諸位一個秘密，這二位大護法的武功，天下只有一人能制，那就是我們的『武林街長』！」

尚食姑娘道：「這太好了，也只有像這樣的神聖人物才能領導我們——甚麼時候讓我們拜見『武林街長』呀？」

霍二龍道：「別急，現在諸位請隨我到那邊的山洞裏去，白護法大師要表演一手法術讓諸位瞧瞧！」

於是，大家隨着他進入一座山洞中。山洞，大如一間堂屋，正面掛着一道黑色布幔，地上有一塊兩尺高的小平台，其上放着一個大木箱。

霍二龍要大家在小平台前坐下，然後那白護法大師便大模大樣的登上平台，他打開那個大木箱讓大家看，箱裏甚麼也沒有，接着將木箱蓋上，隨即口中唸唸有詞，一邊唸一邊繞着木箱走，最後伸手一指木箱，喝聲：「變！」

霍二龍立刻走上台，替他打開木箱，只見原來空空如也的木箱，這時赫然滿滿的一箱大元寶！

「妙啊！」

大家驚喜的叫了起來。

霍二龍將一箱元寶倒在台上，自己跨入箱中蹲下，那白護法大師蓋上箱蓋，又開始唸動眞言咒語，繞箱而行，最後又用力一指木箱，喝聲：「變！」

打開箱蓋，站起來一個妙齡女郎，對着大家搔手弄姿，巧笑倩兮！

大家又一次目瞪口呆。

白護法大師示意妙齡女郎蹲回箱中，闔上箱蓋，又唸詞又繞行，然後再揭開箱蓋，但見箱中一變而空，霍二龍和妙齡女郎都不知那裏去了。

大家正在發呆之際，身後忽然響起霍二龍的笑聲道：「諸位，這法術如何？」

大家回頭一看，見他靜靜地站在洞門上，心中驚駭不已。

金糊塗脫口道：「這是法術還是魔術啊？」

霍二龍走回台前道：「這是法術！我們這位白護法大師從小修煉仙術，如今已修成正果，他若要殺人，根本無須動手，只要眼皮一眨，那人就立刻倒地氣絕！」

八位一品武士雖有一身驚人藝技，却從未見過這麼神奇的法術，雖然心中有些懷疑，因爲看不出白護法大師是怎麼變的戲法，只好佩服了。

霍二龍目光一掃衆人道：「諸位如果不信這二位大護法的功夫，可向他們挑戰，一試虛實！」

沒有人吭聲。

金糊塗和朱五絕雖想一試，因怕身份敗露，也不敢逞强。

霍二龍笑了笑，又道：「諸位看了二位大護法的神技之後，應知我們『武林一條街』乃是臥虎藏龍之處，我們有足够的能力稱霸天下武林。所以諸位若能誠心投效，對你們自己也有莫大的益處，若是心懷不軌，那就是自討苦吃了。」

金糊塗態度恭謹道：「我等是誠心誠意前來投效，豈敢心懷異志。」

霍二龍道：「加入我們『武林一條街』之後，必須服從到底，誓死效忠，如若背叛違抗，我們的處罰是非常可怕，輕者斷手斷足，重者凌遲處死，絕不輕赦，這一點諸位要牢記在心。」

朱五絕問道：「我們何時晉謁武林街長？」

霍二龍道：「今天晚上，你們可以進入木屋與我們街長談話，不過在此之前，你們要行個入街的儀式，發下重誓，才算眞正加入『武林一條街』，現在我最後再問一次：有人想退出嗎？」

沒有！

霍二龍道：「好，現在請將你們的姓名、住址和生辰八字寫在這名册上面！」

他取出一份名册和一枝炭筆，交給坐在最前的朱五絕塡寫。

當八人塡寫好了之後，他便領着大家走出山洞，回到廣場上時，只見場上已擺好一個香案。他要八人在香案前跪下，焚八炷香每人一枝，接着由白護法大師取出一份黃紙，對着香案拜了三拜，口中嘰哩呱啦的不知唸了些甚麼，便引火燒化黃紙；再接下來由霍二龍唱出八人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然後說道：「我唸一句，你們跟着我唸一句——我等八人心甘情願效命武林一條街！」

八人跟着唸道：「我等八人心甘情願效命武林一條街！」

霍二龍唸道：「誓死服從指揮，此生不渝！」

八人又跟着唸道：「誓死服從指揮，此生不渝。」

霍二龍道：「如有違犯街規，願上天罰我絕子絕孫，並受最嚴厲處罰！」

八人又跟着唸，不過唸到「願上天罰我絕子絕孫」的下面的「我」字，朱五絕等五人都改成「你」字，因有另外三人的聲音雜在一起，霍二龍沒有聽出來。

最後，霍二龍又唸道：「皇天后土，共鑒此心！」

「皇天后土，共鑒此心！」

至此，入街儀式便告完畢。

而，天也黑下來了。

這時候，幾名黑衣大漢點起數盞氣死風燈，用木桿懸懸掛在場上，接着又在地上擺下一桌酒菜，加上黑白二大護法及霍二龍三人，十一人圍坐一起縱懷暢飲，高談闊論，場面倒也相當融洽。

黑、白大護法只會說幾句簡單的漢語，與他們八人交談甚不方便，便透過霍二龍的翻譯，問起老潑婦（尚儀姑娘）日間所炫露的「一指擎天」的來源，尚儀姑娘笑道：「老娘這門功夫得自西域一位高僧的傳授，經過十多年的苦練，才有今天這樣小小的成就，其實比起黑護法大師的神奇罡力，我可差得太遠了。」

霍二龍將她的話翻譯給他們聽，黑護法大師連連點頭，又說出一席話：霍二龍又爲他翻譯道「黑護法大師說：妳的『一指擎天』確與他的武功有些相同，不過也很像是傳說中失傳已久的『九陰神指』……他問妳所說的那位西域高僧法號如何稱呼？」

尚儀姑娘道：「唉，他這一問可把老娘難倒了，當時那位高僧曾嚴囑我不得洩露他的法號，如今叫我怎麼回答好呢？」

霍二龍把她的話翻譯給黑護法大師聽，然後又把他的話翻譯過來：「黑護法大師說：希望以他的『霹靂神罡』交換妳的『一指擎天』，問妳願不願意？」

尚儀姑娘笑道：「好呀！不過他是護法大師，我是一品武士，他的地位比我高，要交換的話，請他先教我，然後我再教他『一指擎天』。」

經過翻譯，黑護法大師表示同意，說過兩天不忙時，便教她「霹靂神罡」。

尚儀姑娘道：「霍……對了，你在『武林一條街』究竟担任甚麼職務，今後我們該怎麼稱呼你？」

霍二龍道：「我是『武林一條街』的副總管，你們就稱我副總管好了。」

尚儀姑娘道：「既有副總管，那必有總管，總管是誰？」

霍二龍道：「總管是我哥哥，他叫霍一龍。」

尚儀姑娘問道：「他在哪裏？」

霍二龍道：「他在『武林一條街』處理事情，不克到此。」

尚儀姑娘接又問道：「武林一條街在何處？」

霍二龍道：「這個……現在還不便讓諸位知道……」

「爲甚麼？」

「因爲……因爲……」

「唉，我說霍副總管，如今我們八人已是『武林一條街』的人了，若說不知『武林一條街』在何處，豈不是天大的笑話麼？」

「這個……街長的意思是等過一段日子再告訴你們，反正你們遲早一定會知道，也不必急在一時，對不對？」

「哼，這樣說來，街長還不肯信任我們了，是也不是？」

「你們今天初入街，當然不宜知悉太多，等將來你們有了良好的表現後，自然會讓你們去『武林一條街』看看。」

朱五絕怕尚儀姑娘一味要求之下引起對方的疑心，當下輕輕碰了她一下，大聲道：「這樣也好，咱們憑眞本領贏取街長的信任。」

金糊塗接着問道：「請問副總管，今後我們八人住宿何處？担任甚麼工作？」

霍二龍道：「你們沒有固定的住宿地點，明天一早，你們就要離開此谷，去各地執行任務，至於執行何種任務，等下街長會親自派下命令。」

金糊塗道：「完成使命之後，仍回到

此谷麼？」

霍二龍搖頭道：「不，這困龍谷只是我們臨時用來延攬人才的地方，過了今天，此谷便廢棄不用。」

金糊塗道：「這樣的話，我們今後如何與副總管連絡？」

霍二龍笑道：「自然有辦法，我再詳細告訴諸位，你們八人今後將一直在外面執行街長交付的各種任務，這些任務也就是『武林一條街』所經營的三項買賣中的一項……」

尙工姑娘截口問道：「所謂三項買賣是……？」

霍二龍道：「我們『武林一條街』所經營的三個項目，第一是收買武功，第二是出售武功，第三是爲人解決各種困難，收取合理酬勞——你們所要担任的就是第三項工作。」

尙工姑娘道：「你的意思是：我們八人是替『武林一條街』賺錢的人？」

霍二龍點頭道：「可以這麼說，不過你們絕對不會吃虧，我們每月將付給你們固定的一筆銀子，除此而外，每辦完一件任務，又可得抽取一成的酬金。」

尙工姑娘又問道：「一成的酬金是多少？」

霍二龍道：「譬如某人要求我們『武林一條街』爲他解決某種困難，酬金如是一萬兩銀子，你們完成任務之後，便可領得一千兩銀子。」

尙儀姑娘嘿嘿笑道：「若是這樣的工作，我們何必投效『武林一條街』，自己開張不更好？」

霍二龍笑道：「話不是這樣說，我們『武林一條街』所接的買賣，都是一般人無法克服的大買賣，你們個人之力未必能够件件順利完成，故『武林一條街』將隨時支援你們，其次，你們在執行任務時，難免會得罪一些平時得罪不起的人，那時『武林一條街』便是你們的靠山。」

朱五絕道：「這很合理。」

尙儀姑娘白了他一眼道：「瞎說，這是一種賣命的玩意，老娘認爲抽取一成太少了，最少也要兩成。」

霍二龍道：「朱大嫂別忘了，我們每月還要固定付一筆錢給你們，即使整個月沒事幹，也要付給你們啊！」

尙儀姑娘道：「多少？」

霍二龍道：「餉銀由街長決定，等下見面的時候，他會告訴你。」

尙儀姑娘沉吟道：「這件事……我想先跟我當家的私下商量商量，可以吧？」

霍二龍道：「請便。」

尙儀姑娘便拉着朱五絕離開酒席，走出十幾丈遠，低聲道：「你看怎麼辦？」

朱五絕問道：「妳指的是那一點？」

尙儀姑娘道：「我覺得今晚是動手擒拿『新武林街長』的好機會，雖然黑、白二護法是可怕的勁敵，但咱們有五個人，說不定可一舉擒下『新武林街長』，逼他交出兩個小孩，放回我們嫦娥谷主，你以爲如何？」

朱五絕神色凝重道：「好是好，怕的是沒有妳想像這麼容易，那『新武林街長』既敢在此接見我們這些人，必有充份準備，我猜他的身手必然不在黑、白二護法之下，還有霍二龍和洞口那位師爺打扮的老人，均非易與之輩，萬一不能取勝，那麼便成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了。」

尙儀姑娘點頭道：「不然，你做何打算？」

朱五絕道：「我的意思是：咱們好不容易混入，應選擇最有利的時機動手，目前咱們尙不知那兩個小孩和『武林一條街』在何處，就算擒住了他，他若是寧死不說，咱們一樣拿他沒辦法，因此我認爲等知道兩個小孩的下落和『武林一條街』的地點後，再動手不遲，當然，等下咱們進入木屋和他相見時，若發現嫦娥谷主處境險惡，那麼不管情況對咱們多麼不利，咱們當然不能坐視，必須跟他們一拚。」

尙儀姑娘聽他言之有理，便頷首道：「好，就這麼辦。但那霍二龍一直在場，而金糊塗和尙工、尙食不知咱們的打算，咱們如何告訴他們呢？」

朱五絕道：「不妨，金糊塗名糊塗實不糊塗，他絕不會輕舉妄動的。」

兩人商議一定，便轉回「酒席」坐下，向霍二龍說道：「愚夫婦決定接受各項條件。」

霍二龍笑道：「很好，賢伉儷請隨我來。」

說畢，起身向木屋那邊走去。

朱五絕一怔道：「幹甚麼？」

霍二龍道：「去晉見街長呀。」

朱五絕一直以爲八人將同時入屋晉見，這時一見不是那樣安排，心中大爲失望，只因這樣一來，他和尙儀姑娘入屋見到嫦娥處境危殆，就無法五人一起發難，萬一必須動手，他和尙儀姑娘力量有限，後果就大大不妙了。

金糊塗和尙工、尙食也沒料到「新武林街長」要以這種方式和大家相見，心中也感不妙，却是束手無策。

朱五絕只遲疑了一下，立刻拉起尙儀姑娘笑道：「老伴，走啊！」

兩人硬着頭皮隨着霍二龍走去，都在心中盤算如何應付意外情況……

霍二龍領着他們走到木屋門口，大聲道：「一品武士，吃四方朱福及其妻老潑婦晉見！」

木屋中，原是燈火通明，這時忽然一齊熄滅，變成滿屋漆黑。

隨聞一人答道：「進來！」

霍二龍便與朱五絕和尙儀姑娘舉步入屋，進入一間堂屋。

堂屋甚暗，但依稀可見並無人在。

霍二龍將門關上，整個堂屋頓時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

朱五絕和尙儀姑娘覺得情況有異，連忙提氣蓄式，準備應變。

就在這時，忽聽一個細聲細氣的聲音道：「朱福，老潑婦，我是『武林街長』你們先行拜見之禮。」

朱五絕愕然道：「您……武林街長……你在那裏啊？」

新武林街長道：「我就在這屋中！」

朱五絕道：「可是我們看不見你。」

新武林街長道：「你們要想和我相見，得等圓滿達成幾件任務之後，現在我只能這樣跟你們交談。」

語氣，甚是嚴峻！

「是！」

朱五絕略一猶豫，隨即拉着尙儀姑娘拜倒下去，口中說道：「屬下朱福及拙荊，拜見街長。」

新武林街長好像看見他們行禮，以滿意的口氣道：「好，你們起來吧！」

朱五絕和尙儀姑娘起身垂手恭立，但仍然凝神戒備，不敢鬆懈。

新武林街長道：「日間，本街長已見過你們的武學造詣，確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流高手，在此本街歡迎你們加入。」

朱五絕躬身道：「街長誇獎，這是愚夫婦的榮幸。」

新武林街長問道：「你姓朱，身材又與朱五絕相似，是否與朱五絕是兄弟？」

朱五絕道：「不是，巧合罷了。」

新武林街長道：「你們夫婦爲何要加入我的『武林一條街』？」

朱五絕道：「愚夫婦一向在南方武林活動，只因得罪了一些武林朋友，在南方已呆不下去，便想到中原碰碰運氣，那天路經巫山附近，聽說有所謂『武林一條街』正在招兵買馬，愚夫婦一時好奇，便來應徵投效，晚間瞻仰黑、白二大護法展露神技，方知中原武林能人輩出，愚夫婦乃決定投在街長麾下。」

新武林街長輕笑一聲道：「黑、白二護法並非中原之人……」

朱五絕道：「是的，但街長既能駕馭在他們二位，可知街長的武功必已達神化之境，愚夫婦極爲嘆服。」

新武林街長道：「不要恭維我，我的武功如何，你尙未見到。」

朱五絕道：「那是可想而知的。」

新武林街長道：「現在就來談談你們夫婦的餉銀，你們希望多少？」

朱五絕道：「霍副總管答應每個月付給二千兩銀子，屬下對這個數目可以滿意了。」

新武林街長道：「老潑婦，妳呢？」

尙儀姑娘笑道：「街長若願多給，老娘——」

新武林街長的嗓門本來細聲細氣，這時突然一變而爲粗獷的聲音道：「在本街長面前，妳不可自稱老娘。」

尙儀姑娘嚇了一跳道：「哎呀，街長的聲音怎麼突然變了？」

新武林街長又恢復細聲細氣的聲音道：「妳別管，本街長說的話，妳聽到了沒有？」

尙儀姑娘道：「聽到了，以後老娘——不，以後屬下自稱……自稱……唉！我說老伴，我該自稱甚麼呀？」

朱五絕笑道：「就稱屬下便可。」

新武林街長忽然又改爲粗獷宏亮的聲音道：「聽着，本街長每月付給你們夫婦各一千兩銀子，這是最高的餉銀，不過先要試用一個月，如無表現，第二個月減爲五百兩。」

尙儀姑娘桀桀笑道：「要是有良好的表現，街長是否肯增加多兩千兩。」

新武林街長怒道：「不得在本街長面前放肆！」

尙儀姑娘笑道：「是啦！老娘——不，屬下一向愛說笑話，街長你莫見怪。」

新武林街長又恢復細聲細氣道：「每月一千兩，妳滿意麼？」

尙儀姑娘道：「可以，不過據霍副總管說，我們的工作是爲顧客解決困難，每次完成任務，可抽取一成的酬金，屬下覺得一成似乎太少了些，要是增爲兩成，那麼愚夫婦幹起來就有勁了。」

新武林街長的聲音又變爲雄沉粗獷，道：「老潑婦，妳好不知足！」

尙儀姑娘笑道：「街長若是不答應，那也罷了，屬下並不堅持，我當家的說得對，等我們辦成幾件事，街長知道我們的本事，那時再加也可以。」

新武林街長的聲音又變爲細聲細氣：「對，我如今派你們一件事做，要是你們能在半個月之內完成，我便將酬金提高爲兩成。」

尙儀姑娘道：「街長吩咐便是。」

新武林街長道：「你們以前見過朱五絕沒有？」

朱五絕答道：「見過的。」

新武林街長道：「朱五絕原已表示歸順於我，最近似乎有些不對勁，我派給他一項工作，他沒完成就突然失踪了，如今你們便去尋找他的下落，找到了立刻……不，今後你們和本街長連絡的方式是這樣，若有事情要報告，可去洛陽城中的城隍廟內，用炭筆在殿壁上畫個圓圈，然後便去北大街的洛陽古棧住下，靜候消息。」

語聲一頓，繼道：「這次我交給你們的任務，也是如此，逮到朱五絕時，便這樣做，最遲一日，我自會派人去和你們相見。」

「好的，一定要活的嗎？」

新武林街長道：「不錯，一定要活的，我要親自……處罰他！」

朱五絕道：「街長確定他背叛了？」

新武林街長道：「我看是如此。」

朱五絕道：「天地遼闊，人海茫茫，到何處去尋找他的下落呢？」

新武林街長道：「他很可能就在這境內，如果沒有，可去開封郊外的『及人善堂』守株待兔，一定可發現他的踪迹。」

朱五絕佯驚道：「及人善堂？街長說的，可是林歌夫婦一手經營的那個及人善堂？」

新武林街長道：「正是。」

「街長與林歌有無過節？」

「他早已歸順本街長了。」

「哦，這倒是想不到的事，聽說那小子劍術非常高超，曾經擊敗武林無數高手，想不到他也已投效在街長麾下，屬下可否與他認識認識？」

「他目前不在此處。」

「在哪裏？」

「執行任務去了。」

「幾時回來？」

「不知道。」

「街長認爲他可靠麼？」

「不太可靠，不過他已無法反抗，對本街長的命令只有服從，哈哈哈……」

「屬下聽說林歌還有一個生死之交金糊塗，此人的劍術也非常了得……」

「他跟林歌同時歸順在本街長麾下，本街長派他赴某地執行一項任務，估計三日之內返回覆命，屆時如不見回轉……哼，量他也不敢！」

（未完）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神劍山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梁叔子約定黃金夫人，白銀夫人於十六天後在純陽道觀見面，但白銀夫人却提前在三天後到達。純陽道觀年久失修，已絕香火，一片荒涼，當白銀夫人抵達時，舉目四顧，闃無一人，她正想從大門跨入正殿之際，突聞院後傳來異响，於是，她便轉往後面，靠近窗前，向內一看，只見一男二女，一絲不掛，一女在榻前閉目盤坐行功，另一男一女則正在榻上翻雲覆雨，原來那些人竟是梁叔子與青雲、紫燕二婢。白銀夫人見狀，難以入目，即叱喝一聲，梁叔子驚覺，看清來人，意態却安然，白銀夫人志在獲知長春再造丹藏處，立即穿窗而入……

神鴉使者

（第二十七章：由司馬翎執筆）

白銀夫人飛入屋中身形快得有如電光火石，但仍然使人有輕盈如燕，迅疾似鷹隼之感。後一種感想也許是因為室外「呱」一聲淒厲鴉噪而引起的吧？

但白銀夫人忽然發現一個極嚴重問題，那就是她瞧出自己落脚之處，竟不是在「小華陀」梁叔子五步之內（那是一伸手就能要命的距離），而是在十步之外。

縱然是尋常頑童擲銅錢戲耍，距離之判斷也絕不會相差那麼遠。武林一流高手，往往只差分毫就足以丟了性命，何況是五六尺的距離，焉可有此失誤？

白銀夫人面色登時灰白如土，背上沁出大量冷汗。

梁叔子面色如常，他當然不必着急，因為問題發生在她而不是他身上。他甚至連衣服也不急於穿上，因此赤裸不雅觀的身體，以及隱隱汗光的肌膚都一覽無遺。

也許在「女人」面前露出身體不必感到抱歉？總之，在「少女」面前，則一般男人却都是不怎麼願意太失禮的。

那清秀的男人露出一個可惡的微笑，道：「希望沒有太過嚇着妳，因為距離不對了。如果我是妳，當然也會大吃一驚的。」

白銀夫人竭盡全力裝出無所謂的樣子，道：「沒關係，這距離怎麼啦？」

梁叔子道：「這距離跟天氣跟心情都大有關係！」

眞眞胡說八道！白銀夫人幾乎想罵出聲。若說「距離」跟數目字，或者跟她的生死有關，那還罷了。跟「天氣」跟「心情」有那一門子關係呢？

可是室外明明太陽斜照光光亮亮的天氣，的確忽然灰悶黯淡，而且她的心情（不提還不知道），果然好像在懸崖邊搖搖欲墜之人一般，突然緊張得不得了，然而又刹時極之淸明，淸明得有如對着明鏡自照。

啊呀，我緊張甚麼？又為何突然心頭淸冷靈明，記起許多許多往事？對了，我為何要殺他？「小華陀」梁叔子如果可解去公孫敬藥物禁制，使我仍保容顏，我為何還要想法害他？

隱隱好像遠在天邊，又像近在耳邊傳來聒絮鴉噪，其中挾有天風疾雨响澈湖海的鈴聲。

鴉聲鈴聲宛如鐵鎚狂敲巨鼓，白銀夫人心頭大悶，忽然吐出一口鮮血。

鮮血出口之際，床上兩個全身赤裸紅艷艷的女人，忽然動如脫兔的動了。

一個只是一隻手動了一下，却有一片濛濛白光倏閃卽沒。只是在白銀夫人面上那副白銀面具上，由額頂至下頷，多了一道用一百零捌支小針排成的直痕。

面具分成兩片向左右飛散，有如那天李秀神劍砉然一劃從中分開似的。但現在也有劍光，寒氣侵膚砭骨，却是另一裸女手中之劍。

這個裸女倏去倏回，眼力不好之人還以為她沒有離開過大床。

可是向兩邊飛開的白銀面具，竟已變成兩堆粉末落在白銀夫人脚邊。

她也許只察知飛針的神妙，也許只領會劍光絞碎面具的威力。無論如何，這兩個裸女的武功無疑已達某種匪夷所思境界。她們很可能每次只能如此出手一擊，接下來就得調息運功好一會才可以出手。但以首當其衝的敵人來說，她們這一擊已經够了，至於她們以後的安危，誰還關心誰還在乎呢？

白銀夫人的花容月貌，如今已沒有面具阻隔而呈現出來。她滿面震驚而又恍惚的表情，令人既不禁憐惜又無限同情。

她說出使人不甚了解的話：「我……我為什麼在這裏？我想幹甚麼？」

她目光一轉，又問：「你是誰？」目光隨卽稍稍避開對方不雅觀的身體。

梁叔子一下子就穿好衣服，笑吟吟道：「好，妳現在總算眞正恢復正常了。假如逍遙仙子的『馭心迷靈禁』對妳仍有一絲影响力，妳絕不會對男人身體有不悅之感……」

他目光在兩堆銀白粉末（銀面具遺跡）停一下，便移到房門口地上，在如今已變回晴朗陽光映照下，赫然有一隻大烏鴉屍體，牠頸子翅根以及尾巴，都有紅色白色細綫綑着，另外頸下有個小金鈴，雙爪也各有一枚。

白銀夫人隨他目光回頭一瞥，訝道：「啊，那是逍遙仙子的神鴉使者。」

梁叔子道：「妳們終日戴的面具，都是公孫敬的法寶。家兄的回春丹可以解除妳們體內藥力，也可以對付面具的藥力。但對於逍遙仙子的法術，就只有少許護心培元之功了。」

「你是梁叔子的弟弟？無怪很相似。但我何以從前不知道有你？」

「我名叫梁道子，在南宮派中雖然薄有虛譽，但在江湖上在武林中，却就很少人知道我了。」他徐徐笑一下，又道：「南宮派不是武林享有盛名的南宮世家，而是我道家一個宗派，凡是以祈禳、符籙、咒語等為主的，都屬此派。修煉功深的也可以位列仙班，我說這些你大概不懂。至於剛才我加於那兩女的『種功植力』法門，則是道家龍虎丹法中的一種微妙法門。」

白銀夫人雖然泛起恍然而悟的表情，但梁道子却瞧得出她眞正心意，搖頭道：「妳別誤會，這不是淫邪功法。只不過利用陰陽交泰男女大慾的先天力量，使她們打通黃道氣脈，等如練武功之人打通生死玄關一樣。因而她們不但本身潛力得以完全釋出得以使用，還可以從渺冥莫測的天地間獲得很大力量……」

白銀夫人聳聳肩，姿態甚是嬌美。她說：「你不必對我解釋這麼多的。」

梁道子頷首自問：「對，我何須多言呢？」他想一下，又道：「我兄弟二人武功有限，故此多年來托庇於南宮世家。如今既然劍尊谷消滅不了神劍山莊，也殺不死五湖龍王鄧飛龍，反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反擊，勢力已大大減弱。我梁氏兄弟當然也不能放過機會，定要助神劍山莊他們一臂之力。你和黃金夫人心靈和肉體恢復自由，便是我們的第一步。只可惜南宮芙蓉慘遭不幸，若果論武功，天下恐已難有擊敗夏侯長空之人了！」

白銀夫人美眸閃過懼色，喃喃道：「是的，是的。夏侯長空只不過利用最要緊一着棋子，就使南宮世家覆亡……」

梁道子大訝道：「甚麼？殺死南宮芙蓉的人，竟不是夏侯長空？放眼天下，除了西天劍尊之外，那得還有如此高手？」

白銀夫人道：「慕容世家的慕容摧花。」

梁道子輕歎一聲，道：「他名字既然叫做摧花，可見得一直以殺死芙蓉為最大目的了！」他搖搖頭又輕歎一聲，說：「既然夏侯長空手下尚有這等驚世駭俗高手，我看我們還是離開為妙。只可惜黃金夫人來遲了，我最多只能再等兩個時辰，因為神鴉使者一死，逍遙仙子立刻知道，所以我們必須早一步隱遁……」

白銀夫人也輕歎一聲，道：「如果解救得黃金夫人，對夏侯長空當然是極大打擊。但我現在却只盼望老天爺帮帮忙，讓李秀逃得出夏侯長空的陷阱。這樣，就算永遠報不了仇，永遠讓夏侯長空稱尊天下，又有甚麼關係呢？」

× × ×

李秀還有逃生機會麼？

根據各方面綜合而得意見，看來他這次掉入陷阱內，逃生機會微之又微。因此更不必談到他能不能反擊，能不能殲滅仇人這一節了。

但這中原數千年來一脈相傳的「神劍」，又豈是外人窺測得透的？

× × ×

朝日初昇，樹葉草尖上，露珠晶瑩。涼沁心脾的曉風，輕輕拂過田疇。

遠處村莊的鷄鳴犬吠聲，近處枝頭小鳥吶吱喳噪聲，還有空氣中淸新氣味。一切都表現新的開始，舊的已隨黑夜逝去。就算是苦難，也是新鮮的開始……

只有李秀一點兒也沒有「新」的味道。

他頭髮蓬亂，衣衫汚垢。眼睛裏以及動作間，只有疲倦……疲倦……

站在這一片微斜的草坡上，可以看見半里外有一個小湖，湖邊樹影中現出碧瓦飛簷還有隱約紅牆。

他幾乎可以確定那碧瓦紅牆內的亭台樓閣，必是「逍遙山莊」。但他還是向一個人詢問求證。「那兒是不是逍遙山莊？」

「是的，」那人回答，聲音嬌脆比之清晨鳥鳴不遑多讓，而且隨風而來還有襲人香氣。「你可曾希望在那山莊裏面會見到甚麼人？」

李秀疲乏的眼睛轉向那人，聲音也那麼疲乏，點頭道：「有，我希望見到西天劍尊夏侯長空……」

對方譏刺的揄揶的笑容使他話聲一窒，才又道：「我明白了？我趕得太急，雖然終於找得到此地，但已經是第四天，而且我自己也疲乏得像九十歲的老人。你是不是笑我這些？」

那人頷首，聲音仍然那麼嬌嫩悅耳：「你沒有猜錯。不過，縱然你昨天或者前天趕得到，縱然你一點不疲乏，情況還是一樣。」

李秀道：「情況如何會一樣呢？」

那人道：「你自己猜吧！我本來有極急極急的事，但為了要看看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所以我多等了一夜，不過我深信一切仍然在我們控制中，所以我並不十分着急。現在我得走啦。」

李秀居然挽留他，道：「你不可以等我入莊之後，有了結果才走麼？」

那人格格嬌笑，道：「不，不必了，其實我要找的那個人也是極之重要的，順便告訴你，他叫梁道子，年紀雖比你大很多，却比你還傻秀還有風度，我想再見見他，已經想了廿年啦！」

李秀聳聳肩，道：「那您請吧！」

那人沒有動，在清晨柔和光綫中，她的長髮在清涼晨風中，靜靜飄拂。她那絲質的大部份是以湖水藍色為主的衣裳，也在風中靜靜飄動。

但她的面龐，却看來看去都有點朦朦朧朧，雖然五官看得見，知道是個眉目姣美的女人，知道年紀他大約是花信年華的美婦。可是仍然大有朦朧迷離之感。

稍遠處的大道上，有一輛鏤金漆銀的精巧馬車，還有兩男兩女都騎馬佩劍的侍從。沒有移動或驚歎之聲。

這個美麗而又帶着朦朧味道的女人，並沒有馬上走開。她當然是很了不起也很可怕的人物，李秀對此毫無懷疑。

他振起精神却輕聲道：「逍遙仙子，我與你們為敵實在不智之至，對不對？」

逍遙仙子點點頭。

李秀道：「我此去只怕不容易生出逍遙山莊了。因此，我很想知道昔年你可是見過先父？是不是你的劍刺入他胸膛？」

逍遙仙子一時沉吟不答。

李秀微笑，雖然笑容看來那麼疲乏，但仍是微笑而不是哭泣，也不是憤怒。「你不說也沒有關係。兩天劍尊當我臨死之前，也一定會告訴我的。」

逍遙仙子依然沉默了一陣子，才道：「從這片草坡一直到山莊內的大廳，我一共設了八道禁制，我猜你一定很難活着見到劍尊。」

李秀道：「你為何告訴我？」

逍遙仙子道：「我打算撤去這八道禁制，給你親耳聽見劍尊的回答的機會。」

李秀微微躬身，道：「謝謝妳，雖然我也許永遠見不到劍尊，但我仍然很感激妳。」

× × ×

大道兩旁都插着一支高達兩丈的大纛，藍底綉金字，金字只有「慕容」兩個大字。雖然旗幟在晨風中獵獵飛揚，但這兩個金字却是任何人都看得清楚的。

慕容摧花看來只有卅餘歲，瘦長身子，劍眉虎目，頗有威稜氣度。

他挺立大道之中，連一眼也不望向他自己帶來的十幾個江湖豪雄人物。

這些人都是數百里內武林有名有姓的人物，但不是為他掠陣助拳而來，而是「見證」。

他，慕容摧花，為了重振慕容世家威名，第一陣，就是神劍山莊的高手們（南宮芙蓉除外，因為殺死她並非以堂堂正正手段），然後才輪到南宮不二南宮不樂。

對於南宮世家這兩個最負盛名高手，他其實不怎麼放在心上。

因為他有確實詳盡的情報知道這兩個老一輩高手，其實心胸狹窄，意志不够堅毅，稍遇挫折就會呼天叫地出手自盡。

若是一個人很容易是就萌殺之念，很容易就出手殺死自己，這個人再高明亦不過如是，這是慕容摧花的看法。

他還看見剛剛轉出大道的九騎，相隔雖然很遠，但馬背上各人的面貌表情仍然看得很清楚。

其中鄧飛龍鄧青青這對父女，精神最好全無疲乏之態，但其他的人，劍東劍南與劍北三對夫婦，却大見倦怠疲憊，神態委靡。

顯然青青一眼就看見「慕容」兩個金字，勒馬揚鞭向大家說話。

可是劍東等人却沒有甚麼反應，連疲乏的神色都不曾減少些許。

若果我是他們，當然也感到疲不能興了。慕容摧花忖道：西天劍尊宛如萬載磐石，一百萬隻蜻蜓也是撼不動的。慕容世家的旂幟雖然出現此地，但跟他們有甚麼關係？他們怎知我會為西天劍尊出力？怎知我決定向神劍山莊開刀，用他們來重振慕容家聲威的第一炮？還請來了不少見證人？

神劍山莊劍東等人終於又移動了，向這邊緩緩馳來。

× × ×

距離逐漸接近，那個年輕男子稍稍瞑目支頤凝想的神情更看得眞切。

但此人分明已死。李秀訝然忖：此人氣脈已斷，生機早絕，誰殺死他的？為何還擺出尋思奕局的神情？為何在這逍遙山莊之內，會發生如此離奇的命案？他是誰？西天劍尊夏侯長空認不認得他？夏侯長空究竟在不在此莊之內？

似乎最後一個疑問才最重要，至於眼前這個年輕死人，奇怪是奇怪了，但再死十個也只是題外文章，目前最要緊還是──夏侯長空何在？

忽然一陣香風撲鼻，月亮門後轉出一人，一面格格嬌笑，一面奔來。

李秀既不會亦不想隱形，所以他的存在馬上被發現。嬌笑聲以及一切動作也馬上停止。剩下的只是兩對眼睛對瞧。

李秀這時候居然忍不住打個呵欠，搔搔頭皮，聲音甚是枯澀，道：「你是誰？這個死人又是誰？」

對方眨眨眼睛，也學他搔搔頭。

然而香風撲鼻，又颯然有聲。

李秀腋下長劍光芒乍現便隱：地上却多了三隻粉紅色蝴蝶，齊齊整整，排列在他靴尖前面。

李秀皺眉道：「你這女孩子怎麼攪的？漂漂亮亮一個人，却比劊子手還可怕。」

在他眼中，對方的確是個漂亮少女，比青

青之秀麗絕不遜色。但也正如他所說，她敢情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否則像這種第一流的惡毒暗器「蝴蝶鏢」，那能一出手就是三枚？其實只要一枚就取人一命足足有餘了，何況又全然不警告不打招呼？

那美麗少女嫣然微笑，笑容嬌艷好看之極，聲音也甚是悅耳動聽。她說：「我是夏侯明珠，你也長得很不錯，但我現在只想殺死你，因為你殺死了我的棋友。」

夏侯明珠？莫不是夏侯長空的女兒？就算不是他女兒（大概也不會是，因為夏侯長空是西天竺劍客，但這個美女看來却道道地地是中國人），却無異必是夏侯長空調教出來的殺手。只不過這個殺手看來不但不可怕，還另有動人迷人之處而已！

嚦嚦鶯聲還在耳際迴縈，一陣森寒殺氣已經逼得人呼吸欲斷。

夏侯明珠玉手中突然出現一把三尺五寸精光耀目的長劍。她手中有劍本來並不打緊。但此劍若是對準咽喉或胸口等要害刺到，毫不容情快逾閃電，這就大大打緊了。

李秀的劍也已及時出鞘，光芒電閃連削七劍。但七劍之後似是內力不繼，略見凝滯。雖然只是那麼一瞬間事，但夏侯明珠已停手壓劍，而李秀也連退三步，左手捂住左胸。

他指縫流瀉出紅色的液體。那當然是血，人體內流出來而又紅色的液體，不是血又是甚麼？

全世界的人一眼望見都會作如此判斷。而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不肯作此想，這個人就是李秀自己。

那是因為他知道敵劍刺入他胸膛深不及三分，就算很會出血的人，也流不出這麼多血。何況這些血絕大部份只是他掌心暗藏的一個小囊的效果，一個小小戲法而已！

夏侯明珠冷笑道：「你的劍法不差，天下能够一劍擋住我三枚蝴蝶的人，第一個是我大哥，他就是夏侯長空，諒你也必定聽過他的名氣。第二個就是你了！」

李秀聲音比剛才更弱一點，道：「夏侯長空是你的大哥？為甚麼？我還以為妳是他的女兒？」

夏侯明珠皺眉道：「他是我父親也好，是大哥也好，你已是快死的人，為何問這種無關痛癢的事？」

李秀苦笑道：「那我應該問甚麼才對？」

「你應該問問我那一劍是甚麼劍法。你也是練劍的人，難道你不想知道？」

「姑娘此言差矣！我是神劍山莊少主，一生練劍，妳這一劍只不過是西天竺魔劍十二絕劍之一的『八表雄風』而已，我就算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走路，我焉能不知呢？」

「哎，你是李秀？你眞是李秀？」

李秀苦笑道：「難道我看來不像？就算不像，請問當今天下誰還識得天竺魔劍十二絕劍？你不妨問問令兄去！」

夏侯明珠彈劍輕嘯一聲，面色口氣大是惋惜，道：「你一定是太疲倦了。因為我大哥說過，只有你贏我，我絕對贏不了你。然而事實你却擋不了我一招。唉，這怎麼說呢？」

她又歎口氣，惋惜之意眞誠之極，又道：「你最好能熬一會，我馬上找大哥想辦法搶救你。但你會不會馬上就死掉呢？」

（下期由黃鷹執筆）（未完）

魔刀、鬼劍、神簫

（本文承自33頁）

白天虹與「玩命三郎」左宏，也仍然在那二十多個的眷中。

于公道好像一點也不着急，更不氣憤，只是向那二十來個子弟兵含笑點首道：「好！好！這才是我的好弟兄。」

一聲清越龍吟過處，馬天行的七星寶劍已經出鞘，並朗笑一聲道：「于大教主，咱們之間，該不用再說甚麼了吧！」

「不！」于公道冷笑道：「你可以不說甚麼，但老夫還有該說。」

馬天行道：「好！你說吧！」

于公道道：「老夫自知大勢已去，咱們毋須動武，到時老夫會自行了斷……」

馬天行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三年以前所玩的那一套，今宵行不通了。」

于公道道：「那可不一定，你最好是多多防着一點。」

馬天行道：「我會特別注意的。」

于公道道：「現在，老夫提出最後的要求，待會，老夫自行了斷之後，請不要難為我這二十多個弟兄。」

馬天行道：「我答應。」

「大丈夫一諾千金，希望你言而有信。」于公道神色一黯，手掌中突然出現一紅一黑兩顆鴨蛋大小的圓球，苦笑道：「馬天行，這是來自天竺國的『掌心雷』和『七毒珠』，它的威力可達七丈方圓，由于古堡被炸，這批最霸道的暗器，已全部毀掉，這是僅存的兩粒，也是老夫特別留在身邊應急的，沒想到，却成為給我自己送終之用，馬天行，任何人都該了解，我的自行了斷，是不甘心的，所以……」

他的神色忽然一變，變得有如厲鬼似地，一挫鋼牙道：「老夫必須找一個够份量的人給我墊背。」

馬天行安詳地一笑道：「看來，我是最適當的人選了。」

「不錯。」于公道冷笑一聲道：「以這玩藝兒的威力圈之廣，配合老夫的絕代輕功，你就是想逃也逃不了的。」

馬天行目注于公道，含笑點首，道：「我知道，我也用不着逃……」

這時，站在于公道背後不及丈遠的白天虹、左宏二人，忽然電疾飛射、刀、劍交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下子砍下于公道的雙臂，同時也及時接過斷臂手中的「掌心雷」和「七毒珠」。而馬天行也配合得恰到好處地，脫手射出七星寶劍，正中于公道的左胸。

于公道被七星寶劍一劍穿胸的衝擊力撞得仰身栽倒，失神的目光一掠白天虹、左宏二人，慘然一笑道：「眞想不到，你們兩個，才是我最好的弟兄……」

白天虹笑道：「但我們兩個，却只認金錢是好弟兄。」

于公道道：「馬天行給了你們多少銀子？」

白天虹道：「每人白銀五萬兩。」

馬天行含笑接道：「當然！這筆錢也是由你自己的財富中支付的。」

可惜這一代梟雄的于公道，已經聽不到馬天行的話了。

（全文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勝衣將唐晶及杜家莊的武士全部解決了，便將被吊在樹上，四肢盡斷的黑貓，放下黑貓經已身心殘廢，萬念俱灰，自忖必死。不過其人倔强，達觀，雖身罹巨變，尚能談笑自若。於是，他將身後事一一向沈勝衣交代，然後將預先置於口腔內的毒丸咬破，登時毒發身亡。沈勝衣要搶救也來不及，他含淚抱起黑貓的遺骸，正待掘土埋葬，突聞蹄聲傳來，他馬上躲起，只見易金虹，菁菁策騎到來，發現屍橫遍地，獨不見黑貓踪影，易金虹還以爲黑貓負傷遠去。但當他們見到沈勝衣抱着黑貓的屍體走出，並詳敍黑貓遇害經過之後，菁菁已悲痛欲絕……

爲朋友盡義　顧兩脅插刀

沈勝衣截口道：「你似乎沒有理由不知道，貓兒是怎樣堅强的一個人。」

菁菁吶吶道：「可……可是……」

「貓兒當然知道那是怎樣子環境，若是要自殺，在右手被斬斷之時便已經自殺的了。」

菁菁不能不同意。

沈勝衣微喟：「你看我，眞的如此不值得你信任？」

菁菁搖搖頭。「沈大哥，我不是這意思。」

沈勝衣道：「我雖然救了貓兒，但唐晶那幾杖却已將他體內抑制的毒藥完全引發。」

菁菁恨恨道：「爲什麼不讓我們早些趕到？」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這其實並沒有什麼分別。」

「那最低限度，也可以讓我見他最後一面。」

「貓兒也一樣感到遺憾。」沈勝衣深注菁菁。「菁菁，你與貓兒性子很相近，所以才會談得來，相信你也會好像他那麼堅强，不會因爲這件事消沉。」

菁菁沒有作聲。

沈勝衣目光一轉。「令尊與你同來，可見得並不是這之前你們心目中那麼固執的人。」

菁菁看了易金虹一眼，垂下頭，沈勝衣接又道：「這之前你們之間所以發生誤會，只是由於彼此沒有開心見誠的說清楚，令尊的苦心，相信你現在已經明白。」

菁菁頭垂得更低，沈勝衣感慨道：「這無疑都是廢話，應該怎樣做，其實你已經知道，我所以仍然要說，只因爲黑貓與你都是我的朋友，黑貓橫死，已令我非常難過。」

「我明白。」菁菁低應了一聲。

沈勝衣目光一垂，欲言又止，易金虹看在眼內，插口道：「老弟，黑貓是不是還有什麼話留下？」

沈勝衣道：「話是有一些，却是留給我。」

易金虹道：「也許易家堡能够帮上一把。」

沈勝衣沉吟着道：「這一路之上不乏墳地，兩位無妨將黑貓在那兒葬下來。」

菁菁詫異的望着沈勝衣，易金虹目光一閃，道：「你的意思其實是不想別人知道黑貍已經死亡。」

「不錯——」沈勝衣沉吟道：「別人知道他仍然健在無論如何總比較知道他已經死亡的好。」

菁菁面現疑惑。「沈大哥能否說明白一些？」

沈勝衣道：「在目前他不能死。」

菁菁追問：「爲什麼？是不是還有什麼事情需要他去完成？」

沈勝衣點頭。「正是。」

「可是他已經死了。」菁菁疑惑之色更重。

易金虹忽然道：「有誰知道黑貓其實是怎樣子？」

菁菁會意道：「沈大哥是準備以他的身份去替他完成未了的心願？」

沈勝衣無言頷首。

菁菁接問道：「那到底是什麼……」

易金虹截口道：「不管是什麼事情，你這位沈大哥肯答應就絕不會是壞事。」

菁菁道：「但……」

易金虹又截道：「難道你連沈勝衣也不信任？」

「爹，我只是希望能助沈大哥一臂之力。」

易金虹搖頭。「黑貓是一個很神秘的殺手，他臨死也牽掛住，無論如何也要完成的，不待言是一件很重要、很秘密的事情，好像這種事情，越少人知道，當然就越好，沈老弟，是不是這意思？」

沈勝衣淡然一笑。「不是我不信任兩位，只是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而在弄清楚之前，實在不能出現任何的枝節。」

易金虹看着沈勝衣。「那你已經答應了。」

沈勝衣點頭，尚未答話，易金虹已道：「你願意去做的事情，我們本該助你一臂之力才是，但黑貓一向獨來獨往，我們與你走在一起，你就完全不像黑貓了。」

沈勝衣道：「就是這意思。」

易金虹想想，道：「有什麼我們可以替你做的？」

「現在只有一件。」

「不要讓別人知道黑貓已經死亡。」

沈勝衣道：「我本來可以不與你們見面，但我並不認爲讓你們看見黑貓的屍體是錯誤。」

易金虹淡然一笑。「若是有需要，你只管通知我們，易家堡的武士一定會全力助你。」

沈勝衣點點頭，菁菁即時道：「沈大哥，若是能够替貓兒完成他最後的願望，我會更心安。」

沈勝衣當然明白菁菁的心情，只是道：「我記着你這句話。」

易金虹看看兩人，道：「這地方也很不錯。」

菁菁點點頭。「我們就將貓兒葬在這裏。」

易金虹大笑。「你總算沒有令我失望，畢竟是易家的好女兒。」

易菁菁抬起頭，眼中雖然有淚，眼神卻是那麼堅强。

三人也就以劍作鏟，挖下了一個土坑，將黑貓葬下來。

土坑塡平的時候，菁菁的淚痕亦已乾透，與易金虹併騎往原路奔回。

沈勝衣目送他們遠去，才移步往大江那邊走去。

× × ×

江水奔流，陽光下閃閃光輝，沈勝衣在一方大石上坐下，看着奔流的江水，將黑貓方才的話思量了一遍。

黑貓的身份雖然神秘，可是他沈勝衣認識的人卻未免多了一些，由他來冒充黑貓，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現在他只有希望幽冥公子這一次行動的目標所在，所有的人對他都陌生，而微集的各人中，除了杜飛雲之外，沒有人認識黑貓。

杜飛雲一方霸主，一般的物質已很難引起他的興趣，他却是答應幽冥公子，參與這一次的行動，到底又爲了什麼？還有幽冥公子，到底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沈勝衣忽然發覺，對於這件事已越來越感興趣。

× × ×

幽冥公子也許眞的是住在一個幽冥也似的地方，但他邀約黑貓前去的，却非獨完全不像傳說中的幽冥，而且簡直就是人間的仙境。

這個人間仙境還有一個很不錯，而且絲毫也不帶人間烟火的名字——就叫冷香閣。

第一眼看見這名字，沈勝衣不由就想起寒梅。

現在却不是梅花盛開的時候，一個若是因梅花爲名，而梅花未開的地方，將會是如何蒼涼？

沈勝衣到過那樣的地方，所以到了冷香閣外，那股蒼涼的感覺，便由心底湧上來。

那個地方離城十數里，又在一片蕭森幽翠中，若不是有地圖指引，眞還不容易找到去。

那張地圖就是用一張紙錢，在一間棺材店子裏換來，當然就是幽冥公子所給的指示。

還有的六張紙錢到底又有什麼作用？

× × ×

蕭森幽翠的林木，夾着一條碎石小徑

，走盡了這條小徑，過一條石橋，就來到一座莊院門前。

莊院兩面高牆，一片雪白，莊門大開，入內不遠，却矗立着一面白石屏風。

屏風上篆刻着「冷香」二字，這絕無疑問，就是沈勝衣要來的地方，表面看來，給人的果然是一種冷森森的感覺。

沈勝衣對白色本來有一種偏愛，但現在他穿的却是一襲黑衣，頭上還戴着老大一頂竹笠。

那頂竹笠遮去了他的面龐，使得他看來，倒有幾分殺手的味道。

他在石階上稍停了停，才繼續走前。

屏風後到底是怎樣的地方他雖然不知道，在跨進這道門之後已等如走進地獄。

這道門已無疑就是地獄門。

×　×　×

屏風後千紅萬紫，一條花徑蜿蜒其中，奇怪的却是一些也不覺得俗氣，放目望去，也一個人都沒有，沈勝衣沉吟一下，踏着花徑繼續前行。

花徑兩旁都是花，就是一株梅花也沒有，沈勝衣更意外的却是那些花種類之多，他前所未見，而大多數他都是聽都沒有聽過。

花雖多，但配合得極自然，顏色疏密恰到好處，看來非常悅目。

轉了一個彎，又是另一番景象，花開始逐漸減少，而亭台池橋陸續出現，也是配合得很，不能多一點，也不能少一點，不能疏一點，也不能密一點。

沈勝衣走遍天下，到過無數名園，却是從未見過一個如此精美，這其中雖然甚多人工點綴，但絕不損其天然之美與山水之眞，設計之精巧，技術之神妙，非胸藏萬千丘壑，只怕弄不出。

偌大一個園林，却空空如也，闃無隻影，層房曲院，水榭涼亭，四大皆空，一塵不染。

沈勝衣沿着碎石小徑一路走來，每一個地方都沒有錯過，就是不見有人。

這無疑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若換是別人，早已大聲呼喚了，沈勝衣却是完全沒有事一樣。

碎石小徑到了這一段，已是繞着一個大池塘往前伸展，池塘中遍是蓮葉，團團可愛，當中一座水軒，九曲飛橋，綽約水裏。

沈勝衣繞着小徑再前行，快到橋頭，再繞過一座假山，終於看見一個人。

那個人就坐在橋頭一方天然石櫈上。

橋頭紫藤二樹，盤若虬龍，翠蔭如蓋，那個坐在樹蔭下，亦是一襲蒼翠儒衫，不易發覺。他的年紀看來還不到三十，面色蒼白，一管碧玉簫正要放在嘴唇邊。

沈勝衣行了這麼久，才看見這個人，脚步自然加快了一些，那個翠衣人却沒有看他，目光凝注在池中水軒上。

水軒碧瓦紅柱，一角靠着一個少女，一身衣衫與柱色極爲接近，從沈勝衣方才的角度看去，正爲一柱所擋，也難怪沈勝衣看不見。

她的手中拿着一冊書，正看得入神，也好像不知道沈勝衣的到來。

簫聲忽起，非常動聽，吹入青天外，白雲裏。

沈勝衣聽不出這是什麼調子，却聽出這個翠衣人內功造詣極深。

他緩步走了過去，在翠衣人身前丈許停下，凝望着那個翠衣人。

翠衣人仍只是看着那個紅衣少女，一眼也不看沈勝衣。

簫聲不絕，沈勝衣越聽却越不是味道，那簫聲似帶着一種難以言喩的挑逗，聽着竟令人有一種想入非非的感覺。

以沈勝衣的定力，當然不會想入非非，却想起了一個人，雙眉不由一皺。

竹笠遮去了他面上的表情，即使沒有這竹笠，那個翠衣人也沒有注意他。

簫聲繼續，看情形翠衣人是要吹給那個紅衣少女聽，可是那個紅衣少女自顧看書，也一樣沒有理會，就是連這簫聲，也竟似充耳不聞，一些反應都沒有。

沈勝衣看見奇怪，索性在旁邊石上坐下來。簫聲即時停下，翠衣人緩緩轉過半身，盯着沈勝衣。

他長得也很英俊，一雙眼尖而長，目光也尖銳得很，有如兩柄劍突然刺到。

沈勝衣看在眼內，沒有作聲。

翠衣人突然放下簫，道：「我的簫不是吹給你聽的。」

沈勝衣「嗯」的淡應一聲。

翠衣人冷冷的接道：「滾開！」

沈勝衣冷笑，緩緩道：「這地方又不是你的。」

「本來不是。」翠衣人冷笑。「只是我有一個壞習慣，心情不好的時候，不喜歡別人太接近。」

沈勝衣道：「我也是，但我現在的還算不壞。」

翠衣人道：「我們都是來赴幽冥之約，所以我不與你計較，但你最好還是在我動氣的時候，趕快離開。」

沈勝衣道：「你知道我是誰？」

「是誰也沒有關係。」翠衣人再一聲「滾開！」

「翠蝶雖然有名，還嚇不倒我。」沈勝衣一聲冷笑。

翠衣人冷冷的上下打量了沈勝衣一遍。「你只是聽說過我。」

「幽冥邀請的絕不會是無名之輩，有名而又你這種裝束的，以我所知只有翠蝶花飛一人。」

花飛冷笑道：「好像你這種裝束的有名之輩我却想不出有那一個。」

沈勝衣道：「很好。」

「什麼很好？」

「你眞的不懂？」

翠蝶花飛目光一寒：「你也是幹我那種工作的？」

沈勝衣道：「不錯。」

翠蝶又一聲冷笑。「我可是不明白，幽冥邀請你這種三流的殺手來幹什麼？」

沈勝衣道：「我是二三流，你當然就是第一流的了？」

翠蝶花飛道：「江湖上沒有人不知道翠蝶花飛是一個殺手，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失過手。」

沈勝衣道：「這是說，憑你的武功，已足以睥睨天下，沒有人你殺不了？」

翠蝶花飛點頭。「最低限度到現在還沒有。」

沈勝衣淡然道：「你沒有想到，這只是因爲到現在爲止，你遇到的都是技不如你的對手。」

花飛尚未答話，沈勝衣已接道：「一個一流的殺手，殺人絕不會完全倚仗他的武功。」

「那是倚仗什麼？」

「頭腦！」沈勝衣緩緩道：「只有能够充份利用頭腦的殺手才能够殺人於萬馬千軍，銅牆鐵壁之中。」

花飛冷笑道：「你就是這種有頭腦的殺手？」

「我是的！」沈勝衣一字一頓。

花飛大笑。「那我倒是要請敎一下，你這個有頭腦的一流殺手面對强敵，而對方又已知道你的身份，怎樣去應付？」

沈勝衣道：「那得看環境。」

「譬如這個環境。」花飛接問。

「那要看什麼人？」

「譬如我？」花飛目光更銳利。

沈勝衣道：「簡單得很。」

「如何簡單？」花飛追問。

「拔劍，出劍，還劍！」

花飛冷冷道：「說明白一些。」

「已經很明白的了。」沈勝衣一聲冷笑。

花飛眼角的肌肉一下抽搐。「你是說，憑我的武功，根本不需動腦筋？」

沈勝衣竟然道：「看來你還不算太愚蠢。」

花飛不怒反笑。「有趣，有趣。」

沈勝衣左手忽一抖，一張白紙從袖中飄出，緩緩飄落在花飛面前。「看了這張紙，你也許更覺得有趣。」

花飛道：「這樣的紙我也有一張。」隨即以指甲在簫管中挑出一卷白紙，彈向沈勝衣。

「哧」的一枚藍汪汪的鋼針突然從紙卷中射出，急射向沈勝衣的胸膛。

那刹那，沈勝衣的胸膛突然縮進了三寸，鋼針幾乎是貼衣射過，射進了旁邊一株芭蕉樹上。

一股白烟即時從樹上射出，鋼尖射入的周圍三寸，立時由蒼翠變作枯黃，而且迅速擴展開去。

這針上滲的絕無疑問是劇毒。

那卷白紙同時燃燒起來，一縷青烟，飄向沈勝衣。

沈勝衣立在那裏沒有再動，一個身子倏的好像迷濛起來。

是殺氣還是劍氣？

那縷青烟在沈勝衣身前三尺停下，彷佛被什麼擋住，給風一吹，散了開去。

花飛看在眼內，面色終於一變。

沈勝衣冷冷道：「幽冥只想用一個殺手，你我之間，只有一個人能够留下。」

花飛忽然一聲歎息：「天外果然有天，這一次，我總算遇上高手，你留下，我走！」

沈勝衣道：「爲了能够使事情順利進行，幽冥必須挑選最佳的人選，爲了確保事情的秘密，落選的一個必須死亡，紙上寫得很清楚。」

花飛道：「我仍然要來，因爲我確信自己必能取勝，現在我雖然自知不如，但要離開相信仍然來得及。」

語聲一落，他長身而起，往後倒掠了出去，才掠出，七種四十九枚暗器就向沈勝衣飛至。

那些暗器分別從他的雙袖兩脚左右腰頸後射出，藍汪汪的無一不淬上劇毒，也無一不是機括控制，準確而急勁。

這一着出其不意，可是沈勝衣那刹那已然向旁橫移丈八，他若是動得太早，花飛的暗器必然追踪射至，現在，却恰到好處。

四十九枚暗器迅速打落地面，最近的一枚距離沈勝衣的脚只有三寸。

這判斷何等準確，花飛看在眼內，才眞的變了面色。

沈勝衣即時道：「這一着還不錯，也很意外，可惜只是不錯，而這種意外我遇得也實在太多。」

花飛冷冷道：「你到底是那一個？」

「在你倒下之前，我會告訴你！」沈勝衣的劍終於出鞘。

那只是一柄普通的劍，花飛目光落在劍上，一皺眉，身形倒掠了開去。

沈勝衣一長身，緊追在花飛後面。

花飛倒退三丈，已到了池塘邊緣，身形未停，倒掠上一片蓮葉上。

那片蓮葉雖然闊大，沒有登萍渡水的輕功，也休想在上立足。

花飛單一足而立，衣袂頭巾舞飛，倒也瀟洒，沈勝衣却是在池塘旁邊停下。

「我們在池塘上一決高下如何？」花飛接問。

沈勝衣沒有作聲，竹笠遮蓋下，也不知他在打什麼主意。

花飛看在眼內，冷笑。「怎樣，難道你看見水就怕了？」

沈勝衣緩緩道：「我只是在看，要怎樣才能够將你一劍刺殺，省得麻煩。」

花飛「哦」一聲，道：「若是你一劍就能够將我刺殺，就是不知道你到底那一個，我亦瞑目。」

沈勝衣沒有回答，衣衫無風自動，「獵獵」的响起來。

花飛入耳驚心，身形一動，蓮葉上倒掠，飛也似接連變換了七個位置。

沈勝衣的身形旋即箭也似拔起來，截向花飛的去路。

花飛的暗器刹那出手，寒星飛閃，急射沈勝衣的上中下三路。

沈勝衣雙袖一振，颯的凌空倒翻，仍然向花飛撲下，花飛的第二批暗器緊接出手。

沈勝衣同時暴長，一劍千鋒，那些暗器竟然全被他的劍震飛。

花飛不等劍到，身形已然倒掠，沈勝衣如影隨形，緊追在後，毫不放鬆。

蓮葉翻飛，花飛的身形片刻中快而慢，也好像重起來，沈勝衣的身形却始終不變。

劍勢也不變，雖然未刺到，劍氣已迫人眉睫，花飛的面色開始發青，一仰身，暗器暴雨般射出，碧玉簫錚的彈出七寸利刄，人與簫同時飛回，暗器中歘入，簫插沈勝衣咽喉。

沈勝衣雙袖鼓風，身形一旋，暗器從身旁飛過，花飛人與簫亦從旁飛過，沈勝衣的劍仍不出手，只是緊追在花飛身後。

花飛這一擊又落空，心頭不由大駭，腦後風生，更不敢怠慢，一提眞氣，飛掠前去。

前掠數丈，蓮葉上一點再點，花飛直入水軒。

那個紅衣少女已將書放下，看着花飛掠進來，却一些表情也沒有，花飛從她的身旁掠過，突然一探手，抓向她肩膀。

沈勝衣的人與劍這時候已經很接近了，花飛甚至已感覺劍氣侵肌，他原是打算將那個紅衣少女一把抓住，擋開沈勝衣這一劍，可是那刹那，紅衣少女的身形竟有如鬼魅般一閃。

花飛一把抓空，立即一欺一撲，身形貼地一滾，「噗」的一下異响，一股濃烟散開，整個身子立時裹在濃烟中，刹那消失不見。

沈勝衣人劍同時射進濃烟中。

風自東吹來，九曲飛橋轉折向西，那團濃烟自橋上往西滾去，好一會才消散。

沈勝衣由模糊而清晰，標槍般立在飛橋三折上，劍已入鞘。

花飛不在他面前，但仍在飛橋上，烟飄過，搖搖晃晃的三折飛橋中站起來，右手碧玉簫支地，左手捂着胸膛，鮮血不停從指縫中流下來。

他看着沈勝衣，嘴唇顫動着，好容易才吐出一句話：「你到底是誰？」

沈勝衣冷冷地反問：「方才你怎樣說的？」

花飛慘笑一聲，手一鬆，倒斃橋上，一雙眼仍然睜大，他雖然說沈勝衣若是能够一劍將他刺殺，即使不知道沈勝衣到底是誰亦會瞑目，但死得這樣糊塗，實在不甘心。

沈勝衣沒有理會他，目光轉向那邊的一叢花木，四個青衣人即時從花木叢中奔出，向這邊奔來。

沈勝衣看着他們奔來，沒有動，那四個青衣人也不作聲，迅速奔上九曲飛橋，各執一肢，將花飛的屍體急急搬走。

他們從花木叢中出來，也是從那叢花木離開。

沈勝衣以目相送始終不動，水軒內那個紅衣少女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沈勝衣身上，這時候忽然一送，道：「好像你這樣冷靜的人實在不多。」

她的笑容有如春花開放，聲音亦是黃鶯出谷也似，非常悅耳。

沈勝衣緩緩轉過身子：「姑娘豈非更冷靜。」

紅衣少女笑應：「我叫紅梅。」

沈勝衣一笑道：「這個名字曾經震動天下。」

「你是說紅梅帖？紅梅盜？」

沈勝衣問道：「姑娘不是那一個紅梅麼？」

「當然不是。」紅梅移步走出水軒。「我若是那個紅梅，應該就是在快活林中，而不是在冷香院裏。」

沈勝衣道：「不錯。」

紅梅接又道：「聽說那個紅梅亦已經伏誅，以閣下的武功見識，當然不會不知道。」

「生生死死，假假眞眞，有誰能够肯定？」沈勝衣的語聲異常平淡。

紅梅繼續走過來，道：「我却是能够肯定的。」

「哦？」沈勝衣微露詫異。

「而且那個紅梅盜已經入中年。」

「姑娘看來還不到二十歲。」

「是麼？」紅梅嬌笑道：「我看來眞的那麼年輕？」

她看來很開心，誰也想不到，她也就在笑語聲中，竟然會出手。

而且是殺着！

她雙手捧着那本書，殺着也就在那本書之內，那刹那，她雙手猛一翻，那本書立時一頁頁分開，除了底面，全都飛出來，飛射向沈勝衣。

陽光下頁頁閃光，也不知是什麼金屬打就，每一頁都有一柄鋒利的飛刀。

沈勝衣彷彿也想不到，毫無防範，可是那紙刀才飛到一半，他的劍已又出鞘。

劍光立即飛出，一連串輕微的錚錚聲中，那些紙刀竟完全被他的劍穿起來。

劍光一斂，紙刀已穿在一起，齊整非常。

紅梅的眼瞳中露出了驚訝之色，沈勝衣的劍突然又「嗡」的一震，穿在劍鋒上的紙刀倏的脫出，向紅梅飛回。

這一次紙刀的去勢更急勁。

紅梅面色一變，身形急拔而起，「燕子倒穿簾」，落在水軒的飛詹上。

紙刀從她的脚下飛過，盡釘在水軒的一條柱子上。

紅梅不由一伸舌頭。「好厲害，差一點要了我的命！」

沈勝衣冷冷道：「我的劍若是在你拔身半空之時出手，你閃避得了？」

紅梅搖搖頭，反問：「爲什麼你不出手？」

沈勝衣道：「幽冥只叫我殺花飛！」

紅梅歎了一口氣。「花飛與你齊名，可是只一劍便被你刺殺，難道他只是浪得虛名？」

沈勝衣道：「這句話你不應問我。」

紅梅道：「聽說唐晶杜飛雲都死在你劍下。」

沈勝衣笑笑道：「你們的消息還算靈通。」

「不靈通不成。」紅梅笑笑。「所以我們早就意料到，花飛絕不是你的對手，只是想不到你比我們推算的還要優越。」

沈勝衣冷笑一聲。

「看來你的身份眞的與傳說一樣的神秘，花飛竟然到死也想不透是死在何人劍下。」

沈勝衣冷笑道：「這種人不死，留着有什麼用？」

紅梅歎了一口氣。「你的心腸看來不像這麼狠，否則我現在不會這麼舒服與你說話。」

「你忘了一件事。」

紅梅道：「什麼事？」

「我是一個殺手，殺人爲生。」沈勝衣冷笑。「沒有錢而殺人，怎會發生興趣嘛？」

「這是說，有人出錢殺我，方才你那一劍一定會刺出的了。」

「一定！」沈勝衣的語聲盡量放冷。

紅梅又歎了一口氣。「黑貓公子，你令人感到非常的不安。」

沈勝衣道：「有一點你可以放心，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在我面前提及你的名字。」

「這我就放心了。」紅梅身形一翻，從飛詹上落下，落在沈勝衣面前。

沈勝衣的劍已入鞘，紅梅回頭又看看那些紙刀。「你對任何人都不相信？」

「所以我能够活到現在。」

紅梅又問：「你什麼時候看出我那不是一本眞的書？」

沈勝衣道：「在進入水軒之時。」

「看來你還是一個很仔細的人。」紅梅一探頭。「你的眼怎能够這樣尖銳？」

「訓練出來的。」

「什麼時候我要嘗試做一個殺手，一定拜你爲師。」紅梅笑笑。「不知道……」

沈勝衣冷截道：「殺手沒有師承，也沒有所謂嘗試，你既是幽冥的人，沒有理由不知道這些。」

紅梅又問道：「你可否給我看看你的臉？」

她說着伸手探向竹笠的邊緣，沈勝衣沒有動，也沒有任何的反應。

紅梅的手已快要沾及，忽然又停下。「我看過你的臉，有什麼結果？」

沈勝衣沒有作聲，紅梅自顧道：「有些殺手在別人看過他的眞面目之後，立即會殺人滅口。」

沈勝衣仍然不作聲。

紅梅沉吟着又道：「有些殺手不殺人，却刺瞎別人的眼睛。」

沈勝衣一些反應也沒有，紅梅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是那一種？」

「你要知道不是很簡單？」沈勝衣回答簡直就莫測高深。

紅梅一聲歎息，終於將手收回，沈勝衣道：「你到底在這裏負責什麼工作？」

紅梅道：「接待你們這些貴客，替你們打點起居。」

沈勝衣沉吟着問：「花飛什麼時候到來？」

「在你到來半個時辰之前。」

「他應該先去歇息一下，那最低限度，可以活得多幾個時辰。」

「在未解決你之前，他似乎提不起興趣去歇息，方才他並沒有將其他人放在眼內。」

「驕傲是殺手的致命傷。」沈勝衣目光一轉。「你現在大概可以引我到冷香閣去了。」

紅梅一笑舉步，從沈勝衣身前走過，沈勝衣跟了上去與紅梅保持一定的距離。

走過了九曲飛橋，踏上一條白石小徑，進一道月洞門，前面是一片竹林。

紅梅直往竹林走去，一面道：「這個院子叫聽濤。」

一陣風吹過，竹葉顫搖，响起了一片濤聲，沈勝衣緩緩道：「聽到了。」

紅梅一笑，脚步不停沿着竹林中的小徑繼續走前，沈勝衣亦步亦趨。

竹濤一陣又一陣，放眼碧綠，更令人心神暢快，沈勝衣脫口道：「這兒實在不錯。」

「你是說這片竹林？」

「一路走來都不錯。」沈勝衣輕笑一聲。「幽冥倒是一個很懂得享受，也甚注意生活情趣的人。」

紅梅却搖搖頭。「但這不是公子的地方。」

沈勝衣詫異道：「是什麼人的？」

紅梅一笑。「好奇心太重，對一個殺手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沈勝衣「嗯」的一聲，沒有再問。

紅梅也沒有說下去，繼續前行，她的身材適中，骨肉均勻，纖腰一握，走動起來，當眞是婀娜多姿，而紅衣綠竹叢中掩映，更就是惹人注目。

沈勝衣的視綫却是在周圍的竹叢遊移，但一路走來，並沒有任何發現。

再入，人就像置身千百重碧紗帳中，難免有一種迷離的感覺。

紅梅突然問：「你可知，這裏大概一共有多少株竹樹？」

沈勝衣道：「相信你可以告訴我。」

紅梅失笑道：「我的腦袋又沒有問題，否則一定會細數一遍。」

沈勝衣道：「種植這片竹林的人沒有告訴你？」

紅梅「噗哧」的一笑。「這片竹林可是天生的。」

沈勝衣笑了笑。「難怪有巧奪天工這句話。」

紅梅詫聲道：「巧在那兒？」

沈勝衣道：「這些竹樹分明依照九宮八卦排列，是一個特大的九宮八卦陣，不懂得其中奧妙的人走進來，只有團團轉的份兒，而其中若是再有什麼埋伏，無疑就九死一生。」

紅梅倏的停下脚步，轉身詫異的望着沈勝衣。「你懂的可眞不少。」

沈勝衣淡然道：「做我這種工作的人懂得越多，活得越久。」

紅梅歎息。「以你的學識武功，做這種工作，實在有些大才小用。」

「我倒是不覺得。」

「這個九宮八卦陣，不容易看得出。」紅梅抬手一掠鬢邊的秀髮。「能够看得出的人，當然不能再奢望用這個竹陣將他困起來。」

沈勝衣笑問：「爲什麼要將我困起來呢？」

「因爲——」這兩個字出口，紅梅身形陡然暴退，倒飛進竹林內。

沈勝衣沒有動，木立在原地。

紅梅顯然算準了角度距離，這一退遠達兩丈，而且迅速，竟然一株樹也沒有撞上，然後她貼着一株竹樹拔了起來，凌空一翻，立足三丈高的一株竹樹橫枝上。

沈勝衣仍然沒有動。

紅梅反而奇怪起來。「你怎麼不追我啊？」

沈勝衣悠然道：「費這個氣力，有什麼好處？」

紅梅冷笑道：「你難道不想知道究竟麼？」

沈勝衣道：「我站在這裏，難道你就不會說出來？」

紅梅不由得一怔。「你的胆子果然不小，難怪你敢冒認黑貓。」

竹笠遮蓋下，看不到沈勝衣的表情變化，但他的語聲却異常冷靜。「我是冒認

的？」

紅梅冷冷道：「你騙得過別人，却騙不過我。」

沈勝衣道：「這是說，你與黑貓認識的了？」

紅梅冷笑道：「貓走過的地方，會留下什麼？」

「貓的脚印。」

「那又像什麼？」紅梅的語聲更冷。

「像花、梅花。」沈勝衣悠然道：「那隻貓若是從血上走過，再留下脚印，當然就像這血紅色的梅花了。」

「黑貓紅梅，雌雄雙煞。」紅梅冷冷的問道：「這句話相信你還未聽過。」

沈勝衣道：「這是第一次。」

「我們現在是獨來獨往，但開始的時候，却是出入與共，這當然還是秘密。」紅梅冷笑。「所以你在我面前還敢冒認黑貓。」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紅梅又一聲冷笑。「可惜你雖然用竹笠遮住了臉龐，我還是從聲音聽出來。」

沈勝衣緩緩道：「姑娘既是黑貓的好朋友，對於黑貓的聲音當然熟悉得很。」

紅梅冷笑道：「你終於承認冒充黑貓的了。」

沈勝衣道：「不錯，我的確不是姑娘所認識的那個黑貓。」

紅梅悶哼一聲。「公子要請的，可是那個黑貓。」

沈勝衣道：「那應該是聯絡的人弄錯了，將銀票送到我這個黑貓的地方，可惜做我們這種生意的人，除非是自承能力不足，否則是絕不會將訂金退還僱主。」

紅梅問道：「你還是不肯承認冒充黑貓。」

沈勝衣接問：「那姑娘是準備怎樣處置我這個冒充的黑貓？」

紅梅反問道：「你看呢？」

「不外兩個辦法，一是將姑娘認識的那個黑貓找來，讓我們兩隻貓兒一決勝負，再行取捨。」

「太麻煩了。」

「這又似事在必行，單憑姑娘片面之詞，只怕未必能夠令幽冥相信。」

「你既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却能夠肯定我的話起不了作用？」

沈勝衣淡淡道：「我只是知道姑娘與那個黑貓既然是好朋友，而姑娘若又是幽冥的親信，那個聯絡的辦法應該就是由姑娘提供，也應該不會出現錯誤。」

「還有第二個辦法又是什麼？」

「爲免出亂子，就此將我擊殺，這當然就是最簡單又最有效的辦法。」

紅梅沉默了一會，冷冷的一笑。「你說得不錯。」

沈勝衣道：「不過有一點，却要考慮的。」

紅梅道：「你是說時間也許無多，花飛又已倒在你劍下，未必能夠找到一個適當的人填補這空缺。」

「就是這樣了。」

「你忘了還有我。」

「姑娘若是能夠勝任，又何必多此一舉？」

紅梅不怒反笑。「不管怎樣，我還是決定用你的第二個辦法。」

沈勝衣淡然道：「那麼姑娘現在應該動手了。」

紅梅道：「好像你這樣鎭定的人實在不多。」

沈勝衣道：「好像姑娘那麼無聊的人亦罕有。」

「無聊？什麼意思？」

「江湖上到現在爲止只有一個黑貓，黑貓也從未認識一個叫做紅梅的朋友。」

紅梅道：「我倒要看你的口硬到什麼時候。」

沈勝衣又沉默下去，到現在爲止，他仍然這樣鎭定，只因爲，在黑貓那個所謂巢穴之內，他還找到了一本小小的册子。

那之上寫着黑貓這些年來殺的人，還有黑貓認爲要記下來的往事。

他的往事很苦澀，由始至終，沒有提及有紅梅這個女孩子，而且，一再强調，易蕃蕃是他生平惟一認識的女孩子。

沈勝衣相信那是事實，他也很明白紅梅到底在弄什麼玄虛，只是紅梅不承認，也只管靜觀其變。

紅梅也沒有再說什麼。

風吹不絕，竹濤陣陣，小徑兩邊，不知何時，緩緩的走來了兩個人。

兩個都是老人，一個一身黑衣，面容陰冷，有如幽靈，行動不帶絲毫聲响，另一個一身白衣，面色亦慘白如白紙，神態却是甚爲慈祥。

白衣老人手執紅纓槍，黑衣老人却背插鴛鴦雙劍，從眼神看來，絕無疑問俱都有一身深厚內功。

沈勝衣已經發現這兩個老人，心念一轉，亦想到這兩個老人到底是什麼老人。

兩個老人脚步不停，也不作聲，最後先後在沈勝衣前後兩丈之處收住了脚步。

紅梅即時問：「這位黑貓，你知道這兩位老人家是誰？」

沈勝衣道：「好像不知道。」

「好像？」紅梅笑問：「你不是說自己就是黑貓？」

「現在不是了。」

紅梅道：「你好像很害怕這兩位老人家？」

「不是害怕，只是能夠少一些麻煩，當然是少一些的好。」

紅梅道：「我現在相信你眞的是那個獨步江湖的殺手黑貓了。」

沈勝衣佯歎了一口氣。「爲什麼你不堅持到底？」

紅梅道：「這大概因爲，我還想看看你的武功。」

沈勝衣再問：「沒有所謂黑貓紅梅，雌雄雙煞？」

「沒有。」紅梅斷然搖頭。

「幽冥的主意？」

「是公子要我這樣一試。」

「幽冥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他是的。」紅梅笑了笑。「這個麻煩，看來你是免不了。」

沈勝衣道：「其實我也不是怕這個麻煩，只是殺人而沒有酬勞，實在提不起多大興趣。」

紅梅嬌笑不絕。

黑衣老人即時冷冷的問：「殺我的兒

子，蓋東城給你多少酬勞？」

沈勝衣反問：「爲什麼你不去問蓋東城？」

黑衣老人道：「我以三百弩箭伏擊他在杏花居外，我要問他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一個刺蝟。」

「你知道是他？」

「只有他才會打我的兒子主意。」

「他既然變了刺蝟，你怎麼知他請的殺手是我？」

「因爲他將你的信物仍帶在身上。」

黑衣老人沉聲道：「蓋東城是一個很小心的人，可惜他忘了我的兒子並不太壞。」

「是麼？」

「最低限度，這些年來，他只是未經許可輕薄一個少女。」黑衣老人道：「蓋東城的女兒。」

沈勝衣道：「他顯然並不知道。」

黑衣老人冷冷道：「爲了這件事，我已經帶了兒子登門親自向他道歉，並奉上黃金千兩，當時他已經同意不再追究，而且同意這一頭親事。」

沈勝衣笑問道：「他既答應將女兒嫁給你那你寶貝兒子，爲什麼又還要花這個錢？」

黑衣老人道：「事後我才知道，他的女兒原來在當天已經自盡。」

沈勝衣道：「你老人家的消息其實並不怎樣靈通。」

黑衣老人冷笑道：「他自知我的勢力龐大，不能不低聲下氣收下千兩黃金，想不到他表面胆小畏事，暗地裏已採取行動，竟就拿那千兩黃金，買我兒子的命。」

「千兩黃金不是一個小數目，我本來很奇怪他竟然那麼闊綽，原來他是慷他人之慨。」

「可惜他吝嗇成性，其實他應該再花一千兩，連我的命也買去。」

沈勝衣道：「也許他不是不想花這個錢，而只是對我還沒有太大的信心。」

黑衣老人道：「也許。」

沈勝衣道：「你却是並未肯定就採取報復，不怕殺錯了人？」

黑衣老人獰笑道：「殺錯了有什麼關係，何況這個人的勢力一直在擴張？」

沈勝衣道：「你原是準備與他聯合起來，這既然沒有可能，索性就將他除去，免留後患。」

「不錯！」黑衣老人道：「我做事一向不喜歡拖泥帶水。」

沈勝衣道：「我也是的，不過有一點，很奇怪我從來沒有所謂信物。」

「那畫上黑貓的水燈……」

紅梅笑接道：「那是找黑貓的人自己造的，必須在每月初一十五子夜放在柳河之上。」

黑衣老人一怔，嘟噥。「原來蓋東城當時只是準備去找黑貓，莫非就是發覺不妥，要找黑貓殺我？」

語聲一落，他放聲大笑起來。

沈勝衣突然道：「這實在可惜。」

黑衣老人道：「不錯，你現在就是殺了我，一兩銀子也不會有。」

沈勝衣道：「對付蓋東城，你準備了三百强弩，對付我你又準備了多少？」

黑衣老人道：「只有一對鴛鴦劍。」

沈勝衣道：「鴛鴦劍婁敬一向老謀深算，怎會如此輕率？」

黑衣老人道：「因爲我事先完全不知道你會出現在這裏。」

沈勝衣道：「是冷香院的主人請你到來的？」

婁敬道：「是幽冥公子，要與我合作一件買賣。」

沈勝衣一偏身。「斷魂槍孫松老前輩也是？」

那個白衣老人一點頭，道：「本來是的，現在不是了。」

婁敬目光一寒。「孫兄，我們方才不是約好了聯手殺此殺子仇人？」

孫松歎了一口氣，道：「婁兄現在還不明白？」

婁敬一怔。「明白什麼？」

孫松搖頭。「婁兄一向大概不怎樣喜歡花心思，所以反應總難免遲鈍一些。」

婁敬道：「孫兄有話何妨說明白。」

孫松悠然道：「我本就有些懷疑幽冥公子到底有什麼地方用到我們兩人，現在到底明白，他其實只是要借助我們，進一步證明這個黑貓是眞正的黑貓。」

婁敬面色一變，紅梅慨然一聲歎息。

「兩位現在既然都明白，不用我多作廢話了。」

婁敬面色一變再變，還未開口，孫松已然道：「也好，反正我們都已老大一把年紀，死不足惜，而殺子之仇，亦不能不報。」語聲一落，他右手一抖，纓槍颼的一响，在身前彈出了一團槍花。

婁敬終於一點頭。「好，只不過你我的命未免便宜一些。」

孫松笑了笑。「人說幽公冥子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從來不曾用錯一個人，價錢方面也從來非常合理，也許你我眞的只值這價錢。」

婁敬無言，稍理了一下衣衫，再拂長鬚，孫松一仰首，道：「我遺憾的只是連幽冥這一次的計劃是什麼也不知道。」

婁敬若有同感。「我們畢竟也是江湖的名人，在這一次行動之中却只是配用來試探一個人的眞僞，可見得這一次的行動是必驚天動地。」

孫松再問：「不知紅梅姑娘能否透露一些，好讓我們這兩個老頭死得瞑目？」

婁敬道：「我們當然也絕不可能將這個秘密洩露出去。」

紅梅有些抱歉的搖頭。「可惜連我也不清楚，只知道這個行動，公子給了一個名字，叫做——風雷！」

沒有人作聲，這個行動雖然還未知道是怎樣的一種行動，但風雷二字，亦足以令人心絃震盪。

風吹過，又一陣竹濤聲响，婁敬白眉陡揚。「有一個可能，幽冥不知道有沒有考慮到？」

紅梅一笑道：「是不是黑貓若是倒在兩位的槍劍之下，這件事將會怎樣？」

婁敬道：「姑娘是我平生所見最聰明的一個女孩子。」

紅梅嬌笑道：「公子的判斷很少會錯誤，這位黑貓殺手若是連兩位也對付不了，根本沒有資格參與這一次的行動。」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雪勤隨師父向枝梅往點蒼山廬赴淮上三子之宴。席間，洗又寒，藍江夫婦及數名武林名宿濟濟一堂，江雪勤與丁裳兩人俱叨陪末席，各自隨侍其師之側，席筵初開，觥籌交錯，自有一番熱鬧。正當主客擧杯稱觴之際，一名門差突然走到江雪勤身旁。向她低聲轉告有一老人在門外等候，請即出見。江雪勤聞言，不禁一愣，但在衆賓主面前，不敢擅自離席，頗感爲難，後經向枝梅問明原委，始獲准離去，在喧囂之下，竟未爲在座諸人發覺，江雪勤到達門外，才知是應之元相邀，着她立即下山，俾可見楚少秋最後一面，當她來至一片剛被火焚的林邊時，只見林場巳成焦土，楚少秋躺在地上，巳奄奄一息，而管照夕却停立在旁，他向江雪勤略述事情經過，江雪勤含淚蹲下，欲將楚少秋揹上山去治療，但爲他所拒，相持不下，管照夕見狀，乃黯然離開……管照夕沒忘記，他應趕去赴淮上三子的約會。

借酒裝瘋醉　揭發武林秘

洗又寒自從由藍江處獲悉一切，已對他改了觀念，可是見面亦未免有些不快，不想藍江自從受他「小還丹」之後，那陳年癱瘓重症，竟於十晝夜之間，完全康復，自然內心把照夕感激不盡，此刻深恐洗又寒說出什麼令他下不了台的話，忙插口笑道：「好孩子！你起來吧！」

照夕又叩了個頭，才站起身來，淮上三子臉上各自帶着驚異之色，看看洗又寒，他們暗暗想道：「這是怎麼回事？原來這小子竟是洗又寒的徒弟，並非如外傳說的，是雁先生的門人啊！」

他們三人俱都寬心大放，一時戒心大去，自信今日之會有勝無敗，各人怔了一下，臉上帶着微微笑容，這時洗又寒上下看了他身上一眼道：「既來赴前輩宴席，爲何狼狽至此？你不覺太失禮了麼？」

照夕哼了一聲道：「師父有所不知，弟子沿途若非蒙應老前輩援手，差一點葬身火海，此刻逃得活命已是萬幸了。」

此言一出，全座俱是一驚，照夕亦不願細說，只是苦笑了笑，他偶一擧目，不由怔了一下，原來他發現丁裳也在座中，正用一雙大大的眼睛盯着他看，他就把目光轉向一邊去了，他心中實在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怎麼這一大羣人，都會到這裏了？

可是他馬上有一個新的啓示，他想：

「這正是我對付三個老兒最好的機會，在衆目睽睽之下，要他三人出一個大醜，豈不是更佳？」

想此到，他似乎立刻又感應到無可控制的忿怒，因爲他們當初，對付那隱居於地洞中的老人雁先生，那種手段太卑鄙狠毒了。

他特別警惕自己道：「你是爲那個含恨六十年的老人復仇來的，不是來吃飯的，你不要忘記你的使命。」

想着他幾乎有些沉不住氣了，這時葉濳巳拉出一張椅子，含笑道：「請坐下，我們老兄弟，正有話要請教呢！」

照夕也就老實不客氣坐下了，可是他立刻皺眉道：「應老前輩莫非沒來麼？」

飛雲子葉濳皺眉道：「那一個應老前輩？」

方言到此，一陣宏亮的大笑聲音，發自松樹後面，跟着一個白髮老翁拍打着身上的塵土，走了出來，他呵呵笑道：「葉大俠這種稱呼，老夫可不敢當。」

飛雲子葉濳面色一變，冷冷一笑道：「原來是閣下，愚兄弟倒是失敬了，只是既蒙光臨，何故屈就樹後，豈不顯得我兄弟太過失禮了麼？」

生死掌應之元心知淮上三子，無一個是好惹的，他雖遊戲成性，可是倒也分得出眼前情形，一個不妙，惹翻了這三個老兒，自己可難免當衆出醜。

當時彎腰一拜，笑嘻嘻的道：「葉大俠不必見怪，小弟實是路上有事小有躭誤，故而遲來，主人若不以疏慢見怪，區區也就此落坐了。」

葉濳冷笑了一聲，他實在對這些惡作

劇，感到有些怒不可遏了，可是到底是誰請來這批怪人，他三人仍然是一個謎。

他氣得面色蒼白，一句話不說的坐下了，赤眉子葛鷹雙手抱拳臉色極爲不悅道：「應大俠別來無恙，快請就坐吧！這可是高人滿座，不是你我逗笑的時候，應大俠莫非不怕這麼多朋友笑麼！」

生死掌應之元，目光向一邊的管照夕瞟了一眼，却見他正像無事的人一樣，只管自己吃着，他暗暗一笑，心忖道：「好小子！你倒是跟沒事的人一樣，我要不是爲你拉來了這一大批的人，看你等會如何一個人能够對付這三個老兒？」

他心中也着實欣賞照夕這種坦然不在乎的勁兒，當時哈哈笑了笑，一面坐了下來，心中可在盤算着，等一會如何設法帮他個忙！

自從應之元一來，那隔桌的冷魂兒向枝梅，顯然的現出了極度的不安，她不時的打量着應之元這個人，雖然他已是一個古稀老人了，可是花白頭髮和銀鬚的後面，她仍能找出一些熟悉的面孔。

那是她一直刻在心版上的影子，雖然她幾乎會忘了這個人，可是這見面的一刹那，她仍然能立刻認出了他是誰，她再把這個「應大俠」的「應」字，加在回憶裏一想，立刻她斷定了這個人，正是自己苦苦追尋了數十年的生死掌應之元，她這一刹時，眞是無法控制她自己了，她覺得神智有些恍惚，視綫也迷惘不清。

試想，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慨呢？她自己苦笑道：「你老了……你原來沒有死，我到底找到了你，你……」

偏巧，生死掌應之元的目光，有意無意間，也正向她瞟着，那是多麼深情的一瞥？你們也許會很奇怪，老年人比年青人更害臊，因爲他們臉色都紅了。

這一瞥之下，交融着的是五十年的感情，他們內心都不禁浮上了極端的悲哀和辛酸，可是也含着火一般的熱情，那絕對和年青人的感情是沒有什麼分別的，應之元本是逃避着和她的目光交接，可是偶然的一觸之下，却是再也沒有勇氣把視綫移開了。

他來時在暗處，早巳把向枝梅看了一個飽，因爲向枝梅依然是那麼的美，在他眼中，看向枝梅，還是那麼年青，所以那一刹那，他巳經決定令自己死了心，絕不再找到她去糾纏了，因爲他發現自己竟是太老了，他想：「她一定不會認出我了，我也不必再去認她了，我們之間，就算是自始至終都是一場空就是了。」

可是當他發現，向枝梅也在看自己時，他內心却起了極大的波動，良久之後，他對着她痛苦的笑了笑，遠遠地對她點了點頭，用着蚊子一般的聲音道：「妳好！姑娘！」

那聲音幾乎連他自己也聽不見，自然隔席的向枝梅是不會聽見的，而「姑娘」二字，又是叫得多麼的奇怪，多麼的可笑，可是所傳播的感情却是多麼的眞摯動人啊！向枝梅也像傻子似的，對他笑了笑說，也許她內心也在叫着：「啊！應大哥！果然是你！」

這種無言的感情交流，有時候較之有言的交談，更能傳遞彼此的眞情。

他們之間的話，也許應該是暢談一年也說不完的，可是也可能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在他們那强硬的生命里程裏，過去的事是不堪回首的，因爲每一句話的後面，必定會有一聲嘆息，每一聲嘆息之中，又包含着多少辛酸！

作者一枝禿筆，實在是太難把這麼大的場面裏，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事情，同時描述在讀者眼前，而可惜的是，每一個人，都有盡力描述的必要，就在這一對五十多年來，第一次見面的一對戀人，他們正在傳送着他們痴情的時候，我們再另外換上一副畫面吧！

江雪勤伏在楚少秋身上放聲悲哭着，而楚少秋的肢體早巳冰冷了。

這個巳死的人，在他生前最後的一句話是：「快去嫁給管照夕去……因爲你們才是眞正的相愛着的一對……而我……我就誤了妳的青春，現在我終於在妳眼前認錯了！雪勤，我對不起妳！」

他說完了這幾句話，就離開這個世界，這是他一生以來，所說的第一句也是最後一句忠於良心的好話，雪勤怎會爲之不感動呢？她伏在他屍身上，直哭得聲盡力歇，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這麼傷心，因爲她自己對於他，是沒有一些感情的，可是現在她連自己也迷惘了，她對於能和楚少秋當初結合，是一個解不破的「謎」，現在這個謎更加的深了。

這嗖嗖吹着的夜風裏，她感到有些冷了，同時觸目着這個可怕死人的臉，楚少秋那一雙怒凸的眼睛，更似狠狠的盯着她，要向她索命一般，她不禁有些害怕了，她用衣服把他的臉蓋上了，然後回過了身來，才發現照夕巳不在了。

這是她的責任，她就在附近用劍平出了一塊空地，挖了一個不太大的坑，暫時把這個曾經是自己丈夫的人埋了，當一堆堆的黃土，整個掩住了楚少秋的身子時，她放下劍，心中似有感傷，她想：「他的屍體，是應該運回北京城去的！」

於是，她就埋下一根木樁在這坯新土面前，作下了標記，以便日內託那專門運送死人生意的人，把他送回故土，通知他的家人把他埋葬。

一切都安置好了，她也累了個够，老實說，她實在也沒有心情再去點蒼山廬，可是師父在那裏，她不得不回去，而且管照夕的這時出現，很令她驚奇，她也想清楚一下，再者，自己和他……

想到這裏，她的臉就紅了，她低低嘆息了一聲，暗自嘲笑自己道：「她眞無恥，不要忘了妳的丈夫屍骨還未寒呢！」

想着她就抹一下眼淚，把心情冷靜了一下，暗想：「我不是還是我嗎？這也沒什麼值得傷心的，人總歸都是要死的。」

她是一個把生死看得極開的人，她也是一個極力追求現實主義的人，老實說，她的確很不適合存在於那個古板的時代裏，可是她却並不向那個時代低頭，唉！她也並不是一個冷漠無情的人，對於她眞心所愛的人，她能付出一切的，她不會僞裝自己的感情，也不怕人們對她談論，她就是這麼一個人。

她回到點蒼山廬的時候，那裏酒宴，還沒有結束，她輕輕走到了師父座位旁邊

坐下，冷魂兒向枝梅悄然的看了她一眼，道：「是誰找妳！」

雪勤拭了一下淚，道：「是應……應老前輩！」

向枝梅怔了一下道：「那一個應老前輩？」

雪勤眼睛轉了一下，用手往應之元指了指，向枝梅臉色顯然的紅了一下，她訕訕道：「他……是叫生死掌應之元麼？」

雪勤點了點頭，向枝梅緊張的道：「妳……妳怎麼會認識他的！」

雪勤這時內心已够難受，偏偏師父，還要找她問這些閑話，她一時眞不知該怎麼說，只短短的道：「師父！他死了！」

向枝梅不由一怔道：「誰死了！」

雪勤咬了一下嘴唇，忍着流出的淚道：「楚少秋……」

冷魂兒向枝梅由徒弟口中，也早已知道了這麼一個人，而且也知道這楚少秋是雪勤的丈夫，對於楚少秋這個人，她也由徒弟口中，對他認識很淸楚了，此刻突然聞言，不由大吃了一驚，正想仔細的問故，却爲另外一件事所震驚住了。

原來那另一桌上的靑年管照夕，踉蹌離座而起，想是沒有注意，把櫈子弄開了，一時响聲震動四座，大家都不由自主的停下杯筷，凝目注視着他，雪勤更是暗暗吃了一驚。

雪勤心中暗暗吃驚道：「他怎會醉成了這個樣子！」

淮上三子更是連連相視，同時眉目之間已見怒容，赤眉子忙下位來，單手去扶他着道：「少俠，你莫非吃醉了麼？」

他邊說邊用一隻手，想往照夕腋下摻去，可是那借酒裝瘋的管照夕，又何嘗眞的是吃醉了，他正是借着這個「醉」字，來辦事情的。

赤眉子葛鷹一隻手方臨他腋下，這衣衫襤褸的靑年，忽的一個旋身，赤眉子竟摻了一個空，正自一怔，那靑年已哈哈大笑道：「葛老頭……多謝你的好意，我還不會醉倒呢？」

赤眉子葛鷹紅眉一挑，哼了聲，目光向一邊的血魔冼又寒瞟了一眼，那意思分明是暗示道：「你這師父莫非不管麼？」

血魔冼又寒心中亦是大驚，方要開口，却爲臨座的藍江重重的揑了一下，他皺了一下眉，藍江已低聲的囑咐他道：「你不要管他，這孩子別有用心。」

冼又寒對於這位老伴兒的話，不敢不依，心中雖是奇怪，却是不便多問，只怔了一下，也不再言語。

赤眉子看了冼又寒一眼沒有發生什麼效果，他不禁十分暴怒，嘿嘿冷笑了一聲，正想出言譏諷，却爲拜兄呵呵笑着道：「二弟休要多事，管少俠喝多了酒，走一走豈不是更好。」

葛鷹這才轉回原位，却見那酩酊大醉的管照夕，舞着雙袖，已踉蹌走到了這露台中央，他忽的向二桌上十數位高人俠士一揖到地，然後朗聲道：「後輩管照夕，今夜蒙淮上三位老前輩待爲上客，不勝榮幸之至……」

兩桌上有人紛紛細語問道：「這靑年是誰？他就是外傳的灰衣人麼？」

淮上三子如岩石一般的坐在位子上不聲不動，管照夕目射精光道：「各位在座除少數一二人以外，可說俱是小可師輩人物，集天下南北英雄於一堂，眞可謂之羣俠盛會，小可得以敬陪末座，亦感到無限光榮！」

除了那張着嘴傻傻的應之元心中有數以外，其他在位之人，俱感丈二和尚，有些摸不着腦袋，你看我，我看你，但不知道靑年人說些什麼。

冼又寒也側頭低低問藍江道：「這小子是瘋了麼？」

藍江也有點莫明其妙的，她回頭看着丁裳，皺了皺眉道：「他是怎麼回事？」

丁裳聳了一下眉毛，臉色微紅道：「我……怎麼會知道？師父！妳老人家快叫他下來吧！他眞醉得不成話了。」

冷魂兒向枝梅是坐在丁裳旁邊的，她此刻對這個冒失大胆的靑年，起了極大的興趣，而且她也早知道，管照夕和她徒弟雪勤二人之間的那一段戀愛的經過的情形，她並且非常的同情他們倆，聽了丁裳的話，她微微的笑了一笑道：「小姑娘，妳不要替他担心，我看他還不很醉呢！」

丁裳不由臉紅了一下，斜瞟了她一眼，她嘴裏雖不曾說什麼，可是她心裏却暗道：「妳怎麼知道，要妳多口！」

可是向枝梅到底是她師父的朋友，她却不敢開口，心裏只是爲管照夕着急，因爲她知道淮上三子，可不是好惹的人物，深怕照夕說出什麼得罪他三人的話來，以至於激怒了三子。

四座稍微亂了一陣，空氣隨之靜寂，管照夕朗聲的說道：「各位不要見疑，小可此來，實在是要請教三位老前輩一個問題，只請三位老前輩，在衆高人面前回答小可一個公道，不知三位老前輩可肯答應否？」

這幾句話，又使羣俠臉上變色，因爲他們覺得這個靑年人簡直胆子是太大了，由不住都把目光，向淮上三子面上投去。

就連淮上三子也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們也料想不到管照夕在衆目睽睽之下，胆敢對自己如此放肆，無奇子丘明至此也有一些沉不住氣了，他呵呵大笑了幾聲，目閃精光的道：「管照夕！你有什麼問題儘管問吧！老夫可當面一一回答你，不過，等你問完問題之後，愚兄弟有話要請教令師一下。」

他說着目光向一邊的冼又寒瞟了一眼，冼又寒硬着頭皮嘻嘻直笑，其實他內心頗不以徒兒此舉爲然，他暗自恨道：「小子！你有多大的能耐，竟敢如此放肆！淮上三子是好惹的麼？連爲師我也得怕他們三分，你竟敢如此放肆。」

誰料管照夕臉上絲毫沒有畏懼之色，他聽了無奇子丘明話後，長揖落地道：「老前輩如此謙虛，足見高明，只是此舉與家師毫無相關，小可願一力承當。」

丘明冷笑了一聲道：「你有什麼問題，老夫洗耳恭聽。」

照夕目射四方，憤然道：「各位都是武林成名的英雄，當可知在五十年以前，武林中有一位奇人叫雁先生的吧？」

四座在甫聞此事之後，不禁全是一驚，因爲「雁先生」三字，他們是太淸楚了，而且他們之中，過去都曾經瞻仰過雁先

生的丰容，對于這位傳奇也似的人物，他們一直是如偶像也似的放置在他們心中，可是對於此老的突然失踪，除了極少數的二三人知悉以外，他們大都是蒙在鼓中的，那麼，管照夕的話，怎會不令他們大大的吃了一驚呢！

淮上三子此時聞得管照夕話後，不由各人全是臉色一變，顯然的吃了一驚。

無奇子丘明於衆目睽睽之下，不得不故作坦然，他微微冷笑道：「自是久仰，又如何呢！」

照夕哈哈大笑道：「無奇子，你還問我麼？好吧！我問你，此老現在到何處去了？」

丘明嘿嘿笑了兩聲，這問題倒一時難於令他回答，他本來是不擅口齒，再加以這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只一刹那，他的臉已漲得比血還要紅，那一雙細小的眼睛，更是怒凸而出，幾乎噴出火來。

飛雲子葉潛見拜兄如此，不由暗自着急，他對於照夕這種問題十分暴怒，當時猛地站身而起道：「這又有何難！誰不知道雁先生是與我兄弟打賭而負輸，從此六十年不出江湖，至於他現在到底在何處，我兄弟三人也是不得而知，小朋友，你這問題問得也太無聊了。」

座中已有喁喁細語之聲，可是淮上三子裝作不見。

管照夕想不到這葉潛（在酒宴之中，他已對三子的姓名弄淸楚了），竟敢當面承認，不由微微一怔，他點了點頭，哼了一聲，微笑道：「恕小可再多問一句，那位雁老前輩，到底是與三位老前輩，打的是什麼賭呢？」

葉潛哈哈一笑道：「小朋友！你自己孤陋寡聞，老夫却不願費此無味口舌，高朋滿座，愚兄弟那有工夫聽你說笑。」

他嘻嘻一笑，逕自舉杯，向四座諸人笑道：「老朋友們，咱們乾了這杯酒，就好吃飯了。」

可是大家動也不動，除了兩三個怕事的舉了一下杯子，飛雲子葉潛不由乾笑了笑，有些下不了台，却見對座的生死掌應之元，忽地站起抱拳道：「三位老友請了，這位小朋友所問的問題，以小弟看來，倒非孤陋寡聞，我想在座各人，對於那位雁老前輩與三位兄台的打賭往事，都甚爲渺茫，兄台你何不就依了那位小友，把這多年來未洩的謎底，說出來供大家一笑，豈不是一樂，兄台以爲小弟之言如何！」

飛雲子葉潛臉色一變，可是隔席的冷魂兒向枝梅也含笑起立道：「應大俠之言極是，小妹即是在迷惑之中，我想在座多半也想聽聽這段有趣的往事，葉大俠還請說出，我們洗耳恭聽。」

飛雲子葉潛苦笑了笑，點了點頭，道：「既是二位老友如此說，若老夫再不說，似乎太已藏拙了。」

冷魂兒向枝梅目光向隔席的應之元，輕瞟了一眼，笑了笑才坐下，生死掌應之元幾乎又像是回到了當年的黃山一樣，有些暈暈然之感！

他幾乎不敢再看向枝梅一眼，忙把頭低下了，飛雲子葉潛看了二位拜兄一眼，莫可奈何冷冷一笑，回過身來，對着照夕笑了笑點頭道：「我淮上三子自來點蒼山後，數十年來未有一人，敢如此失禮於我，小朋友，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他呵呵放聲的笑着，豪氣縱橫，在座很有幾人，對於他這幾句話不滿意，可是暫時也都忍在肚子裏，他們都靜靜地以觀後情。

「我現在就把這打賭經過說出來，不得不小小給你一個警戒，因爲你師父似乎是太懶了，我爲他管教管教徒弟，似乎並不爲過。」

雪勤，丁裳，都不由吃了一驚，心內都爲照夕暗中揑一把冷汗。

應之元也微微閉上眸子，內心盤算着等一會營救照夕的法子，冼又寒却是眼皮也不撩一下，這個怪老頭子，今天好像比往日更陰沉。

照夕絲毫不現出畏懼之色，他咀角倔強的抿着，星目倍感光亮，直直的盯着飛雲子葉潛，他很淸楚，當初害雁先生的主凶，就是此人。

飛雲子葉潛說完話後，才乾笑着道：「其實這本是一個玩笑，雁老兒也太認眞就是了，各位全知道那位雁老哥，最喜歡釣魚不是嗎？可是這一次他老兒却是打賭輸了。」

「雁先生大言一個時辰之內，能釣起鮮魚一百尾，我們兄弟不信，遂以今後六十年面壁深山不入江湖爲賭注……」他頓了頓，不自然的接道：「很不幸，雁老哥在一個時辰之內，只釣起了七十九條魚，他輸了……就是這麼一回事，武林之中重的是一諾千金，雁老哥就如此失踪了。」

全座都不禁嘖嘖稱奇，因爲這種賭注，實在說也是太新鮮了，幾乎是聞所未聞，正在他們彼此低論的當兒，那胆大的管照夕却冷笑一聲道：「葉老前輩，你所說的都是謊言……據小可所知，事實絕非如此。」

葉潛冷叱一聲：「胡說！管照夕！你也太放肆了。」

包括丘明葛鷹二子在內，他三老都面上靑筋暴跳，大有動武之勢，管照夕嘻嘻一笑道：「葉潛，你先不要發怒，等小可把話說完了之後，正要向名震武林中的淮上三子一一討教，只是眼前且容我把話說完。」

那久不開口的無奇子丘明哈哈一笑道：「好！好！好！我兄弟一定奉陪，這可是你親口所說，就是你師父冼又寒也不能怪我們以大壓小。」

冼又寒仍是連眼皮也不眨一下，他內心正自盤算着，必要的時候，自己也只有給這三個老兒一拚了，如果一旦發生爭執，鬼爪藍江是自己有力的幫手，那應之元看來也很可能帮自己這邊，另外冷魂兒向枝梅和自己老伴，是多年好友，當然不會幫着三子與自己這邊爲敵，那麼對付三子的力量已經相當厚了。

冼又寒這麼默默地想着，不出一點聲音，他一方面注意聽着，照夕到底玩些什麼？

管照夕這時目光一掃，對三子恭敬神色，神采異常跋扈，他長笑了一聲道：「我如把事實宣佈，淮上三子，我看今後武林之中，你們三人尚有何面目立足！」

無奇子丘明面色靑紫道：「你說！你

說！」

他那長着極長指甲的手，緊緊交盤在胸前，全身都簌簌顫抖着，顯然是忿怒到了極點。

照夕嘻嘻一笑道：「我當然要說的，各位前輩，你們可知詳細的情形麼？……淮上三子因在應老前輩所召集的武林盛會中，敗于雁先生掌下，心有不忿，這才想出狠毒計謀，暗害那位雁老前輩的。」

生死掌應元三心中一動道：「這些事情，他又怎會知道的？」

照夕一口氣說到這裏，微微頓了一下，又接道：「他三人處與雁老前輩交往，其實無時無刻不在打着暗害雁老前輩的念頭。」

赤眉子葛鷹猛地站起身子，厲聲道：「小子！你休要血口噴人！」

照夕哂然道：「赤眉子！你以爲你們那作好的圈套我不知道麼？你們先用魚餌，把你們的池子裏面的魚餵飽了，然後才再約雁老前輩來打賭，可憐他老人家一時失察，竟自中了你們的圈套，才把六十年的歲月，葬送在黑暗可怕的地洞之中！」

管照夕說到這裏，眞有些聲色俱厲，目光之中淚光閃閃，全座之中，在聽到了這些話後，無不大吃一驚，禁不住起了一陣微微噪動。

這種情形很令淮上三子驚恐，因爲他們担心他們在武林中固若磐石的地位，可能在這青年人的幾句話裏，刹時瓦解了。

無奇子哈哈一笑，抱拳向四座道：「老朋友們，你們全相信否？這是不可能的，那雁先生又不是一個三歲孩子，他就這麼聽話，任我兄弟這麼擺佈他麼？」

他說着還笑了兩聲，可是全場沒有一點回聲，這種情形，更是令淮上三子有些下不了台，丘明轉過頭來，狠狠的瞪着照夕道：「娃娃！你好一張利口，我且問你，這些事你是怎麼知道的？莫非你看見雁老兒了，還是信口雌黃，我們凡事都要有個憑據，怎可無故欺人！」

照夕爽朗的一笑，憤然道：「我如說出是雁老前輩，親口對我所說，諒你也是不信，我只問你我所說的，可是眞的！」

無奇子丘明冷哼了一聲道：「簡直是含血噴人，你這麼敗壞我兄弟聲譽，究竟是何用意？你到底打算如何？管照夕你實實在在說出來，老夫一定不會令你失望就是。」

管照夕知道，要想令這三個老兒當衆承認暗害雁先生經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到了此時，似乎一切都是多餘的了，唯有「武力」一途。

他嘆息了一聲道：「想不到名震武林的淮上三子，竟是如此無恥虛僞之輩！」

淮上三子各自由位子上挺身而出，照夕並不結束他的話，他繼續道：「到了目前，我亦無話可說了，我願親手向你們三位一一領教。」

在座之人無不嘩然，只有應之元，藍江二人，目光始終注定着他，他們似乎已經領略到，這青年定有一身特殊的功夫。

雪勤，丁裳二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目光，心中緊張情形可想而知，雪勤甚至探手入囊，輕輕摸出了一把棗核鏢，無獨有偶的丁裳，却也用手緊緊抓住一支「蛇頭白羽箭」，這種厲害的暗器，原來就藏在她袖管之內，她用手指緊緊的揑着它，必要時只要向外一翻手腕子，這種暗器就可立時打出，是一種極爲厲害的暗器。

她二人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却是誰也不願叫對方知道，管照夕說到這裏，目光烱烱地向淮上三子看着，態度極爲從容，葉潛這時狂聲大笑着走下位來，打量着照夕，哼了一聲道：「小子，你以爲你的想法我不知道麼，可是你到底錯了，你想揚萬兒的對象可是找錯了，憑我們淮上三子，怎能與你一個後生小輩對手，你不要作夢吧！」

照夕想不到葉潛竟會有此一說，當時不由怔了一下，他面色微微一變，咬着下唇冷笑了一聲道：「我如果是爲雁先生復仇呢？」

葉潛怒斥道：「我兄弟和雁老哥只有友誼，無有仇恨，你如一再打着雁老哥招牌，却要拿出證據來。」

照夕心中微微一喜，當時仍不露神色，有意微微一嘆道：「這麼說來，非要有雁老前輩的證物，你們才相信，才肯賜教麼？」

葉潛憤怒的點着頭道：「也可以這麼說吧！」

照夕冷哼了一聲道：「如此，你們三人可看清楚了！」

淮上三子早已爲這青年，在衆人面前，弄得狠狽十分，內心眞恨不能立時斃對方於掌下，只是在這麼多高人面前，又怕被嘲以長欺幼，是以再三忍耐，到了此時，已可說是忍無可忍的地步，管照夕此言出口，他們三人不禁心中一陣暗驚。

遂見照夕抬腕，向身後劍柄上一按，姆指已按開了劍上的「啞簧」，這口「霜鐔劍」發出「嗆！」的一聲，聲同鳴金。

隨着一口青光閃閃、冷森森的劍刃，自劍鞘內抽了出來，照夕提劍在手，略一幌動，「唏伶伶」發出了一長串的龍吟之聲，劍氣倒捲，如青蛇展軀，眞是一口好利刄，舉座如此多高人，也都是玩劍的老行家，名劍見過不知多少，可是像管照夕抽出的這口劍，他們都是沒有一人見過，可是他們都知道，這是一口罕世的寶刀，由不住都吃了一驚，紛紛都走下了位子來，就近的細細觀賞，讚不絕口。

這其中冼又寒夫婦、朱砂異叟、應之元、向枝梅這幾個人，對這一口劍是相當瞭解的，淮上三子更是清楚得很，一看之下，已知道這正是當初追隨雁老人身邊，寸步不離的那口「霜鐔劍」。

雁先生曾仗此劍，大江南北，作了多少俠義之事，自從此老失踪後，這口劍已五十年不爲外人提及了，想不到今日竟會突然在這青年手中出現，自然令他們都難免大大的吃了一驚，紛紛議論不已！

這時淮上三子走近了來，細細看了看這口劍，臉色十分沉重，可是他們內心不勝詫異。

照夕冷冷一笑道：「你們看，這口劍可是當年不離雁先生身側一步的那口霜鐔劍麼？」

他說着把劍遞了一邊的應之元，凜然道：「老前輩當年與雁老原係舊交，請作一公正鑑定，看看這口劍可是眞的麼？」

應之元嘻嘻一笑，咧口道：「正要拜賞！」

說着就由照夕手中，把劍接了過來，他一手握把，另一手曲二指點向劍尖之平面，先敲了兩下，寶劍「錚！錚！」响了兩聲，他就嘻嘻一笑，又用手把它輕輕彎過來，隨之一放，發出「鏘！」一聲脆响，劍上光華，愈發如一泓秋水也似，動蕩得更厲害了，他皺了一下眉，口中便說道：「唔！好劍！好劍！一點也不錯，這正是雁先生當年的心愛兵刄『霜鐔劍』，一點不錯，這劍我見過，絕對錯不了！」

赤眉子葛鷹伸手冷冷笑道：「拿來我看！」

應之元嘻嘻搖手道：「不行！不行！我是一手交一手！」

說着把劍還到照夕手中，葛鷹不由臉色通紅，對應之元冷笑道：「怎麼！你還不相信我麼？」

應之元連連搖手道：「我的老友，你千萬不可誤會，這口劍也不是我的，這是規矩。」

照夕冷笑道：「你看也無妨，拿去！拿去！」

他說着把劍眞的遞了過去，在場人無不又驚又佩，暗讚這青年度量超人，葛鷹微微一怔，似乎也想不到，這青年竟不怕自己據爲己有。

當時略微一怔，遂伸手接了過來，對於這口劍，他們三人是認識得太清楚了，那幾乎是不須要特別觀察的，葛鷹接劍在手，只看了看把手中的「霜鐔」兩個古篆，還有劍身上細如毫髮的一道暗槽，他就把劍又遞了過去，隨之點了點頭道：「正是雁兄故物，你是由何處得來的？」

照夕還劍於鞘，反問道：「這可算得證物麼？」

葛鷹頓了頓，那無奇子丘明冷笑了一聲道：「不論此劍他是自何處得來的，總之，見劍猶如見人，這口劍可當爲最好證物。」

他接着慢慢道：「所以，我們願意向你領教幾手高招。」

葛鷹也笑了笑道：「你既身佩此劍，又口口聲聲在外揚言爲雁老門人，如係眞的，可見你武功必得雁先生眞傳，既如此，我們就不能小看了你，管照夕，你盡管畫出道兒來吧，當着在座這許多的高人爲證，軟、硬、輕、名門功夫，隨便你挑，好不好？」

照夕哂然一笑道：「由此足見三位大量超人，這麼說小可也就不再客氣了！」

葉潛嘻嘻一笑道：「好呀！管照夕，我們還賣個便宜給你，三個人隨便你挑，你說和誰比什麼，咱們就比什麼。」

照夕長揖垂地，抬起頭來正色道：「小可有一要求，不得不說在前面，三位看看可有磋商餘地？」

酒宴前來了十數個小子，各自撐着明亮的燈籠，再加上中秋的明月，看來這一片地方，眞就像白晝一樣的光亮，可是每一個人的臉色，都是那麼的嚴肅，其中尤以淮上三子更甚！

檻褸衣衫的少年，說出了一段驚人的話，全場更是鴉雀無聲，目光全集中在這少年人的身上，無奇子丘明眉頭一皺道：

「你說什麼？商量……什麼？」

管照夕自己也覺得很緊張，對付這三個武林怪人，他自己可是始終沒有把握，他搓了一下微微出汗的雙手說道：「小可的意思……認爲，我們也不妨來下一個賭注，爲這場較量增加一些興趣！」

「哦！」

無奇子吃了一驚，一旁的飛雲子葉潛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

丘明頓了一下，不動聲色的反問道：「你的意思是要賭些什麼呢？」

照夕冷笑了一聲，他回頭走了幾步，猛然轉過身來，劍眉微軒道：「賭命！」

無奇子丘明，和葛鷹葉潛，都不由一驚，丘明哼了一聲，沉沉的笑道：「管照夕，說話可是要算數的啊！」

照夕慨然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豈有說了不算數之理！」

無奇子丘明立刻臉色一沉：「那麼好吧！你就說怎麼個賭法吧！」

這時那一邊的應之元大聲咳了一聲，管照夕不禁掃了他一眼，應之元一個勁擠鼻子眨眼睛，竟似阻止照夕如此賭法，管照夕胸有成竹，裝作不懂，仍然淺淺笑着，他存心是要如此的。

淮上三子愈怒，他也就愈高興。

他慢理斯條的說道：「我如是輸給了你們三人，自動面壁深山，不問外事六十年！」

三子及舉座諸人，全是一驚，因爲這賭注和當年雁先生是一樣的，他們各人都睜大了眼睛。「可是你們三人要是輸給了我，却只好要交出命來了！」

葉潛不禁哧！地輕嘲了一聲，環目四視道：「各位聽到了沒有？這個賭注可是眞公平呀！哈！難爲他怎麼想出來的。」

照夕沉聲道：「公平得很，甚至於你們還佔便宜。」

無奇子再次厲聲道：「你說話清楚些，這可不是給你開玩笑。」

照夕哂然道：「我可沒有時間給你們開玩笑，我說你們佔了便宜，莫非你不信麼？」

三子怒目外凸，就像要活吞了他似的，狠狠的盯住他，他却是不慌不忙的道：「你們想，我今年才不過二十二歲，再有六十年，也許還能撐下去，而你們呢？」

三人一怔，照夕笑了笑，接下去道：「你們要論年齡來說，我實在不敢想你們能活多久，六十年你們能活麼？既然活不了六十年，不是等於和死一樣麼？你們還說不佔便宜？」

淮上三子氣得面紅耳赤，不過照夕的話，說得雖然太刻薄了些，可是倒也是實情。

在座之人，不由都發出一陣笑聲，三人臉色，可就愈法的掛不住了。

赤眉子恨聲道：「管照夕，你少賣口舌，既如此，我們就這麼定下了。你快快說要如何比吧？」

照夕躬身問：「你們同意了？」

無奇子眞恨不得一掌劈死他，他厲聲道：「嚕嗦！」

照夕搓手一笑道：「對付淮上三子，不得不先小人而後君子！」

他抬起頭來，星目放光：「各位老前

輩，請恕弟子在老前輩們的尊前，太已放肆了，實在是弟子爲湔雪老前輩的冤恨，不得不如此的。」

他緊緊地咬着一口玉齒：「諸位前輩，都是眼前的證人，弟子方才已說，願各以今後六十年歲月爲賭注，和淮上三子印證一下武學，弟子即使是明知以卵擊石，爲了雁老前輩，也是在所不惜的事情。」

說到後來，聲音高吭悲憤，一字字都如同鳴鐘也似的震撼着每個人的心，這時冼叉寒也不再低着頭了，他那閃爍的眸子，在徒弟身上轉着，他懷疑照夕爲何如此自恃？可是到了這時，似乎已沒有什麼退路好走了。

照夕遂把那一襲破衫脫了下來，露出了灰綢緊身衣袴，猿臂蜂腰，更顯英俊。

他轉過身來，腦子裏清晰的回憶着雁先生在當時的聲音：「躬身如蝦，張翼似蛾，引頸類鶴，旋身揚波。」

「孩子！你不要忘了，用這十六字，去對付淮上三子中的老大無奇子丘明。」

「……他最得意的是一套『太乙伏波掌』……我這功夫是爲對付他其中的一式『撒網過江』，那是第九招……受制於其兩肩！」

雁先生的話，一刹時在他腦子裏不停的繞着，他立刻有了主意，立時對着無奇子丘明一抱拳道：「久仰丘老前輩，以一套『太乙混元掌』稱雄武林，小可斗胆，要請你老爺子施展這套掌法，不知可肯賜教麼？」

他這一句話，使在座好幾個人爲之吃驚，因爲他們知道，無奇子仗以成名的是「太乙伏波掌」，而非「太乙混元掌」，管照夕既對這套掌法，認還認不清，如何敢來討教呢！這不等於送死嗎？

無奇子丘明心中暗暗冷笑道：「好小子，太乙混元掌，我還沒聽說過有這麼一種掌法呢！」當時微微一笑道：「老夫只知太乙伏波掌，不知何謂混元之一說？」

他揶揄的笑了笑，照夕却忙改口道：「啊！恕小可說錯了，正是太乙伏波掌，不知可肯承教？」

無奇子哼了一聲，遂掃了身側衆人一眼，冷冷的說道：「各位老朋友，這可是他指名要會一會我這套玩藝的，各位俱知，我這掌法是一施展出來，可就極難收手，萬一要是失手傷了他……嘿嘿……」

他看了冼叉寒一眼，冷笑道：「你這師父，却不能說我下手太毒呢！」

冼叉寒哼了一聲，慢吞吞的道：「老丘你只管下手，禍福由他自己找來，怪得誰來呢？」

他說完這句話，又垂下頭來，無奇子丘明，見他師父都如此說，不由更放心大胆，暗存下心來，要給這青年一個厲害。

當時單手一按桌沿，只憑一按之力，他偌大的身形，已如同鬼影也似，一閃已到管照夕的身前，照夕淡淡笑道：「丘老前輩，我們似乎還應交待清楚一下，這輸贏如何定呢？」

丘明怔了一下，這一點他倒疏忽了，他隨之一笑的說道：「我三子之中，只要有一個人輸給了你，就算全都輸了！」

照夕星目一轉，微笑道：「如此說，足見承讓了！」

他這句話方一出口，身形已跟着向右邊一塌，雙掌向前一伏，「平沙落雁」，遂一長身，合抱雙拳道：「請賜招！」

無奇子丘明一聲冷笑，他認定了管照夕是以卵擊石，休想能逃開自己掌下！

這時連長衣都不脫，一雙大袖用「舉火燒天」的招式，向上一舉，霍地向兩下一分，雙履微微朝兩邊「八」字式一分，輕啓薄唇，道了聲：「請！」

在座之人，見了他這種起式，無不暗吃一驚，不知道的，看來他真像是玩笑一般，其實他這一式「如意圖」，是以不變而應萬變的一種姿式，看來雖是門戶大開，可是前後左右，那是不容你遞進一指，而此老更有護身游潛，全身上下，除了「天」「地」二眼之外，幾無傷他之處，管照夕要想傷他，眞是「談何容易」？

雪勤和丁裳早已嚇得目瞪口呆，江雪勤不由回頭看了她師父一眼，冷魂兒向枝梅似乎已知道徒弟心思，可是在強者如淮上三子面前，她也確實不敢輕擧妄動，此女智慧過人，妙目一轉，已有見地。

就在場上這一觸卽發的刹那之間，她忽然的嬌笑了聲：「二位稍停！」

無奇子丘明，和灰衣人管照夕都不由一驚，雙雙翻身而出，四隻眼睛，同時向場外的向枝梅望去，就見這頗具風韻的女人微微笑道：「二位印證武功，本無我這旁觀者什麼閒事，不過今夜月色甚好，只是拳來掌去，似嫌有些單調，亦未免有些煞風景……」

大家都投以奇異目光，向枝梅遂抿嘴一笑，玉手入袖內略略一抬腕，已抽出了一枝翠光瑩瑩的洞簫來，鬼爪藍江立刻笑道：「妙呀！向家妹子，你莫非要吹一曲，給他們湊湊趣麼？」

冷魂兒嫣然笑道：「小妹正有此意，不知各位肯賞耳賜聽麼？」

衆人連連道好，淮上三子也沒想到其他，都不由點頭稱善，冷魂兒向枝梅遂朝着場中的管照夕瞟了一眼，微微笑道：「管少俠莫非不以爲意麼？」

照夕忙躬身道：「前輩高見，弟子豈敢置喙！」

向枝梅微微一笑，心說：「傻孩子，我這是救你呢！」

當時湊口簫上，立刻响起了娓娓清脆的簫聲，在座有半數以上，都精擅這種樂器，冷魂兒才一起調，他們都不禁暗暗點首。

向枝梅這一曲的「陽關三叠」吹奏得高低迴旋，起伏柔紆，動聽已極了，無奇子丘明當時對着照夕冷笑了一聲道：「我們不要辜負了向女俠的好心，來！把你那身得意的功夫施展出來吧！」

照夕也想早一點把這事情解決一下，內心才得輕鬆，當時一言不出，向前塌腰延臂，用「黑虎伸腰」的招式，打出了雙掌，直奔丘明的一雙膝蓋上打去，無奇子丘明一聲長笑，騰身掠起，太袖漫天，帶起了一陣疾風，往照夕背脊一落，快慢速度，都是恰到了好處，這怪老頭子，自問這一式已得上了手，鼻中哼了一聲，倏地伸出右掌，五指箕開，向外一抖「金豹露爪」，五指尖已把練就的內罡逼了出去。

可是管照夕何嘗沒有想到敵人厲害，

前一式「黑虎伸腰」本是虛式，才一發出，雙手同時向後一揮，身形已平射而出，無奇子丘明這一招式却打了一個空。

他一提長衫下擺，雲履飛點，快如星丸跳擲也似的，已向照夕身側撲來。

這長方形的露台，長有十五六丈，寬有五丈，西頭有一個瓜架子，兩側有百十張石椅，照夕身形向下一落，已距離那個瓜架子不遠了。

他心中惦記着雁先生所關照自己的那式怪招，而且雁先生特別關照過他，要在第九招上方可施出，而無奇子這「太乙伏波掌」實在較照夕想像的更要厲害，自己勉強對付了一招，已感有些吃力。

因此他不得不以輕身功夫，來彌補功力之不足，不想無奇子身形展開，如影附形，幾乎不容他少緩須臾，管照夕這裏身形方定，突覺背後勁風猛然襲到。

那風力似還距離自己尺許以外，照夕已感到內臟一陣劇烈的震盪，身軀更由不住，大大的幌動了一下，他不由嚇了個面色蒼白。

當時向前一伏，銀牙一咬，正想暗中以「掃鐵塔」的硬功夫，往對方下盤掃去，至不濟也拚一個兩敗俱傷，他口中悶哼了一聲，倏地轉過身子，右腿風捲殘雲也似緊貼着地面已掃了出去，無奇子的箕開右掌，距離着他的前胸，頂多還有半尺左右。

只見他五指指尖如劍也似的平伸着，這種掌力只須向上一挑，掌心向外一登，內力就可算是用了出去，以無奇子這種超人的功夫，莫說是半尺之內，就是丈許左右，只要他內力貫足了，如中人要害，也是非死卽傷，端的可怕已極！

管照夕冒着生命的危險，掃出了這一腿，可是有點失算了。

他這裏才掃出，就見無奇子面色極爲猙獰的一笑，他左掌往下虛按一掌，雙腿向上一拔，整個身子倏的凌空而起，管照夕那麼疾勁的一腿，完全掃了個空，可是他右掌仍是不變原式的，直向照夕當胸打去。

全場的人，都不由大吃了一驚，那冼叉寒，藍江、應之元，三人竟由三處不同地方，騰身而起，另一面的葛鷹，葉潛，也自騰身而來。

不過他二人的來路，却是爲阻冼叉寒等三人的式子，雙方都是一閃而至。

也就是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也正是丘明正欲上挑指尖的刹那，忽然有一絲極爲尖細的冷風，直向丘明的腦後襲來，那種感覺，也錯非有丘明這身功夫的人，才能體會得出來。

他不由大吃一驚，慌不迭，回後一挫右掌，大袖向上一翻，用「撥雲見日」的招式，想把當空暗器打落，可是，當他頭抬起時，却意外的，什麼也沒有發現，只似身邊，有一股極尖銳的風聲一閃即逝。

無奇子丘明足步向外一划，已側出了三尺以外，照夕驚魂甫定之下，也用「輪翅舞秋風」的身法，蕩出了五尺左右。

他莫明其妙的往無奇子看着，心中正自不解，他何故撤招。

丘明身形飄然，猛的回過頭來，却見自己兩個拜弟，和冼叉寒、藍江、應之元等一羣人，正自驚奇的看着自己及管照夕二人，滿面驚恐之色！

無奇子丘明銳目一轉，只冷冷一笑，他實在不敢斷定方才到底是暗器呢！還是自己的錯覺！

總之，這個啞巴虧是吃定了。

他剛一偏頭，却見照夕依然星目閃閃的看着自己，目光之下，並不現出懼怕之色。

丘明心一狠，一句話也不說，雙腕一翻，長嘯了一聲，用「正反琵琶手」，隔空直向照夕前胸下腹兩處要害打來，照夕這一對招，才知道淮上三子果然名不虛傳，驚魂初定，心正盤算，自己要如何對付他。

忽見丘明這一招撤出，他倏地向地面一伏，這一招是雁老人親授的「鼠伏」式。他這種姿態，慢說是丘明不曾見過，就是擧座十數位高人，竟無一人看出，他這是一種什麼招式。

尤其奇怪的是，他隨便的一扒，四肢全隱腹下，就連肘腕也是沒有現出一些，活像一隻拱背黑貓。

無奇子身在空中，雙掌之力全都掃空，他看到了管照夕這種招式，心中大吃一驚，迫不及待的大袖向外一揮，足下是「浪子踢球」猛的向照夕伏着的背脊上踢去，這種一招雙式，正是照夕等待着制勝的招式。

丘明足方踢出，管照夕就如同球也似的跳了起來，無奇子只覺眼前一花，目光望處，似見對方滿空全是拳掌脚腿，他心正吃驚，隨着雙袖已用「撒網過江」的招式，猛地揮出。

那當空的管照夕，猛然長嘯了一聲，身形就空一挺，無奇子雙袖落空。

他不由大吃了一驚，也就是在這刹那之間，無奇子遂覺得兩處琵琶大筋上一麻，跟着全身一軟，噗！地一聲跪倒在地。

他全身簌簌抖成了一團，原來不知何時，管照夕一雙手，各以中食二指，正搭在了他兩處大筋上，一絲絲透體的內力，令無奇子丘明上下牙關吃吃交戰，休想說出一句話來！

這一刹那，全場震驚！

幾十隻充滿了驚、玄、奇、憤、狂喜，各種目光逼視着他，他們在座如許高人，竟沒有一人看出來，這青年人，到底是如何到了無奇子的背後的！

尤其是雪勤和丁裳，更是驚得目瞪口呆，恍似身在夢中一般，丁裳竟驚喜的跳了起來，雙手重重地一拍，發出了「拍！」地一聲！

雪勤不由盯了她一眼，丁裳不自然的又放下了手，心中暗道：「討厭！幹嘛老注意我呀！」

可是盡管如此，她二人仍以喜悅欣狂的眼睛，注意着照夕！

冷魂兒向枝梅也不吹簫了，她的秀眉微顰，實在是想不透這個青年人到底施展的是一套什麼功夫，他那一種分臂伸頸一旋身，騰掠的閃電身法，幾乎是一招之間同時施展出來的，就是連自己也看不出其中的奧妙所在，她不禁驚異的嘆息了一聲，暗笑自己的假借吹簫是如何的多餘了。

（未完）

Ⓐ日機空襲珍珠港

諜網秘辛

「黑房魔術」敵不過「零」式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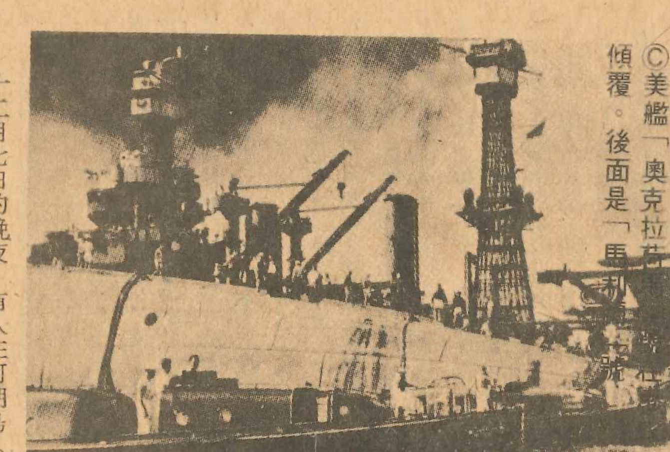
亦雄

珍珠港被偷襲，許多人都認爲是美國情報工作不力！日本間諜的一次偉大勝利，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般簡單的，不錯，在珍珠港事變前，日本的情報組織已經相當龐大，可是它的成績，還是不能盡如理想，他們對於英美兩國的作戰序列，以及艦隊的部署活動情況，雖然知道得很清楚，但卻是他們「智慧的終點」了，這就是，偷襲珍珠港是他們「最大」的傑作，以後，一切情報都在這次的行動中，全無保留了。

所以在珍珠港事變的次日，日本的情報機構，甚至不能把他們的成功程度，正確地報告他們的最高統帥。



Ⓑ美艦停在港內，全無戒備



Ⓒ美艦「奧克拉荷馬」號傾覆。後面是「馬利蘭」號

十二月七日的晚夜，有人在阿朗島（夏威夷羣島中的第三大島）向一位美國海軍上將詢問：「你認爲他們能夠派部隊登陸，並佔領夏威夷羣島嗎？」

海軍上將答：「他們絕對能夠，不過，如果過了兩個星期，他們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日軍卻不會在夏威夷登陸，因爲他們缺乏戰略情報，使他們錯過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換言之，美國對於日本的戰術情報雖然非常缺乏，但在戰略情報上，他們卻有一件秘密武器，能夠一直深入到日本政府的眞正核心之內，那就是全世界最優越的密碼探測工作，由於這些無名英雄的努力，美國將日本的最機密的通訊內容，可以如見肺腑的猜到了大部份，對於它的意圖和部署，獲得全盤性的了解。

早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海軍會議的時候，這種密碼分析的技術，曾經表現過它的功勞，日本代表前來出席會議時，曾經懷着很大的奢望，但回歸本國時，卻一肚子失望。美國在這次談判中，使用了許多高明的技巧，這才迫使日本接受一些不利的條件，例如十年內停止造艦，以及美英日三國間的五五三比例，在會議期間，美國似乎每次都能預知日本的行動，從而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這一次的談判對美國而言，可以說是一次偉大的外交勝利，而日本卻莫名其妙地失敗了，其中眞正的關鍵是什麼呢？當時沒有一個人知道。

到了一九三〇年，因爲有一本奇書出版，才揭穿了這個謎底，那就是奕德理少校（Major H.O. Yardley）所出版的「美國的黑房」一書，所謂「黑房」（Black Chomber），本來是法國一個典故，那是古代國王偷拆他的仇敵信件的機關，奕德理少校是美國陸軍部和國務院的電報密碼分析專家。他洩漏了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間，美國政府也有一個這樣的「黑房」，專門負責偵察外國密碼電報內容。所以當東京外務省用密電指示它在華盛頓的代表團，應該如何討價還價時，美國卻早已知道他們的底牌。

當奕德理發表這項秘密時，他的「黑房」早已關門了。一九二九年，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下令撤銷這個機構，理由是：「君子不偷看別人的書信。」奕德理一氣之下，便不管官方是否批准，出版了這本書，把其中的秘密公開了。於是日本才知道他們在華盛頓海軍會議時，已經上過當，結果他們立即採取行動，宣佈片面的廢棄那個條約，並着手在幕後從事補救工作。

爲了對抗日本特務活動，英國國務院並沒有特別設置任何機構，甚至在一九四一年，國務院也沒有一個專管外交情報的單位，不過國務院遠東司中的日本科，卻有幾個很優秀的專家，同時很僥倖的，美國駐東京大使館，在格魯大使（J. C. Grew）指導下，也很能獲得一些很重要的情報。

除了美國國務院之外，以下的四個機構，也和情報工作有關：一、陸軍參謀本部第二署，二，海軍軍令部的海軍情報局，三，派駐外國的陸海軍武官，四，聯邦調查局。後者的主要任務在反情報方面，但它有時也能因利乘便地獲得一些積極性的情報資料。

陸海兩軍的情報組織內有專司探測密碼的單位，負責人員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專家，此外，美國聯邦交通委員會內，也有一個專管無綫電偵察的機構。

以上所說的祇是在珍珠港事變之前美國在情報方面的大致情形，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努力，實在比不上德國和英國，不過有一點卻是例外，那就是所謂「黑房魔術」。在電報密碼的偵破技術上，美國的成就是無與倫比，那一個國家都比不上它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第一次提出偷襲珍珠港計劃的初步構想，雖然他只把這個計劃內容，告訴極少數的幾個人，但是這個計劃，還是從他的旗艦上轉到東京。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國駐日本大使館的一等秘書克羅克（E. S. Croeker）從一次閑談中第一次獲得這個傳聞中的消息，那是他的好朋友——秘魯駐日公使希里布博士（Dr. Schrieber）告訴他的。後者在日本交游廣闊，認識很多有勢力的政界要人，克羅克獲知這個消息之後，不敢怠慢，立刻轉告格魯大使，格魯大使於是隨即向美國國務院發出了下列密電：

「秘魯公使密告我大使館中某成員，據多方面消息，一旦美日發生戰事，日本將首先傾全力奇襲珍珠港。秘魯大使雖然認爲這種傳說荒誕不經，但仍信有轉告我方之必要。」在同一個晚上，格魯大使也把這個奇怪的謠言，記載在他私人的日記中。

國務院把這封密電送交海軍情報局分析，請它表示意見，不料該局部份專家一致堅決認爲：日本對於攻擊美國的計劃，一定愼重非常，輕易不會暴露。所以這種謠言不足爲據，他們最後所作成的研判是：「海軍情報局認爲這些謠言不足信，而且根據已知有關日本海陸軍現有部署的資料，在可以想見的將來，似乎沒有攻擊珍珠港的可能。」這個研判的提出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

至少就當時的證據來看，這個研判實在頗有根據，日本陸軍的精英，即所謂「關東軍」，仍然駐在滿洲，那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那些日本軍閥都力主北進，對於蘇聯的遠東領土，早就有問鼎的企圖。

不過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蘇聯似乎已經開始不再是日本的可能目標了，美國對於這一點已經獲得了驚人的確實情報，據可靠來源消息，日本特務機關在滿洲的負責人，曾被外務省電召回東京述職，他對東京的上級提出報告說：德國認爲蘇聯即將崩潰的看法，頗有疑問，蘇聯地大人衆，何況嚴寒將至，所以德蘇兩國的前途，很難預測，同時關東軍方面的高級將領，都表示應該審愼從事，不要隨便同意和德國夾攻蘇聯，反之，他們卻主張先徹底解決「日華事件」，然後全力對付美國。

這些來往於日本高級情報機構的機密通訊，是怎樣落入美國人手中的呢？這個答案就是密碼分析的成就，這時美國又恢復了這種舉世無雙的情報工作了，開始竊聽和研究日本的外交電訊，參加這種工作的人員達數百名，因爲保密得當的關係，所以始終沒有洩漏半點風聲，來刺激起日本的特務機關提高他們的警覺。這從安全的觀點上來看，美國這一着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始終使日本感到莫明其妙，爲何所有的秘密都會給敵人知道的？

自從有了無綫電，這種密碼戰爭便變得更重要和激烈了，此中的老手普特拉（Tletcher Pratt）便這樣的說過：「自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人所控制的無綫電台，向全世界發出一個電訊說：『已經誕下一子。』這個開戰警暗號，世界各國密碼室中都展開了史無前例的激烈活動，在許多情況中，戰場上的勝負，都是意密碼中獲得決定的。」

密碼分析受到它工作本質的限制，一定具有高度保密性，負責行事的，通常都是一小撮神秘人物，並且生活在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查卡萊斯海軍少將（Adm. Zacharias）對於在美國海軍部第二六四六室內的生活，有下列的動人描述：「我們這些人常常一連好幾個鐘頭，都不說一句話，大家都面對着一大堆橫七豎八的密電碼，坐在那裏出神，嘗試猜出那些神秘啞謎，彷彿在拚七巧板一樣，左拚不對轉右拚，右拚不對轉左拚，眞是急死人！」

這些人所工作的原料，當然是無綫電竊聽站所收到的電報。在當時的美國有這樣的規定，凡是每個月單日所收到一切資料，都交由海軍分析，而雙日聽收到的資料，則由陸軍負責處理，陸海兩軍都有專家，他們的手段是不分伯仲的，他們之中，多數都不識日文，所以他們的成就，更顯得難能可貴，密碼譯出之後，影印爲十四份，迅速分送白宮，國務院以及有關機構參考，憑着這種武器，經常有大量素材極佳的資料，從情報人員手中，送到決策者面前。

不過，這裏必須强調說明的，就是情報人員只能供給資料，而不能採取任何行動。同時那些負責研究的主管，即使是鷄毛蒜皮，或者其中存有矛盾的資料，也不能視作等閑，必須精細無遺地予以保存，等待時機予以核對，無奈當時美國高層方面的那種官僚作風，往往陽奉陰違，並且經常作出空泛和不負責任的建議。

所以，後來就有人這樣說，在最高階層的羅斯福總統，實在比不上英國的邱吉爾首相。後者對於情報工作不僅極感興趣，而且也深具了解。假使當時坐在白宮掌舵的人不是羅斯福，而是邱吉爾，則珍珠港的悲劇也許可能避免，或者損失也不致這般慘重。

不管怎麼樣，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美國方面已經截獲一份重要資料，那是藏有某種暗示的，原來東京方面，已經密電華盛頓的日本大使館，焚毀一切密碼和機密文件，這顯然是表示日本已在準備跟美國開戰了。美國的密碼分析人員，立即把這項重要的消息，分送美國政府各首腦人物，可惜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至少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指揮偷襲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

Ⓔ率隊轟炸珍珠港的南雲忠一中將

Ⓕ偷襲成功後，日軍收聽廣播時之不可一世情形

除了從這些直接的來源，可以猜到日本方面的意圖之外，那些專門負責監聽日本海軍通訊的無綫電情報單位也已經獲得一些重要的戰術性及戰略性的情報資料，雖然到那時候爲止，一切想揭穿日本海軍密碼內容的努力還是徒勞無功，原因是那些美國密碼分析家依然無法譯出日本海軍通訊文字的竅妙，他們只能用一些旁敲側擊的方式，去抓住一些有意義的結論，尤其是從日本的通訊規則和慣例的改變上，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價值的暗示。

這些單位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配屬夏威夷海軍第十四軍區的，負責人是海軍中將羅齊福（J·J·Rochefort），他是情報戰中的一個傑出人物。他是個多做事，少說話的人，所以在美國海軍組織裏面，除了極少數的上級和同僚之外，很少人知道是誰，更不知道他是美國海軍所有的一位最優秀的密碼專家。此外，他本人也精通日本語文，可以自己翻譯，以及立即研判得來的資料的內容，不必假手於人，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羅齊福恰好駐在那裏。

在珍珠港事變前夕，羅齊福的成就是值得驕傲，他的裝備雖然相當陳舊，同時也缺乏質素優秀的助手，而他的電子鼻又必須嗅到很遠的距離，他是曾經要求過有關方面更換一些近代的設備的，但沒有獲得批准，不過，他並沒有就此氣餒，他傷透腦筋的將某些裝備加以修改，並在中途島和巴米拉羣島上增設方向測定台，以便監聽比較廣大的地區。

當時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是李默爾上將（Adm. Kimmel），總部情報處所供給的戰術性和戰略性的情報，大部份都是以羅齊福所獲得的資料爲根據，當珍珠港事變的日期日益接近時，這種資料的來源也日益豐富，而內容也更加顯得重要。

在整個十一月裏面，羅齊福利用盜聽通訊手段，一直與日本的攻擊兵力保持接觸，他發現日本不斷改變呼號，而且還有許多古怪的徵兆，都是使他感到有些什麼在醞釀，他曾經一度將自己的心得，向上級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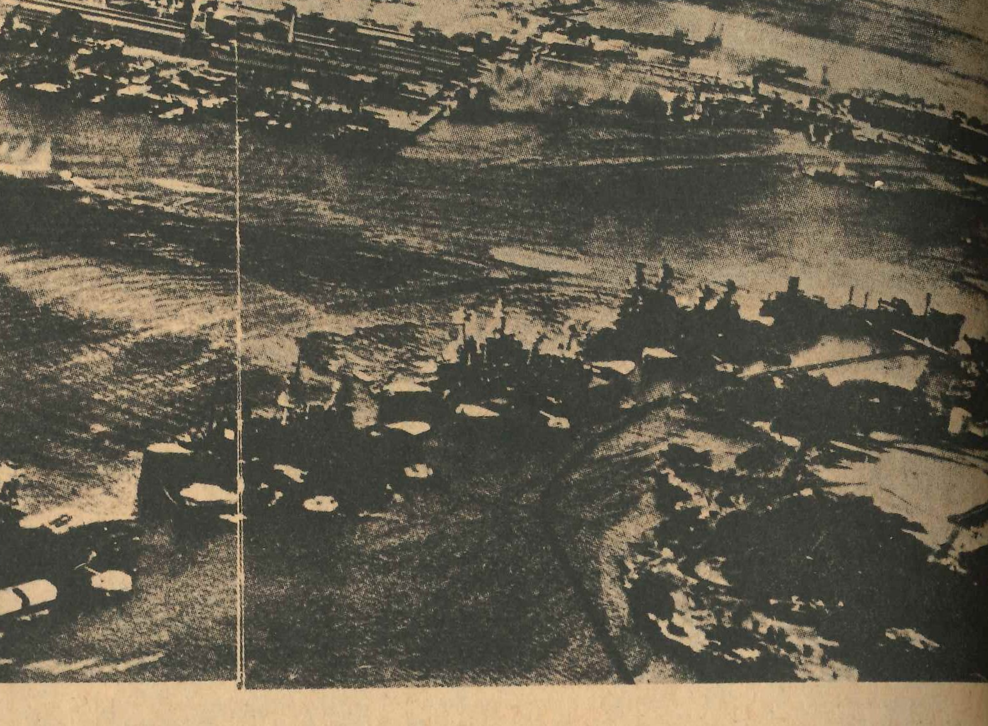


Ⓖ來栖尚未返日，日軍即偷襲珍珠港。

在十一月初，羅齊福首次發現日本方面的活動，有不尋常的改變，這是一個不祥的先兆，日本在海上的船員，此時竟然換了一套全新呼號，同時又發現由橫須賀日本海軍主要基地，有一連串的電報，「御玉急」發給各艦隊司令。十一月三日，通訊情報單位對所觀察的結果，曾作下列的綜合報告：「從東京方面不斷發出的通電，數量之多，達到空前的程度，內容不明，這些通訊極似給予主要的指揮官的某種週期性報告。」

十二月一日，該單位却指出日本正在準備發動某種大規模的作戰了，同時也確信有一支攻擊兵力，正在運動中，末了的結論便說：「相信由第二，第三和第一等艦隊所聯合組成的大艦隊，已經離開日本的水域。」

最值得注意的事實：所有日本航空母



Ⓗ珍珠港被襲後，美國太平洋艦隊除幾艘航空母艦外，上部份被炸毀。

艦，都忽然「沉默」起來，變成行踪不明，李默爾上將面對這項事實，也感到困惑和不安了，因此，當他的情報處長一天又一天都不能發現日本航空母艦的所在時，他便受不住大發雷霆，吼叫起來說：「什麼，你不知道日本的航空母艦那裏去！這是什麼話？難道等到他們來到珍珠港，你才知道！」

他的情報處長着實太低能了，他始終找不到日本的航空母艦，直至十二月七日的清晨，他才知道它們已經來到珍珠港附近的水域。

在珍珠港事變那一天，英國方面損失慘重，陸海兩軍缺乏準備當然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不過這種毫無準備的情形，事實上還不僅限於軍事機關和最高的決策者。那時候，司法部也和太平洋艦隊一樣，同是英國國防的第一綫，甚至可以說，前者比較後者還重要，因爲當日本的海陸軍還未採取行動，它的間諜早已經到處活動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美國，對付外國間諜的責任，完全不統一的，並沒有一個集中的反間諜機構來專司其事，以爲這是聯邦調查局的責任，陸海軍雖然也各有它們自己的反情報組織，但沒有拘捕權力。

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即歐洲戰爭爆發之後，羅斯福總統不錯曾經下過一道命令，指派聯邦調查局担負全國性反諜工作的主要任務。儘管總統有這樣的指令，但混亂和衝突却依然存在，結果使外國間諜在美國的活動，獲得意想不到的便利。

情況的惡劣又以夏威夷爲最甚。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聯邦調查局一共有外勤人員兩千六百零二人，局長胡佛却只派九個人在夏威夷工作，海軍軍區的情報處，却是以反間諜爲其主要任務的，但一共也只有一百個成員不够，包括翻譯員在內，美國陸軍的反情報工作人員，更加少得可憐。

表面上，這些不同的機構之間，還保持合作，但事實上却互相鬥爭，並且常常因爲一些不值得重視的問題，而發生嚴重的爭執，結果却放過了敵人，而對付自己的同行。舉個例說，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聯邦調查局對於日本在檀香山的總領事館，開始進行電話竊聽工作，可是不久，海軍情報單位即出來爭功，於是雙方發生權派上的衝突，末了，如果雙方鬥爭有個結果還好，但他們却各自決定把這監聽工作放棄，甚至到了珍珠港事變前夕，明知日本間諜的大本營是總領事館，但館內的對外通訊，依然沒人予以監聽，這算是**個莫大的笑話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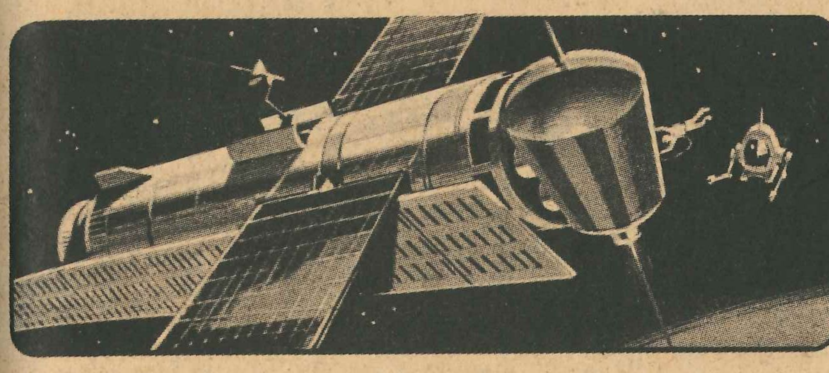
（完）

福星高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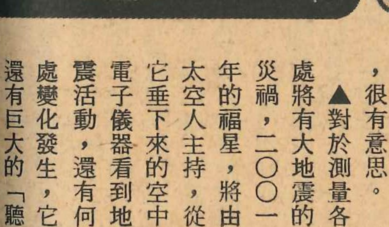
2001年的人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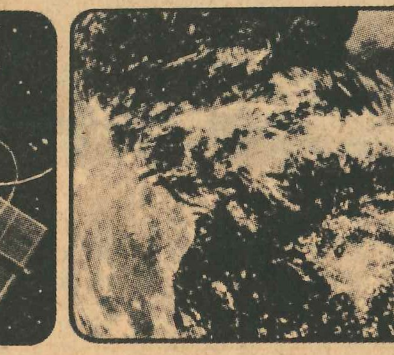
金剛・文

稍爲注意國際新聞的讀者，都會知道人造衞星當中有所謂「間諜衞星」以及「殺手衞星」之類，很易產生一種感覺，以爲所有衞星對人類有損無益，實爲不然，最低限度，由國際氣象台發射的「氣象衞星」，預測的天體變化對人類的影响，或者颱風行踪，想盡辦法趨凶避吉，那就是很有份量的「新型衞星」了，可是，到了二千零三年，人類將會有「福星」高照懸在地球軌道之內，協助全人類，造福蒼生。



▲現時升空的人造衞星，俱是圓形的，將來的人造衞星，七手八脚，多姿多采，因爲科學家預測二〇〇一年發射的「福星」，它有反射陽光的鋁質金屬板，投射激光的圓筒，還有大廳細房，可供太空人飛行太倦的時候休息，儼如太空的旅館。這種飛行物是由「萬國科學互助館」主持的，並非直接隸屬某一國家，故此它可以百份之百造福人羣，不會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武力干預。





▲南美洲厄瓜多爾大地震，火山爆發，福星迅速獲悉，自動拍照，並且以無綫電傳眞的方法，把這些照片傳達到地球來，有關方面獲悉，立刻加以控制，因此之故，各處災禍可以預防！

圖內是火山溶岩滾滾而落的奇景，火山爆發時碰上了地震，溶岩有如波濤洶湧，這種災禍每年不知道發生多少次，問題只是在世界上何處發生而已，能够預防，很有意思。

▲對於測量各處將有大地震的災禍，二〇〇一年的福星，將由太空人主持，從它垂下來的空中電子儀器看到地震活動，還有何處變化發生，它還有巨大的「聽筒」，可以聽到地球轉動的脈搏，借此更爲深入的瞭解那些地方特別容易爆發地震。總有一天是可澈底避免地震的，即使能够預防，已經有用。











▲二〇〇一年福星可利用激光刺探沙漠的水源，進而發掘使黃沙變化綠洲，這種措施對中東沙漠地區的國家是很有帮助，另外它投射出來的激光還可使植物生長得更加旺盛。

▲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地區的谷米是給蝗虫吃掉的，福星可以利用激光把蝗蟲趕盡殺絕，不單是把牠殺死，還使牠絕育，無法繁殖，自然而然的全部死亡，其他害蟲，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把牠毀滅。

▲現時已經有科學家做過一些很有趣的試驗，在月色澄明之夜，把三角形的鋁質薄片由空中拋下來，它很緩慢地降落，在它沒有降到地球表面之前，被月光映照，互相反映，令到一部份天空發生很明亮的光氣，足以照映公路上面行駛的汽車，不必啓用公路上的路燈，節省燃油，但却不是絕對成功，因夜裏仍然有雲，雲層遮住月光便即失效，到了二〇〇一年，福星可以從高空投射一條光氣，穿過雲層直達地球，那就不怕月光被雲層遮掩了，一句話說激光代替了月光，甚至在雨夜它也生效。

▲沒有月亮也沒有陽光的幾個月，往往使農作物失收，福星可以利用「反光鏡」收集陽光，再把它在農作物上空投射下來，不分晝夜，反使各種農作物產量有所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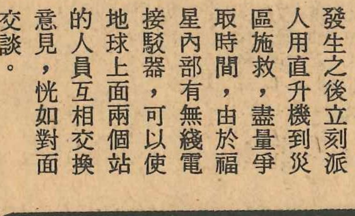
▲圖爲預測的「福星」針對地面農作物發生變化而想出來的一種補救辦法，蕃仔田被毒氣威脅，變成黑色，由福星投下特殊光氣，使之恢復舊觀照常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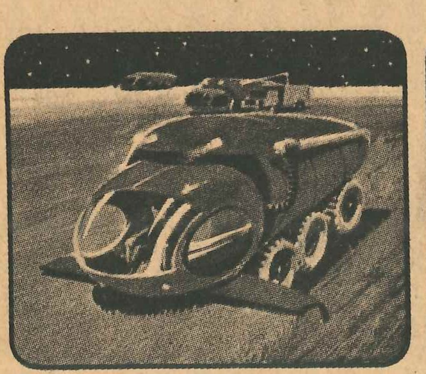
▲森林大火往往是旅行人士無意中遺下火種造成的，每年使美國損失億元過外，巴西的大森林損失更大，福星可以很準確的獲悉地球上面何處有火，立即通知它隸屬的國家，在火勢沒有漫延成災之前，把它撲滅，那時將有一種無人駕駛的滅火車衝入火網，噴射化學溶液，使火勢逐漸熄滅，盡可能的使火勢由大變小，由小變無，在三幾天之內化爲烏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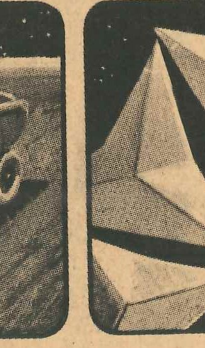


▲地球上面每一個角落的雪山有可能雪崩大災難，短短的三十分鐘之內，雪崩可以使十多條村的居民連同汽車房屋全部葬身在雪塊之內。

福星可以使這些災禍發生之前，即時通知有關方面的人施救，還可以在災禍發生之後立刻派人用直升機到災區施救，盡量爭取時間，由於福星內部有無綫電接駁器，可以使地球上面兩個站的人員互相交換意見，恍如對面交談。







諜網風雲錄

毒蛛網

法大使，戀女色，墮熊阱，身敗名裂！
蘇聯特務無所不用其極。

金戈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對於短暫地進出蘇聯的外國人所做的工作，毫無疑問，就是威迫利誘他們成爲該會的「代理人」，這種工作多數做得簡單而又粗暴，絕不精細，主要因爲時間所限，但是，對於那些有一個較長的時期逗留在蘇聯的外國使節、新聞記者，和工商業家，工作卻絕不草率，有時一個計劃需要持續幾個月，有時甚至長達幾年。

蘇聯共產黨變修之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最大的策反陰謀，是針對法國的，他們希望能够在法國戴高樂將軍的身邊，安置一個特務代理的組織網，從而影响法國政府的決策，並透過法國而損害整個西方世界。這次策反陰謀動員了超過一百名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幹部，使用了著名的蘇聯高級知識份子和最美麗的妓女，這些人對整個法國大使館，發動了實際上的「圍攻」，在這個過程裏面，有一個誠實的法國人慘遭無辜，這個計劃因爲一個重要的特務背叛，逃到了西方去，爆出內幕，這項陰謀便遭到失敗。

一九五六年六月，天氣熱得非常，克羅柯夫被召到莫斯科大酒店一個豪華套房裏，會見他的上級庫納因上校。

庫納因體格魁梧，一顆濃密的棕髮，面貌猙獰，一雙深褐色的眸子，這人以殘酷無情著稱，有一次，克羅柯夫親眼看見他在莫斯科一次足球比賽時毒打兩名球迷，起因不過是這兩個人竟然對安委會球隊喝倒采。

克羅柯夫在這幾年裏面，參加過無數次安委會的行動，所以他很自負，以爲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叫他吃驚，但是這一次，當庫納因上校把那個行動計劃告訴他時，他卻受到極大的震動，庫納因告訴他，安委員決定把法國駐蘇聯大使倒向他這一邊，成爲他們的自己人。

「命令是從最高當局下達的，赫魯曉夫同志本人要求把法國大使徹底俘擄過來。」庫納因上校宣佈說。

他們要下手的這位法國大使是廸揚。庫納因說：「我們對他所有的情況已經瞭如指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廸揚是戴高樂將軍流亡在倫敦的自由法國政府的工作人員，蘇聯情報工作人員替他開了一個檔案。這個檔案的材料在大戰後越來越豐富，這個時期，廸揚成了法國活躍的外交官之一，先後任職於紐約，倫敦和東京的法國使館裏，這些地方的蘇聯安委會的特派員，把搜集到的，關於他的情報，陸續地向中央滙報。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廸揚大使偕同妻子瑪利來到莫斯科上任，安委會對他進行了長期的嚴密監視和觀察，他的辦公室和住所，就給裝上了竊聽器，蘇聯外交部派給法國大使館替廸揚大使開座駕車的司機，是個訓練有素的安委會特務，廸揚夫人的隨身女侍，也是安委會的人，每當廸揚夫婦出席外交委會時，扮成蘇聯普通官員的特務，便留意他們的言談，從而了解他的傾向。

從這許多來源獲得的材料綜合研究，安委會獲得了結論，廸揚大使決不會背叛法國，但他有一個弱點，雖然他已經五十六歲，對女人依然興致勃勃。這就足够那些特務佈下一個陷阱了。

克羅柯夫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裏幹這項骯髒的活動的高手，他曾經使不少外國外交官墮入他的圈套，其中有美國、澳洲、英國、加拿大、法國、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南斯拉夫的外交官。

他本來不是安委會的專業特務，他是個劇作家，電影劇本創作者，但是，從他童年開始，他便跟蘇聯情報機關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生於格魯吉亞共和國首都梯比利斯，他的父親是個畫家，母親是個女演員，一九三六年，他父親替貝利亞繪了一幅油畫相，貝利亞當時是格魯吉亞黨的首腦，他十分喜歡這幅油畫，當史太林把他提升爲安委會領導人之後，這幅油畫的複製品在蘇聯合國到處懸掛，這位畫家逝世

之前，貝利亞一直是他的保護者。

克羅柯夫後來到莫斯科求學，由於他的家庭和蘇聯保衛機關有這麼深厚的淵源，他很自然地去拜訪一些老的情報工作人員，一九四一年，當莫斯科遭到希特拉侵略軍隊的威脅時，他和他的同學們一起撤退。十八個月後，他重新回到莫斯科，發現他的房子給一伙人家佔住了，他托了情報機關的人事，叫這家人搬走。蘇聯情報機關後來又替他在塔斯社找到一份工作，不久又調到莫斯科電台。

一九四六年，他二十八歲的時候，開始成爲蘇聯情報機關的外國工作人員，但他仍然進行文學創作，到赫魯曉夫登台，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改組，克羅柯夫成了它的得力幹部，他長得高高瘦瘦，棕髮，一張富有表情的臉孔，十分英俊，他可以用俄語或英語談論歷史，藝術等方面的問題，他對蘇聯著名人物的背景可以談得如數家珍，更由於他口便舌給，使他跟外國人接觸時，成爲一個受到歡迎的人物。

安委會經常指示克羅柯夫爲他們找尋漂亮的女孩子，安委會利用這些女孩子誘使外國人進入圈套，克羅柯夫利用自己是個電影劇本作家，從年輕的女演員中挑選他的對象，安委會又替這些女孩子提供了優厚的條件，諸如在演出時担任主角提高待遇，津貼服裝費，使這些女孩子用不着過普通蘇聯人那種刻板乏味的生活等等。

這些女孩子在安委會組織中被稱爲「燕子」，每次執行一個行動計劃時，安委會特務通常被允許使用一個「燕窩」，「燕窩」包括一幢公寓大樓中兩個相連的單房，其中一個房間，那女孩子跟被誘的外國人鬼混，而另一個房間，這時候，安委會的特務便使用特種裝備，拍下照片和錄下那些淫褻對話。

庫納因上校對克羅柯夫宣佈這項「俘擄」法國大使廸揚的行動計劃之後兩天，又再次把克羅柯夫召來，對他說：「大使本人是我們最終的目標，但我們也對大使館裏的空軍副武官發生興趣，這人是紀波特上校，」他停了停。「你的工作對象是廸揚夫人，必須盡力設法控制她，把她帶到床上，最後使她成爲我們的人。」

庫納因又指示道：「現在，你暫時把廸揚大使忘掉。當你進攻廸揚夫人時，別的人會做廸揚的工作，等到時機成熟，兩方面的工作便會互相結合起來。」

庫納因把廸揚大使夫婦的背景材料詳細地向克羅柯夫介紹，他好幾次引述安委會特務在法國大使館中秘密裝設的錄音機紀錄的對話。

「大使夫人不是個蠢貨，」他警告克羅柯夫說：「她經常監視着廸揚大使，盡力保護他，這是我們必須控制她的另一個理由。」

又過了幾天，庫納因上校把克羅柯夫介紹給奧洛夫。

奧洛夫是個演員兼歌唱家，是莫斯科青少年的偶像，他給安委會挑選爲臨時特務。他的任務是勾引法國大使館空軍副武官的妻子格妮。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勾引外國婦女的了！奧洛夫的外貌像吉卜賽人般雄偉壯健，安委會多次把他當做男妓，娛樂外國貴婦，在此不久之前，安委會才送給他一層樓房，作爲他跟美國婦女打交道很有成就的獎勵。

出席這次會見的還有柴卡辛，他是安委會中的一個年輕的中尉，公開的身份是外交官，用了一個假名叫凱里林。

大約兩個月前，柴卡辛和奧洛夫兩人扮作渡假的單身漢，跟踪一批法國女人到黑海的避暑勝地，就在黑海邊上，柴卡辛「意外地」邂逅廸揚夫人，回到莫斯科後，他繼續以外交官的身份，在官式宴會上跟她見面，現在，安委會認爲他跟廸揚夫人熟絡的程度，已經足够使他約她外出，而不致使人感到尷尬和唐突，安排這次外出，是爲了使克羅柯夫可以作爲他的朋友，從而介紹廸揚夫人認識。

廸揚夫人果然接受了這次邀請，她還說：她將和紀波特夫人跟另一位法國參贊的女兒一起參加。

庫納因和克羅柯夫精密而小心地佈置這次約會，他們向克因基水庫的民警總部借用了一艘馬力强大的水警輪，又請一位肥胖民警喬裝領航員，這艘水警輪重新髹漆裝修，使它的外表像一艘眞正的遊艇，他們自安委會服務商店訂了酒、奶酪、水果、點心和燒烤用的肉類。

克羅柯夫河畔碼頭上第一次見到了廸揚夫人，她和紀波特夫人一起到來，她的秀髮在陽光底下閃閃生輝，她那潤滑的粉頰，叫他想起了最精緻的中國瓷器，她笑的時候眼睛像會說話，她雖然已經四十出頭，但仍舊非常美麗。

蘇聯的「燕子」羣





「這船多麼漂亮！」她說：「是你的嗎？」

「是我的朋友的，」克羅柯夫微笑着說：「我這位朋友是政府的高級官員，我把我的汽車借給他渡假，他欠了我一個人情，呶，現在他還我這個人情了，這就是嘛，我陪你到艇上走走好不好？」

他們就到艇上去，遊艇按照安委會規定的航綫，開向水庫，奧洛夫陪着紀波特夫人，克羅柯夫則跟迪揚夫人聊天。

「告訴我，你對蘇聯的印象怎麼樣？」他說。

「我們都很喜歡，」迪揚夫人有禮貌地說：「我們見到的蘇聯官員對我們很好，我曾跟謝皮洛夫（一九五六年六月到五七年五月的蘇聯外交官）有過一次長談，我認爲他確實很不錯。」

「你一定會覺得，比起巴黎來，莫斯科是太沉悶了，不是嗎？」

「當然，我愛巴黎，但莫斯科也是個偉大的城市。」迪揚夫人純熟地運用外交詞令。

克羅柯夫壓低嗓門，帶着最誠懇的表情說：「你要令我相信，你對在這裏看到的所有事物都滿意嗎？」

迪揚夫人想了一會。「我是個客人，我們到蘇聯來，不是爲了提出批評。我們是到這裏來爲我們的國家建立和發展友誼的。」

「我希望你成功，」克羅柯夫說。「但我們必須誠實。我可以把我知道的蘇聯許多現實情形告訴你。作爲一個作家，我將非常有興趣聽到你的意見，看看你所認識的現實，是否跟我認識的相同。」

「如果你堅持要這樣的話，」迪揚夫人文雅地說：「我可以告訴你，法國和蘇聯的唯一區別是：杯酒對談就可以把一個法國人帶到革命的邊緣，而你們的人民則似乎對什麼都逆來順受，我以爲，當人民失去發怒的能力，這是很可悲的。」

克羅柯夫點着頭說：「我可以預見，我們會成爲好朋友！」

遊艇來到帕斯托夫斯柯夫水庫中央一個綠草如茵的無人小島，他們把船泊在小碼頭邊。這幾個蘇聯特務陪着他們的法國嘉賓到島上遊覽，在水庫中游水，然後共進野餐。

酒精發揮了作用，回來的路上，她們不再那麼拘謹了，時而縱情地大笑，又引吭高歌。奧洛夫裝作有幾分醉意，在甲板上跳舞，好幾次好像要掉進水裏，引得她們更加開心。

在碼頭上告別的時候，迪揚夫人說：「你們眞是三位好朋友，今天我們玩得眞高興。」她邀請他們參加法國大使館即將舉行的慶祝法國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監獄的酒會。

× × ×

克羅柯夫和奧洛夫依時赴會，但柴卡辛却缺席，因爲他在巴黎工作時期，曾經被法國防衛工作人員識穿他的安委會特務的身份。

就在這次酒會上，迪揚夫人把克羅柯夫和奧洛夫介紹給她丈夫迪揚大使認識，大使用僅僅及格的俄語表示歡迎。迪揚大使很有風度，給人一種有份量的印象。

當天傍晚，克羅柯夫見到迪揚大使和這個酒會上首屈一指的貴賓赫魯曉夫一起喝着香檳，說着笑話，有時拍着對方的肚皮，引起哄堂大笑。

享用着豐富的自助餐時，紀波特夫人帶克羅柯夫和奧洛夫來到她丈夫跟前，這位法國武官用準確的英語跟這兩個俄國人交談，態度冷淡，甚至帶着一點輕蔑，克羅柯夫感到不大舒服，他心中暗忖，安委會要做這位紀波特的工作，恐怕不會那麼容易哩。

這次酒會對克羅柯夫來說仍然是有收獲的，因爲迪揚夫人和紀波特夫人又同意下一個星期再跟他們去旅行。

隨着克羅柯夫和迪揚夫人的關係的發展，安委會進一步安排開闢一條第二戰綫，直接向迪揚大使本人做工作，這個步驟，是本來計劃中的重要部份，它要求由這個行動計劃的最高級負責人格里賓洛夫中將親自出馬，直接跟法國大使館的人員打交道。

格里賓洛夫中將是安委會第二總局的領導人，是該會最高組織中那七、八個最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智謀和巨大的權力，使他有「小拿破侖」的傳說。

爲了結識迪揚夫婦，格里賓洛夫改名柯貝諾夫，他僞裝的身份是「蘇聯部長會議一位重要官員」，同時又調了安委會的女少校安得列耶娃來扮演他的「妻子」，這位女特務的暱稱是華娜。

他安排了一個複雜的計劃，通過他「妻子」華娜的關係，來結識法國大使迪揚夫婦，要使得結識的過程看來很自然。

替他們舖路的是一對夫婦，他們是蘇聯出名的人物，作家兼蘇聯國歌的作者米哈柯夫和他的妻子，著名的兒童故事女作家康哈洛夫斯卡亞，這對夫婦是安委會利用的外圍人物。在一次外交宴會上，米哈柯夫夫婦介紹華娜認識法國大使迪揚，稱呼她是「柯貝諾夫夫人，是蘇聯文化部一位翻譯員。又是蘇聯部長會議一位重要官員的妻子。」

華娜講得一口流利的法語，她曾經被安委會派到法國工作，言談中，她流露出對法國懷念的感情，使迪揚夫婦感到喜悅。華娜故意多次談到她的「丈夫」，形容他是一個勤奮工作的人，是蘇聯領導人的心腹人員，這樣的人通常是外國大使所最願意結識的。結果，迪揚夫婦愉快地接受了柯貝諾夫「夫婦」共進晚餐的邀請。

爲了招待這位大使，安委會徵用了一層十分寬敞的樓房，用華麗的傢具把它裝備起來，作爲柯貝諾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安得洛波夫的前任，當時的安委會主席特地把他在莫斯科郊外四十哩的別墅也借給柯貝諾夫，這是一所古色古香的俄羅斯式鄉村大屋，全部用巨大的木材建成，有極大的廳堂，極大的房間，各式各樣的古董和名貴傢具，完全是沙皇時代俄國貴族的派頭。這所別墅後來就成爲柯貝諾夫多次舉行酒會，招待法國大使迪揚夫婦跟蘇聯作家、美術家和演員、官員們「共度愉快的夜晚」的去處。

柯貝諾夫跟迪揚夫婦的「友誼」迅速發展。他有時以「重要官員」的地位，把一些有關蘇聯政府的消息向迪揚大使透露。這些消息事後都證明十分準確，對大使有些用處，這就更加赢得大使的信任，重視他的價值。女特務華娜則使用手段，設法使迪揚夫人常常不跟大使在一起，她經常帶大使夫人離開莫斯科到郊外旅行，去「認識蘇聯」。

與此同時，克羅柯夫繼續和他那一夥人做迪揚夫人的工作。逐漸地，迪揚夫人提到他的時候，總是說「我最好的俄國朋友」，但安委會要克羅柯夫帶她到床上去的計劃，却始終未能實現，因爲迪揚夫人不是個性飢渴的女狂人。

在這段過程中，也出現過一些小小波折的。跟克羅柯夫配合的特務奧洛夫有一次在法國空軍的武官紀波特家裏進午膳，竟然喝得酩酊大醉，差點兒洩露了秘密。安委會秘密裝在紀波特家裏的錄音竊聽器發現了奧洛夫喝醉的情況，格里賓諾夫獲得滙報後，大爲憤怒，取消了奧洛夫參加這個計劃的資格。奧洛夫從此便再也沒有在法國人面前出現。

一九五八年初，安委會圍攻法國大使夫婦的計劃，已進行了十八個月。格里賓諾夫決定把工作進一步展開，指定克羅柯夫安排一個性陷阱，讓迪揚大使掉進去。

格里賓諾夫挑選的「燕子」叫迪亞，是個三十剛出頭的十分性感的俄國女人。這女人的前任丈夫本來是個蘇聯外交官，曾經在巴黎工作，她學會了講流利的法語和全套的西方禮儀。

× × ×

格里賓諾夫要求蘇聯政府文化部配合，爲芭蕾舞劇影片「吉卜賽人」舉辦一次欣賞晚會，邀請熱中於蘇法文化交流的迪揚大使參加，使他「有機會會見蘇聯電影界著名人士」。克羅柯夫安排迪亞以翻譯員身份，參加這次晚會。

看電影的時候，迪亞坐在大使身旁，故意把身體挨着他，又幾次使她的洒了香水的頭髮拂着迪揚的臉頰，低聲地爲大使翻譯和評述正在放映的俄國影片。

三天之後，克羅柯夫又安排了另一個場合，讓迪揚大使有機會跟迪亞再見面。他打電話給迪揚夫人。

「這星期五就要舉行一個酒會，我的朋友都對大使有深刻的印象，如果你們兩位都能來參加，對我將是極大的榮譽。」

他又說：「我正在開始爲法蘇合作影片『杜布羅夫斯基』寫劇本，大使也許能帮我一點忙？」

迪揚夫人愉快地接受邀請，說道：「好的，我肯定他會愉快地接受邀請。」

安委會花了九百盧布爲克羅柯夫安排這頓晚飯，他們徵用了布拉格大酒店的大餐廳，除了佈置迪亞再次親近迪揚大使外，他們又叫來另外兩頭「燕子」做陪襯，兩頭「燕子」，一個叫琴柯，另一個叫羅娜。這兩個都是金髮女演員，二十多歲，克羅柯夫和她們很有交情。

宴會開始前半個鐘頭，庫納因上校在酒店內佈置了大批安委會的特務，負責監視宴會的進行，並保護它不會受到干擾。

宴會的參加者還有蘇聯另一位著名美術家梅狄萬，他是安委會的臨時合作者，此外便是一些薄具名氣，或者徒負虛名的作家和畫家，他們盡量使這次集會充滿羅曼蒂克氣氛，迪亞和羅娜施展了渾身解數，向迪揚大使大獻慇懃。迪揚輪流的跟這些「高貴的俄羅斯仕女」跳舞，樂得他眉開眼笑。最後，他邀請這天晚上所有出席的人下星期到法國大使館做他的客人，吃一頓晚飯。

「友好」的氣氛繼續保持着，而在一個星期之後，在法國大使館的私人宴會上，更加達到最高潮。迪揚夫婦非常欣賞他們的俄國朋友的「眞摯友誼」，他們自豪地領着客人克羅柯夫，梅狄萬和三頭「燕子」參觀了法國大使館內部各個去處，欣賞法國古董和傢具，一起聽古典音樂，喝着香檳，輪流跟三位漂亮俄國佳麗跳舞。

庫納因上校聽取了克羅柯夫關於法國大使館裏這次晚宴的滙報之後，對克羅柯夫說：「看來迪亞仍然是我們最好的籌碼。現在我們就得設法她單獨和迪揚大使在一起了。」

不久，華娜就約了迪揚夫人到外地旅行，這是調虎離山之計。克羅柯夫等到迪揚夫人起程之後，便打了個電話給迪揚大使：「有一位美術家古地亞從格魯吉亞來到莫斯科。他是我家的老朋友，學生時期在巴黎渡過，他這一生都熱愛法國，現在他是個老人了，如果這個星期日你能够到來參觀他的畫展，對他來說是重要的。」

迪揚大使欣然道：「當然，這是我的責任，我一定到！」

實際上這位老畫家一直受到蘇聯當局的歧視和排斥，因爲他的作品不符合蘇聯領導的修正主義的要求。這一次是利用他曾長期生活在巴黎的這個歷史特點。作爲

一個臨時工具而巳，但這個老畫家本人，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巳經成爲一齣卑鄙的間諜醜劇中的臨時演員。

廸揚大使坐着他那部由安委會特務司機駕駛的黑色房車，來到美術展覽會，見到了克羅柯夫和廸亞。廸亞自然又做了他的翻譯員。

廸揚大使準備離開美術展覽會時，廸亞說：「大使先生，你順道送我回家，我這個要求會不會太過份？」

「那裏的話，這是我的榮幸！」大使說。

在大使的車上，廸亞像偶然想起地說：「也許你會願意到我家裏歇歇脚，喝一杯咖啡，看看一個普通的蘇聯婦女是怎樣生活的吧？」

廸揚大人和廸亞上樓到她的寓所去。司機在樓下等他，等了兩個鐘頭，他微笑了，他將這個情況報告他的安委會上級。

第二天早上，克羅柯夫去找庫納因，對他說：「大使送廸亞回家去啦！」

庫納因早巳直接得到廸亞的報告。「我早知道了，他們巳經攪到了材料！」

所謂攪到了材料，指的是安委會裝在廸亞房間裏的紅外綫活動攝影機和錄音機，把大使和廸亞那兩個鐘頭的不可告人的幽會，巳經全部記錄在案。

安委會沒有立刻利用這些材料來向廸揚大使敲詐勒索，脅迫他做背叛祖國的事。他們採取了放長綫釣大魚的政策，希望有朝一日，用得着廸揚大使時，這些材料可以派上用場。

這次的幽會還有一個作用，它是對廸揚大使的一種鼓勵，使他覺得，即使是在莫斯科，他要是喜歡玩女人，完全可以像在巴黎，倫敦，或華盛頓那樣安全！

庫納因對廸亞指示說：「繼續跟大使保持聯繫，但不要跟他攪得過份火熱，要吊住他的胃口。」

廸亞準確地執行她的任務，她和克羅柯夫一夥繼續經常參加法國大使館的約會，但沒有其他的人參加的場合，她必定保持高貴的儀態，像大使一位社交上的朋友。她討好廸揚夫人，使她也以爲她不會怎麼樣的，但暗地裏她却不時跟大使幽會。

一九五八年五月，安委會對法國大使館所做的工作，似乎越來越顯現出具有重大的意義。當時蘇聯在巴黎的特務向莫斯科報告說，戴高樂將軍肯定地將在幾個星期之內，成爲法國總理，日後還將担任法國總統。他們認爲，廸揚大使仍然是戴高樂將軍的親密朋友，如果戴高樂重新執政，廸揚將被調回國，担任更高的職位。

「我們這個工作本來便很重要，現在是更加重要了。」

廸揚大使本人的表現也鼓勵了這夥安委會特務。六月間，克羅柯夫參加法國大使館一次酒會，廸揚大使舉杯，請大家爲戴高樂將軍的健康乾杯，祝賀他實現他爲法國開始一個偉大時代的諾言。廸揚大使沒有提到他跟戴高樂將軍的關係，但他的興奮却使人感到，戴高樂將軍上台，對他一定存有很大的幫助。

不料就在這個時候，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來臨了。這一天，庫納因突然照會克羅柯夫：「我們要把廸亞撤出來！」

克羅柯夫聽了，不禁大吃一驚：「爲什麼？」

「這不是她的錯，」庫納因解釋說。「這個行動中，我們需要她有一位妬忌的『丈夫』，必須使廸揚相信她是個巳婚的婦人。可惜的是，廸亞的丈夫在巴黎太出名了，莫斯科法國大使館裏可能有一些人知道，他們巳經離了婚！」

克羅柯夫氣壞了，他問：「幹嗎事先我們沒有想到這一點呢？」

「現在吵吵嚷嚷也沒有用，」庫納因說，「我們必須從頭再來一次。」

庫納因於是指示廸亞，叫她對廸揚大使說，她要離開莫斯科，到外地去拍電影，可能要去一段長時間。憑着這個藉口，她和廸揚的關係告一段落。

格里賓諾夫找了另一位女性去代替廸亞，這個女人就是上面巳提及過的羅娜。

在安委會使用的女人中，克羅柯夫認識的，以這個羅娜最爲漂亮。她不但十分性感，而且還是一頭俄羅斯女色狼。她很野，有冒險精神。她成爲安委會的工具，原因是這樣的，她到莫斯科來跑碼頭，但沒有居留證，所以沒有戶籍。這就是說，她不敢在莫斯科租賃房子居住，結果，她長期都居住在朋友家裏，成爲一個高級流浪者。

安委會根據她的特點和弱點，利用她做他們的臨時性特務，借她的軀體去誘惑外國人士。格里賓諾夫要羅娜向廸揚大使作這樣的自我介紹：她是一個地質學家的妻子。「地質學家」每年要花很多時間在西伯利亞工作，冷落了她，但他却又是個善妬而又暴燥的男人。

格里賓諾夫這樣警告羅娜說：「你要記住，必須嚴格遵守紀律，按照我們的指示辦事。不經我們計劃或批准的事情，不得擅作主張，隨意妄爲！」

羅娜笑了，她狐媚地對格里賓諾夫說：「對付男人的辦法，我還用得着你們來敎嗎？」

格里賓諾夫按捺着性子，對羅娜說：「羅娜，如果你服從命令，這個任務完成之後，我們將給你一層樓，一層好的樓房，以後也不叫你幹這種事情。」

× × ×

廸亞離開之後，克羅柯夫安排羅娜出現在招待廸揚大使的宴會上，他們早巳見過面。羅娜施展了她的看家本領，很快便和廸揚大使攪得火熱。

六月底的一個午後，廸揚大使和羅娜在退休的安委會的上校布里揚家裏共進午膳，她瞧準一個機會，暗暗地對克羅柯夫說：「快用車把我送到公寓去，大使要我一個鐘頭之內在那裏等他！」

在那公寓大樓去的路上，羅娜問克羅柯夫：「等一會我該怎樣對付他？」

「你還會不懂得嗎？」克羅柯夫譏諷地說。

「我不是開玩笑的，」羅娜認眞地說。「格里賓諾夫要求我做每一件事時，事先都必須得到批准。沒有人叫我今天就跟大使幽會，這個機會是午餐時突然出現的，現在該怎麼辦？」

「這樣吧，我們到了公寓房間，就打電話請示。」克羅柯夫說。

他們在公寓裏打電話到安委會上級辦公室，找不到庫納因，找不到華娜，也找不到格里賓諾夫。克羅柯夫攤開雙手說：「現在我眞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羅娜笑了。「那麼，我要不要跟大使到床上去呢？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別人請示該不該跟一個男人在一起睡覺！」

「跟他上床好了，羅娜！」克羅柯夫下了決心地說。

這天下午，廸揚大使萬刦不復了，他和羅娜發生了肉體關係，羅娜是個妖精，狐媚手段比廸亞不知勝出多少倍，廸揚大使樂得連「父親姓什麼的也不知道」了。

廸揚夫人離開莫斯科到西歐渡假去了，格里賓諾夫決定通過羅娜來完成安委會計劃了超過兩年時間的任務。

格里賓諾夫故意命令羅娜，一連十天不跟廸揚大使見面，使他想念得神魂顚倒，心癢難熬。他又叫其他的「燕子」也暫時不要跟他來往，這麼一來，急得這位好色的大使，簡直度日如年。

他又把一個安委會的打手，韃靼人米沙帶到莫斯科來，召回渡假中的庫納因上校，派出了特別監視小組，在羅娜住着的房間隔壁安裝了無綫電收聽器，一切佈置妥當，於是由克羅柯夫打了一個電話給廸揚大使：「大使先生，我答應過尊夫人，在她離開的這段期間，要使你高高興興的。我們明天去旅行好不好？我帶了一位女朋友，還有羅娜……」

克羅柯夫的話還沒說完，廸揚大使聽到了羅娜這兩個字，便立刻答應了。

當廸揚大使與高采烈地準備跟羅娜再在一起時，格里賓諾夫召集他那支特別工作隊的全體隊員，在都會大酒店一個房間裏，開了一個「動員大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庫納因上校，華娜中校，羅娜和另外幾個安委會的特務，他們先豐富地吃喝了一頓，然後由格里賓諾夫作出指示，他對庫納因和那打手米沙說：「我要你們狠狠地打他一頓，但是，我警告你們，不許打他的臉孔。如果他臉上有一絲傷痕，我也會把你們兩個關進牢獄裏的！」

他跟着又對羅娜說：「羅娜，這個指示對你也適用，如果他下午五點鐘還沒來到你的房間，你準備坐牢好了！一切就必須按照計劃準確地執行！」

第二天早上，克羅柯夫和他的女朋友葛姥坐一部汽車，迪揚大使和羅娜坐另一部，一起到郊外農村去旅行，安委會武裝特務遠遠地暗中監視着他們，他們一路遊玩，羅娜一路向迪揚大使灌迷湯，她表演得如此出色，使到這位大使恨不得馬上結束這次郊遊，到她的閨房去。葛姥看見迪揚大使那副饞相，幾乎忍不住笑起來，她悄聲地對克羅柯夫說：「你瞧大使盯住羅娜的神情，就像貓咪盯住魚兒一樣！」

幾哩路之外，在羅娜閨房隔壁，格里賓諾夫，庫納因和米沙不斷地從無綫電通話器中接到報告，報告是由監視着這批旅行者的安委會特務拍回來的，向他們滙報迪揚大使等人的行踪。

米沙假扮是羅娜的「丈夫」，庫納因上校扮作他的朋友，他們都化裝成野外工作的地質學家，穿着獵裝，着長統靴。

午後，克羅柯夫按照原定計劃的時間表，提議大家回程。在返回莫斯科的路上，克羅柯夫從他的汽車的倒後鏡中，發覺大使的汽車停下來，他急忙停車，連忙跑到大使的車子旁邊，吃驚地問：「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發生什麼事啊，」迪揚大使快活地說：「羅娜忽然決定，要在那池塘裏洗個澡！」

克羅柯夫差點氣壞了，他在暗罵着羅娜是臭婊子，但不得不把性子按捺住，他對羅娜說：「親親，你怎麼啦，像你這般美麗的姑娘，怎麼想到在一個這麼骯髒的池塘裏游泳的？」

羅娜裝有幾分醉意。她沒有理會他，一味對住他傻笑，然後迅速地脫掉所有的衣服，跳到池塘裏去。

這個意外情況馬上由監視的特務用無綫電話向格里賓諾夫滙報，把這個老特務氣得暴跳如雷，大叫着說：「這賤貨！我早就知道不能信任她。告訴你們，以後我們只能使用高級婦女！」

他們全不知道，羅娜臨時加上這般插曲，實在是表明她有着的是攻心天才。她沒有帶泳衣，只穿着內衣褲游泳，這麼一來，每次她浮出水面時，就比起赤裸更具挑逗性，於是，迪揚大使給弄得更加心焦火燥，綺念如焚，幾乎等不得回到她的房間了。

葛姥只是好笑，她在克羅柯夫耳邊說：「還是趕快把大使請回去吧，他快要心臟病猝發了。」

羅娜的天才，發揮了極大的誘惑作用，補償了她半途游泳的擅作主張，他們回到安諾耶夫斯基大路二號的「燕窩」時，克羅柯夫和葛姥剛剛離去，迴揚大使巳經急不及待，立即就把羅娜拉進懷裏。—

羅娜裝成受驚地尖叫起來：「糟糕！這是我的丈夫！」

這時，羅娜忽然說：「親親，我忘記告訴你，昨天收到我丈夫的電報，明天他就回來了。」

「管他的，反正他明天才回來！」迪揚大使已經不知道自己在說着什麼。

× × ×

格里賓諾夫在隔壁間焦急地等待着羅娜發出的暗號，但他從竊聽器中聽到的，儘是淫聲浪語，淫褻得不堪入耳的聲浪。

「這婊子一味記住自己的享受！」他自言自語地說。

羅娜終於發出暗號了，他們從竊聽器中聽到她提到「基輔」這個名詞，這時候，米沙和庫納因便一躍而起，走到隔壁，一腳踢開羅娜的房門，厲聲喝道：「幹得好事！」

羅娜裝成受了驚嚇地尖叫起來：「糟糕，這是我的丈夫！」

「我簡直不能相信，」米沙裝腔作勢地說：「我趕飛機回來，也只爲了跟你相聚幾個鐘頭，你們竟敢如此！」

「米沙，別這樣，他是一位大使！」

「我管他是誰，老子得好好教訓他一頓！」

迪揚給嚇得手脚發軟，面無人色。庫納因和米沙不由分說，把迪揚從床上拉下來，拳打脚踢。

爲了表演迫眞，羅娜也免不了被摑了一記耳光，身上也留下幾處紅腫。羅娜迫出兩行眼淚，哀求說：「別打他了，他是法國大使，打死了他你們也不得了！」

一切照計劃安排，庫納因上校首先住手，然後制止米沙說：「如果他眞是法國大使，我們便算了吧。」

「我總不會這般便宜他。」米沙餘怒未息地說：「我可以不把他打死，但我一定向政府報告，我雖然只是個普通的蘇聯公民，但我們國家是有法律的！」他朝迪揚大使喝道：「如果你眞是個大使，那我就要看着你被驅逐出境，讓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個多麼卑鄙的傢伙！」

迪揚大使渾身顫抖着，收拾了他的衣服，狼狽地離開羅娜的閨房，落樓坐上他的汽車，顫聲對司機說：「回大使館！」

在那幢公寓大樓裏，現在却是另一番光景，取得了「赫赫戰果」的安委會大小特務，像贏了一場國際比賽的球隊似地，正在喝着香檳慶功。

庫納因和米沙互相稱讚打人的功夫到家，又盛讚羅娜的演技深湛，更加頌揚格里賓諾夫的英明的領導。

格里賓諾夫愉快地微笑着，他想着迪揚大使留在他的手中的把柄，想着克里姆林宮將給予他的獎賞，由衷地向羅娜祝福說：「羅娜，請接受我的祝賀，你簡直是個了不起的女人！」

「你忘記我是個演員了，」羅娜狡猾地說，她指着那仍然裸着的軀體上的瘀痕，對庫納因和米沙說，「你看，把我打成這樣！」

這兩個特務笑着道歉。羅娜不理他們，却問格里賓諾夫：「那麼我的居留證和住所呢？」

格里賓諾夫拍拍她的肩膊，笑着說：「一定給你，包在我身上。」

× × ×

這天晚上八時正，迪揚大使準時來到塞洛夫別墅，參加一個預定的晚宴約會，迎接他的是一位熱情友好的主人——三個鐘頭之前躲在暗處秘密指揮爪牙毒打和侮辱他的那同一個人——格里賓諾夫。

格里賓諾夫現在又變成柯貝諾夫了。這是他整個計劃的一部份，幾天之前，他便安排好緊跟在「教訓」迪揚大使之後，來一個晚宴。這是因爲安委會估計迪揚大使在遭到災難之後，一定急於求助，他們就讓他有一個這樣的機會，同時也讓自己抓住和利用這個機會。

晚宴上，迪揚大使忍住他的痛苦，沒有洩露，因爲人太多了，直至深夜，人漸散去，他才把格里賓諾夫拉過一旁，語氣嚴重地說：「我的好朋友，我遭到極大的麻煩了，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他訴說出他和羅娜的關係，幾個鐘頭之前在她的房出了什麼事。他一點也不知道，眼前這個好朋友，正是這場好戲的編導，在他的心目中，柯貝諾夫（格里賓諾夫）是個有權力的蘇聯高級官員。

「這事情是極端嚴重的。」格里賓諾夫裝腔作勢地說，「法律在那位丈夫一邊，如果他投訴法庭，這是一樁轟動的大醜聞。」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帮我，我會感激不盡的！」迪揚哀求地說。

「好吧，我會替你盡力的，」格里賓諾夫慷慨地說。「不過，大使先生，老實跟你說，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起作用。」

在隨後那幾天裏面，格里賓諾夫一直像安慰他似地陪着他玩，他對他說，已經派人跟羅娜的「丈夫」疏通了，不過那個傢伙很固執，不講道理，現在還要看情況，前途未卜。

他叫迪揚大使一直心驚胆戰，這件事情弄得不好，他就身敗名裂，再也不能當法國大使，這就遑論加官晉爵了。

最後，格里賓諾夫認爲已經達到了目的；便讓迪揚大使知道，這次的危機，憑着他的努力，已經渡過了，於是他告訴迪揚：「經過了朋友的協助，我相信我們已經說服了那位妬忌的『丈夫』，使他以蘇聯和法國的友誼爲重，保持緘默。」但他又佈下伏綫。「現在，除非他陽奉陰違，我相信你現在已經安全了。」

迪揚大使聽到了格里賓諾夫這樣的說，自然衷心感激，他答應了格里賓諾夫往後如果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格里賓諾夫這個安委會的特務頭子，要的正是他的這句話。

安委會對迪揚大使所採取的是長期性的戰略，他們不要大使馬上便報答格里賓諾夫的人情，他們在等待機會，一旦戴高樂將軍把迪揚大使調到政府的高級位置，有可能對法國政府的決策發生重要影响時，安委會的時機便來臨了，那些骯髒照片和淫褻對話的錄音，以至格里賓諾夫的人情，都可以成爲脅迫迪揚就範的手段，在當前來說，他們只讓格里賓諾夫加强跟迪揚大使的「友誼」。這「友誼」越是加深，將來在巴黎進行的陰謀便越是容易。

羅娜現在是不能再出現了，爲了使好色的迪揚大使得到慰藉，格里賓諾夫命令女特務迪亞恢復活動，讓她代替羅娜扮演大使的黑市夫人的角色。

與此同時，安委會的特務對法國大使館其他工作人員也不遺餘力的，不過，有些成功，也有些失敗，舉個例說，克羅柯夫奉命約一位法國使館裏專管密碼的女工作人員，儘管他有一副漂亮的外貌，談吐文雅，這位女密碼員還是拒絕跟他見面。

一九六一年夏天，他們的機會終於來了。當安委會的特務向迪揚大使發動攻勢的初期，他們曾同時地向法國使館空軍部副武官紀波特上校夫婦做工作，但是失敗了，而克羅柯夫本來也要把迪揚大使夫人拖上床去的，但結果也沒有得償大慾（不過，這段圍攻法國大使館的經過情形，是後來克羅柯夫叛逃到西方才擧報出來，關於他和迪揚大使夫人之間的事情，可能有所隱瞞）。一九五八年，紀波特上校夫婦奉調回國。一九六一年夏天，紀波特上校再次被派到莫斯科法國大使館工作，安委會特務在他的寓所中暗藏的竊聽器中發現，紀波特和他的太太經常吵架，而且吵得很兇，他們認爲這對夫婦的不和，提供了他們不少的方便。

就像對待迪揚大使一樣，他們調動了一大批「燕子」設法接近紀波特上校，直至其中一個女特務跟他勾搭上爲止。這個女特務充當紀波特的情婦一年，然後，到了一九六二年秋初，三名便衣特務在她的住所中揪住了紀波特，他們給他看一大批照片，全部是他跟那女特務的，畫面不堪入目，他們提出最赤裸裸的要求，要他替安委會秘密工作，否則安委會將會把這批照片和有關的醜聞公開。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日，紀波特上校吞槍自殺，這是因爲他不願背叛祖國，充當蘇聯的特務，但又受不了安委會的威脅，唯有一死了之，但他臨死時却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不知是否形格勢禁，他沒有留下遺書，沒有把安委會對他做過的那些卑鄙行爲揭露，這麼一來，安委會對法國大使館的整個進攻計劃，完全沒有受到影响，紀波特死後，安委會的特務便在莫斯科西方國家外交官的圈子裏散播謠言，說紀波特完全是因爲個人和家庭的原因，精神苦悶，自殺以求解脫。

× × ×

克羅柯夫本來是進攻迪揚計劃中一個得力幹部，安委會的活躍份子，但是，他本質上是蘇聯新興的資產階級份子，這些人作爲蘇聯特權階層的成員，比普通人民得到更多的物質享受和虛榮，不過，話雖如此，他仍舊要受到蘇聯黨的紀律，特別是安委會的紀律的約束，這使他暗中嚮往於西方的所謂高度舒適的生活和所謂「自由化」的要求。

克羅柯夫是很工於心計的，他一方面策劃着叛逃到西方，一方面秘密地把他充當安委會特務以來的全部經歷和他所知道的安委會內幕，用錄音機錄了下來，至於秘密文件，則用微型菲林拍下副本，準備逃到西方時作爲資本，投靠西方特務機關，換取金錢和政治庇護。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日，克羅柯夫陪同一個蘇聯作家和畫家代表團到了倫敦，對英國進行訪問，十一天之後，克羅柯夫悄悄地溜出旅館，沿着卑士華達路走到海德公園，瞬即消失在人叢中，當天晚上，這個蘇聯特務在嚴密保護之下，把他的經歷向英國情報機關詳細交代。他談到安委會進攻法國大使館這一段秘密，使英國人愕然，隨即把這項機密照會法國最高當局。

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迪揚大使自莫斯科奉調回國，法國反間諜機關隨即把他請去，對他進行審查。他們檢查了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所有行李和來往書信，審問了他所有的下屬和隨員，包括紀波特夫人，審問了克羅柯夫提到的所有法國人，把所有的材料綜合研究之後，法國情報官作出結論，克羅柯夫所說的，基本上都是事實！

（完）


蘇聯特務揪住紀波特上校

劍海擒魔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七

羅唐納·文



從高空俯瞰，非洲海岸分岐，有許多細〔內海〕，最可怖的是〔劍海〕，海底礁石如柱，尖銳如劍，巨型的海蛇大量繁殖，羅美莎被囚禁在海底玻璃屋，唐龍冒險救她，先要跟海蛇血戰。

彈震病使他倒地昏迷

唐龍係舉世知名的殺手，不單是功夫精湛，能够空手奪白刄，還有別的本領，揸快車，駕駛快艇甚至駕駛戰鬥機低飛，他都是超水準的，那時他奉命摧毀奥拔荷孤島金光炮的陣地，駕駛幻影噴射戰鬥機，冒着槍林彈雨，低飛投彈，金光炮沒法向那處低的空中發射，從地面掃射的機槍更加沒法奈何他，原因是他所駕駛的戰鬥機係最堅强的一種，一層又一層鋼甲包住，子彈無法射穿，故此，他可以安然在「阿拉斯加」的美國空軍基地降落。

對於摧毀金光陣，他建了奇功，可惜他的健康却因此受到嚴重的損害，初時他毫不覺察，只是感到腦袋有點痲木，同時耳鳴，不以為意，既然他在事前約好了羅美莎在阿拉斯加「金蛋夜總會」相聚，他當然要到那個地方逛逛，殊不料他坐下不久，只是喝了一杯橙汁，突然覺得腦袋有如千斤重壓，耳鳴的聲响好像戰場上面金鼓齊鳴，片刻沒法支持，眼前一黑，便即倒地昏迷不醒。

到了他覺醒，那個地方已經有很大改變，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堵白色的牆，又看見一些人穿了白色制服，他吃了一驚，翻身坐起。

有一個穿白色長袍的中年人走近，另有一個少女跟隨，她也是穿白衫的，唐龍微有所悟，他們走到眼前，便即開口問道：「這個地方是不是醫院？」

看護小姐喜出望外，衝口而出的說：「馬迪醫生，他有得救了，我早已說他不會死！」

中年人的眉毛往上一揚，說：「芬妮，你的判斷力很强！」很快他就向唐龍那邊看看，有點興奮，說：「唐先生，你在金蛋夜總會暈倒，由救護車把你送到這間醫院，仍是昏迷不醒，看來你已經昏睡了十七個鐘頭，有許多人替你担心，你懂得分辨這個地方係醫院，反映出你脫離危險時期了，可喜可賀！」

唐龍沉住氣說：「馬迪醫生，這是甚麼醫院？」馬迪醫生說：「它是阿拉斯加空軍醫院。」

唐龍再問一句：「我大概是患了急症了，我患的是甚麼病？」

馬迪醫生說：「彈震病。」

聽了這句話，唐龍恍然大悟，他隱約記得到投下千磅炸彈的時候，立刻升高，已經太遲，炸彈爆炸的聲响，加上金光炮被炸毀的强大聲浪，都是有一股震撼力，當時他已經支持不住，勉强捱下去，抵達目的地，那個病始終要發作，無怪他要躺在醫院的裏面。

他望了望馬迪醫生，說：「假如我的內臟沒有受傷，甚麼時候可以出院呢？」

馬迪醫生說：「唐先生，你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首先，我要替你做全身檢驗，再其次，必須獲得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的允許，你才可以出院。」

唐龍默然，看護小姐芬妮忽然開口：「唐先生，有一個美女喚做羅美莎，她已經獲得院方批准，任何時候，只要你淸醒，她就到醫院探望你。」

唐龍眼睛一亮，高興地說：「快些通知她！」

三個鐘頭過後，馬迪醫生對他說：「唐先生，你只是被强大的爆炸聲震撼腦袋，耳鼓沒有損傷，聽覺和視覺十分正常，如果沒有變化，三天之後可以搬到空軍基地療養院休息，直到雷加拉博士認為你可以出院為止，現時你可以接見羅美莎小姐了，她已恭候多時。」

唐龍接受一連串的檢驗，有點累，聽到羅美莎，精神一振，他緩步走進病人見客的大客廳時，老遠就看見羅美莎坐在闊邊梳化椅上面，若有所思。

他喊了一聲，羅美莎站起來，他也走過去，他倆如磁吸鐵的擁抱在一起，樂得心花怒放。

羅美莎跟他親熱了一陣，說：「唐龍，你眞是了不起，居然單人匹馬向金光炮挑戰，我們接獲空中監視哨的報告，靠近北歐有一個孤島發生冲天大火災，料想虎形人薩多巴也葬身在火窟之內，不過這傢伙有很多爪牙，你仍是小心防範的好。」

唐龍說：「我轟炸奥拔荷島的時候，全副武裝，還有臉罩，吸氧氣筒的氣，看來有如科學怪人，誰能辨認得出我的眞面目呢？再者，我係薩多巴的貴賓，我把一袋巨鑽贈給他，他的親信份子全部看見，那一個人想像得到我突然倒戈，毀滅金光炮？坦白點說，我自己在事前也沒有想像到有這樣一回事，故此我認為我是很安全的，在金蛋夜總會猝然倒地昏迷，只是彈震病發作，並非特務份子加害。」

羅美莎任由他一團興緻的說下去，沒有開口，但卻臉露微笑。

唐龍凝視着她，突然說：「羅美莎，今天你特別嬌艷，穿了白色長裙，看來有如新娘，剛才我談到從月球上面找到的鑽石，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我把一百九十

粒巨鑽送交薩多巴之後，他慨然贈我一枚翡翠鑽石，雖然它不是很巨型的，但却十分罕見，當時我接過它即時想起妳，我是應該贈送給你一件訂婚戒指禮物，現時我想起來了，不妨回到美國賭城的凱撒銀行那邊，把它從保管箱拿出來，在一兩天之內，製成訂婚戒指，你喜歡收受這個禮物嗎？」

羅美莎興奮到難以形容，雙手捉住唐龍的頸子，深深一吻。

三天之後，兩人再度相聚，地點巳經有所改變，唐龍搬到阿拉斯加最嗇貼近冰天雪地的空軍療養院，那個地方不單是有高度的安全感，家眷可以住在一起，故此兩人十分抉樂，儼如新婚夫婦。

唐龍入居療養院之後的深夜，單身走進該院隔離一切的密室，打電話給雷加拉博士，報告他轟炸奧拔荷島大破金光陣的情形。

雷加拉博士負責主持那個秘密任務，讓他說完了，讚一句：「唐龍，你幹得十分出色！」跟着很鄭重的問：「看來羅美莎對你一往情深，你對她怎樣？」

唐龍想了想，說：「博士，不敢瞞你，我對她也是一往情深的，但却不是男女同學那種戀情，因爲我們二人的信任是很淺薄的，儘管情深如海。」

雷加拉博士釘着他問道：「唐龍，你這句話有甚麼意思呢？」

唐龍說：「因爲她係兩面人，不可不防。」只是說了這麼一句，唐龍便即提供一個問題：「博士，你旣然知道她是蘇聯苦心培養出來的一隻活動棋子，等於反間諜，爲甚麼你仍重用她，讓她留在我的身邊呢？」

雷加拉博士說：「很簡單，只要那個任務係追殺第三國際組織的首腦，它不但是對美國有利，同時對蘇聯有利，她就傾全力去做，碰上了特殊情形，她還可以得到蘇聯特務網的協助，我爲甚麼要把她殺掉？講開不妨多講一句，上次她被魔球的創造人豹公爵囚禁，豹公爵殺退了桑拿博士，獨佔荒島，把島上全部橡皮人毁滅，她却十分安全，還有機會潛逃，回到美國太空署報到，如果她沒有特殊的助力，怎能够如此順利的死裏逃生呢？此外，我們再唔她，她毫無損傷，也沒有被人汚辱過，那就證明豹公爵亦係蘇聯的人，故此讓她活在我們中間，有利無害，不過，我必須提醒你，你一向都有這個觀念，認爲眞摯的愛情可以溶解敵對的政治思想，太過天眞了，她越是像小貓似的依戀在身邊，你越加危險，明白嗎？」

唐龍很冷靜的說道：「我很明白，但仍要感謝你不斷的提醒我，現時我想問一句，幾時我可以回到內華達州的死亡谷看你了？」

雷加拉博士說：「如果你的健康正常，十天之後，你就可以啓程，乘搭民航機來好了，不過，啓程之前，你仍要向療養院的院長報告。」

老鼠屋下面的巢穴

打完這個長途電話的第十一天，唐龍就與羅美莎一起，乘搭航機離開阿拉斯加，在美國內華達州的賭城拉斯維加斯降落，其實阿拉斯加除了是美國極北的空軍基地，還是很有名氣的賭城，故此經常有許多賭徒是在這個地方穿梭旅行的，唐龍與羅美莎夾在他們中間，旣然像賭徒，一半像遊客，沒有人對他們發生懷疑。

「死亡谷」係美國太空秘密武器研究院的所在地，白天它的氣溫高達華氏表一百三十度，係全世界最熱的一處，寸草不生，走進去必死無疑，相距不過一百哩就係舉世知名的賭城拉斯維加斯，那個地方仍係十分炎熱的，白天很多人在大街走動，巨型的夜總會包括賭場酒店舞廳，全部冷氣設備，規模最大的是「凱撒酒店夜總會」，它有一間銀行，銀行裏面附設保管箱，守衛森嚴，有許多賭徒把珍貴飾物放在保管箱裏，甚至過了五年然後到取，唐龍跟羅美莎離開內華達州機場，先到凱撒酒店要了一個豪華的雙人套房，打算同度良宵，然後返死亡谷太空署報到，他這個如意算盤打得很响，可惜他跟羅美莎一起走進凱撒銀行，簽字提取保管箱的財物，拿到翡翠鑽石，剛剛離開銀行，差十幾步就是凱撒酒店的正門，就在這一截短短的路途，斜裏躍出四個彪型大漢，其中有兩個穿了警官的制服，喝令兩人擧手，跟着把他們推入警車之內，發生了這一在事前沒法估計的變化，使他的命運變了又變。

警車越過當地的警署，向死亡谷那邊駛，斜陽如血，雖然車內有冷氣設備，不覺得熱，把視綫投在極端荒凉的鹽田公路，仍是覺得心寒的，羅美莎忍不住大聲質問：「你們不是眞的警探！你們打算把我們帶到甚麼地方去？」

僞裝高級警官的人，很快回答：「誰說我們不是警官？抵達目的地，你們兩個人自然明白爲甚麼被我們帶走。我只能告訴你，我們不是刦匪，四個人都有武器，希望你們不要反抗！」

唐龍知道那些人隨時拔槍發射，的確不適宜反抗的，索性見機行事，按兵不動，羅美莎亦暫時保持緘默，那一輛警車駛向一處叫做「鬼城」的地方停下來，各人走出車廂，爲首的一個人握着手提機槍在背後押陣，另外有人引路，走在最前的人把羅美莎帶入一間低矮的石屋，各人魚貫而入，這傢伙笑了笑，說：「二位聽準了，這裏沒有人居住巳經超過三十年，有的是老鼠，如果我揭開一塊木板，你們看到連羣結隊的老鼠，可能大吃一驚，其實老鼠也是動物，把牠們驅逐，那就算了，在老鼠盤踞的地窖之內，還有另外一塊木板，它沒法揭開，一定要按動機關才會自動開啓，木板下面就是我們的巢穴，有些婦女看見小鼠也會尖聲大叫，希望這位小姐並非如此。」

說完，他揭開木板，眞的看見一簇簇老鼠，跟住他揮手踢脚，做出許多聲响來，嚇走鼠輩，再又按掣，劈拍的一聲响，果然另外一塊地板自動移開，下邊有一條長梯，再往下望，黑沉沉的一片，把總部藏在老鼠竇，確是挺聰明的，唐龍相當佩服。

各人先後走下長梯，燈光忽亮，下邊的地窖相當闊大，有許多上等傢俬放置，唐龍跟羅美莎分別坐在一張梳化椅上面，

長梯仍在原處，不過，梯頂的地板巳經自動關上，他倆插翼難飛。

爲首的人自我介紹，說：「我是德國人，叫做薛洛克，另外一些人係黨羽，我們在凱撒酒店恭候多時，唐先生大概知道我們此行的目的了，希望你把如何消滅虎形人薩多巴的計劃供述。」

唐龍搖了搖頭，說：「薛洛克先生，雖然我們兩人都在你的掌握之內，可是，我毫無所知的事情，是無法供述，敬請原諒。」

薛洛克突然翻臉，友善的態度消失了，拔出手槍來，槍嘴對準唐龍，至於他本人，站在距離唐龍六七呎之遙的一處，假如唐龍反抗，必然喪命，他佔了絕對優勢，很悠閒的說：「唐先生，不要詐傻扮懵了，不見得你推得那麼乾乾淨淨，甚至高靈吞博士也推說從來沒有看見過吧？只要你見過高靈吞博士，你見過薩多巴，薩多巴究竟是怎樣死的？快點說！」

他目露兇光，向唐龍烱烱凝視，有如一頭黑豹。

高靈吞博士逐項盤問

唐龍知道沒法把一切推諉毫不知情了，只好承認一半，至於駕駛幻影噴射轟炸機低飛炸毁奧拔荷島，他就傾全力推得乾乾淨淨，還說他根本就不知有那個孤島。

由於唐龍說出他是代表月球上卡登博士把一袋鑽石送到薩多巴的寓所，又有他從凱撒銀行保管箱取出的一枚鑽石作證，反映出他係虎形人薩多巴的朋友，並非薩多巴的敵人，薛洛克不敢擅自解決唐龍跟羅美莎，替死去的薩多巴報仇，却又不肯放走唐龍，沉思一會，說：「唐先生，我沒法弄清楚這件事情的眞相，只能說你是一個最有嫌疑的殺手，我必須把你們二人送到印度洋毛里裘斯島，交給海洋生物研究院的院長高靈吞博士處理，明早搭飛機一齊去，希望今晚你們兩人安睡。」

說完，他就退了出去，相當闊大的一個客廳，只就剩下唐龍跟羅美莎。

唐龍緊緊的擁抱她，說：「記得這一點，從這一秒鐘開始，我們必須保持緘默，最好半句話不說，我相信跟高靈吞博士見面之後，他會替我們洗脫嫌疑的，我巳經打定主意，上落航機，絕不反抗。」

她明白這種處境，很冷靜的說：「唐龍，你對虎形人薩多巴之死毫無所知，我沒有看見過他，更加無話可說，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會參加意見。」

兩人都感覺到對方突然放鬆，希望竊聽他倆的談話，那個地方係他們的巢穴，可能到處有極敏感的偷聽器放置，一句話不說，比較安全，只是那麼輕鬆的談了幾句，便即閉嘴，確是明智之擧。

唐龍初時抱着一種僥倖之心，打算在民航機內突然發動攻勢，殊不料他跟羅美莎被押解到一架私人飛機前面，逼於走進機艙，那時候他才知道昨晚薛洛克所說的話根本就是說謊，他們並非準備乘搭民航機。

那一架可以看做遠航飛機的私人交通工具，把唐龍以及羅美莎送到印度洋的毛裏裘斯島降落，島上的霸王高靈吞早巳率領衛兵在草地上面恭候，草叢中間有一條長長的跑道，飛機停下來，唐龍跟羅美莎剛走出去，就給他們拔槍指嚇，押到島上的海洋生物研究院地窖之內，由另外一批衛兵看守。

置身於這種環境，寡不敵衆，兼且羅美莎的安危繫在他的身上，唐龍知道他暫時沒有機會逃走，只好想辦法應付高靈吞博士。

當天的晚上，高靈吞博士設宴欵待這兩位嘉賓，先行說了幾句客套話，然後把話題落在薩多巴的身上，很鄭重的盤問唐龍第一次看見薩多巴在甚麼地方，薩多巴收了他交出來的鑽石有甚麼話說，兩人何時何地分手，分手之後，他有沒有見過薩多巴或者有沒有用長途電話跟薩多巴交談，唐龍早有準備，每一句問話都是回答得很快，而且不會露出破綻，前言不對後語，高靈吞很難做出決定，不知唐龍是不是殺死薩多巴的兇手。

最後他很審愼的說：「唐先生，我自問才疏學淺，沒法判斷你是否對我們大有妨碍，還是留交卡登博士自行處理吧。」

唐龍聽了，說：「這樣也好，卡登博士是否離開月球到了地球來？」

高靈吞博士笑了笑，說：「不是他到地球來，我們設法把你送上月球。」

恐怖絕倫的劍海蛇魔

唐龍聽了這句話，心上一震，說：「博士，把我送上月球並非搭巴士那麼簡單，起碼要製造奔月的火箭，你們是否早就有了火箭，經常把人送上月球？」

高靈吞博士說：「是的，卡登博士企圖在月球上面的一角，建築一座城，讓德國人搬到那邊居住，故此需要巨型火箭把氧氣以及鑄造鋼鐵的洪爐送上月球去，關於這些，恐怕你巳經知道，唯一你沒有知道的一項秘密就是奔月火箭多次往返月球與地球，爲甚麼聯合國絲毫查不出來。讓我告訴你，美國或蘇聯多次把太空人放在甚麼一件飛行物體，射上月球，總是揀天氣晴朗的日子發射，我們偏偏揀暴風雨兼且行雷閃電的一天，然後發射，故此他們查不出來，即使它從月球發射，回到地球來，也是揀有雷雨的一天啓程，這樣做就可以逃出他們的檢查網，將來你離開地球的一天，也是有暴風雨的，不過，我們的科技比他們進步，你不必畏懼。」

唐龍說：「我絕無所懼。」

羅美莎也在塲，她大感興趣，插嘴問：「高靈吞博士，我想跟唐龍一起飛上月球看看，你可否替我在奔月火箭多弄一個座位？」

高靈吞博士哈哈大笑，說：「羅美莎小姐，你是否覺得到月球逛逛有如看電影？坦白點說，奔月火箭除了機師，只能多載一個搭客，你的請求，恕難答應，此外，我還要對你說知，唐龍到月球跟卡登博士見面，不一定得到博士諒解，如果他沒法回到地球來，你也難逃一死，故此你必須住在劍海之內。」

唐龍有點驚奇，問：「高靈吞博士，你說的劍海在甚麼地方呢？」

高靈吞博士說：「劍海的形狀有如長

條形，非常狹窄，即使是很大幅的地圖也沒有它的名字，知道有這個地方的人並非很多，至於它叫做劍海，除了地形，還有別的因素，由於海底有一排排尖銳的石筍，其形如劍，故此有這個古怪的名稱，它由圓形的土地包住，看來似乎是一個環，但卻沒有合口，缺口之處係印度洋的一角，故此它的潮水漲退跟印度洋相通，毛里裘斯島或其他孤島的土人，聽見它的名稱就怕，因為那個海有許多古怪的蛇，我們把牠稱做魔蛇，土人索性稱之為魔。」

高靈吞博士說到這裏，突然一雙眼露出兇光，繼續講下去：「我們這個組織最喜歡把一些問題人物囚禁在劍海深處，因為那邊有魔蛇保護他。」

聽他這樣說，顯然他企圖把羅美莎送到那個地方軟禁，形如囚犯，唐龍大感不滿，卻又無可奈何。

高靈吞博士說得到就做得到，當天就帶走了羅美莎。唐龍跟她分手之前，沉住氣說：「羅美莎，我到月球見見卡登博士，很快就回來看你，不要驚慌。」

事情發展到這裏，羅美莎懂得唐龍決不會把她棄之如遺，只好含笑點頭，唐龍在高靈吞很精細的安排之下，早然變成高貴的乘客，乘搭奔月火箭，從秘密基地發射。

火箭在狂風暴雨當中射出，因為它的聲響被雷聲掩蓋，不易偵察出來，可以瞞過各地雷達網，飛出地球的大氣層，進入太空，那就穩定得多，它很順利的在月球比較平坦之處降落，唐龍剛剛走出太空艙，立刻看見卡登博士，率領一隊木口木面的人，伸手打招呼，擺出歡迎姿態，他也覺得興奮了些。

卡登博士說：「我的大白鯊仍在月球上面揚威耀武，我們走過山坳那邊，改乘大白鯊，同到北高峯一敍。」

唐龍雖然沒法透過白色的臉巾看到他的臉，從那種溫和的語氣推測，他似乎毫無惡意，稍為放心。

很快他們就在北高峯的巨型別墅坐着喝酒，跟上次他們晤敍的情形相似，卡登博士對他說：「唐龍，我很想見你，有許多種原因，最重要的一個原因當然是向你調查虎形人薩多巴的慘劇，雖然此事與你無關，我仍想知道當時的情形，請你把你跟薩多巴接觸的經過情形告訴我，即使是無關重要的細節也請你說個詳細。」

唐龍預先考慮清楚，到時他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不會出錯，它反映出他確確實實不是殺害薩多巴的兇手。

卡登博士聽了，沉思一會，說：「唐龍，我早有這種感覺，認為你不是兇手，毋由嗎？十分簡單，假如你有心摧毀我們這個組織，你一定打開貯放巨鑽的大袋看看，只要你這樣做，你必然炸死，你沒有死，那就反映出你沒有看過那些鑽石，對我十分忠心，抓住這一點推想，你當然不會替美國保密局服務，摧毀金光炮陣地，這是事實，倘若你仍是他們那邊的人，無論如何，你決不會把巨鑽無條件的送到虎形人薩多巴的手上，此外，你眞的這樣做，一定沒有那麼大的勇氣再到月球見我，故此我先決的原則就是兇手另有其人，與你無關，再進一步推想，那個兇手大概是個非常痛恨納粹黨的人，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唐龍微有所悟，說：「對德國納粹黨有深仇大恨的那種人，大概是猶太人了，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拉執政時期，殺死過六百萬猶太人，他們在戰後建立以色列國，可能想盡辦法對抗德國，不肯讓納粹黨復活。」

卡登博士說道：「當然，你眞是個聰明人！」

這是他們第一次談論天下大勢，顯然卡登博士永遠站在德國的一邊，對猶太人恨入骨髓。

硝酸雨毀了驅逐艦

另外的一晚，卡登博士跟唐龍吃吃喝喝之後，把那天還沒有說得詳盡的話再說下去，他向唐龍望了一眼，出其不意的問：「唐龍，你對以色列或德國有甚麼觀感呢？」

唐龍搖了搖頭，說：「我對這兩個國家毫無認識，談不上觀感，假如你一定要我從它們當中選出比較好的一個國家，我就毫不考慮的挑選德國，因為德國有許多優秀的科學家，工業發達，醫藥亦係極端發達，對人類有貢獻，至於以色列，既然它係猶太人的國家，當然繼承猶太人傳統性的貪污淫賤，不能夠跟德國相提並論，可惜德國分裂為東德和西德，不然的話，它團結在一起，天下無敵。」

唐龍故意這樣說，一來博取卡登博士的信任，二來他想借此挑起卡登博士腦袋裏面收藏得緊緊的秘密，毫不保留的說出來。

不知道是他的運氣好抑或卡登博士太過寂寞，渴望找人傾訴，聽了唐龍的話，一時高興，說：「唐龍，東德跟西德分裂，只有一堵圍牆隔開，任何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那堵圍牆倒下來，德國立刻變成一個整體，到時他們不單是控制地球，還控制月球，全無對手，不過，目前它仍是有對手的，如果說我係德國納粹黨最高的負責人，我的對手就係猶太鑽石商愛恩坦。」

他略一停頓，唐龍趁勢插入一句：「愛恩坦這個名字很易記憶，他跟發明相對論的愛恩斯坦博士只有一字之差，也許他除了是鑽石巨子之外，還是科學家，是也不是呢？」

卡登博士說：「他雖然不是科學家，因為他有錢，養了許多個科學家，說不定停放在月球背面的一艘驅逐艦就是他製造出來的，打算跟我爭霸。」

唐龍又再插入一句：「卡登博士，如果你的死對頭愛恩坦博士眞的養活許多個科學家，那是不容輕視的，別忘記，上次我們坐的大白鯊第一號，就是被神秘的飛行物撞毀，同歸於盡。」

卡登博士突然很激動的說：「那一次偷襲，令我有很大損失，我發誓報復，我已經製造出另外一種秘密武器，叫做硝酸雨，把它由低空洒下來，甚麼東西碰上了它也會溶化，事不宜遲我們立刻出動！」

雖然那時已經靠近深夜，月球上面的氣溫冷到攝氏表零下一百六十度，可是，

留在飛行物體之內，因為它有氧氣，供應兼有禦寒設備，不必害怕，故此就覺得卡登博士有備而戰，穩操勝券，他也充滿了信心。

三十分鐘後，「大白鯊第二號」由月球上面的秘密基地起飛，越過冷海，由高空闖入月球的背面。

月球的正面有陽光照射，看來跟地球相差不遠，唯一的差別只是它的地面有許多深洞，至於月球背面，永恒的黑暗，從來沒有太空人到過，也沒有一種飛行物飛入它的上空安然飛出來，一向被科學家看做禁區，唐龍偶然去過一次，回憶着當時的情形，仍然汗毛直豎，想不到卡登博士偏要在該地搜索死對頭的驅逐艦，這一次挑戰會不會很順利的進行呢？實在無法預測，不過，用雷達搜索器到處探測，仍是有希望完成這個任務的，此外，唐龍還有另外一種想法，他認為飛行物體如果在空中交戰，必有激光炮之類的武器，到時決不會一片黑沉沉。

他的想法果然屬實，「大白鯊第二號」闖入禁區的上空，大概二十分鐘之後，空中忽然出現許多發亮的流星，向它撞擊，卡登博士下令發射激光槍，一陣陣白色的光亮對準迎面飛來的隕石發射，沒有一次落空。

所有光亮的隕石俱是不堪一擊的，紛紛爆炸，恍如天崩地裂的聲浪散播出來，光華四射，從反射鏡可以看出對方發射的隕石網形攻勢全部失敗，突然，卡登博士咬牙切齒的說：「雷達搜索器已經找到驅逐艦了，我們立刻進攻！」

他說到這裏，把控制室的一個電掣按動，「大白鯊第二號」立刻低飛，跟住再按第二個掣，硝酸雨凌空而下，剛剛洒在驅逐艦上面，他按動第三個掣，激光炮對準驅逐艦發射，這一連串的攻勢驚心動魄，照理激光炮無堅不摧，可是，它射中了驅逐艦，卻毫無反應，卡登博士看了，不覺臉色一沉，幸而硝酸雨非同小可，它好像傾盆大雨似的從空中洒下來，眼見驅逐艦逐漸溶化，似乎變成了發軟的蠟燭，全無招架之力。

卡登博士興奮如狂，哈哈大笑，連聲喊叫：「我們贏了！」

唐龍偏要多問一句：「博士，為甚麼驅逐艦沒有人呢？」

卡登博士哼了一聲，說：「它是由無綫電遙遠控制的，眞是可惜，沒法摧毀愛恩坦的巢穴，只是毀了他一個玩具！」

這是南非博次安納鑽石礦場的外貌，它係以色列鑽石商愛恩坦的產業之一。

唐龍嫁禍給愛恩坦

雖然卡登博士這樣說，他顯然是很高興的，被摧毀的驅逐艦當然不是玩具那麼簡單。在歸途中，卡登博士對唐龍說：「唐龍，有一個時期我曾經想把月球開發，使它變成另外一個地球，可惜辦不到，最重要的阻力係隕石，月球的正面不單是很久之前就被隕石襲擊，就算進入了二十世紀，它仍是不斷的被隕石襲擊，早知如此，我就留在地球，不會千辛萬苦的走上月球了。奇怪得很，一向被科學家公認是月球上面最危險的背面，居然有人動腦筋想在那邊建立一個王國，難道背面比較正面更加有價值嗎？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直到今晚我才得到答案，原來月球的背面只有許多處由石塵堆積起來的湖，岩石尖銳如劍，很少洞穴，顯然它沒有受到隕石的撞擊了，如果有人想到那邊建立王國，這傢伙倒是很聰明的。」

唐龍說：「博士，為甚麼所有研究天文地理的科學家都想到月球居住呢？」

卡登博士說：「問得好，首先我想說的就是病菌，地球上面的病菌不斷的散播蔓延，任何一種膚色的人類都是經常患病的，月球上面左冷太熱，病菌沒法生存，故此在月球居住的人，如果健康正常，內臟沒有病，他可以保持永久的健康，活到百多歲，另一方面，月球上面的礦質跟地球上面同樣的礦質看來相似，其實不同，地球上面的黃金加熱之後，到了某一個尺度，它就熔化，月球上面的黃金熔點，高

過地球黃金熔點十倍，故此它可以製造金光炮，改談今晚的戰鬥吧，地球上面的硝石絕對沒法製成强力的硝酸，亦就沒有硝酸雨，看到驅逐艦如何被硝酸雨熔化的情形，你就會進一步獲悉月球上面蘊藏的物質多麼豐富了，更加重要的還是鑽石。」

唐龍想多懂一些關於驅逐艦的實際情形，衝口而出的說：「被我們摧毀的驅逐艦有些特徵，它的艙板特別闊大，看來有如航空母艦一樣，我認爲它是準備停放其他飛行物用的，設計得那麼古怪，創造它的人認眞出色，不見得你說的愛恩坦有這樣犀利的頭腦。」

卡登博士說：「唐龍，我們跟驅逐艦惡戰的時候，不是有許多發亮的隕石向我們飛來嗎？假如我們乘搭的大白鯊第二號被隕石射中，便即爆炸！這種隕石是光華閃閃的，當然不是從外太空飛來，它係另外一種秘密武器，貯放在驅逐艦的甲板之上，驅逐艦的艙板需要那麼闊，就是用來放置人造的隕石，隨時使它升空，向任何飛行物體攻擊，說到這一類秘密武器，不能不談談鑽石了，別忘記，愛恩坦係南非的鑽石商，名氣响噹噹，有了鑽石，自然有辦法使科學家不分晝夜絞腦汁去研究各種太空飛行物和秘密武器。」

說到這裏，卡登博士忽然激動起來，向唐龍望了一眼，說：「唐龍，你係地球上面最有份量的殺手，你替我把愛恩坦殺掉！」

他的話就是命令，沒法反駁，唐龍一口答應，說：「我很樂意幹這個任務，替虎形人薩多巴報仇！」

卡登博士說：「唐龍，你認爲薩多巴是愛恩坦所毀滅的嗎？」唐龍說：「是的，薩多巴獲得那一批巨鑽，勢必向各地買得起的鑽石商交易，此外，他一定把一部份鑽石在南非的博次安納鑽石市場賣出，既然愛恩坦係當地的鑽石商，他遲早知道那一個人不停的抛售巨鑽，爲了避免鑽石市場的價格下跌，他可能千方百計查出薩多巴是甚麼人，爲甚麼有巨鑽抛售，幹甚麼賣得那麼急，結果得悉了奧拔荷島上面加工趕製金光炮，兼且查悉它由薩多巴主持，索性派人駕駛速度最快的飛機低飛轟炸，或者他轄下的科學家有辦法利用無人駕駛的轟炸機，從歐洲的海岸起飛，撞擊奧拔荷島，他可以連續有七八架低飛轟炸機一齊出動的，只要其中有一架轟炸機擊中該島，它就完了，這種推測如果係事實，可能有另外一種殺機存在，你說過的，以色烈跟德國係世仇，故此愛恩坦幹得那麼兇悍，太空科學家當中如果有一部份係猶太人，他們依附在愛恩坦陣營之內，他們也會捨命幹這一場卑鄙的戰鬥。」

找豹形人沙米合作

卡登博士喊了一聲：「對了，唐龍，你必須傾全力，把愛恩坦以及以色列的科學家一網打盡！」

唐龍很快就發表意見，說：「博士，就算你給我很多鑽石，作爲消滅愛恩坦的經費，任由我運用，我仍是沒有把握把他毀滅的。根本上我沒有看見過他，甚至不知道他住在那裏，怎樣動手呢？」

卡登博士說：「唐龍，你別忘記，跟我有特殊關係的人物，不管他們是朋友抑或是仇人，我都有很詳細的小電影以及幻燈片紀錄，我們回到北高峯的地窖裏面，我自然會給你一個明確的指示。」

不久之後，唐龍跟卡登博士同在北高峯巨型別墅最低的一層地窖之內，很悠閒的欣賞各種收藏品，單是鑽石以及貓眼石的品種已經十分複雜，多姿多采，使唐龍大感興趣的還是「變色石」，本來是紅色鑽石，由於光綫有明暗之分，它的紅色也就發出很明顯的變化，光綫越暗，它就紅得越加渾濁，甚至接近棕色，如果光綫十分明亮，它只是玫瑰紅色，它全是未經打磨的，要是透過巧匠把它打磨切成六十四個角度後，反光性特別强看來更加艷麗。

卡登博士對唐龍說：「你離開月球之前，我將把若干罕見的鑽石送給你，作爲香餌，假如你把它拿到鑽石城委托一間被愛恩坦控制的鑽石店賣出，一定吸引他，到時他必然很有興趣跟你見面，你就有機會把他殺掉，這是下策，最好你潛入鑽石礦場裏面放置威力最大的定時炸彈，不單是把他炸死，還把鑽石礦塲的所有設備炸毀，短期內無法掘出鑽石來了，免得鑽石價格因爲你賣出一批巨鑽就弄到它直綫降落，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唐龍點點頭，說：「博士，我很明白你的想法。」

卡登博士說：「好的，現時我帶你到另外一個地方，放映幻燈片，使你對愛恩坦博士有些印象，此外，我還把他控制的鑽石礦塲內外各種特徵放映出來，讓你有充份的資料去研究怎樣把我們的死對頭毀滅。」

唐龍突然想出一個問題，說：「虎形人薩多巴已經喪命，如果我想找人幫手，攻入愛恩坦的鑽石礦塲，找誰好呢？高靈吞博士是否可靠呢？」

頗覺出乎意外，卡登博士聽了，說：「他並非很可靠的，我沒有叫你找他。雖然他負責把我想要的金屬品以及氧氣筒送到月球來，他仍非我的核心人物，因爲他並非澈底效忠於德國納粹黨，請你記得這一點，我信任的只是三個人，一個是虎形人薩多巴，另外一個是豹形人沙米，還有一個是，狼形人艾廸，現時已經確定薩多巴喪生，金光炮也毀滅，你回到地球，如果你認爲一個人摧毀整個鑽石礦塲，殊不容易，想找人幫手，先去找豹形人沙米，他居住的地方就是豹島，距離非洲海岸不遠，萬一他已死了，你才找狼形人艾廸，這句話只是補充性質，豹形人沙米十分强壯，他不會那麼湊巧在你去找他帮忙的時候病逝。不過，這一切安排全是準備性質，如果你能够單人匹馬殺掉愛恩坦，那就最好，因爲愛恩坦忽然喪命，可能引起以色列人互相猜忌，懷疑他們圈子裏面的人下毒手，同室操戈，如果你得到豹形人沙米的助力，他本人以爲豹島的土人向礦塲進攻，展開惡鬥，贏了也是差了多少，只能看做打贏一場仗而已，閒話休提，我想把我說過的人，用幻燈片方式介紹給你看看。」

想不到卡登博士收藏了那麼多的幻燈片，單是豹島風光及豹形人沙米，已經有

二十多欵，還加上一套屬於島上活動的小電影。此外，屬於愛恩堡的生活照片也是相當多的，唐龍看了三個鐘頭之久。

向雷加拉博士報告

唐龍終於被卡登博士送回地球了，降落地點仍是毛里裘斯島附近海面，由該島的海洋生物研究院院長高靈吞博士把他撈起來，唐龍剛剛離開「太空囊」，挽住一袋鑽石，跟住乘搭快艇回到海岸那邊，他就很鄭重的發問：「高靈吞院長，羅美沙怎樣？她是否活着？」

高靈吞博士哈哈大笑，說：「她當然活着，沒有病，心情愉快。」

唐龍沉住氣說道：「我可以先看看她嗎？」高靈吞博士說：「嗯！暫時仍然不可以。」

「爲甚麼？」唐龍臉色一變。

高靈吞博士說：「因爲你沒有完成任務。」

唐龍微有怒意，但不敢發作，說：「你叫我到月球去，把虎形人薩多巴以及金光炮毀滅的情形向卡登博士解釋，他已經接受，我亦安然降落，回到地球來，爲甚麼你說我沒有完成任務呢？」

高靈登博士很悠閒的說：「唐先生，你沒有向我申述，我已經知道你必然負担另外一個任務了，這個任務跟虎形人薩多巴之死有關，倘非如此，你決不會拿着一袋鑽石，却又沒有把它交給我。恕我坦白點問你一句，你打算單獨進行這個任務呢？抑或是要跟我合作？如果你是要跟我合作，請你把這個任務說出來，至於羅美莎小姐，亦可當晚跟你見面，反過來說，你如果不答應合作，我也不會勉强你，甚至可以帮忙你把封密了的一袋鑽石拿出來，一粒也不要，因爲這是我替卡登博士應該做的工作，不過，你如何進行？我不聞不問，只是負責把你送到你想去的目的地就算了。」

這番話充份反映出高靈吞博士的蠻橫，唯其如此，令唐龍對他更加發生反感，說：「高靈吞院長，你既然對我所負的任務一無所知，我就不再麻煩你，讓你介入，至於你說要在相當範圍之內協助我一臂之力，我十分感激，盼望你替我解開袋子，使我拿到鑽石，又把我送到博次安納鑽石城，跟上次去的地點相同，此外，我並無所求，只是拜托你照顧羅美莎，言盡於此了，我十分疲倦，希望我可以得到整晚的休息。」

羅美莎顯然是被高靈吞博士軟禁在劍海的某一處，唐龍不單是敢怒而不敢言，還托他照顧，可以說是認眞吞聲忍氣的了，因爲他有一個重大的任務，必須單身入虎穴，跟以色列的鑽石大王愛恩坦交手，只許勝，不許敗，故此他怎樣委屈也能够忍受得來。

他並非完全孤立的，他除了是卡登博士一個很有份量的殺手之外，還是美國太空署的特務。他單獨置身於月球的背面，仍然可以生存，那時他一個人挽着有五十粒鑽石放在夾層的皮篋裏面，難道他會害怕嗎？

他先行找一間大酒店，要了一間套房，跟着把鑽石寄存在滙豐銀行的保管箱，然後走到電報局，付出雙倍價錢，在它的機密室內打長途電話給美國太空署，找雷加拉博士。

電話接通了，他講出本人的密碼後第一句就說：「雷加拉博士，我是唐龍！」

對方稍爲驚異，說：「唐龍，分手十多天，你到過甚麼地方去？」

唐龍說：「雷加拉博士，我被德國納粹黨徒俘擄，以爲沒法活下去了，僥倖我有機會逃生，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羅美莎現時仍在德國特務的掌心裏，我想救她，必須一個人協助，我不能够把這件事情好像講故事似的說得詳細，現時我急於知道以色列的鑽石商愛恩坦政治背景如何，他是否很是富裕，如果他有錢，究竟是他本人的財富，或因爲他代表某一豪富集團，以致變成巨富，凡此種種，我必須獲悉，現時我在博次安納的鑽石城電報局守候你的電話，盼望你在三十分鐘之內有回音，必要時我可以等候兩小時之久，你不必利用美國保密局的權力，就當作普通商人通話好了，我在電報局機密室第一號的電話機旁邊恭候。」

他知道雷加拉博士十分爽快，講完他要說的話，便即掛斷電話。

二十五分鐘之後，機密室第一號電話機嗚嗚的响，拿起了聽筒，對方果然是美國太空署的雷加拉博士，對他說：「唐龍，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調查一個人的身世，只能在檔案找尋，所知有限，因爲其中有些資料是比較特異的，故此我很樂意把

它說出來，也許它使你有些幫助，首先我要說的是這一點，猶太人的巨富散居各國，操縱當地金融股票，故此他們越來越富，並且有秘密的聯繫，他們把這種秘密組織稱做鑽石環扣，表示牢不可破，兼有高貴的意思，美國總統的政治背景也需要他們支持，由此可見他們的實力十分雄厚，戰後美國傾全力支持以色列建國，當然是受到上述的鑽石環扣所控制，隨後以色列向美國購買作爲武器使用的轟炸機以及地對空的飛彈，一戰而勝埃及，後來又在西奈半島揚威，可見這個國家必須美國支持，他們有幾個財團，最有實力的財團確是以愛恩坦爲首的，至於愛恩坦，本人並非巨富，但却很有勢力，甚至可以影响到以色列的政局，他在鑽石城擁有一間規模很大的鑽石公司，兼做批發以及拍賣巨鑽的生意，城外向南一百六十哩就是舉世知名的鑽石礦場，他係董事長，他居住的地方十分神秘，城內城外，有五座別墅，據說有五個情婦，他一直都是担心別人綁票的，出入有保鑣，座駕車係最新型的防盜防火白鋼玻璃避彈汽車，他的太太和子女從來沒有在公共場所露面，他最憎恨的是德國納粹黨，他私人擁有一座很有威力的科學實驗室，經常有三十多個科學家替他服務，研究如何在更深的地方掘鑽石，目前他的礦場巳經是地面之下一千二百呎深了，想增加生產，必須掘得更深，地心的熱力以及支持力又或氧氣供應之類的困難，都需要科技人才研究，照保密局查悉的另外一項秘密，他養活的科學家當中，有一部份是氫氣彈製造專家，其志不小，他們可能有本領製造袖珍氫氣彈，由專家以遊客身份把它帶到東西柏林的市中心區，同時爆炸，使德國的精華摧毀，死傷幾百萬人，借此報復，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被希魔殺死六百萬個猶太人的仇恨，這種袖珍氫氣彈是否巳經製造成功呢？無人知曉，要說的資料我巳經說個明白，假如你向他求助，必要時可以講出你的身份，他可以在半小時之內查悉你屬於美國保密局的太空情報局部門之人，必然對你另眼相看。」

唐龍担心雷加拉博士向他問長問短，聽到這裏，他就把電話掛斷。

那天唐龍搜集一切跟愛恩坦有關的資料，又把卡登博士在月球上面告訴他一切關於愛恩坦的資料放在一起，互相對照，希望想出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收拾這傢伙，想了大半晚，他終於嘆息了一聲，自言自語：「看來我一個人是無法對付他的，必要時我寧願找豹形人沙米幫忙，勝過找高靈吞博士。」

想是那麼想，但他沒有這樣做，仍然依照原定計劃進行，在翌日早上靠近中午的一段時間，單刀直入，帶了三十粒變色的紅鑽石前往愛恩坦鑽石公司，拜訪總經理。

因爲他是大客，愛恩坦很樂意接見，而且很高興替他把三十粒鑽石一次過拍賣，還介紹他認識女秘書嘉芙蓮，唐龍臨走的時候對她說：「嘉芙蓮小姐，現在我單獨住在海神大酒店七一七號房間，如果你有空，最好今晚給我一個電話，帶我到城內各處逛逛，領略當地的夜生活。我之所以看中你們這一間鑽石公司，不單是因爲它每月有兩次拍賣比較有價值的鑽石，各地鑽石商很喜歡入座喊價，交運的一天可以賣高一點，還因愛恩坦先生通情達理，從來不問鑽石的來源。」

唐龍盡量說得閃閃縮縮，使她聽了發生懷疑，照他想，如果她發生懷疑仍然很高興到酒店找他，多數是她負責調查那批鑽石的來源，到時他也許有機會透過她把愛恩坦殺掉。至於他昂然走進那間鑽石公司的經理室，雖然他跟愛恩坦臉對臉的坐談，他完全沒有機會下手，即使他把愛恩坦殺掉也沒法逃生，因爲他要經過四重鋼閘才有機會走進總經理的房間，此外，他還担心房內有秘洞，四方八面有槍手埋伏，隨時發槍射擊，故此他很大方的坐下來斟牛意，心裏沒有殺機。

假如他眞的有機會下手，只有一個方法，利用小魚誘大魚，成與敗的關鍵就在女秘書嘉芙蓮的身上。

那晚剛剛入黑，嘉芙蓮就像一隻花蝴蝶似的飛進他的眼簾，跟他在一起進餐，喝酒，後來又在一起到有名氣的夜總會玩耍，有如他的情侶，到了凌晨二時，興盡而返，唐龍希望和她睡在一起，走進了酒店房間，站着擁吻她，他柔聲說：「小天使，你可否留在我的身邊，直到天亮？」

嘉芙蓮一直都是熱情如火，到了最緊張的關頭，她却十分理智的說：「唐龍，我只是女秘書，奉命而來，做你的遊件，沒有包括枕蓆間的歡愉，如果你想找女人，請你找別的女人。」

說完，她飄然而去。

她故意這樣說，擺出一副高貴的格局，唐龍心裏竊笑，他必須在最短的一段特間之內製造氣氛，令到愛恩坦把他看做嫌疑人物，想盡辦法揭破他的眞面目，必要特用武力對付他，故此他要很小心的佈置一切，先行讓她斷斷續續的查到一些關於他的消息，報告愛恩坦，時機成熟，然後出擊。他自覺有了很大的進步，第三天的早上，他預測嘉芙蓮不會去看他了，他乘機租了一艘快艇駛向「科羅羣島」。

他雖然懂得駕駛快艇，仍然僱用一個人駕駛它，因爲他不懂得科羅羣島當中那一個小島係金錢豹的產地。作爲駕駛員的茂利，把快艇駛到科羅羣島的一角，停下來，說：「先生，你給我一十美元，只是叫我把快艇駛到科羅羣島最危險的幾個小島，並沒有包括我登岸逐個島尋找吧，我的胆子很小，還是你自己登岸這個任務，你說想找豹形人沙米，我不認識他，不過，附近所有小島都是由他統治的，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他會好好的欵待你，反之，你是他的仇人，他就有可能把你煮熟吃掉，請你自己登岸，我和快艇仍在岸邊等候，如果你登岸之後四個鐘頭仍不回來，我就把快艇開走，我是迫不得巳才這樣做的，請你原諒！」

唐龍依了他，說：「我身上沒有手槍，也沒有刀，顯然我是豹形人沙米的朋友！」說完，快艇抵達岸邊，他就隻身走到岸上去。

他走到一個小島，登岸之後，到處走動，沒看見甚麼，立刻回到快艇那邊，叫茂利把快艇駛向另外一個小島，也沒有甚

麼發現，可是，他在第三個小島登岸，那就不同了，三頭花豹撲出來，把他捉住，還把他帶到一間茅屋去，押他入屋叩見酋長。

那些花豹是土人扮成的，酋長也是披着豹皮的外衣，還有花豹的頭，好像帽子似的戴在頭上。

唐龍站在豹形人沙米的面前，說：「我叫做唐龍，並非普通的遊客，讓我先問問你，你是否此地的酋長沙米，綽號豹形人呢？」

唐龍用英語問他，對方大感詫異，用英語回答：「是的，我係豹形人，亦即酋長沙米，請告訴我，你單是說出自己的姓名，仍是不够的，最好你對我說些重要的話。」

在特務這個圈子裏面，所謂「重要的話」，等於「密碼」，唐龍欣然說：「豹形人，你聽準了，我是卡登博士派來的，我現時連續說出七句完全相同的話，每一句都是說月亮係黑色的，希望你滿意。」

唐龍不理會他有甚麼反應，果然連續說出七句：「月亮係黑色的」，豹形人沙米的態度突然登時變化，跟他握手，說：「唐先生，你不單是自己人，還是月球的來客，眞是了不起，你有甚麼吩咐？請你說出來，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我一定傾全力去做。」

唐龍很高興，說：「我想你協助，在科羅羣島風景最好遊客最疏的幾個小島上面，弄些伏兵，有長矛短刀和弓箭，合力捕捉一個人，他叫做愛恩坦，但要注意這一點，這個人落在我們的掌握之後，就要由我帶走，你不必過問。」

「好的，我依你，請你把更加具體的計劃說個詳細。」

愛恩坦果然上鈎

唐龍料事如神，嘉芙蓮果然天天找他，他乘機提出一個建議，問她可否同到科羅羣島看看，還問她有沒有快艇，她想了想，說：「我沒有快艇，不過，愛恩坦先生有三艘遊艇，不妨借用其中的一艘。」

唐龍說：「好極了，如果你能够邀請愛恩坦同行，那就更好，到時我是嘉賓，坐在他的遊艇上面，一邊看風景一邊談話，吃吃喝喝，相信那是很愉快的，希望你也同行。」

「好的，我在原則上回答應你，但是，他係董事長，兼且是遊艇的物主，我仍要問問他。」跟着她還向唐龍多問一句：「你不是說過有些話然跟愛恩坦先生說說的？關於甚麼？」

唐龍說：「我想把變色的鑽石來源對他說知，料想他很樂意知道的，現時距離拍賣它的日期只有七天，如果他明白那些變色鑽石在甚麼地方出產，他對顧客講述，它的價格可以提高多少，對我是有利的，我十分盼望你辦妥這件事。」

嘉芙蓮奉命走開，唐龍相當的興奮，他覺得自己正在跟高手捉棋，局勢越來越緊。

第二天的下午，有一艘豪華遊艇由南非的海岸啓程，駛向科羅羣島，船上有六個水手，另有兩個船員和一個駕駛員，陣容鼎盛，最高的艙位坐着三個人，他們就是愛恩坦先生，唐龍以及女秘書嘉芙蓮。

正如唐龍所說，他們一邊欣賞，一邊交談，唐龍緩緩地把變色的紅鑽石講述，說：「這種鑽石可謂稀世之珍，我也不知道它應該值多少，故此當衆拍賣，至於鑽石出產地，只有兩處，一處係月球上面的鑽石坑，另外一處就是科羅羣島當中的某一個小島之上。」

愛恩坦有點詫異，問：「地球上面從來沒有人掘出過一塊鑽石能够隨着燈光變色，唐先生，你有沒有記錯呢？」

唐龍搖頭，說：「我絕對不會記錯，可惜，我對科羅羣島沒有深刻的認識，只是記得起小島的形狀，假如你對這件事情發生興趣，我們一起到島上逛逛，我可能辨別某一個島上面的洞穴有這種鑽石。」

愛恩坦笑了笑，說：「唐先生，你眞是風趣，我很樂意奉陪。」

不過一會，唐龍就擺出了响導的姿態，帶他們走到一個小島，它並非預算中的一個島，甚麼洞穴都找不到，到了第四個島，大不相同了，唐龍站在一個洞穴較遠的一處，說：「愛恩坦先生，我記憶起來了，我找到變色鑽石的一個洞穴就是它，相信洞穴之內仍有好多塊未經過打磨的鑽石。」

說完這句話，他先走一步，愛恩坦吩咐幾個化裝做水手的槍手在旁保護，他抱着懷疑的心理跟唐龍先後走到洞穴的前面，嘉芙蓮走近他，問：「唐先生，用不用拿鋤頭去掘呢？」

唐龍笑着說：「這些鑽石係海盜留下來的，故此不必掘它，伸手進去，即可拿到。」

唐龍一馬當先，走進洞穴中，沒有入洞之前，兩手空空，很快他就走出來打開了掌心，果然看見紅色的鑽石，大概有十二塊。

這種鑽石起每碼塊值美金一百萬元，怎會如此輕易就把它取到？愛恩坦疑心隨起，走前兩步，凝視着唐龍，問：「唐先生，你說過那些鑽石是海盜留下來的，那個海盜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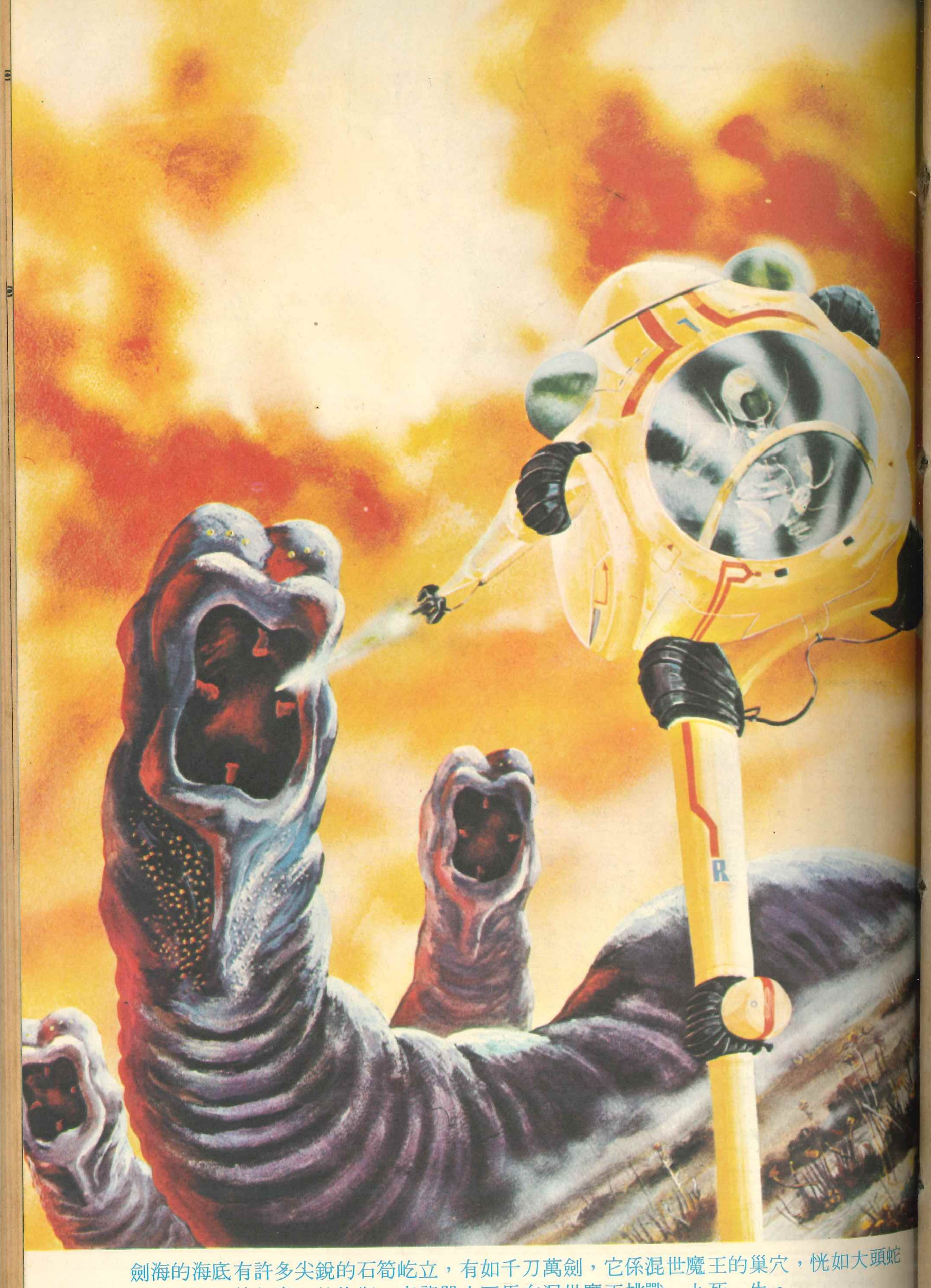
唐龍想也沒有想，即時回答：「他是卡登博士！」

愛恩坦臉色一變，打個手勢，三個槍手，作品字形包圍唐龍，各人拔出手槍，愛恩坦大聲說：「把他押上遊艇！」

唐龍被他們搜身之後，押着走向岸邊，可是，他們還沒有抵達遊艇之前，聽到鼓聲四起，狀如花豹的土人巳經霸佔了遊艇，引弓搭箭，對準他們，此外，前前後後的岩石背後也有豹形人出現，全都握着長矛或短刀，大概有二百人，把他們全部包圍得十分嚴密，輪到唐龍發威了，他很興奮的說：「如果你們不想中箭身亡，立刻放下手槍！」

唐龍突然變成嘉賓

局勢變了又變，豹形人全部聽從唐龍的差遣，區區的六個槍手，算得甚麼？他們很快被土人綑綁起來，押到岸邊，却又不准他們走上船去，船上的土人也走下來，就只剩下三個人，那是愛恩坦，唐龍以



剣海的海底有許多尖銳的石筍屹立，有如千刀萬劍，它係混世魔王的巢穴，恍如大頭蛇似的巨大爬虫，等如魔王的侍衞，唐龍單人匹馬向混世魔王挑戰，九死一生。
他的戀人羅美莎被囚禁在劍海的核心，唐龍拚死勇救佳人，不惜捨死忘生的跟魔王決鬥。

（劍海擒魔故事之唐龍決鬥魔府侍衞）

及嘉芙蓮，唐龍向豹形人沙米吩咐了幾句，便即駕駛遊艇，遠遠的離開小島。

嘉芙蓮怯怯的問：「唐龍，原來你懂得駕駛遊艇！」

唐龍說：「我不單懂得駕駛快艇或遊艇，我還懂得駕駛低飛的噴射轟炸機！」

愛恩坦冷靜地道：「唐先生，你眞是了不起，你打算把我們送到甚麼地方？」

唐龍很恭敬的說：「在這海域裏，你是主人，我是客，任由你叫我送到甚麼地方去都可以，最好把你送到你的巢穴！」

愛恩坦說道：「唐先生，你不會後悔嗎？」

「不，我做事從來不會後悔！」唐龍很悠閒的說。

不過一會，遊艇停在一個細小的碼頭，三個人先後走出來，有四個人是槍手的模樣，上前接應，愛恩坦向唐龍望了一眼，說：「唐先生，前面的一座雙層別墅，就是我的巢穴，你不單是我的嘉賓，還受到絕對安全的保護。」

進入了巨型別墅，同到地下第三層的密室，愛恩坦臉露微笑，說：「唐先生，多謝你的救命之恩，你忽然變節、擺脫了卡登先生的控制，投靠我們這邊，必然有一個理由的，我很想知道那個理由是甚麼，你可以告訴我嗎？」

唐龍說：「我不用把這理由對你說出來，最好打長途電話給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因爲這場好戲由他策劃。」唐龍早已跟雷加拉博士說妥，故此他絕不畏懼。

愛恩坦走出去，三十分鐘走回來，有點緊張，但卻非常興奮，第一句就說：「原來你是我們的人！」

唐龍說：「救你出險，算得甚麼？你還在雷加拉的長途電話獲悉甚麼秘密是關於我的？」

愛恩坦說：「雷加拉博士告訴我，你就是駕駛幻影轟炸機低飛投彈毀滅金光炮的殺手，後來你被卡登博士爪牙捉住，送上月球，你推說這種勾當是我做的，卡登博士一怒之下，派你重返地球，利用變色鑽石做圈套，誘我到小島上面，出動豹形人圍攻，最後你駕駛遊艇離開，然後把眞相賜告，幹得十分出色，奇怪的是這一點，雷加拉博士懇求我合作，叫我詐作被你在遊艇上面殺害，還要大規模的出殯，找個屍體透過死人化粧師的幫忙，化裝爲我的模樣，借此愚弄卡登博士，我必須到另處躲起來，起碼躲三個月之久，然後走出來，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唐龍很冷靜的說：「有兩個原因，第一點，卡登博士說過，如果我不能够在一個月達成任務，就要把我殺掉，故此你需要出殯，第二點，我完成任務之後，直到月球，向卡登博士報告，立刻殺他，美國發射月光箭跟住出動，徹底毀滅卡登博士在月球上建築的軍事基地，故此你要暫時躲起來，照我看，讓一個死屍替代你出殯，總是比較你眞正出殯好些！」

愛恩坦被他說服了，點頭答應，頻頻搓着一雙手，顯然他雙掌心揑一把汗！

一切穩定下來，三個人在密室喝酒，愛恩坦說：「唐先生，你出生入死，替我盡力，我沒有甚麼圖報，於心不安，如果你有甚麼困難，需要我協助的，不妨說出來。」

唐龍想了想，說：「愛恩坦先生，我眞的有些困難，跟我合作的女子羅美莎，被人囚禁在劍海的海底，希望你設法把她救出來。」

愛恩坦說：「這件事情就包在我的身上！」

劍海很淺，最深的一處不過一百五十呎，沒有甚麼可怖，最可怖的是「魔蛇」，不過，牠只是生得醜怪，嚇倒普通遊客，在科學家的眼中，不堪一擊，愛恩坦養活了一些科學家，他們能够製造一些秘密武器尅服魔蛇的，故此愛恩坦很有把握的答應唐龍，過了幾天，唐龍就會同科學家坐在圓形的攻擊性武器之內，由直升機沉入海中，再用激光槍向魔蛇掃射，又用雷達搜查器在海底找到一間玻璃屋，擊破鋼質玻璃，把囚禁密室中的羅美莎救出來，羅美莎再晤唐龍的時候，一邊哭，一邊笑，整個人樂極忘形！

這一次偷襲只是花掉一小時之久，他們就離開劍海，由直升機飛上高空，高靈吞博士聞訊，由毛里裘斯島乘坐快艇趕赴劍海，已經太遲，魔蛇死了百多條，羅美莎被人救出生天。他恨得咬牙切齒，自言自語：「這件事情一定是唐龍幹的，他有胆轟炸金光炮，摧毀奧拔荷島，就有胆向魔蛇挑戰，這個仇恨我一定報復！」

他有甚麼辦法報仇呢？根本上他軟禁羅美莎，沒有向卡登博士報告，難道那時她被人救去才報告嗎？再者，三天之後，愛恩坦的屍體浮在印度洋，他們的人辨認過，認爲死者眞的是他，五日後，便即出殯，此事證明唐龍完成任務，即使那高靈吞博士想說唐龍的壞話也沒有藉口，他怎能暗算唐龍？不過，他是非洲的人，另有妙法佈局引唐龍自投羅網的，欲知其詳，請閱讀下期刊出之「怒闖鬼門關」。

下期預告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八「怒闖鬼門關」

羅唐納・文

唐龍奉命出動，穿了橡皮套的飛行衣裳，還有激光槍，紅外線夜間攝影機，闖入鬼門關，搜索卡登博士訓練的鬼兵，險些被鬼爪抓下來。



册 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嵋葯廠出品